

後套沖積地的自然環境概況

李秀潔

經過了長期的努力，後套的灌溉事業，已表現出驚人的成績；一片荒涼的原野，已竟改變成生產能力很雄厚的農田了。可見人的力量，未始不可以打破環境的束縛，而向物質文明的前途進展。

人類活動，固不能脫離自然環境；然而利用環境固有的條件，矯正自然缺點，期能利用自然以達其最高程度，物質文明之進步，莫非若是，而吾人所亟應努力以求生存於今日之社會者，這也是首要的一點！河套沃野，本為肥美的區域，第以雨量的缺乏，乃使農業的發展發生了重大的困難。然而黃河西來，天假其便，引渠灌田，乃可補雨水的不足。先哲已發端於前，吾人自當繼起努力，以利用此天然富源，為我華族生存而掙扎！

對於河套的情形，作者在先曾有過種種的幻想。記不清是從那裏見到一首翻譯的蒙古歌云：「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自然是形容像河套那樣的草原情形了。但近來農墾的發展，或已改變其本來面目。因而理想中的後套，便是以下的情形：——

牧羣雜遝，點綴着茫茫的草原；草原邊緣，隱約的看見一帶青山；草原上，已有了許多新闢的農田；有許多水渠，縱橫的聯絡着；而在這農田水渠的附近，零落散亂的建築了些墾民的土房。夏季有炎熱的太陽，春冬有狂暴的黃風。一年到頭，在野外勞作的時間很少。

本年夏，曾參加清華大學的地理實習班，與禹貢學會的河套考察團聯袂出塞。主要實習地點是豐鎮以西涼城縣屬的岱海，也順便到後套走了一趟。所見所聞，與以前所想像的後套，自有不少矯正的地方。可惜以時間及經費的限制，在其地只停留了兩天，便匆匆返校了。平原景色總是少有變化的，所以這兩天中只是走路的工夫，所得到的不過印象而已。茲將此次觀察及旅行前後所參考的前人著述，作一概略之報告。疏漏之處，尚望當代學者及旅行該處者予以完滿的指教。

一 位置

一個區域的各種自然地理現象，往往是受其地理位置的支配。所以要研究此區域的地理，必須先從其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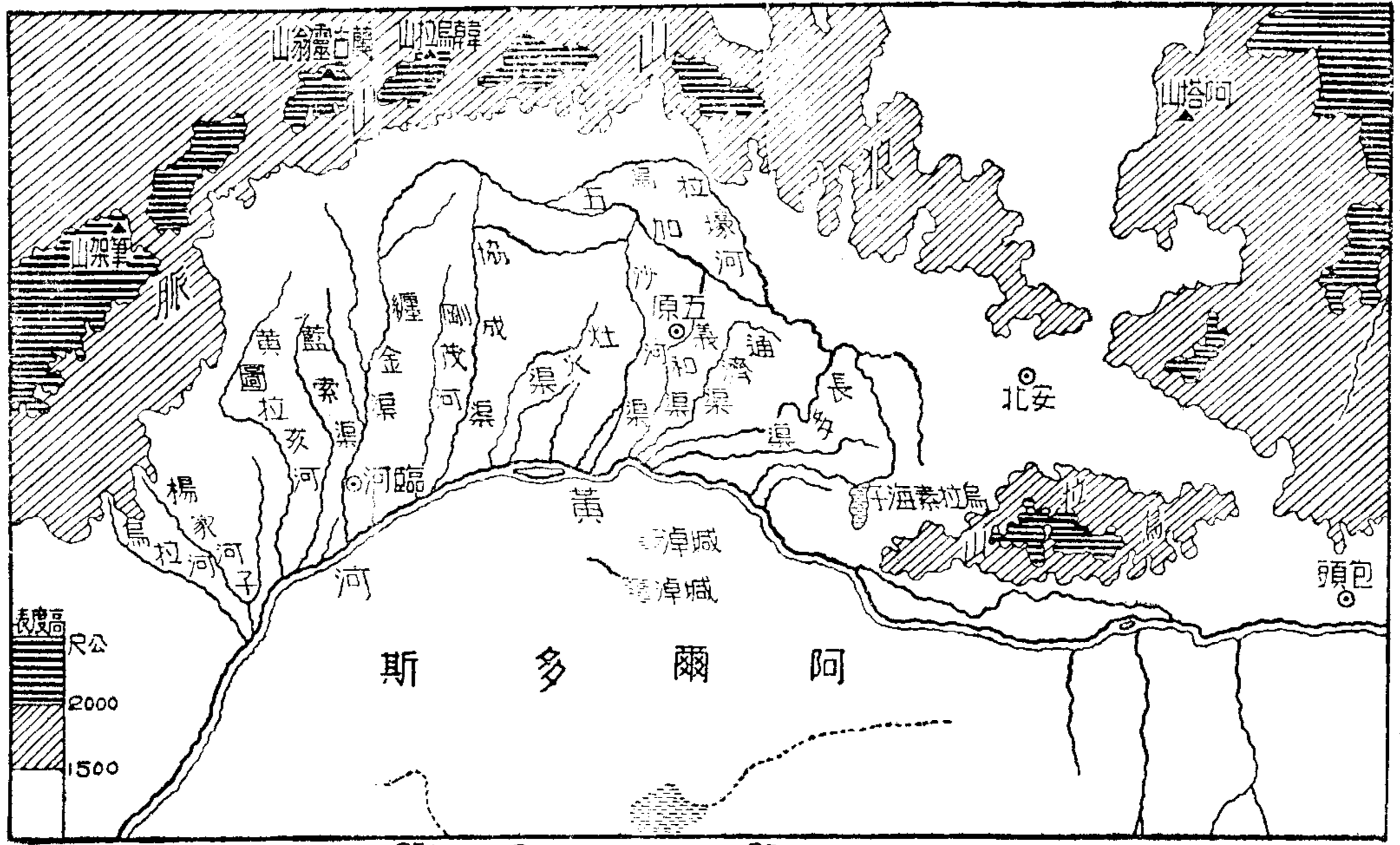
着手。本篇所討論的，是指烏拉山及色爾騰山以西，喀拉那倫山(Khara Narin Uia)以東，狼山山脉以南至黃河新道(Baga Khaturu)之間的一片沖積地帶。西起東經一百零七度東至一百零九度，南起北緯四十度半北至四十一度半。面積約達一萬方公里¹。

色爾騰山狼山等山脉以北，便是有名的蒙古高原；喀拉那倫山以西，屬於阿拉善沙漠的領域；黃河新道以南是阿爾多斯高地。以上各區，都是內流地帶，惟過烏拉山以東有歸綏平原，是與後套東西遙對的沖積沃野。

黃河源流，出於四千公尺以上的山岳地帶，雨量是比較豐富的；而常年積雪的高山也供給着充分的雪水；所以黃河自甘肅境北出賀蘭山與阿爾多斯間的峽谷以後，還能有充分的力量以穿過此雨水稀少的半沙漠地帶。更因為地勢的關係，造成了後套沖積平原，以使數千里荒漠之中，有此沃野。中國史上漢蒙糾紛的複雜，多半是由此沃野與歸綏平原為其策動力量。而中國將來之發展，尤其是關於漢蒙的聯繫問題，後套地方，實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後套所在的位置，有三點要特別提出的：

後套地形圖



一 圖 分 區 圖 二 圖 例 比

1. 地在溫帶的北緯四十度左右。
2. 在最大大陸（亞洲）的內部，惟向東距海較近。
3. 有許多層山嶺在四面圍繞着。

因為以上的各種條件，造成了後套區必然的自然現象，以下各節將分別討論之。

一一 氣候

歐亞大陸的內部，是世界上氣候變化最尖銳的區域。河套地方，因為前段所提到各種位置特點的關係，所以形成了受着季風（Monsoon）影響的大陸性氣候。

冬季中，為中亞大高壓的勢力所籠罩；到夏季便屬於印度大低壓的勢力範圍。後套的氣候，就由這兩個中心氣壓的變化支配着。冬季高壓中心在外蒙北部，所以河套地方成為西北風盛行的季節²。因為這種風是從廣平的大沙漠中吹來，風勢極猛，所經過的路線是由乾燥嚴寒的區域漸次向溫度較高的地帶進行，本屬乾燥的空氣，其相對濕度復漸次低減³，因而絕少有降雨的機會。到夏季，亞洲內陸變成低壓，而此低壓中心在中亞高原的西南，如是河套地方變成了東南季候風的勢力範圍⁴。此種東南季候風來自海洋面上，本來含水分較

多，為本區雨量的主宰因子，所以本區雨量多降於東南風盛行的夏季。但因為本區與海洋之間，有幾層山嶺的阻隔，所以東南風帶來的水分，經過幾度的凝結降雨，至此已成強弩之末，亦不能供給本區以多量的雨水。除長望先生在他的中國雨量區域的分類一文⁵中，劃本區為華北類的戈壁區，並謂「本區雨量紀錄不全，年雨量變化頗大，若在季風強盛之年，可達三百公厘，季風微弱之年，則尚不足一百公釐」。按氣候學上的慣例，氣候愈乾燥的地方，雨量的變差常愈大⁶，本區既是乾燥地帶，所以每年的降水量變差非常大。據從前的記載與本次考察時土人的報告都是這樣說法，所以本區雖然雨量稀少，亦有時因為降雨量較多而釀成水災⁷。至於河套區的雨量究竟少到甚麼程度，雨量變差究竟大到甚麼程度，現在找不到充分的紀錄來下斷語，但就其環境與現在農業經營的狀況看來，可以確定其平均降雨量是不夠發展農業的。所以灌溉事業非常重要。

本區溫度的變化，極端表現其大陸性質，夏季炎熱，冬季嚴寒，春秋兩季非常短促，惟冬季時間最長。克萊希教授說：「此區氣候，每年只分兩季，冬季延長至

八個月之久，冬季過後，馬上就是一個短促而炎熱的夏季⁸。王陶君河套五原調查記謂：「據土人云，白露即霜，霜降即雪，立冬即冰，清明始解」⁹。按綏區屯墾第三年工作報告書亦云：「後套氣候寒冷，非驚蟄春分以後地面不能解凍」¹⁰。可知後套之冰凍期達五個月以上，而無霜期則不過四個月上下而已。所以後套的農耕，只能年收一次。

冬夏溫度的變差極大，本文雖沒有得到本區內的溫度紀錄，但歸綏平原的二十四頃地年溫差達三七·九度¹¹，較北平高七·二度，後套地方，或許比二十四頃地溫差還要大些。晝夜溫度亦有極大的差別，王陶君調查後套時，於夏至節日測其室內溫度，日中時華氏表八十六度，下午十一時則降至七十二度¹²，若以下午二時與上午六時相較，當不止此，室外溫度更不待言了。每天的溫度變化也非常快，此次五原旅行的歸途中（七月十七日），清晨七點鐘出發時，身着夾衣還很覺有點涼意，到九點鐘汽車壞了，便覺有點燥熱，到十點時候，大家都受了那強烈太陽光的灼熱，如是各人找休息的地方，在那滿目荒涼一望無際的草原上走着，簡直像在蒸籠裏

一般，然而夜裏睡覺還是需要蓋棉被的。因為晝夜溫差大的關係，所以無霜季便非常短促了。

本區風勢的猛烈，也是值得特別提到的，尤以春冬為甚。冬季高氣壓中心在外蒙北部，本區所在地正是氣壓傾度（Barometric gradients）很大的地帶，北面狼山山脈的相對高度，不過六七百公尺，而其北坡極緩，幾不辨有山嶺的現象，所以不足以阻擋北來的暴風。春秋兩季為風向變換的時候，所以也常有狂風發生。又以本區周圍多沙漠或半沙漠地帶，缺乏掩護地表的植物，所以每值風起，往往揚塵飛沙，彌漫天際。而後套地方的土壤，除黃河沖積（Alluvial deposits）外，此種風積成分（Aeolian deposits）也很重要。本區空氣的濕度頗小，故蒸發極速，以加強地面的乾燥程度，而風勢強烈，對於地面水分的蒸發，也有很大的力量。

二 地文與水道

按地質構造說，本區是由於地殼陷落形成的，此陷落區的遙緣，就是斷層仰側（uplifted block）的山嶺¹³，此等山嶺環繞着本區的東北西三面；而阿爾多斯高地，則隔黃河而橫列在本區的南面。所以本區的地形，成一

盆地(Basin)的形勢，沉積容易，因而形成了一片沉積很厚的沖積平原。

本區的沖積情形，並不與其他一般的沖積地相同，其沖積物的主要來源，並不是由於環繞本區的山嶺，而是黃河從其上游帶來的。黃河在青海甘肅境內時，河道的坡度很大，且各支流都經行於峽谷當中¹⁴，所以水勢很急，而其沖刷力與負載力極強。到磴口以下，坡度銳減¹⁵，更在本區東部，有烏拉山等脈的阻截，因而本區之內，黃河水勢驟緩，其負載力亦低減，所以發生了極顯著的沉積現象。

水流本有直趨的傾向，先者黃河自甘肅出賀蘭山峽谷後，直向北流，迨至被阻於狼山山脉，始折而東向，即是現在的五加河(黃河故道)。黃河的沖積力極強，很容易造成其高出平地的河道，而使河道遷移；而大戈壁與阿拉善沙漠的流沙，由狂風的長期吹送，也是可以塞斷河道而使黃河改流的可能原因之一。黃河之所以放棄其五加河故道而改趨現在河道的原因，大概不外上述兩途。但就現在本區各地的高度與西部的沙邱情形看來，似以後說的可能性較大。

遙緣地方，與山嶺接壤，自然有從山嶺地帶沖流來的物質，(Alluvial fans)但據河北移民協會段承澤先生的談，此等山邊沖積，只限於五加河以外的區域，因為從山嶺地帶來的山洪，都以五加河為其歸宿，其勢力永不能達到五加河以南，所以五加河以南的沖積層，完全是黃河造成的。

本區以內，主要是沖積地層，這地層在地質史上最晚近的。直到現在，這沖積作用還在繼續進行。更在本區到處可見有沙邱的堆積，這自然是風成的了。沙土的來源，大概是大戈壁與阿拉善沙漠。此等沙地與戈壁不同，並不常有顯著的移動，其堆積的速度也很遲緩¹⁶，沙邱上面，有時也長着些半沙漠地帶的植物(Xerophytic plants)。

至於沖積層未成立以前的情形，至今還不甚明瞭。此次旅行，未能到遙緣地方，所以更不能辨認地文演變的狀況。惟自烏拉山以東各斷層山脉的山麓地帶，都見有兩層極明顯的階級地形(Terraces)，分佈地帶極廣；孫健初先生曾作成烏拉山南坡的階級地形剖面圖¹⁷，表示的很清楚，證明在烏拉山南面至少有兩度的水位變化。

至於本區是否有同樣現象不得而知，惟其屬於地殼陷落部分，則已經地文家找到許多證明，公認無疑了。

前面說過，本區以位置地形等種種的關係，所以雨量稀少，不能單獨發展永久性的河流。除黃河自其上流匯納了充分的水量橫穿本區，與利用黃河的水由人工開鑿的灌溉渠以外，則無河流。在五加河以北，有切割狼山山脉的許多山谷，僅在降雨時有短時間的山洪，由洪一過，立成枯谷。

黃河自改道以來，沿鄂爾多斯高地的北邊東流。迨漢人移墾其地，因為農業上的需要，鑿渠引水，用灌耕田，經過長時期的努力，始有今日水道縱橫的情形。

平原以內，地形非常簡單，除時有沙邱綿亘外，起伏絕少。惟地形略向東傾斜，南部亦較北部略高，所以灌溉渠都略成西南東北向。有的消沒於中途，有的便匯於五加河，而東南注入烏梁素海子。烏梁素海子是五加河被阻於烏拉山而匯成的水渚。水勢大時，可由退水渠沿烏拉山西麓仍歸黃河。各灌溉幹渠的間隔，約為七八里至二三十里，其間復有許多支渠，縱橫聯絡，以為後套居民生命的主宰。

疏濬水渠，往往略築小堤於水渠兩岸，藉以防水渠的漫溢。水渠只是作灌溉用的，在洩水方面為用極微。因為地面平坦，若逢大雨，水漫原野，很難藉渠流引至他處，所以偶有大雨，常致泛濫成災。這也是本區的特殊現象。

四 後套開發的問題

因為人類的智慧能利用自然環境，所以漸次征服自然界，以充實人類生活的要求。如是走上了文明進化的途徑。在這進化的過程中，人類的努力總不能不受自然環境的牽制。上面說過，後套地方雨量稀少，其自然植物景觀屬於草原地帶，在人類利用自然界的簡單階段中，恰好作為牧畜區域。但在歷史上，因為人事變遷的關係，很早就有農業的試驗了。然而因為天然的雨水供給，不足以發展農業，而其隣近地域，又多是遊牧部落，很難容許農業民族在那裏安居樂業，所以定居生活始終沒有怎樣發展；換言之，即漢民的農業開墾，始終沒有在那裏奠定基礎。

在遊牧民族方面，則因為後套是一片肥沃的草地，若能割據便可自雄，且很可以有餘力以向外發展。披覽

內蒙地圖，可見後套之地，南接寧夏沃野以聯甘肅，東則與歸綏平原，豐鎮高原，大同盆地，宣化盆地，懷來盆地等成聯續的幾個豐肥區域，而在此數區中，以後套平原的面積最廣，其經濟蘊力亦最大。假若有一個游牧部落據為根據地以向外發展，便很容易操縱以上提到的各豐肥地域而南禍中原。反過來說，假若漢族能以全力收復其地，胡人便失掉了發展的基礎，絕無餘力以南下牧馬了。中國史上漢胡勞力的盛衰，常以後套之得失為轉移¹⁸，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近年來有識之士，都覺得物質文明的進化，是建築在克服自然界以謀人類的幸福上面，各族間互相傾軋，實有背進化的原則，所以主張漢蒙合作開發富源。農業的生產遠過牧業，盡人皆知，無待多言，在後套地方發展農業的主要缺點是雨水的缺乏，若能引黃河的水，灌溉後套缺乏雨量的土地，可供荒涼的草原變為肥沃的農田，較之牧畜的生產，何止數十百倍。歷年來的試驗已早著成效，倘按科學方法從事墾殖，當更有進步。

對於墾殖事業的政治社會以及工程等問題，作者所知有限，不敢妄談。然而若想把一個牧畜區域改變成農

業社會，有必須注意的兩點需要提出的：法國地理學家布呂納氏（J. Brunhes）曾說：「發展農業固然優於牧畜，但必須有確定的利益和永續的保障」¹⁹。後套區偌大的沃野，自然可以吸引那些生活窘困的農民。但若渠道失修，使農耕失却保障，或使墾民終年操勞，而將其所得利益大半歸官，或納之大地主手裏，那很容易使後來的墾民裹足不前的！此外地方治安，更需顧及，此等新墾的農區，最易發生社會的騷擾，若使墾民不能安居樂業，就是破壞定居生活，阻止農墾的發展。內蒙地方曾經幾度的提倡開墾而迄未成功的原因即由於此。近自屯墾計劃實行以來，地方治安頗有保障，實為後套開墾的最大成績，若能將農墾的收穫歸之墾民，則後套開發的成功，便可拭目立待。

1 見翁丁曾三氏編繪之中華民國新地圖。

2 高壓區地表面的空氣是向外移動的（Milhan: Meteorology, p. 159-161），更加以地球自轉的影響（Ferrel's law），所以河套冬季風向應為西北。

3 (Milhan: Meteorology, p. 194-197)

4 全註 2

- 5 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集刊第五號 1935.
- 6 Kendrew: Climate, p. 135, Variability of Rainfall.
- 7 綏區屯墾第三年工作報告書農事章
- 8 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 9 王君原文見地學雜誌第十二年第二期
- 10 全註 7
- 11 見胡煥庸黃河流域之氣候, 地理學報第三卷第一期
- 12 全註 9
- 13 見地質調查所: 綏遠及察哈爾西南部地質誌附圖

- 14 見 Friderick G. Clapp: The Hwang Ho, The Geog. Review, Jan. 1922.
- 15 見參謀部製綏遠五百分之一詳圖
- 16 當地土人皆云如此
- 17 Geology of Suiyuan and Southwest Chahar. Mem. Geol. Surv. China.
- 18 Y. T. Chang: The Eco. Dev. & Prospects of Inner Mongolia, Chap. II.
- 19 Jean Brunhes: Human Geography.

成 師 校 刊

每五日出版一次

第三卷 第二十二期

古蘭譯解 現代青年的思想與信仰…………… 閃鴻鈞
 小先生教育與回民識字運動…………… 杜殿材
 怎樣來建設中國回民教育…………… 馬心泉
 校聞 五則…………… 丁在欽

第三卷 第二十三期

古蘭譯解 回教今後的趨勢…………… 馬心泉
 怎樣建設中國回民教育(續)…………… 宗奇福
 校聞 二則…………… 丁在欽

第三卷 第二十四期

古蘭譯解 回教今後的趨勢(續一)…………… 馬天慈
 校聞…………… 宗奇福

校聞 二則

第三卷 第二十五期

古蘭譯解 顧頡剛徐炳昶諸先生蒞校參觀並演講…………… 張文達
 畢業生消息……………

第三卷 第二十六期

古蘭譯解 回教今後之趨勢(續)…………… 馬有曜
 校聞 二則…………… 宗奇福

第三卷 第二十七期

古蘭譯解 讚聖…………… 馬天慈
 校聞 三則…………… 趙明新

定價

零售每份大洋一角
 全年二十六期大洋三元
 (郵費在內)

編輯

北平師範學校 成師校刊社

發行

北平東四南成師範出版部

古代河套與中國之關係

張維華

河套之地，古無定稱，蓋以其地遠處西北，異族雜處，非王化所能及。秦漢而後，郡縣建置，略可得詳，惟以其地時陷異族，郡縣之制，夷爲部落，建置遺規，亦有不可得而考者。至於其地範圍，古時亦無定準，及至明之中葉，於陝北之地，起築長城，東起黃甫川，西至寧夏，以遏套虜，於是河套與內地之界線，劃分始清。大抵當時河套範圍所及，東至山西河曲，西至寧夏，東西二千餘里；南自榆林邊牆，北抵黃河故道（即今陰山下之烏加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十里；總計面積，週迴約五千餘里。黃河流經河套，自古即歧分爲南北二枝，水經注有南河北河之文，是其明証。北河所經，約抵今之烏加河流道，南河所經，亦大體與今之黃河正流相近；至於河身南北移動，自不能古今悉同。河道雖岐分二枝，然終以北河爲正，古人所稱黃河者，大抵即指北河而言。清初烏加河上流淤塞，舊道淤廢，南河遂成爲正流。自此而後，河套之地，劃分而二，其在黃河以南者，謂之前套，其在黃河以北者，謂之後套。

後套之地，界於黃河與烏加河之間，而自烏加河北至陰山之狹窄地帶，普通亦計入其內，計其面積，約當今安北臨河五原三縣之地。河套雖分爲二，而地形則大抵相同，沃野千里，草木暢茂，其間雖有沙阜起伏，然無崇山峻嶺，隔絕南北，實爲一農業之最好區域也。茲因本期刊印後套水利調查專號，爰將古代河套與中國之關係，約略論之，雖與水利所關甚少，想亦爲讀者所樂聞也。

一 自周初至春秋末年河套與中國之

關係

中國與河套地帶之關係，三代而前，不可得詳。近世考古諸家，或以發掘所得，證明古代中國西部與東部之民族，已發明文化之關係；然所發生之關係，究至如何程度，以及各民族間影響之過程，終以發掘未廣，所得實物上之證據尙少，不能爲準確之論斷。至於河套之地，在有史之前，究爲何族所據，而此種族，又與華夏民族發生何種關係，尤是無從說起。世稱周之祖先，起

於涇渭上游，後爲戎翟所迫，漸徙而東，至文武之世，始奠都豐鎬，似夏殷之際，陝甘間地，乃爲戎翟所盤據，而河套之地，亦或爲是族踪跡所及。晚近學人，據經史舊說，而考其地望，或稱周之始祖，原起於晉南，其後漸次西遷，踰河，而奠居於渭之下流。如此，則周之先祖，不自西來，而所謂公劉居於戎翟之間，與太王避戎狄之亂而亡走於岐山之下者，其戎狄所盤據之地，又似不在甘陝之間矣。總之殷周而前，民族遷徙，多不可考，而彼此間文化影響之關係，亦無從斷定，至套地與中國本部之關係，自亦無可言及。史記匈奴傳稱太王後百有餘歲，周西北昌伐畎夷氏；昌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維邑，復居於鄠鄠，放逐戎夷於涇洛之北。如從其說，則周初戎翟之族，乃被放逐於涇洛之北，其出沒之地，當去河套不遠矣。宣平之際，犬戎之勢力復起，乘勢侵凌，終至周室東遷於維，由是中國西北之地，幾盡陷於犬戎。降至春秋，列國競起，晉文公修霸業，其勢力漸伸至黃河以西河套之地。史記匈奴傳云：

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當是之時，秦

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內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

考圖水或作圖水，漢書地理志上郡白土縣條，下云「圖水出西，東入河」；西河郡有圖陰圖陽二縣，皆以居圖水之南北得名。或稱圖水爲圖水之誤，師古於地志圖陰縣下注云：「圖字本作圖，縣在圖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圖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又匈奴列傳注引晉灼語云：「圖音臨，三倉作圖。」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韋昭語云：「圖當爲圖，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圖字也。」水經注河水注亦稱「圖水出上郡白土縣圖谷，東逕其縣南。」所引漢書地理志「圖陰圖陽二縣，亦均易稱圖陰圖陽之名。從上諸說，似圖水爲圖水之誤。清儒王念孫據漢圖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稱漢西河實有圖陰圖陽諸縣，不作「圖」字；且言史記圖洛之文，爲後人所誤改，原本實作「圖」字（先謙漢書補註引），說雖無定，而圖圖乃爲一水可知。白土故城，史記匈奴列傳正義引括地志云「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鹽州故治，在今寧夏鹽池縣北，白土又在其東北三百九十里，則其地深入今綏遠前套境矣。大清一統志舊藩蒙古鄂泉多斯條，稱白土故城在今左翼中

旗南，近今神木縣北，其說或是。當晉文初霸之際，戎翟退走河西洛圖之間，則是晉人勢力，已漸逾河而伸入套內，中國內地與套地之關係，至是漸趨複雜矣。

晉文而後，秦穆公用由余霸西戎，河套西部之地，漸歸其掌握，史記匈奴傳云：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緜戎翟獫狁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

按胸衍之戎，正義引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是言唐之鹽州，爲古胸衍戎所在之地。漢書地理志北地郡領有胸衍縣，清一統志甘肅寧夏府古蹟條，稱胸衍廢縣在靈州東南花馬池境。楊守敬前漢地理圖置胸衍於今定邊之西南，雖其地望未必十分準確，然所差亦不至甚遠。古人之建此縣，既是取之戎名，則縣之所在，即古胸衍戎所據守之地，當無可疑。胸衍之戎，既在今定邊花馬池附近之地，定邊花馬池已迫近套內，秦人臣服其國，則秦人勢力，亦必漸伸至套中，由知可推矣。

二 戰國時魏秦趙在河套勢力之推動

從上所述，當春秋之際，秦晉勢力已伸入套境；其後晉人在河西之勢力，愈趨鞏固，河套附近之地，漸爲領屬。晉室崩裂，地歸於魏，其北界展至固陽。史記匈奴列傳云：

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

又秦本紀云：

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又魏世家云：

十九年（惠王），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從史公言，魏之河西上郡，乃係承襲於晉，則知當春秋之末葉，晉人在河西之轄域，必不爲小。惜當時建置，不能詳考，是否其領屬已拓至套內，未能得詳。及至戰國，諸侯之競爭愈甚，謀求擴展領土之慾念亦愈急，魏惠王時，築長城塞固陽，遠伸其土於套之東北境。固陽，漢志五原郡有固陽縣，固陽舊地，當去其地不遠。水經注河水注稱：「河水又東逕固陽縣故城南，王莽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障』。河水決其西南隅」。石門障據今人考察，即包頭西北之孔獨倫溝，

為孔獨倫河流經烏拉山之處。稠陽故城既在其南，則東去包頭縣城不遠矣。又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逕稠陽城南，東部都尉治。又逕河陰縣故城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說者謂此稠陽城即稠陽塞，在稠陽縣西。今包頭縣境內有長城，東自什拉淖起，沿大青山及烏拉山之麓西行，至西山嘴子而止，長凡二百六十餘里，均為土築，高二三尺以至六尺不等，或斷或續，尚多存在，而以什拉淖至城塔汗一段為較完整。或謂此長城即魏所築。從上諸說，則是魏人原沿烏拉山麓築城為防，又復立塞戍守，後人又於其故址分設縣治，而稠陽居其一。如此，則魏人勢力，已遠伸至套之東北，今前套伊克昭盟東北部之地，及包頭縣境，均歸其轄領矣。

當魏人勢力侵入河套北部時，秦人勢力亦漸向北拓展。史記六國年表載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孝公十年（魏惠王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翌年，衛鞅圍降其地，則秦魏兩國競爭之劇烈，其勢可知。其後秦勢日強，東侵地至於河，魏人在河西之地，終不可保。史記秦本紀云：

正義云：

十年（秦惠文王），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

今鄜綏等州也，魏前納陰晉，次納同丹二州，今納上郡，而盡河西濱洛之地矣。

按魏上郡十五縣之名不可考，從張守節言，其地當唐之鄜綏二州，約今河套東南陝西東北部鄜綏德二縣間及其附近之地。秦人既得此土，則河套之地，在其掌握。又秦本紀云：

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王游至北河。

正義云：

按王游觀北河，至靈夏州之黃河也。

北河既為秦王遊幸之地，則其地為秦人勢力所及可知。其後秦人滅義渠，疆土愈擴，而於北境築長城以禦胡。匈奴列傳云：

至於惠王（秦惠文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生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

按昭王所築長城，後人多不詳其說，以致其經行道里，無可得知。考秦長城在今陝甘境者，西南起今岷縣治西二十餘里，即秦之隴西郡臨洮縣地。由此漸東北行，約

經今天水縣境，而北跨華亭莊浪之間，達固原縣之西南。復繞固原之北，入環縣境，東行至陝西之綏德或榆林與魏河西之長城相聯（秦長城後有專文論之）。竊意史稱秦始皇築長城，西起臨洮，東達遼東，而在甘陝之一段，當沿秦昭之舊而復修整之，即史記匈奴列傳所稱「可繕者治之」之意也。秦昭長城可爲胡虜與秦人之界，其內爲秦人轄境，其外則爲戎人所居。以勢言之，河套大部仍爲戎人所據，而其東南及東北部之狹窄地帶，則爲秦人所有，蓋其勢力雖漸澎漲，終不能驅戎人而奪其地，故仍持對峙之勢。至於魏人在固陽之領屬，雖經衛鞅侵降其地，然以徧處東北，不能保全，旋淪沒於胡，至趙武靈王時，始收復其地。

註：按史記蘇秦列傳載秦說燕文侯語云：「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噤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似燕文侯時，燕西有雲中九原之地。然秦言實未可盡據，秦既言燕西有雲中九原，而後文又云「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夫秦之伐燕，既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則雲中九原去燕甚遠，必非燕之所宜有。且據史記趙世家，稱趙武靈王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又匈奴列傳稱趙武靈王易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樓煩，而置雲中雁門代郡。似趙武靈王之前趙之北境及其西北境，乃爲林胡樓煩等族所據，燕不當有其地。蘇秦之言既有可疑，故論戰國諸侯對河套之關係，燕不當在其列也。

當秦昭王北拓地至河套之際，趙武靈王亦變法圖強，易胡服，習騎射，卒能破林胡，攘地西至雲中九原，套之北界，爲其所有。史記趙世家云：

二十年（趙武靈王），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

又云：

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又云：

二十七年，……武靈王自號爲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

又匈奴列傳云：

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按榆中當時有二地，一在今甘肅榆中縣境。史記秦始皇三十三年本紀稱：「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集解引徐廣語，謂：「（榆中）在金城」。水經注河水注經文云：「河冰」又東過榆中縣北」；注文云：「昔蒙恬爲秦北逐戎

人，開榆中之地；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有榆中縣；此榆中故城，在今甘肅榆中縣境。一在今綏遠黃河北岸之地。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本紀稱：「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云：「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即榆林縣也」。唐榆林縣，元和郡縣志云：「本漢沙南縣地，屬雲中郡，……隋開皇七年，置榆林縣地，北近榆林，即漢之榆溪塞」。清一統志舊藩蒙古鄂爾多斯篇，稱其地在鄂爾多斯左翼後旗界內，即今套內東北黃河自東趨南之地。郡志與一統志所言，是否確即古榆中之地，未敢妄斷，然以大勢論之，其地當不出河套東北黃河以西之地。蓋套北天寒，僅生榆柳，榆中或即因多榆得名。甘之榆中，既非趙武勢力所及，則套東北之榆中，正其西路地所至，則史記所言西略胡地至榆中者，必指套東北之榆中言無疑。

趙武既西略榆中之地，復築長城至高闕爲塞。高闕在今後套臨河縣北百餘里狼山中，五加河適流其下，因其兩峰高聳，凡至後套者，均可自遠處望見之。水經注河水注云：「（北河）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

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雲舉（「善能雲舉」四字，王先謙校本，稱大事記注引此作義然雲舉，……趙武「善能」爲義然，按「善能」二字不可解，改義然爲是。），故有高闕之名也。此即指臨河北狼山之高闕言。趙武城高闕，其目的當在拒胡，高闕之南，即今五原臨河兩縣之地，自爲其勢力所及。其後趙武靈王以在河套北部之勢力既固，復立雲中郡以遙轄其地。趙之雲中郡故城，元和郡縣志稱在唐榆林縣治東北四十里，云：「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趙雲中城，秦雲中郡也」。讀史方輿記要（卷四十四）山西省大同府雲中城條，云：「府西北四百餘里，古雲中城也。虞氏記（原見水經注河水注）：『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一大城，其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鶴遊於雲中，乃即其處築城，因名』」。據上所云，古雲中城當於今陰山南河東岸托克托縣境內求之；而其對岸，則爲唐勝州所屬榆林河濱二縣，亦即漢之沙南縣也。

總上所述，河套之地，殷周之際，爲戎人所居，其與中國所發生之關係，不可得詳。降至春秋，晉人勢力越河而西，已侵入套內，而秦入勢力，則漸迫至套之南

界，河套形勢，成晉秦戎鼎峙之局。及至戰國中葉，魏人襲晉人之舊，而愈向套內發展，秦人勢力，亦漸北侵，戎人則仍盤踞套地之大部，鼎峙之勢，大抵若舊。戰國未葉，秦人據魏河西之地而有之，而趙武靈王則西略地至榆中，立雲中郡，並自陰山西至高闕，築城立塞，河南之地，亦在掌握由於是套內成秦趙對峙之勢，而戎人伏處其地，勢漸衰微，似不可與秦趙比擬矣。

三 秦統一後與河套之關係

當戰國之際，諸侯爭強，雖秦魏趙三國之勢力，先後侵及套內，然其大部仍為異族所據，與華夏成對峙之勢。及至始皇統一天下，北驅胡虜，收河南地，築列城以爲防，遷內地居民數萬家，戍守其地，於是河套之地，始盡爲中國所有。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本紀云：

秦初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集解備列此三十六郡之數，而其在河套及近河套之地者，有北地上郡九原雲中（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稱九原郡非二十六年置）。時天下初定，關東諸侯新平，百政待理，未遑肆志於邊務，以是河套西北部之地，仍爲胡虜所據。其後始皇得讖書，謂「亡秦者胡」，遂使蒙恬將兵擊

胡，略河南地。始皇三十二年本紀云：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妄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又三十三年本紀云：

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

又蒙恬傳云：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地，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遷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

又匈奴列傳云：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戎以充之。……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按築邊防胡，爲當時秦人主要國策之一，而中國對於西北之開展，亦由此開始。茲先將與河套有關係之地名，略加解釋。

（一）陰山 史記蒙恬傳集解引徐廣語云：「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後漢書郡

國志五原郡條，稱西安陽北有陰山。水經注河水注稱：「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即實不在河南。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今山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佗異山，故廣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義志之僻也，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

民國二十三年新刊歸遠縣志云：「後漢書郡國志注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山西通志謂河南即今河套，無此高大之山。綏乘謂大青山分爲二歧：一歧向西北，是爲狼山，一名烏拉後山，以其在河北，故古人謂之陽山；一歧向西南，是爲烏拉山，土人對後山而言，因謂之烏拉前山。古黃河本由此山之北東注，行至石門障，由山之斷峽處南流於今南河，遂將烏拉前山包於河南，故古人謂陰山在河南。古所謂陰山陽山者，指山之分岐處言，非指大青山之全部」。以上所引，均爲對於始皇三十三年本紀陰山之解釋。余意史記之文，其意不當似後人拘執之解釋。考史記所稱陰山，已大體指今陰山幹脈言，匈奴傳稱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并陰山

下至高闕爲塞，此所言之陰山，必非指烏拉前山小支而言，而乃指陰山之幹脈而言，可無疑義。索隱引徐廣說以解之，其誤甚顯。本紀所舉「屬之陰山」一語，亦是概括言之，何必僅限烏拉前山一地？且綏志稱古黃河東出石門障與南河會，未知所據。據水經注所載，河水之會南河，在馬陰山之西，即今烏拉前山之西，而不在石門障南。晚今地學鉅子，測烏拉前後山相距之地，其高度較後套河流所經處，多二百餘米，高度即懸殊若是，即在古代，河水亦未能經石門障出口。如秦漢之際，河水仍在烏拉前山之西合南河，則山在河東，不在河南，徐廣之說，似出虛想。且北河與南河合後，沿烏拉前山之南而東注，烏拉前山似當稱爲陽山，不當從陰山稱也。推徐廣之意，以爲陽山在河北，而陰山必在河南，遂用以釋史記陰山之語，而後人亦率從其說不敢違，豈知史公之意，原非如此乎。

陶山 按始皇三十三年本紀之陶山，當爲陽山之誤，茲列史記與漢書所載同一事實以明之。

史記始皇三十三年本紀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史記蒙恬傳 於是度河據陽山。

史記匈奴傳 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漢書匈奴傳 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總觀四文，蒙恬傳及史漢兩匈奴傳均作陽山，而無陶山之稱；而本紀則僅有陶山之稱，而陽山之名。按正義索隱集解對陶山均無釋文，而其名又不見於他處，亦足令人生疑。且如陶山陽山爲二山，則本紀蒙恬傳及兩匈奴傳，必有並舉之處；今四文既不以兩山之名並舉，則陶山及陽山爲一山可知。蓋「陽」「陶」二字，形殊相近，抄寫易於致誤，本紀之陶山，當即由於抄寫不慎而致誤耳。

陽山 徐廣曰山在河北。水經注河水注云：「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按陽山即今後套之狼山，亦即所謂烏拉後山也。高闕爲此山之一闕口，渡河取高闕，則陽山在掌握矣。

北假 漢書王莽傳中云：「遣尙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應劭語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又引韋昭語云：「北假地名」。集解：「駟案：北假，北方因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正義引

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水經注河水注云：……（河水）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地名也。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按北假當指今五加河北一帶之地言。

臨河 史記匈奴傳「城臨河」之文，或以「臨河」二字作縣解，元和郡縣志延州延水縣條，云：「本秦臨河縣之地，史記秦滅六國，使蒙恬北擊匈奴，悉收河內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吏戍之。漢因之，在今縣理北十五里臨河故城是也」。太平寰宇記關西道延州延水縣條亦從其說。余意臨河不當作縣解，從匈奴傳之文義言之，乃爲沿河立四十四縣，而每縣縣城均臨河上，徙謫吏戍守以爲塞，非言獨以臨河爲城也。且始皇三十三年本紀言「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亦沿河立城之意。元和郡縣志因二字與縣名同，遂以縣名當之，實誤。

前文所舉地名，既如上所釋，則秦人在河套之勢力，亦約略可明。大抵當始皇三十三年之際，秦人已領有全套；且其勢力遠伸至陽山之北。蒙恬傳稱「度河據

陽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則於陽山之北亦有經營可知。後套商人言狼山北百里有秦長城遺址，或即蒙恬所築歟。

自蒙恬遠驅匈奴於陽山之北後，河套之地，始全隸中國版圖。始皇因信「亡秦者胡」之讖，對於河套防禦之經營，較之他地尤爲重視。茲略舉其在河套之建置於後。

(一) 郡縣建置 始皇自統一六國後，益肆力於邊疆之拓展，北驅匈奴，南平南越，海內之地，悉爲所有，於是分置郡縣，以統其土。始皇二十六年本紀稱「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此爲秦統一後分建郡縣之始。秦置之縣，因漢志記載未詳，未能盡考，所置之郡，雖裴駰集解列舉其數，而漢志亦明舉其事，然終不能盡秦郡之實數。前人及近儒考秦郡者，每有補正，然立說多不一致。要之三十六郡之數，實不足爲準，而裴駰列舉之名，以年代論，亦未可盡憑也。河套之地，爲秦郡轄域所及者，約略有四：曰北地，上郡，雲中，九原。九原轄域，大抵盡在套中，而北地上郡雲中則僅轄套之一隅。至於四郡所轄套內諸縣，自多沿襲舊置，而新建諸

縣，據史記始始皇三十三年本紀，稱置「三十四縣」，匈奴列傳則稱「置四十四縣」，未有定說。總計秦時套內諸縣，舊置新增，其數必不爲少，惜其名不得徵詳，爲可憾耳。茲試言其郡之建置。

北地郡 按北地郡建於秦昭王時，爲滅義渠戎後所置。漢北地郡襲其舊，而以舊領之一部，分屬安定郡。郡治，顧祖禹言治義渠。其北境所及，據楊守敬《秦郡縣圖》，及前漢地理圖，均跨入套內。秦諸郡之境界，雖不易定，然河套之西南隅，即今寧夏以東之地，當非九原上郡所及，以勢度之，必爲北地郡之轄域。

上郡 按上郡爲魏舊置，秦本紀稱秦惠文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自此以後，上郡之地始爲秦有。昭王三年，置郡，治膚施，見水經注河水注。漢仍其舊，而析郡之北部，隸西河郡，今河套之東南部，即秦上郡所轄。

雲中 按雲中郡爲趙武靈王所置，見史記匈奴列傳。後其地歸秦，始始皇十三年置郡。漢時，雲中所轄有沙南縣，在套內，此當沿秦時之舊制。蓋趙立雲中郡以轄西北新闢之地，套之東北隅迫臨郡治，自當爲轄域所

及。始皇立郡，雖別立九原郡以轄河南新得之士，然套之東北隅，當仍趙之舊制，隸歸雲中，漢之沙南，或即其遺跡也。

九原 按九原之名，發生甚早，史記趙世家稱趙武靈王二十六年，攘地西至雲中九原，則是戰國之際，已有九原之名。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集解列九原於其內，蓋以九原郡爲始皇二十六年或以前所已置。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稱趙有雁門代郡雲中三郡備胡，九原特雲中北界，未嘗置郡。始皇二十五年以前，邊郡多仍前舊，不聞增設。三十三年，蒙恬收河南地，沿河立縣，始以所立諸縣置九原郡。按全氏之說甚是。史記匈奴列傳稱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而九原不在其列，則知九原在此時尚不爲郡。通典稱趙置九原郡，實不近理。蒙恬收河南地，在始皇三十三年，則是始皇三十三年之前，河南之地，尙爲匈奴所據，秦人自不能置郡其地，故九原郡置於蒙恬收河南地後，其說自無可議。漢初因秦舊制，而河南之地，復陷匈奴。武帝元朔二年，復收河南故地，於是更名九原爲五原，而以新收之地置朔方郡。

秦九原郡所轄領域，大抵爲南河北河兩流域之地，而其郡治，則爲漢之九原縣故城。按九原縣故城，其遺趾不易尋求，茲試據水經注之文以求之。水經注河水注云：

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關駟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城。河水又東逕稠陽城南，東部都尉治。又逕河陰縣故城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河水又東，枝津出焉。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即此山也。

水經注此節所述，係指黃河南北兩枝會合後沿今烏拉前山東流之一段言。所稱長河即爲黃河，所稱連山即爲烏拉前山。九原縣故城，以南北論，介於黃河與烏拉前山之間；以東西論，介於稠陽城與石門水之間。石門水出石門障，石門障即今孔獨倫溝，則石門水亦即孔獨倫河。孔獨倫河之西爲九原縣故城，再西則爲稠陽城，而五原故城既與九原故城接對，相距自甚密邇。自孔獨倫河至九原，其道里不得詳，而自九原至稠陽，自宜梁五原相距六十里之語推之，至多不過四五十里。稠陽城爲古稠陽塞，漢稠陽縣即因此得稱，稠陽縣故城在孔獨倫

溝之南（見前說），則穉陽城西去當不甚遠，以勢度之，或不出百數十里。九原故城既西去穉陽城至多不過四五十里，則東去穉陽縣故城，當亦不出八九十里。大抵九原故城於今孔獨倫河以西八九十里之地求之，相差當不甚遠。惟此段河道變遷無常，是否已淪沒於河，則未詳耳。清一統志舊藩蒙古烏喇忒篇，稱「九原故城在漢朔方之東北，雲中之西，今套北黃河東流處」，則所指未免失之過寬矣。

（二）邊防建置 秦於西北之邊防，最為重視，計其時共有三邊：一在河套之南界，一沿黃河，一在狼山之北。茲先言其在套之南界者。

考秦時套之南界，有長城一道，史漢所載，稱為故塞，即秦舊時之長城也。史記蒙秦傳太史公曰：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有為秦築長城，亭障，灑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史公自北邊還直道（直道見後文）南歸，途中見蒙恬所長城，亭障，則是所言長城亭障，必不在套北。又史記匈奴列傳云：

……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又云：

（冒頓）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又漢書霍去病傳云：

……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適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

以上所言故塞，皆稱在黃河南，其為秦人舊築之長城可知。前言秦昭王滅義渠，奄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並略推尋此城經行之地；又言蒙恬所築長城，其一部必為繕修此故城之工；此即秦之內邊，亦即漢人所稱故之塞也。秦舊城之在甘陝境者，已略見上文，茲再略尋其在套內之跡。水經注河水注云：

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諸次山。……其水東逕榆林塞，世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矣。緣歷沙陵，屈龜茲縣西北，故謂廣長榆也。……其水東入長城，小榆水合焉。

讀此，知榆溪舊塞之東有長城。榆溪舊塞見漢書衛青傳，云：「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

雖」。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此言榆谿在上郡北境。清一統志舊藩蒙古鄂爾多斯篇，稱榆谿舊塞在鄂爾多斯左右翼界，此與顏說尙無不合。從此說，則今伊克昭盟之東南境有長城遺址。又河水注云：

圖水出上郡白土縣圖谷，東逕其縣南。……東至長城，與神衛水合。水出縣南神衛山，出峽，東至長城，入于圖。

讀此，則又知白土縣之東偏南地，有長城遺址。白土縣故城，清一統志稱在鄂爾多斯左翼中旗南，左翼中旗即郡王旗，長城當在旗之東南境。又河水注云：

河水又左得滴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南流。……其水又東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漢冲帝時羌蒲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其水俗亦謂之遺波水。東流入長城東。鹹水出長城西鹹谷，東入滴水。

讀此，則又知西河郡美稷縣東亦有長城遺址。美稷縣故城，據清一統志舊藩蒙古鄂爾多斯篇，謂在鄂爾多斯左翼旗東南，則長城又在其東南矣。大抵此段長城，仍因魏人之舊，南出榆林縣境，而接綏德縣境內之長城，北出薩拉齊包頭之境，而入大青山。秦人舊城自西南來，與此城合爲一，通稱爲秦之故塞。秦人之注重內邊，蓋

因視爲最後之防線，一旦河南不保，則可依此固守，此後匈奴跨河而南，漢人即亦此爲界，其重要可知矣。

其第二邊則以黃河爲險。始皇本紀稱「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知其立城設縣之意，重在防守，非盡在理民。又史記匈奴列傳云：

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

既稱「復繕故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則知蒙恬在河上建築之防地，必有可觀者。又漢書韓安國傳載王恢語云：

恢曰：「……及後蒙恬爲秦使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

則是又明言蒙恬置塞河上矣。大抵此道邊防，當即沿河分立縣城，置兵戍守，又或別置亭障，樹榆爲塞，不若內邊之築長城爲險也。惜沿河之地，易於浸沒，蒙恬所置舊塞遺跡，不能考詳，所有規模，不可復知矣。

其第三邊則即狼山北百里之長城也。余意史記始皇本紀及蒙恬傳均稱恬度河取高闕陽山北假，則秦人之勢

力，遠達狼山之北，其事為可據；而恬又復因山立城，以拒匈奴，亦有可能。今日狼山北百里之長城遺跡，傳言為秦人所築，其說當不妄也。

(三)直道之設 秦人不僅築城立塞，亦且建築直道，以利交通，一旦有急，內地軍士可以直達邊境，其於邊防亦甚有助也。史記始皇三十五年本紀云：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堑山堙谷，直通之。

六國年表亦云：

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按此直道為自咸陽通九原之大道，咸陽為京衛重地，九原郡治，亦為西北邊防之重鎮，此路成，則二地可互通聲氣，彼此應援矣。此路所經之地，為雲陽甘泉，雲陽故地，在今陝西淳化縣境，甘泉故地，則在今甘泉縣境，即漢雕陰縣故地，此二縣城均為直路所經之要地。再北必經漢膚施縣即上郡治地。由此而北，可直達九原矣。

直道既成，北方之交通大便，史公適北邊，即由直道南歸，已見上文；而秦始巡幸，亦或由此道南返。史記始皇三十七年本記云：

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輶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從直道至咸陽，發喪。

由以上所舉兩例，則知秦時自咸陽至河套之交通，已大發展，今日自西安至包頭或五原臨河等地，反阻隔幾不能通，是今反不如古矣。

始皇建直道，固為便交通，亦所以重邊防，史公稱「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堑山堙谷，通直道」，則是軍守要地，多與直道通，應援之使，可以想見。蓋秦人經營西北，已極盡其能事，是以蒙恬在日，匈奴不便飲馬黃河，及始皇崩，蒙恬亦繼亡，邊備廢弛，道路失修，戍者亦遁，匈奴遂越河南侵，不特邊地失，而腹地亦受其擾矣。

(四)移民戍邊 蒙恬既收取河南地，立城設縣，後又復廣移內地居民，以實其地。計此時所移套地之民，共有二類：一曰罪徒，史記始皇三十三年本紀云：

徙謫實之初縣。

索隱曰：

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榆中屬陰山以為三十四縣是也。

又三十四本紀云：

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

又云

臣（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集解云：

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

又三十五年本紀云：

益發謫徙邊。

是秦時用以戍邊及築長城者，多屬罪徒。蓋秦時法網甚嚴，人民易於觸犯，以致罪徒甚多；而此時又邊地需人，故謫徙之也。然此輩亡命之徒，率存僥倖之心，無固守之志，國家盛時，尙伏首不敢動，及至勢敗，則相率亡走，秦人得河南之地而不能保，此或其一因也。

其第二類則爲屯民，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本紀云：

……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正義云：

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也，言徙三萬家以應卜卦游吉也。

此三萬家雖因卜卦而徙，然至榆中必賴耕屯以食，榆中因之充實矣。又秦地有新秦之稱，其得名亦與移殖有關，見史記平準書，集解謂：

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

又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之語云：

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遼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爲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

按新秦之稱，所指無定，大抵爲秦新闢地之概括名詞。

應劭集解均稱新秦之得名，由於秦民之移徙，則是知秦人新得河南之地後，當爲普遍移民之舉也。

秦人移於河套之民，既有罪徒屯民二種，而所業亦分築城戍邊與墾田耕殖二類。戍守之役，固與秦祚而同歸敗壞，而墾田之業，亦不數年而崩潰。自來墾田殖邊，非有數十年之經營，不能立有基礎。秦享祚至短，不旋踵而群雄並起，海內鼎沸，而匈奴乘間度河，復回故地，由是秦人數年之經營，盡歸廢棄，是蓋有經營之志，而未得盡其力也。然秦人既開其端，而後人終收其

效，漢武而後，朔方五原西河上郡北地等郡，居民至數十萬戶，置官墾田，修鑿渠道，河套成爲繁富之地，追溯其源，始皇實有開導之功也。

右述古代河套與中國之關係，至此爲止。總而論之，古人對於河套之經營，其功績不可謂不偉大，魏惠起塞固陽，趙武築城高闕，其勢力已遠達西北。及始皇

統一天下，北斥匈奴，立塞狼山之北，河套之地，悉歸秦有，築長城，起亭障，置郡縣，設戍守，通直道，利交通，其功尤爲不可沒滅。惜後人不能承其餘業，以致其地屢陷胡虜，迄至於今，猶爲半荒廢之區，言念及此，能無深慨！

西北嚮導

第十期

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導言：

西北佃農——綏東問題——中日交涉

論著：

如何救濟陝西省之佃農

回教的和平(上)

中央財政之再檢討

青海省的物產，宗教

西北知識講話(十八)

新疆概況(續第十六期)

趙似滄

張穆

李巽甫

王克明

從天生

程化譯

社會調查：

陝西大荔縣社會概況

雜記：

赴西峯鎮填記

文藝：

程局長(續)

漫畫：

西北歌謠漫畫

西北十日

董佩實

浮槎

毛志義

西北嚮導社發行

每季三分全年三十六期

連郵一元

道路

第十五卷第三號

利用河堤作公路之研究【附圖】
閩省公路沿線地質述略
日本汽車運輸專用路線之道路及道路規則【附圖】
四川公路廿四年度之車務報告
公共汽車業務管理計劃【附圖】
新綏公司測量西北幹線
七大幹線之一湘川公路完成
滇省公路建設新計劃
西藏與各方之交通
粵漢路沿線物產之豐富
世界各國汽車業發展之概況
隴海路寶蓉段開始航測
浙贛路籌築南萍段樟嶺線

陳良士
潘承祥
趙旭旦
楊得任
艾懷瑜

鐵道部籌築廣汕三贛兩路

【會務】各方復函熱烈贊助製造汽車及車胎採採汽

公路通車後之徽州

靈岩山紀遊

西京漢城古蹟一瞥

近人遊詩

編後記

路市問題諮詢

蜀道難
蜀道何難
西北交通
舊橋與新橋

寄紫
智映
時新
疑卷
三則
編者

零售每册二角
全年十册二元
道路月刊社發
社址：
上海古拔路七
十號

劃分西北自然區域之我見

〔附圖〕

郭敬輝

近年來國內各界人士，多注意西北問題，不懼艱險而赴該區域旅行考察者，屢有所聞。本會最近工作，對於該區亦頗注意，如前次所刊行的西北研究專號（五卷八九合期），及本期之刊行河套水利專號，便是這個意義。

但西北政治區域之劃分，很不合地理單位，因之對於吾等作該地實際的地理考察，或作室內的研究，有很多不方便處。爰將本人所作『劃分中國自然區域地理芻議』一文中之關於西北區域者，特先節錄出來，以就教於地理學界的先進。

按西北的自然環境，概括的說起來，地形方面，是由高原上的多數盆地組成的，除北部有入北冰洋的河流外，其餘概屬內陸流域，氣候則純屬大陸性，雨量稀少，寒暑差大。土壤則多為崩積土及風積土，而大河附近則亦有肥美的沖積沃野，倘灌溉適宜，便可發展農業。茲據該區的自然環境，分劃其自然區域如下。

一 塔里木盆地

塔里木盆地以塔里木河流域而得名，即通稱之為天山南路是也。其範圍西倚葱嶺及帕米爾高原，南接崑崙山脈與章塘高原為界，東南以阿爾金山與柴達木盆地為界，北有天山博格多山與準噶爾盆地為界，東以馬鬃山及嘉峪關一帶（亦即郭河與疏勒河之分水）與西蒙草原及甘新長廊區為界，其形恰如圖畫上之洗臉盆口，為一標式的盆地地形。

本區之內，西南兩面多海拔五千公尺以上之高山，北方亦多海拔四千公尺以上之峻嶺，惟東部稍低；中央降為一千公尺以下之低地（羅布泊僅七七五公尺），成為內陸湖澤。近年司坦因氏更發現其東部之疏勒河，昔亦會匯入羅布泊，盆地之北部，又有一特殊之地域，低於海平面百餘公尺，是為吐魯番地溝，乃盆地中之盆地也。盆地之四周概為山嶺，多高出雪線以上，盆之中央則為千公尺左右之大沙漠，名曰塔克拉馬干大沙漠，其東部則名白龍堆大沙漠。該區氣候，冷熱各趨極端，乾燥風烈，塵埃甚多，土地亦不適農耕，甚至寸草不生。

然以雨量之稀少，氣候之乾旱，故往往紀元前之物品，埋沒於沙漠中者，今日猶能完整。至其人民寄居之地，則多在山麓地帶；蓋此地多水，牧草稼穡易生，纏民賴以生存焉。故大多數之都市，亦都建造於山溪谷口及塔里木河兩岸。

二 準噶爾盆地

準噶爾盆地就是通稱的天山北路與阿爾泰地方，以昔為準噶爾部之根據地得名。其西北有阿拉套山塔爾巴哈台山奎屯山等連續成爲中俄之國界，其東北有阿爾泰山，爲西蒙區域與準噶爾之天然分野，其南又隔以天山山脉，與塔里木盆地兩相對峙。其形恰如三角，西之騰格里山，北之奎屯山，及東之喀爾雷克塔格山，適當三角形之三頂點。

本區四周爲二三千公尺以上之山嶺所圍繞，中央陷爲五百公尺以下之低地（艾比湖四五〇），北部地壳概爲東西之斷層所組成，故有布爾根河等之橫流其間。喀喇額爾齊斯河更西出斷谷入於俄境。其西部有伊犁河，兩岸地土肥美，物產豐饒，爲全省菁華所粹之地。惟其中央爲侵蝕所餘之準平原，平原之上，尙多岡阜，崎嶇不



圖域區然自北西

擬輝敬

齊，又構成多數之內陸湖川。天山北麓一帶，氣候較爲和暖，水利較便，農耕尙宜；其北部則以緯度較高，常受北冰洋冷氣流之南侵，故天氣較爲寒冷，而雨雪又較缺乏，頗不適於農耕，僅可發展牧場而已。

三 柴達木盆地

青海（即庫庫諾爾）之西爲柴達木盆地，西北以阿爾金山與塔里木盆地爲界，其南自巴顏喀喇山脈至噶達蘇齊老峯，皆爲與西康高原之自然界線，至其東部和東南部，則無清晰之界限來劃分。故爲便利暫時研究計，在無再好之自然界限以前，最好先以青海（庫庫諾爾）黃河與柴達木盆地之內陸流域分水嶺爲界。

是區地形，有如蛋圓形，四周多海拔四千公尺以上之高山，中央降爲三千公尺以下（二七〇〇）之砂磧平地，類似塔里木盆地。內部地貌，大體平坦，有柔細之沙漠，源近流短的小溪，大部爲低濕之區，頗似古湖澤澗底。盆地之東南西三面均係高山，惟西北鄰近塔里木盆地處，地勢稍低，故河流之水均由東南向西北流。氣候亦與塔里木盆地相近，乾燥異常，寒暑變差極大，不宜居人，僅有少數之蒙人遊牧其間，以產大尾羊著名。

有人說青海省南有唐古拉山脈，北有祁連山脈爲其自然邊界，應將整個的青海省劃作一個自然區域來研究，其實極不合適。蓋柴達木盆地，形勢上雖與西藏高原（指巴顏喀喇山脈之南）一致，徒以巴顏喀喇山之大雪嶺橫亘其間，障礙交通，歷爲羌番之天然分野；藏人習慣稱山脈以北爲安木多，山脈之南與西康區域爲喀木；加之其自然環境多半異於西南而同於西北，故該區實應另闢一區，入於西北區域。

四 黃河上流區

是區居全國之最中央，東以六盤山隴山番塚山與陝北盆地漢水上流區爲界，東北以豫旺中衛一帶山陵與河套區域爲界，北以北山（即龍首山）與套西蒙古草地接界，西以青海（庫庫諾爾）以西一帶高山與柴達木盆地爲界，南以巴顏喀喇山摩天嶺與西康高原四川盆地相鄰，形式至不規則。蓋本區與河套區域同爲數個小自然區域組成的，計包有黃河上游區，甘新長廊區，青海盆地和隴南區域（嘉陵江上流一帶）等地。地形配置，極爲複雜，如各小自然區域各獨立分作一區，則又不免有零亂之弊，故暫將四者納入一區，而以黃河上流區名之。

海南山脉（即庫庫諾爾南之山脉）與北之南山山脉（即祁連山脉）相連，中包庫庫諾爾（即青海），海拔四千公尺，四周之水，皆歸入之。以其受水量與蒸發量相等，故能永久保持其原來情形。是區與上述之柴達木盆地和西康高原看起來似為一區，但有巴顏喀喇山脉障其南（詳見三節柴達木盆地），故事實上難以劃入西南高原區域。

黃河繞積石經西寧（指昔日之西寧道屬）逾皋蘭至中衛，凡主流支流所經之地是為黃河上游區，乃該區之主要部份。是區雨量稀少，氣候乾燥，冬秋苦旱，每年降雪多則為豐年之兆，降雪少則成旱魃之災；蓋居民利用雪水以溉田也。有水處即成花園，無水處則為荒野，因之河流之谷，獨稱沃美。

黃河上游區之南，以朱圉山岷峨山相隔者為隴南區域，亦即嘉陵江之上游；其範圍凡摩天嶺以北，番塚山以西之三角地皆屬之。按地形上本是四川盆地之一部，不過以摩天嶺橫亘其南，致該區之人文反應，反多同於黃河上游區，故亦納入本區。是區與天水等地，地形東南面多有斷谷易受東南季風之影響，故氣候溫和，水澤較多，森林密茂，遊牧農耕較宜。

其西北部為甘新長廊區，雖非黃河流域所及，但平番涼州間之烏鞘嶺高約三千餘公尺，為一重要之分水嶺，嶺南之水注入黃河，嶺北之水入於流沙。北山（龍首山）在其北，南山障其南，嘉峪關雄峙西境，酒泉張掖武威等地為其心臟。地勢西北東南向，斜長，形成甘新之通衢。河流亦多，各河之水，羣出南山，向北破北山斷谷而入於西套蒙古（即寧夏省）。雨量雖不多，但以其位於南山之麓，賴熔雪之水，為灌溉之利，故可免旱魃之災，有塞外江南之稱。其物產之豐，民生之裕，可想見也。

此數區者，雖各為單位，但以各區居民之經濟生活，常有密切的聯絡，故其生活方式，人情風俗亦大同小異，故合為一區。至嘉峪關外，安西一帶，平沙浩瀚，荒涼寂聊，當不能納於本區之內。

五 套西蒙古草原

是區在北山之北，西南有馬鬃山，喀爾雷克塔格山，與塔里木盆地為界，北以阿爾泰山與科布多盆地為界，其東北以連續不斷之古爾班察汗山，枯黑勒山，狼山，與東蒙草原為界，東則以狼山，賀蘭山，與河套區

域爲界，恰成橢圓形。

套西蒙古亦中央低而四周高，以居延海爲最低點，海拔八百五十公尺，爲穆林河之歸宿。氣候爲極端大陸性，雨量絕少，時有大風發作。南部山麓，以高山之上雨雪較多，故多有溪流之發生。河流沿岸，有較美之水草田，其餘則多爲沙漠不毛之區，或爲貧瘠草地。河流多消逝於沙漠中，或匯於鹹湖之內。溪流以水供常有變化，易致乾涸，故河床上往往見枯樹覆掩；惟在適當地點，亦常有水草豐肥之區，以其地下水接近地表，地面潤濕故也。至弱水居延海附近，則楊柳成林，蒲草叢生，亦水之惠也。

六 河套區域

河套區域，按地形上實包有豐鎮高原，歸綏盆地，河套平原，寧夏平原，及鄂爾多斯沙地等五個小自然單位。其西以狼山，賀蘭山與套西蒙古草原爲界，北以狼山，大青山與戈壁區爲界，西南以寧夏省之豫旺縣一帶邱陵與黃河上流區爲界，南以長城與山西高原陝北盆地爲界，東以豐鎮高原與口北邱陵區相接，成一三角形地域。

黃河流經本區成爲弓形，長城適當其弦，中包鄂爾多斯沙地。不過這幾區內，寧夏平原，河套平原（指五原、臨河等地而言），及歸綏盆地區域，情形近似爲豐肥的農區；豐鎮集寧一帶之高地，及鄂爾多斯沙地，則稍覺荒涼。這一帶地方，在華北稱之曰西北口，其實是數個小區域湊合成的。雖鄂爾多斯境內黃沙漫漫，有多數內陸小溪及鹹水湖，而豐鎮高原地勢崇高，亦擁有多數小盆地，但因他們在地理上之關係甚爲密切，爲便利研究計，故歸納爲一區。

本區在夏季爲一低氣壓區，冬季則爲一高氣壓區，在春秋變換季節，大風時作，幸北有陰山及西之賀蘭山，南有沿邊之邱陵高地阻隔，不似蒙古沙地之激烈。惟其雨量稀少，生長牧草雖有餘，利於農耕則不足，故平原之民，多開溝渠以便灌溉；如後套之八大渠，寧夏之五大渠，及新在綏遠平原所開之民生渠，均其著者也。故農業甚盛，有『天下黃河富寧夏』，『黃河百害，惟富一套』，『南京北京都不收，黃河兩岸報春秋』的諺語，非無因也。

鄂爾多斯沙地之中，多有較低之區域，及內流小河

與湖泊，故大部為碧油油的草地，惟地勢較高，難施灌溉，故農業不能如後套之發達。其地細沙多為流動性的沙邱，氣候變化亦大，頗似中亞景象。豐鎮高原以地勢崇高，氣候常寒，是其在地理上之特點。

七 西蒙二盆地

是區在蒙古之西北部，北有薩揚嶺為中俄的天然界山，西南二部以阿爾泰山山脈與準噶爾盆地套西蒙古為界，惟其東部除杭愛山為其一部分的與漠北蒙古區域為界外，其餘則無較明顯之天然分界，故在未有較良地點為界之先，我們只好暫以烏魯克木河與色楞格河之分水界為與漠北蒙古區域之分界，以杭愛山與阿爾泰山相距較近處（約當東經一百零一度），為其與東蒙草原之分野。但在本區內實際上有兩個自然單位，在北者曰烏梁海盆地，在南者為科布多盆地，中隔以唐努烏拉山脈。是二區雖在政治上屬於蒙古，但和蒙古其他地的自然環境，却差的很多，故拙將二者合為一區，名曰西蒙二盆地。是區在地質構造上，甚為特別，阿爾泰山西北東南向，其北面為數層階級陷落地，愈北愈低，喀喇湖慈母湖及烏布薩湖等內陸湖沼，即由此生成。喀喇湖高僅九

七〇公尺，烏布薩湖高僅七二二公尺，其北隆起之山嶺，即為唐努烏拉山脈。因陷落之地裂，故杭愛山中有大山形成。一九〇四年自烏布薩湖至立沁達賴湖間之發生大地震，蓋即在斷裂地帶之故。烏梁海部境內山陵叢雜，更與蒙古之平沙曠野景象不同。中有烏魯克木河流貫其間，西北破薩揚嶺而入俄境，為葉尼塞河之一源，注於北冰洋。

科布多盆地四周有山圍繞，故夏秋時氣候較為和暖，土地亦較肥沃。溪水縱橫，草木鬱生，稍有屯田，牧畜之業極盛，有蒙古樂園之稱。烏梁海區域，緯度較高，故氣候較為寒冷，冬日大雪封山期間頗長，然以濕度較大，不似其他區域之乾旱異常。山川雄秀，物產豐盈，山林遍野，獸類滋生，故此一帶人民，多有以遊獵為生者。遊牧之外，亦多兼營農耕。

八 漠北蒙古區域

所謂漠北蒙古，是指外蒙古的色楞格河流域而言，其西為西蒙二盆地，其東南二面則以杭愛山，土拉山（即汗山），阿爾唐烏魯桂山，骨特山，與東蒙草原相連。其北之自然區劃界限，尚遠在西伯利亞境內，並包有極大

之貝加爾湖，成爲一大盆地；不過我們所研究的範圍，以中國境內爲限。因其在大漠之北，故稱之曰漠北蒙古。

本區東南西三面環山，地勢向北傾斜。恰克圖高度爲七九〇公尺。境內有色楞格河北流入於俄境之貝加爾湖，爲葉尼塞河上游之一支。氣候與西蒙古二盆地相差無幾，雨量亦較富足，水草豐美，土地肥沃。庫倫之北，已入西伯利亞森林帶，深松老檜與白楊銀樺相參差。因爲雨量較多，故水草豐肥，氈廬棋布，牛馬成羣，頗有村落景觀，非復瀚海氣象矣。

九 東蒙草原

是區在陰山與安嶺之外，向北至於中俄國境，西則連於西蒙古二盆地，西南以連續排列的阿爾泰山餘脈古爾班察汗山及枯黑勒山與西蒙古相鄰，惟東北部則無明晰的天然界限與黑龍江上流區相隔，只可自索岳爾齊山沿克魯倫河之南至於克魯倫之西，轉北遷於中俄界之瑪那山，暫作二區的分界線；而在本區之外則爲黑水上流區。

本區地形也是四周略高中央窪下的區域（烏得海拔九七五公尺）。張庫路之西，滂江之北，叻林以南，爲戈壁部份，極爲荒涼。其餘則爲草地。南與河套區域之分界

爲陰山山脈，山南之水皆歸於海，山北之水則北或流貯爲鹽池，或涸於流沙，少有源遠流長者。氣候之變化不僅於夏甚大，即每日朝夕之間變化亦烈，所謂「雁門關外野人家，朝穿皮襖午穿紗」，便是本區情形。其東南部雨量較多，故湖澤棋布，草木叢生，牧畜最宜。所產以馬著名。我國軍用馬匹，以蒙古馬（亦名口馬）爲最多，而其牧場，多在察境。戈壁地方，皆爲積沙。春夏之交，屢起暴風，沙礫飛揚，遮天蔽日，沙阜之位置一夕數遷，自古有流沙之稱。夏季晴日，往往有蜃樓出現，有似海上之空中樓閣，尤爲游客所注目。所謂「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更是本區自然風光的代表。

作者附言：拙作的「劃分中國自然區域地理的芻議」一文，因材料較多，非數萬言不能完，一期刊出，有所不能，所以我便將它分作數段來分期發表。他的上節是「劃分自然區域的幾個先知條件」，是討論劃分自然區域的方法的。後面是西北、西南、東北、華中，和華南六大區域的自然區劃。本期因係河套水利調查專號，與西北的自然區劃有關，所以我便將他提在前面刊出。不過作者深恐參考書籍不夠，見解未熟，有冒昧的地方，以致有害讀者，成爲「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宋劉子明語）之憾事，那麼我對社會豈不是負罪了嗎！所以「漸進而愈明，論文而後定」，這才是拙最希望的呢！

一九三六，九，十五於北平月壇。

河 北 月 刊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九 年 五 廿 國 民) 期 九 第 卷 四 第

※ 號 專 考 會 業 畢 範 師 學 中 屆 二 第 度 年 四 十 二 ※

插 圖

- 宋主席肖像.....
- 教育廳長兼本屆會考委員會委員長李金藻肖像.....
- 河北省中學校師範畢業會考委員會攝影.....
- 獎狀.....
- 閱卷委員簽名及證書.....
- 河北省二十四年度第二屆中學師範畢業會考成績優良學生攝影.....
- 高中、初中、師範、簡師及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

- 一、令政
 - 1. 冀察政務委員會指令
 - 2. 河北省政府秘書處函
 - 3. 教育部訓令
 - 4. 論文
 - 5. 本屆會考述要
 - 6. 本屆會考籌備經過
 - 7. 規章
- 二、修正中學學生畢業會考規程
- 三、師範學校學生畢業會考規程
- 四、中學生畢業會考委員會規程
- 五、河北省二十四年度第二屆中學師範學校學生畢業會考章程
- 六、河北省二十四年度第二屆中學師範學生畢業會考章程
- 七、河北省二十四年度第二屆中學師範學生畢業會考委員會辦事細則
- 八、河北省二十四年度第二屆中學師範學生畢業會考命題及閱卷辦法
- 九、河北省二十四年度第二屆中學師範學生畢業會考主試及監試委員辦事程序
- 十、河北省二十四年度第二屆中學師範學生畢業會考須知
- 十一、河北省二十四年度第二屆中學師範學生畢業會考試場規則
- 十二、組織及工作人員一覽表
- 十三、命題委員名單
- 十四、閱卷委員名單
- 十五、各區主試委員名單
- 十六、各區監試委員名單
- 十七、本屆初級中學學生畢業會考抽考辦法及免考學校考試日程表
- 十八、各區試場人數一覽表
- 十九、師範、簡師、簡鄉師、會考委員會經費概算
- 二十、會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 二十一、會考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 二十二、會考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 二十三、會考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 二十四、各區主試委員會議紀錄
- 二十五、主試委員報告
- 二十六、總榜
- 二十七、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二十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二十九、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三十、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三十一、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三十二、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三十三、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三十四、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三十五、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三十六、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三十七、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三十八、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三十九、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四十、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四十一、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 四十二、體育師範、簡師、簡鄉師、民衆實驗學校、師範體育科、各股組工作情形

分 六 角 三 費 郵 角 六 元 三 册 二 十 年 全 分 三 費 郵 角 三 册 每 售 零 : 價 定

社 刊 月 北 河 府 政 省 北 河 者 行 發

河套農墾水利開發的沿革

蒙思明

目錄

1. 引言
2. 秦及兩漢的開發
3. 北魏及隋唐的開發
4. 清中葉而後的開發
5. 結語

1 緒言

河套這一名辭所包含的地域，本極廣泛；加以歷代地形的變易，河道的遷徙，而河套的領域亦因以古今而不同。大約的說：黃河自中衛而下，遂沿着賀蘭山麓向東北流，又爲大青山所阻，于是遂折而東流，既又折而南流，成爲山陝兩省的天然分界；凡黃河三曲包圍的地方，都叫做河套，至于南界，則極難確指，大約以寧夏榆林以南爲極限。

這三面臨河的一帶原野，地既平衍，土又肥沃，本是農耕的理想區域；但以地位過北，又居內陸，氣候的轉變既大，每年的雨量更缺，自長城以北以至于河，大

部份都是沙磧。但是在濱河的兩岸，可以利用河水溉田，凡是河水能灌到的地畝，都可變成良田，所以河套之開發也是極可能的事。而歷代之所以移民河套戍兵屯田不遺餘力者，則以中國的外患常在西北，河套實西北的屏障，國防所繫；倘能大事開發，則可以當地的人力物力捍禦外侮。既可以保衛邊陲，又足以省國庫之支出，這是河套之開發歷來皆爲政府所重視的原因。

河套的開發雖爲歷代政府所重視，但是天然環境的限制究竟非前代人們的知識能力所能克服。所以河套的開墾，即是在極盛時代，也只限于整個河套中之一小部。西面則以寧夏一帶爲中心，是普通所謂的西套。其次就是大青山的南麓濱河南北一帶的土地，這是歷代開發河套的中心，因爲那正是西北邊陲的衝要地帶，又因爲黃河在那一帶分成南北二支，二支中間的原野，成爲最肥美最易開渠澆水的地帶，這是俗稱的後套。再其次就是歸薩和扎清等縣的地域，雖然大部份在黃河以外，可是與河套的關係極密切，常被認爲河套的一部，即是

今人俗呼的前套。此外如沿長城北邊一帶地，古代雖間一見屯墾的記錄，而今則大部是沙磧，無農田水利可言了。

歷代的武功時盛時衰，西北的外患亦時消時漲，河套的土地所有權既時得時失，因之而河套之開發亦時斷時續。約略言之，河套的開發實開始于嬴秦，大盛于西漢，至東漢始日就凋零，這可謂河套開發的第一時期。

經三國兩晉的荒廢，北魏又重新墾闢，隋唐踵北魏之后，到元和中復盛極一時，可與西漢並駕齊驅，而餘風且波及于五代，這是河套開發的第二期。五代而后，遂繼之以長期的荒蕪，宋遼金的時代，西夏佔有了河套，開發情形之可考者極有限；元與明初，雖有套地，而開發則缺如；直至清中葉而后，由民墾開始，再繼之以官墾，河套又有欣欣向榮之勢。然為時不久而前功漸棄，直至如今，這是河套開發的第三時期。以下則根據這三個時斷來分別敘述。

2 秦及兩漢的開發

河套水草豐盛，地復平坦，其在古代，原未入中國版圖。三代時的外患，常在西北，其地原為北方夷族嚴

狄薰鬻一系的故鄉，惜無詳確記載可供考證。春秋之世，狄人據有其地；戰國之際，胡人又常擾北邊。到了嬴秦，匈奴勢力遂大盛。這些民族都是以遊牧為生的，則當時想無農墾之可言。河套最早之開發，必需求之于該地既入中國版圖而為漢人所住居以后。而河套之初入版圖，則是秦始皇統一了中原以后的事，史記始皇本紀：

「三十二年」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至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

而史記匈奴傳也說：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命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這是漢族佔領河套的開始。始皇既以武力驅逐匈奴，佔有河套；又為長遠佔有計，「徙謫戍以充之」，築城設縣以防守治理之。其后又繼續大量遷徙人民于其地。史記始皇本紀說：

「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

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的話說：

「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爲築城郭，徙民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爲新秦，由是名也。」

這些遷入河套的戶口，都是內地的人民。他們都是農業技術已達較高程度的人口。想來他們既入套地以後，定能利用地利水力，從事開墾；一方面瞻養自身，一方面供給戍卒。這也是當時政府移民實邊的本意。可惜文獻缺如，當日開墾情況，不可得而詳了。

自秦始皇到漢武帝，中間相隔七八十年，在此期中，套地開發事業，完全中斷。原因是爲了秦末政弛，楚漢相爭，匈奴乘此時機，又佔據了河套。史記匈奴傳說：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謫戍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其後冒頓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于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到漢高帝統一中原以後，自謂可以與匈奴一決雌雄；孰料竟以三十萬衆被困平城，假使沒有閼氏從中說辭，恐

怕徵欽二宗的慘劇早已出演于西漢。其後惠帝呂后文景諸朝，皆以國家元氣未復，前車當鑑，于是忍辱負重，息事寧人，套地終在匈奴之手。當地居民。既或自動遷徙或被屠戮與驅逐，當年的田園廬舍，又一變而爲荒原草野了。

到了漢武帝的時代，國內既經長期休養，「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授」；而匈奴之侵暴日甚，尤不可不求一長治久安之計。於是集中全國精力以對付匈奴，逐漸將河套收歸故主，漢書武帝紀說：

「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史記匈奴傳也說：

「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

于是河套再入版圖，其築城置衛，亦曾竭力從事。食貨志說當時「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費數十百鉅萬」，可見當時用力之勤了。防衛既已周備之後，于是隨時遷入新的移民。漢書武帝紀說：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史記匈奴傳也說：

「元狩二年」渾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降漢。……于是漢已得渾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

漢書食貨志又說：

「元狩三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而漢書武帝紀記元狩二年移民之數尤確：

「元狩」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

這七十二萬五千的人口，除一部份是移入隴西會稽兩郡的而外，大部份都是移到河套的。這些人口移入以後，一定是在當地開墾，舊史記當時開渠屯田的事頗詳，漢書食貨志說：

「武帝時」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

又說：

「元鼎六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史記匈奴傳也說：

「是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

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漢書武帝紀說：

「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擊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史記河渠書說：

「元封之際」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陂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而漢書武帝紀又說：

「太初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胸，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

「天漢六年」發謫戍屯五原。」

既然政府不斷的募平民發謫戍到河套從事農墾，開渠用費達「鉅萬十數」，田官塞卒達六十萬人，而開墾之地，又郡各萬餘頃，可以想見當時人力物力之盛。河套可耕之地，一定是田疇遍野，城連邑接的了。

漢武帝因爲要一洗前人對匈奴妥協求和的庸懦政策，特別注意邊功。既開拓疆土，又開渠置戍以謀久遠。所以河套之開發，在西漢初曾盛極一時。雖然武帝的政策矯枉過正，結果弄得國庫如洗，到他晚年，也不能不放棄他的計劃；可是他的后人對防守北邊的屯田政策仍繼續維持。如元帝時，匈奴單于自請保塞，請罷

邊備吏卒，而朝議終以爲不可。北邊的吏士屯戍始終保存。但是元帝而后，匈奴既弱，北部安甯。政府因循苟且。河套的開發，終于無形中停止了。漢書王莽傳說：

「始建國三年」遣尙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

既說『異時嘗置田官』，則王莽之前若干年中一定是未嘗置田官的了。這與武帝時『開田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的時代，真有天淵之別了。王莽稱帝不久，就遭逢內亂，中原鼎沸，想來趙並的屯田北假，決不會有多大成功的。

在西漢末羣雄割據的時候，匈奴扶助盧芳，使入居五原。前代的經營，一定是被破壞了。當光武統一中國之后，匈奴仍不時寇塞，適逢匈奴內亂，分爲南北兩單于，南單于因近塞下，首先內屬，于是召徙居西河美稷。又與南單于聯兵攻北單于，結果北匈奴遠遁，南匈奴事漢亦謹。匈奴這個障礙既已排除，河套的開發似乎是可以順利的進行了；不幸當時西北又勃興一個強武善戰的民族——西羌，屢寇邊塞。政府全力對付，亦無效

力，結果只以內徙爲對策。于是河套遂變成了羌胡雜居的區域，水利農田，摧毀無遺了。到了順帝永建四年，才依從虞詡的建議，恢復三郡舊治所，開渠溉田。後漢書西羌傳說：

「永建」四年，尙書僕射虞詡上書曰：「……禹貢雍州之域，厥土爲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畜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河山，乘陘拒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者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凡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爲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徙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

這是東漢開發河套惟一的努力，雖不能追蹤前漢，而遺業究可部份保存。然而西羌之勢，並未因此稍戢。到了晚年，羌勢轉盛，經過三國兩晉，河套竟全非漢土，尤其是東晉南北朝時代，河套竟做了北方諸夷族競權奪地的戰場。戰事連年不息，民生日益凋弊，到了那種年代，還有甚麼農墾可說。

至于秦漢兩代開墾的遺跡，尤有一二可得而考的，甘肅新通志：靈州有『秦渠』，一曰秦家渠，相傳創始于

秦』，西夏書事注中，亦有同樣的話，這想必是秦時故渠的後身。又唐時李聽爲靈鹽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聽復開決以灌田。所謂光祿渠，想即漢武帝時光祿勳徐自爲所開。徐自爲所築之五原塞列城，漢書地理志即呼之爲光祿城。則徐自爲所開之渠即名爲光祿渠，也是很合理的。這是西漢遺跡殘留于唐代的。而甘肅新通志，甯朔縣境內有漢延渠，亦名漢渠。是渠係漢代何人所開鑿，不可得而知。而今渠所經地域是否全與漢代故渠相同，亦不可得而知。但是甯夏境內漢延〔或作源〕與唐來〔或作梁〕二渠並稱，是曆宋元明以來早已如此。明王珣且有該渠『東漢中唐並通』的話。則今日之漢延渠，定由沿襲漢代故渠而得名，總是可斷言的。西夏書事，靈州有漢伯渠，註謂相傳創始于漢，這也許是漢時渠道之又一遺跡吧！

3 北魏及隋唐的開發

當羌胡錯居河套的二三百年中，北方兵連禍結，原無農墾可言。但是居住套內的多數民族，乃是匈奴。南匈奴自東漢時徙居塞內以後，生活方式已逐漸漢化，是游牧與農耕兼顧的了。關於匈奴人耕墾套地的事，雖無

明白的記載；但是可從他項史料中推知的，晉書赫連勃勃載記說：

『衛辰入居塞內，符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

魏書鐵弗劉虎傳說：

『衛辰潛通符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內地，春來秋去，墾許之。……堅后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又魏書太祖紀說：

『登國六年』衛辰遣子直力鞮出稱陽塞，侵及黑城。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

既說『求田內地』，又說『屯代來城』，當然衛辰之衆是從事耕種的了。而屠戮五原之后，還有積穀可收。若非從事耕種，何處來的積穀？然這還是夏未建國以前的事。後來匈奴之族在赫連勃勃的領導下佔有全套，稱國建號。河套政權既趨統一，想來開墾的事一定是有增無減的。不過無文獻可供證明而已。

及到元魏滅夏而后，開發河套的事，又加緊的進行起來。魏書太祖紀說：

『登國九年』，帝北巡，使東平公文儀，屯田于河北五原，

至于綏陽塞外。」

魏書食貨志也說：

『使東平公儀璽闢河北，自五原至于綏陽塞外爲屯田。』

據山西通志，『綏陽縣在五原郡東』，當即今包頭一帶地。這是元魏對於河套北部的開墾。又魏書刁雍傳說：

『太平眞君五年，雍爲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當

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跡。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沒射，往往崩頽，渠溉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堵，水分爲二。西河山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卽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詔曰，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

魏之薄骨律鎮，在今之甯夏靈武縣。西夏書事謂靈州有艾山渠，傳爲后魏刁雍所開。而甘肅新通志；靈州有薄

骨律渠，想即是刁雍故渠的遺跡。這是元魏對於西套的開發。其后薄骨律鎮年運屯糧赴沃野，雍又請築城建塞來保護積穀，西套在當時農業之盛，不難想見。

隋繼魏起，領有套地，對於魏之屯田政策，仍繼續進行。隋書食貨志說：

『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土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

隋書郭衍傳又說：

『開皇五年』，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恆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

這是隋代開發河套的僅有成績。隋末四方割據，梁師都遂據有套地。在這戰亂期內，河套農田水利的開發又復中斷。直到唐太宗之初年，才將河套統一。唐書梁師都傳說：

『貞觀二年』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之。又使劉昺、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紹遂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以其地爲夏州。』

河套既經收復以後，照理朝廷應當繼承北魏及隋代的餘緒，大量從事開發的了。但是在貞觀二年以後中宗景龍

以前，唐代史書對於河套開渠灌溉的記載，僅新書中有一二條。新書地理志夏州朔方縣下小註中說：

「貞觀七年，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溉田二百頃。」

又豐州九原縣下小註中說：

「永徽四年，置有陵陽渠，建中三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尋廢之。」

當時在河套開渠，既時廢時置，而溉地面積，亦不過一二百頃，不能大規模的從事開發，這是甚麼原故呢？因為當時河套雖經收復，而北方新近興起的突厥民族勢焰正張，時時侵入河南，攻城掠邑，政府與居民，皆時受威脅與侵害。由唐書唐休璟傳可以概見。休璟傳說：

「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于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過賊，實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靈夏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為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甯謐。今若廢棄，則河旁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

既然突厥時擾邊疆，人民不安生業，致使朝廷有放棄豐州退保靈夏的動議。在這種禍亂相循的狀態下面，有計劃的開發，當然沒有可能。直至中宗的時代，才北逐突

厥，築城戍邊，河套的安甯秩序，始漸恢復。唐書張仁愿傳說：

「景龍二年」時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淩葛，仁愿請乘虛奪取漢「漠」南之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黃河，今于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建議以為不便。仁愿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北拓地三百餘里。……自是突厥不得渡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

在張仁愿的建議被採納河北三受降城築成以後，河套的外患排除，治安恢復。于是一切開墾的事功，又正式開始。通鑑唐紀說：

「開元二年」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峻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賧節度。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置兵屯田。」

又新唐書食貨志說：

「初，度支歲市糧于北都，以贍振武，天德，甯，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派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時楊真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

這是唐代復興河套農墾的起始。初則以兵屯，繼則楊真欲大事開發。雖然楊真因方法錯誤以致大計不成，而河

套已成的開發事業則繼續存在。振武天德廣袤千里的良田，不是當時已成狀況的描畫嗎？陵陽渠原係永徽時所開，楊真的疏浚雖未成功，想舊有水利必未全廢。此外尚有若干局計開渠的事。如唐書李景略傳：

『景略爲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追塞苦寒，土地鹵瘠，俗食難處。景略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擊威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

新書地理志豐州九原縣下小註中亦說：

『有威應，永清二渠，貞元中刺史李景略開，溉田數百頃。』

想來當時河套之地類此的小渠一定不少。而最大規模的開發，則莫過于文和中的屯田。新書食貨志說：

『元和中『七年』，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踰雲州，極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通考作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后宰相持其議而止。』

通鑑亦有對此事的記載。而對於主持人物，開田面積，省費數量，則有出入。據通鑑說：

『元和中『七年』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當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通鑑與唐書所記，內容雖不全同，而河套在唐文和中曾有大規模的開發，都是一樁不能否認的事。至于文和以來開發河套的功，除上述由中央主持的振武營田而外，尚有數事。新書高霞寓傳說：

『元和中』，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浚金何，溉鹵地數千頃。』

唐書李聽傳說：

『元和』十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便轉輸。聽復開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又新書地理志靈州迴安縣下小註說：

『有特進渠，溉田六百頃，長慶四年詔開。』

唐中葉以來對於河套的開發，是可以追蹤西漢而無愧的。至于他的遺臣餘烈，則一直維持到五代，五代史張希崇傳說：

『后唐長興中』遷靈州兩使留后。先是靈州戍兵，歲運糧經五百里，有標攘之患。希崇乃勸諭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

大濟。」

此后數百年間，除元與明初而外，河套已不是中國的領土。農田水利，雖不能謂其絕跡，而荒蕪凋弊的程度，則不難想見。此類狀態，一直延長到清的中葉。經邊疆漢人的自動努力，歷時將近百年的歲月，才逐漸的恢復起來。

至于唐時所開渠道之保存到后代的呢？西夏書事記夏州河渠，則唐梁與漢源並立，而謂唐梁爲唐李聽所復修。其記靈州五古渠，則長慶四年所開之特進渠亦在內。西夏距唐不遠，故道常能保存。甘肅新通志，甯朔縣有唐來渠，『亦名唐渠，長三百二十里，溉田四千八百餘頃』。則是唐代河渠之經過宋元明三代而保存到近日的了。

4 清中葉以來的開發

由唐末到清中葉，其間有七八百年的時日，在此期內，河套的農田水利，是否完全破壞了呢？其破壞的原因在那裏呢？其殘留的情形又怎樣呢？

唐末，拓跋思恭以討黃巢功，賜姓李，擁有銀，夏，綏，宥，靜五州的土地。後來獨立建號，自稱大

夏。自五代至于遼金，河套皆屬夏國。國史對夏事的記載不詳，無從考其耕墾的詳情。至元代領有河套，亦未嘗注意墾闢。蓋蒙古原是遊牧之族，那能望其開發荒地。明初，收回河套，曾一度經營墾業，但中葉而后，棄河套而守長城，套地遂淪爲牧場。及至清的中葉，民墾已盛，才由政府設局墾荒，恢復漢唐舊業。這是河套荒蕪的政治原因。不過在此期內，大規模與長時期的開發雖然沒有，但是局部的時斷時續開墾仍未絕跡。這在現存的史料當中，就可找出不少的證明。宋史楊瓊傳說：

「未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事在至道初年，時靈州尙未失。」

又宋史种世衡傳說：

「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窺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又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貨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

遼史興宗紀又說：

「重熙十三年」，西南面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幹魯母等奏：

山西郡曲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詔富者遣行，餘留屯田天德軍。」

這是在西夏佔領河套時宋遼方面的屯墾。然或在州郡未陷入夏國以前，或徧在河套的邊地。至于西夏統治下的河套本部的開發情形呢？宋史夏國傳說：

「與靈則有古渠，曰唐渠，曰漢源，皆支引黃河，故溉灌之利，歲無旱潦之虞。」

西夏書事說：

「咸平」五年，夏州旱。秋七月，築河防。——黃河由懷遠縣入夏州，內有古渠二：曰漢源，長袤二百五十里，曰唐渠，長袤三百二十里。夏州自上年八月不雨，穀盡不登，至是旱益甚，保吉令民築堤防，引河水以灌田。役人有小過，則繫頭投之河，使人就下流按視，蕃人則出之，漢人則沉之。」

西夏紀事本末說：

「景祐」四年，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阻河依賀蘭山爲岡，地方萬里，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

又西夏書事說：

「嘉祐六年」六月，靈夏二州大水。黃河環繞靈州，有古渠五：一秦家渠，一漢伯渠，一艾山渠，一七級渠，一特進渠，與夏州漢源，唐梁兩渠毗接。餘支渠數十，相與蓄泄河水。又有賀蘭，長安，鐸落諸山爲之隄障，向無水患。是時七級渠泛溢，靈

夏間慮舍居民，漂沒甚衆。」

根據上面幾條記事，既說「令民築隄防，引河水以灌田」，又說「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又說「支渠數十，相與蓄泄河水」，可見在西夏統治時期的河套，農墾水利，雖無進展，却未完全廢絕。而且夏人常到宋夏交界的地方來爭奪民田，麟，靜，府，宥諸州，不是常有侵奪耕地的爭執嗎？

至元代統一中夏，雖不曾大事屯墾，而對於河套的河渠水利，則並未棄而不顧。元史世祖紀說：

「至元元年」五月，詔遣唆脫顏，郭守敬行視西夏河墾，俾具圖來上。」

元史郭守敬傳則說：

「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隔堰，皆復其舊。」

元史董文用傳說：

「至元改元，召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

又元史張文謙傳說：

『至元元年，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

上舉數條，似乎是一件事的重述，因為參加的人數衆多，所以散見在數人傳中。而有元一代對河套之開發，則惟上述西套數渠而已。

到了明室代元而興。其初葉亦急急于開疆拓土。太祖時，西略豐州，驅逐擴廓帖木兒于套外。又城東勝以統套內之地，設衛所屯戍以保久遠。對於河套之開墾，亦極重視。明史食貨志說：

『洪武六年，太僕丞梁楚僊帖木爾言，甯夏境內，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

明史太祖本紀說：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馮勝，傅友德率開國公常昇等分行山西，籍民爲軍，屯田于大同東勝，立十六衛。』

明史何福傳說：

『尋命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寧夏，節制山陝河南諸軍。福至鎮，……因請置驛，屯田積穀，定賞罰爲經久計。』

又明史河渠志說：

『巡撫都御史王珣言，寧夏古渠三道，東漢中唐並通。惟西一渠，傍山，長三百餘里，廣二十餘丈，兩岸危峻，漢唐舊跡俱堙。宜發卒濬鑿，引水下流，卽以土築東岸，建營堡，屯兵以遏

寇衝。請帑銀三萬兩，并靈州六年鹽課，以給其費。又請于靈州金積山河口開渠灌田，給軍民佃種。並從之。』

這是明初對河套開發的努力。到了正德嘉靖而后，武力不振，放棄套內的良田沃野，退守長城，以甯夏榆林爲邊防重鎮。于是河套境內曾經前代開發的區域，除甯夏一隅外，悉入蒙古，遂無農墾可言了。

自明中葉至清中葉這二百多年中，河套情形，可分兩部來說：甯夏一帶，是始終未嘗淪陷，故農田水利亦始終繼續。其餘既淪于蒙古地方，則由田疇變爲荒野，又由荒野變爲田疇，中經一段轉折。然而這既經淪沒的地帶，就在蒙人佔領期中，農墾也不是完全消滅。內地人民之自動或被迫而出塞開墾的，固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康熙平定內蒙，土默特旗內屬，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賓服以后，套內的民墾，遂有日盛一日之勢。五原四大股廟碑記說：

『花馬城設有總兵，河套實隸陝西。俺答議和，河套世爲百姓耕種。世宗命總兵移鎮榆林，邊外盡入蒙古矣。百姓春秋回，謂之雁行。』

這是一般平民爲生計所迫而冒險出塞從事農耕的。同時也有一部份是因爲政治關係而逃入套內從事開墾的。這

些因政治關係而到河套開墾的人當中，有一部份就是逃遁的罪犯。明史韃靼傳說：

「叛人薩岸，呂明鎮者，故以罪亡八敵。挾白蓮邪教，與其黨趙全，邱富，周原，喬源諸人，導俺答爲患。……時富等在敵，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

另一部份因政治關係而逃入河套開墾的，就是滿清入關后因反抗清室失敗的明季遺民了。綏遠通志稿墾務門說：

「明末鼎革之際，籍隸山陝之官紳，起兵抗拒清軍。兵敗后無所爲計，則挈家至塞外避禍，荒山僻野，耕稼其中；或有招捕急而入蒙籍者，迄今綏人尤有能指其裔者焉。」

然而這些開墾的人，或避難一時，或春來秋去，沒有遠謀，也沒有大計；且在蒙人治理之下，時受威逼；農事雖未全廢，終無若何起色。在清康熙以后，一方面因爲黃河北道淤而南道暢，南北兩道的中間，一片平野，即是現在所謂的后套；土壤肥沃，通渠又易，遂成理想的開墾區域；實際也就是清代河套墾務的中心。他方面因爲政府武功隆盛，蒙人受命，因爲安全保障之無問題，墾民更受莫大的鼓勵。因此后套的民墾，遂日益發達。

至于漢人開墾后套如何起始，則有幾種不同的傳說：一說由于清公主之闕治菜園，綏遠通志稿據採訪錄云：

「阿拉善王納清公主，公主欲治菜園，即時招用漢農闢地數十頃。時黃河行北山下，諸分流自北而南，河流狹窄，只能駕小筏行于其中，即南河亦然，不能行船也。有不逞揚姓者，就黃河故道之烏拉河租地開渠，溉田三百餘頃。清初定制，禁止開墾蒙荒，因名之曰公主菜園地。」

一說謂開始於漁戶，綏遠通志稿水利門說：

「故老相傳，謂乾隆時漢族之捕魚者，足跡至此。得地於近河處，用枯桿取水，試行種植，大獲其利。」

一說謂始於商人者，巫寶三先生所記王樂愚先生的談話

（禹貢四卷七期）說：

「南流「黃河」北流「五加河」中間這一塊地方，在明朝前半季，尚有漢人居住，到明朝末年，這地方爲蒙古人所有，他們就驅逐漢人，把這地方封閉爲牧場。不過包頭到寧夏的河運並未斷絕，沿途仍有不少漢人經營蒙古貿易。漢人對於耕稼之事素所熟悉，在靠近河道的這些地方一經定住下來，就知道這些地方可以耕種，一來因爲寧夏早開有渠道，漢人來往于包寧間，知道利用渠水耕種的方法；一來因爲剛目河灶河等支流，在黃河水汛時，沿河近地皆有水灌入，土質非常肥沃。那時蒙古人恐怕漢人破壞他們的牧場，不許漢人耕種。不過漢人在此經營，對蒙古人皆有稅貢，同時蒙古人也需要食糧的供給，因此乃准許漢人在所居附近種地。後套的耕稼自此始也。」

作者今夏到五原，得晤樂愚先生亦聞其同樣之敘述。這三種說法，都係得之傳聞，並非面壁虛造。究竟那種說法對呢？我想后套的開墾，決不始于一地，亦決不始于一人，也許幾種說法都是部份的正確吧？后套的農墾既經開始，其地主與墾闢者之關係，皆由地商包辦。地商包租蒙地，年納租金，地商除留一部土地自種外，再分別租與佃戶耕種。其一切關於開渠澆水的事，皆由地商自辦。作地主的是蒙旗，年向地商收租銀。實地耕種的是佃戶，年納租粟給地商。地商則開渠放水，在蒙旗與佃戶之間取得大利。當日租價低廉，出產富饒，蒙利漢租，漢利蒙地，開墾的事，遂與日俱進。自乾隆至于光緒，其間曾有不少能幹的地商，對於農墾水利有重大貢獻：如初開纏金渠（今永濟渠）的甄玉，開老郭渠（今通濟渠）的郭敏修，開沙河義和等渠的王同春，尤以王同春的功勞獨大，五原郊外四大股廟碑記云：

『康熙三十六年，初定蒙界；界內民人耕種，界外蒙古遊牧。是時海宇清平，刁斗不警，孳生蕃庶，內地即人稠地狹矣。民人越界開墾耕種，私放私墾，常起爭端。道光八年，奉特旨開放纏金、招商耕種；達賴杭蓋，亦將河套節次開墾。是地距河咫尺，開渠澆田，咸仰黃河之水，數十年來，商人不啻千百，屢開屢

淤，工巨利微，幾成荒土。光緒初年，有直隸順郡王公諱傑者，偕子同春公字濬川者來遊是地。見大河繫繞於前，福山鐘靈於后，草木蔚然，地皆膏腴，寥寥水田，漸成陸地，喟然嘆曰：「前之商人，不諳地勢水性，所以開之易，淤之亦易」。彼時地皆有主，無聽其言者。惟山西交城商人張公振達，獨具雙眸，邀請同春公至公中酌議重新開渠之事。公即應允，度其高下，即為興工，不數日工人鱗集，遵夏禹王導河之法，做神李水開渠之規，渠口廣狹合度，支渠深淺得宜，高不病旱，卑不病澇，耕者數百戶，咸獲其利。二十年來，不知歉歲，家給人足，老安少懷。雖籍二儀之造化，實資一人之經濟』。

后套既經這一批人的勢力經營，支渠四達，田疇被野，當年之荒野，幾同于內地。清史列傳剛毅傳，載有剛毅籌議套外纏金等處屯田事宜疏，其中言當日河套開發的情形，說：

『查康熙以前，河行北道，並無水利。自改行南道，蒙古始令素與交易之商租種分佃。即就黃河冲刷低窪處所，因利乘便，修成運道。西則纏金，計共五渠，東則土人名為后套，計共二渠。中間支渠曲折，蜿蜒不可枚數，而餘水仍可退至河之舊道，由東北折向西南，繞過烏拉前之西山嘴，歸入南河。土本膏腴，渠又順利，麥穀梁秫，種無不宜。以故山陝直隸無業之民，從前承佃到此，皆能自立生業。……咸豐年間，達旗歲收租銀，不下十萬』。

由這一封疏裡，可見當日后套開發的一般了。因為民墾

成績的可觀，于是政府乃議收爲官辦。光緒二十七年，因義和團事件，慈禧與光緒西奔。岑春煊護駕歸來，路經河套，見當地犁雲遍野，麥浪盈疇，乃上疏請由政府興辦墾務。二十八年，政府命貽穀爲督辦蒙旗墾務大臣，東起察哈爾，西迄甘肅邊界，都屬應墾區域。當時分爲東盟墾務西盟墾務兩部：東墾區域，在察哈爾一帶；西墾區域，則以后套爲中心。而當日着重之地，仍在西部。貽穀一面設墾務公司，招集商股，以充實財力；一面催促蒙旗報墾，仍給與一部份權利。貽穀當時的辦法，是在法律上承認土地的主權屬於蒙旗，由蒙旗報墾到墾務局；墾務局再視土地之肥瘠規定地價，然後丈放與墾種的人民。丈放時人民所納的地價叫做荒價，新地主每年尚須納租稅，叫做歲租，歲租與荒價，皆由官府與蒙旗共分；或五五成，或三七成，初無定例。就在這種條件之下，蒙旗被強迫着報墾。自光緒二十九年冬至三十二年秋，各旗絡繹報墾。差不多五加河與黃河正流之間的可耕地而全部都報局，依次丈放與人民。貽穀一方面加力保護商民利益，所以資本源源投入；一方面由官府全盤計劃，開渠築壩，所以無潰決擁塞之弊。因此在貽氏

任內，自光緒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五年之間，年可收租銀二十一萬餘兩，灌地二千餘頃。河套的墾務，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到了光緒二十四年，貽穀與歸化城副都統文哲輝衝突，互相攻訐，政府派大員查辦，而當地蒙旗與地商，因官辦之后，蒙旗的歲租半歸官府，而墾種的人民又需額外納一次荒價，因不滿于牧墾，遂遷怒到貽穀。又因查辦大員隨員中管文墨者，多是不憚于貽穀的人，故意在奏牘當中，張大其辭。結果在「革職拿問，解京交部治罪」的聖旨下，貽穀既含冤莫白，而墾務也就一蹶不復振了。繼任墾務大臣信勤到任以後，只將貽氏任內未完各事依次結束，沒有任何新計劃與新進展。宣統二年，乃縮小範圍，改墾務行轅爲墾務公所。民國四年，張謇長農商部，又設綏遠墾務總局與墾務公所並存。五年，取消墾務公所，另設墾務督辦辦事處而與總局對立。十八年，取消督辦辦事處，而綏省建設廳又與總局事權共分。在這種一國三公，事權不一的情況下，分利潤則有餘，策進行則不足。而水利渠道的管理呢？在此期內，也是時而各渠歸公，時而商社包租，時而官督民辦，結果收水租的有人，分歲租的有人，渠道淤塞

沒有人疏濬，崩壞沒有人整理，水大則淹沒地畝，水小則不能澆地，不獨荒地無人買，墾地不加多，連舊有的墾地，都逐漸變成荒野了。近幾年來，綏省的政治漸趨安定，事權亦漸趨統一；不過沒有大宗資本大量人力，亦難挽此頹局。近來開發西北的呼聲高入雲際，而實際工作的也大有人在：如七十師在包西的兵屯，和碩公中，河北新村，新農實驗場在五原包頭薩拉齊等地的民墾；雖然埋頭苦幹的並不乏人，將來前途亦未可限量；但是對整個河套的開發來說，也只是一片荒漠中的幾處點綴而已。

至於西套寧夏一帶的情形呢？自明中葉而后，始終是邊防重鎮，未嘗放棄，所以寧夏的開發情形，就與后套兩樣。自明至近代沒有多大變化，惟時加疏濬，或另開新渠而已。明史食貨志說：

「萬曆十九年」尚書周弘論言，寧夏河東有秦漢二壩，請依河西漢唐，築以石，於渠外疏大渠一道，北達鴛鴦諸湖，詔可也。

到了清代康熙雍正的時期，又新開渠數道，而疏濬舊渠的事，亦時有所聞，甘肅新通志寧夏縣大清渠下說：

「大清渠，長七十二里，溉田一千一百二十餘頃 國朝康熙四

十八年同知王全臣創開。」

又說：

「惠農渠在寧夏葉昇堡東南。雍正四年，以查漢托護地方為漢唐二渠餘波所未及，朝命侍郎通智單疇書相度地宜，「開渠」……長二百里，特頒帑金數十萬兩為物料工匠之用，賜名曰惠農。」

「昌潤渠，雍正四年欽命侍郎通智單疇書經營查漢托護地方，開渠以資灌溉。……欽定名曰昌潤渠。渠之兩旁，良田萬頃。」

清通志又說：

「雍正六年，以海東東北察漢托護地延袤百有餘里，其地平衍，可墾為田。遣大臣會同督撫，濬治河渠，召民墾種。凡陝西無業民戶願往者，計程途遠近給與路費，每戶按百畝以為世業。」

按漢察托輝應即查漢托護之異名。省志謂開渠在雍正四年，通志則謂在六年；或者四年開功，六年完成，一舉始年，一舉成年，遂發生差異耳。又清通考對於寧夏河渠之疏濬，亦有兩項記載：

「雍正八年」論寧夏地方，萬民衣食之源，在於大清漢唐三渠之水利。定例每年疏濬修理，使民田得瞻灌溉。聞歷年專司之員，疏忽怠玩，以致開道堤岸，逐漸損壞，時有衝決；渠身淤泥填塞，日見淺窄；而三渠之中，惟唐渠為尤甚。近來其口過低，其梢過高，水勢不能逆流而上，多誤小民耕種之期。雖每春定有

歲修之例，然不能以一月之工程，整數十年之荒廢也。今見兵部侍郎通智開濬惠農昌潤二渠，于寧夏水利自然明悉。着會同太常寺卿史在即行查議，今歲預備物料，明春動功修補，務令三渠堅固，俾邊郡黎元灌溉有資，永享盈寧之慶。

「雍正十年」諭：寧夏為甘肅要地，渠工乃水利攸關。朕特遣大臣督率官員開濬惠農昌潤二渠，又命修理大清漢唐三渠，以溥民利。年來惠昌二渠及唐渠工程漸次告竣，于民田大有俾益。其大清渠漢渠雖未竣工，然加謹堵築，極力挑濬，亦足以資灌溉。不過湃岸厓座，有應行修補之處，可以從容經理。查寧夏有專司水利之同知，着將未竣之渠交與該員，于每歲春工內分年陸續修理，務期工程堅固，利濟有資，使民田永霽膏澤。」

此后修濬的事隨時都有，不必盡舉，總之，寧夏一方面因為政治變動較少，河渠不易荒廢；他方面因為地質較優，出產遠過于后套。所以直到現在，農墾水利的事，總是順利的進行着，沒有多大的困難與變易。

5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白的看出，一時代之盛衰興替，往往可以由該時代河套之開發與否而定決。一個興隆的朝代，未有不注意到河套之開發的。國家之興隆與河套之開發，常是互為因果。蓋中國之外患常在西北，河套遂成漢族與異族鬥爭的衝要，假使政府沒有強大的

兵力，決不能佔有河套，更不能常保河套之安寧以從事農墾；所以凡是河套開墾興盛的時代，照理也就是國力充實的時代。反過來說，國家之衰弊，由于內政者半，由于外患者亦半；外患之來既常在西北，則國力之強常占之于西北邊防之強弱。西北距內地既遠，交通又復不便，欲使西北邊兵常強，必需利用當地之人力物力；而當地人力物力之充裕與否，全視開墾之情形而定；故凡國力充實的時代，一定也就是河套開發隆盛的時代。由兩者間之密切的聯繫性，我們就不難斷定開發河套之重要了。

今日西北之邊防，其重要並不亞于往日；就整個國勢來說，其重要或更有甚于往日。然欲使西北邊防之鞏固，首在使該地能有大量的人口移入；而欲大量之人口移入，首在能使諸移民能得一謀生之途徑；則開渠溉田使人足食，實為一切生業之基礎。則今日之政府，必需利用最新之科學方法，擬定一開發河套的全盤計劃，用絕大的人力與物力以求其貫徹。這決非零星四散的局部經營或因陋就簡的儉安辦法所能奏效的。

李尊客先生手稿

越縵堂日記補

起咸豐四年甲寅三月十四日

訖同治十一年癸亥二月二十日

以下正與孟學齋日記相銜接

印行緣起

當民國九年印行越縵堂日記時待印之日記實有手寫本六十四冊傳錄本二冊而所印止五十一冊者以尊客

先生在孟學齋日記甲集之端有云『予著越縵日記起甲寅迄今（癸亥孟夏）編為甲集至壬集得十四冊二十八卷……平生頗喜鶯聲氣遂陷匪類而不自知至於累牘連章魑魅屢見每一展閱羞憤入地……二十八卷中……當取其考據議論詩文

蹤跡稍可錄者分類蓄之以待付梓凡所錄者或投之烈炬或錮之深淵或即藏之鑿櫃以為子孫之戒云云謹本斯意留待類編不意遷延十餘年竟未有付鈔之機會錢君玄同曾檢閱一過謂不妨循五十一冊例仍付影印同人咸贊成之蓋先生所引為深咎者此十餘冊中恆有與周氏昆弟相徵逐之記載然屢被剪截疊加塗抹所餘亦復無幾且因終之故其各不在先生正不必為之諱也越縵堂藏書已由北平圖書館購藏館中同人如王君重民等正鈔錄書端識語次第印行如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札記是對於先生之遺著最為注意宜有當仁不讓之概爰與袁副館長同禮商由本館仿九年前浙江公會之例主持印務而印刷發行則亦仍五十一冊之例由商務印書館任之所印者自甲寅春至癸亥三月三十日凡十三冊正與孟學齋日記甲集相銜接而按之月日雖似所缺尚多然除丙辰九月十五日及丁巳四月十九日已據傳錄本排印補充外餘如乙卯秋冬已未夏秋先生自言以落解伊鬱或入都穴廢之故而闕之且不及補也甲寅秋冬丁巳夏雖各有一冊而均被燬於乙酉里宅被焚之時然則自此大印行以後除樊樊山君所藏八冊以外已可謂應有盡有矣（下略）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蔡元培

全部十三冊
布套一函
四開本連史紙印
定價十二元
特價九元
國內郵費每一單純費四角
特價期 十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截止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商務印書館影印發行

開發後套的商榷

段繩武

今年的八月一日，我從包頭到北平去，在車上遇見了禹貢學會到後套調查的張維華李榮芳兩先生，我們談起了後套的一切問題來，各人都發了不少的意見。快到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車上的朋友們都睡了，我們也都有些倦意了，各人告辭要休息去，而張先生收尾的一句話，是說回到北平去要編一期後套水利調查專號，請我寫一篇文章，說明我個人對於開發後套的意見。我看張先生同李先生那樣懇摯的態度，雖然無話可說，也只得答應他們。而後我從北平回到包頭去，張先生又接着來了一封信，向我催稿了，說是後套水利調查專號，快要出版了，專等着我這篇稿子，於是我拉雜的寫了這一篇。自然所寫的都是關於開發後套當有的原則，至於實施的一切詳細節目，那是一時來不及的，容以後再詳細討論。現在且把我的意見寫在下面，不對的地方，尚請讀者指正。

一 後套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後套是一段很肥美的地土，它的面積約有十五六萬

頃，差不多都是可耕的地方。遠在秦漢的時候，就有很多人移到那地方去，其中有的是犯罪充軍的，有的是戍邊的軍士，也有的專為墾發的農民，無論怎樣，後套是在很早的時候，已經步上墾發的途徑了。可惜後來中國的政治的力量，有時保守不住這片肥美的地方，北方的遊牧民族，時常跑到這個地方來，已經耕墾過的田地，一到他們手裏，立刻就會變成荒蕪的廢田。自從秦漢而後，類似這樣的事情，是不斷的發生的，尤其是到了明朝的中葉，蒙古民族整個的佔據了河套，中國政府也不敢奈何他們，所以直到現在，住在河套的還有不少以遊牧為生的蒙古民衆。我們現在到河套看看，滿目荒涼，已耕之田不能居十之一，主要的原因，就是二千年來，我們以農立國的民族，沒有保守住這片地土。

然而河套是已經在開發了，漢人移去的一天比一天多，蒙古的舊土著，一天比一天少，河套終究是要變成農業的場所，尤其是在後套是如此。說到後套的墾發，有一個不能設忘掉的人，就是王同春。王同春憑着

個人之力，在後套開了數條渠道，墾闢了千萬頃的荒田，招引了數千的內地農民到那地方去，他算是後套開發的先進者。自從他經營了後套之後，政府也視其地爲利藪，所以在清朝的末年，朝廷就遣派了貽穀去專辦西北的墾務。貽穀督辦墾務，雖然也有不少成績，然而其中最大的錯誤，是在未能利用王同春的長處，而反到限制了他的天才的發展。王同春既然有了開發後套的經驗，諳悉後套的水利，就當該重用他，獎勵他，同他切實的合作，而共同謀求後套的發展。可是貽穀不出此途，他妬視王同春，終至於河道失修，水利反到退化了。

再就農民納稅的這一層說，在民國十年以前，農民擔負少得多，因爲那時的政府向農民的剝削較輕，所以人民的生活還較好些。民國十年以後，政府剝削農民的方法加多了，人民壓迫在苛捐雜稅之下，終日的叫苦而無可如何，這是對於開發後套不利的現象，政府當該注意的。

關於水利的管理，在這二三十年之內，也發生過不少的變遷，在最初的時候是歸私人經營，王同春之修鑿河道，就是如此。此後改歸官辦，灌田民利社就是一種

官辦的機關。再後因爲官辦流弊甚多，改歸商辦，一直到民國初年沒有改變。民國十年以後，又歸官辦，依然發生不少的流弊，所以到了十九年以後，又改爲官督民辦，意思是說一切渠道雖仍由農民自己管理，而官方却有監督的權柄，總之是官民合作的意思。民國二十四年之後，仍採官督民辦的方法，然而監督的機關，却分作五原臨河安北三處，每個縣裏，都設立了一個水利局，管理一縣的水利，而局長的職務，是由縣長兼任的。這種方法，雖然有他的好處，然而本身是有流弊的：一則縣長兼管，沒有充裕的時間專管水利，有時不免發生鞭長莫及的弊病；二則三縣分管水利，水利的行政，不能統一，不能收統籌全局之效。要想改良後套的水利，這二方面也是要注意的。

至於後套地方的治安，現在是好得多了，土匪差不多肅清的沒有了，劫路劫財的事，差不多是不見了，一般農民，似乎是狠安居的了。不過有一件須注意，就是後套的政治組織過於複雜，後套的社會組織，是剛在萌芽之期，只要有狠單簡的政治機關管理就設了，因爲多增加一種政治機關，就須多增加一種擔負，這是農民受

不了的。現在後套的政治組織，地方上有村長，區長，聽說每一個村公所，每年須開銷八百元，而這八百元均是分擔在各村中很稀少的農民的肩頭上。關於縣政府的組織，也同內地的縣治一樣，各種局署都有。此外水利局的設置，關卡稅局的設置，都不勝其繁。你想一個人口不上幾萬的縣分，怎麼能担得起這層層的剝削？因為如此，所以每一個稅局或關卡所收的稅額，還抵不上他們開支的，弄得民貧而官亦不富。作官既無財可發，就不得不另想謀財之道，枉法舞弊，就由此產生了。所以後套的政治組織，就目下的情形說，是當趨重於單簡化，效率化，以減少地方上的負擔為至要。

後套土地的分配，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後套的土地，大多數落在大地主手裏，因為大地主接近官府，領地的機會，總是先到他們手裏，因此，他們往往費不到很多的錢，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地。大地主得到了，只求衣食供給不發生問題就算殼了，不想怎樣的去求盡地利，因此後套不能充分的發展，而一般的農民，多半沒有自己的田地，所耕種的，都是租的大地主的，他們既然沒有自己的固定的財產，怎麼能好好的經理。

3

在這種情形之下，後套的開發，是不能盡其能事的，必得使一般農民得到固定的財業，纔能殼說到實際的開發。

總一句話說，後套開發的問題，是專在人事上，只要人事上盡到了，地利的開發是不會發生問題的。將來如果能用適當的方法組織社會，分配土地，整理渠道，後套一定能成一個理想的新社會。

二 關於開發後套當有的方案

(1) 政治組織 關於後套的政治組織，是要以輔助勞力與資本以謀求發展為原則的。後套的農民社會，正在幼稚時期，無論在那一方面，是要實際的輔助纔能長成的，所以怎樣的能殼減輕民衆的負擔，助長農民的發展，是後套政治設施上當有的一種理想。最好的是將後套劃成一個墾務特別區，以十年為期，以完成其墾發之責任。在這一區域之中，一切的政治組織，不要仿效內地的縣治，而要以實際的需要與否以為定。在開發之初，定出優待勞力，優待移民的條例，一切行政方針，是要趨重在輔助農民，不要與農民爭利。

(2) 經濟輔助 農民需要經濟輔助，這是毫無疑問

的。不過農民所需要的經濟輔助有兩方面：一是貸款的時間長，二是貸款的利息低。現在在後套貸款的，多半屬於山西銀行，他們的注意點，是要自己發財，不曾注意到農民的利益上，所以利率高而貸期短，農民只感到痛苦，受不到利益。在所擬定的開發河套時期之內，當由政府組織一種銀行，這種銀行，是純粹站在輔助農民的立腳點上。所收的利息以及貸款期的長短，須依照農民生產的方便而定，比仿說在歉收之年，儘可以將利率減低些，將貸款的時期展長些；而到豐收之年，稍增利率，亦未嘗不可。如此農民得休養生息，生活的能力漸漸增高，而後政府再設法取之於民。

(3) 水利的管理與技術 關於水利的管理，第一是要使水利行政統一化，第二是要訓練農民自己能設管理水利，第三是用經濟的力量，幫助農民整理渠道。現在且就第三點來說。後套水利的整理，如鑿支渠，造閘，開渠口，造隄防，濬渠道等，只要有二百萬元的經費，就可整理就緒。等到將水利整理好了之後，每年可灌田十萬頃，而每頃可收稅十二元，一年則可收稅一百二十萬元。除修濬及管理渠道用三分之二，每年尚餘四十萬

元，如此，數年之內，即可將二百萬元之經費彌補。如果政府肯先墊支二百萬元貸予人民修整渠道，而又加以適當的管理，必有卓越之成績可觀。現在的水利局，只管收稅，而不管修鑿整理渠道，這不是利民的政策。

關於水利的技術，科學的方法，固然不可忽視，而舊有的經驗，亦必當注意。在我們生產落後的國家，完全利用新式機器，是沒有這樣大的力量的；而完全不採用西洋新式的機器，則開發之力，終不能盡其極。所以關於水利的技術，一方面當該利用舊有經驗的節省，另一方面當該利用西洋方法的敏捷，兩方各採其長，以造成一種新舊適用的水利技術。

(3) 減輕稅率及統一稅收 現在後套的民衆所最感困難的，是稅收的機關過多，而納稅的手續過繁。譬如說拉着一車柴草到城裏去買，還得經過幾次的納稅的手續，其餘的貨物的轉運，就不用說了。這種制度有幾種流弊：一則是稅局和稅收的人員太多，行政費用太大，稅額雖是增加了，而於國庫的收入，仍無補益；二則稅收太重，人民擔負不了，有碍於地方生產的發展。所以關於稅收的整理，一則是減低稅額，二則是減少稅局，

歸納成幾個重要的稅收中心。

(4) 土地所有權的問題 在土地集中在幾個大地主的後套的情形，發生了兩種反應：一種是大地主雖擁有廣大的土地，然而因為自己沒有開發能力，而佃農又不能全靠得住，所以有日趨落沒的景象。而另一種是佃民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造成了一種遊民的狀態，今年在此地，明年又遷到另一個地方，永遠立不下穩固的基礎。這兩種現象，都是開發後套的大障礙。要想破除這種障礙，只有把土地分給一般的耕民，使他們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耕作。可是怎樣的纔能使大地主的土地轉移到佃農手裏，而使佃農作為自耕農，這也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在我個人的見解是當如此：政府發行一種土地公債，用合理的代價，把大地主的土地收回來，再將所收回的土地用合理的價格，賣給佃農，令佃農分期向政府償還。如此大地主受到相當的代價，不至抱怨政府，而佃農得到土地，亦可自由使用，兩方各受其益。一般的農民，既然能穀自由的使用自己的田地，自然他們就追求盡地利，以期得到較高的收穫，後套在這種情形下，就容易開發了。

(5) 以教育為中心組成新社會 在內地要想作一件改良的事業是狠感困難的。因為內地的居民，有他們千百年來傳統的思想習慣，而且他們也安於這種思想習慣，非用狠大的力量，是不能毀消除的。至於後套就不然了。後套的居地，大部份是從內地移去的，從各地方會集到一個地方，自己舊家鄉的風俗習慣，不能毀再拘執的守着，在這種轉變的情勢之下，是狠容易受人的指導的。如果在這個時候，就用新式的教育方法領導他們，如何的自治，如何的自衛，如何的合作，如何的生產，如何的服從命令，他們是狠能毀接受的。近幾年來我個人所得到的經驗，覺得中國的農民過於馴良，過於容易指導。現在我在包頭所創辦的河北新村，正在忙於秋收的時候，學校放了假，使兒童幫助他的父母收穫莊田。可是在這個時候，我們仍然放棄不了指導的責任。在每天吃罷早餐之後，一村的兒童聚集於學校之前，由教員問明他們一日的工作，等到日暮歸村之後，又由教員召集他們在一起，檢查他們一日的工作，監督的責任，是由教員擔負了，雖則作父母的願意放任他的子女，也不能成。我們河北新村的組織，都依照着公民的

教育思想，叫他們明白彼此間所負的責任，而以上所舉的，不過是一個單簡的例子。我們一般負責任的人，如果都用新的教育方法，去組織社會，訓練民衆，後套不久就有一個新的社會出現。

(6) 交通的問題 後套是一個大糧庫，所產的糧，在外蒙未獨立之先，所銷售到那邊去的，每年有五十萬石。此外有一大部份運到包頭去，另有一小部份運到寧夏去。自從外蒙獨立之後，運到包頭寧夏去的占了一大部，而運到外蒙去的反居一小部；至於皮毛藥材，則全至包頭出口，後套的日用品，亦全由包頭輸入。後套的對外運輸有二條路：一條是陸路，是自包頭到五原臨河以及西去寧夏的大道，而所有的運輸工具是汽車，馬車，駱駝等。無論用那種方式來運輸，運費都是很高，於後套農產品的出口，都是有極大障礙的。另一條是黃河的水路，河上的運輸，固然運費低省，然而黃河可以航行的時期很短，差不多自陰曆的九月底至明年的三月，都不能設航行，這於運輸也是大有妨碍。所以要使後套繁榮，交通是不可不講求的，如想講求交通，包頭寧夏鐵路的建築是第一着。

(7) 畜牧改良 畜牧是後套蒙民惟一的生活，也是後套的富源之一，然而因為蒙民的智識不進步，一則讓牲畜任便交配，二則飼養及防禦疾病上也不加注意，以致畜種日日退化，而且死亡的數目也過多。影響所及，不僅畜種退化，而且附帶的毛產與皮產也日退化，經濟上受極大的損失。現在政府當有的責任，就是如何的幫助蒙民，使他們改良畜種，防禦畜病及飼養的方法。現在蒙政會創設綏蒙防疫處，意思是在防禦蒙民牲畜的疾病，可是這個機關，仍然不外是一種羈縻的手段，而未採有效的方法，這仍是不設的。政府當該對於畜牧的改良上，具有澈底的決心。

(8) 造林問題 關於後套的造林，有兩種困難：一是樹苗缺乏，二是土地權分配不均。土地分配的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現在只說到推廣樹苗的問題。後套有幾處農事試驗場，他們也試驗如何的植林，然而因為不與農民接近，所試驗的結果，不能設推行。最好是把後套劃分若干的區域，每區域根據土壤的性質培植樹苗，切實的同農民接近，不尚理想，不尚空說，如此方能有效。

(9) 農業改良 後套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穀賤傷農的事。一則是交通不發展，後套所有的農產品，不容易運到外邊去，二則是後套的農產品，不是外邊所樂用的。解決第一個問題是改良交通，解決第二個問題，是要改良農產品。現在後套急需要試驗幾種農作物，如宿麥豆類等是，因為這幾種都可以銷行到外邊去。最好是依照造林的方法，設立若干試驗場，切實與農民合作；並需要政府經濟上的輔助。

(10) 移民問題 開發後套是以農業與牧畜為中心，而開發農業又以土地，勞力，資本與實際負責之引導人為主要的條件。現在且說與勞力有關的移民問題。後套惟一的缺乏是人力，如何使內地勤勞的農民移到那邊去，這是狠要緊的。我想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是狠單簡的，只要政府肯獎勵公私的移民團體就成功。現在已經有好多的移民團體成立了，希望政府多多的帮忙。再一個問題，是農民到後套後如何的管理的問題，在我想是以成立每個新村的形式來管理是最好的，這些新村管理的方法上儘可一致，而各新村之間，亦須同力合作，然而集體式的生產，是不須有的。新村的單位小，住戶少，

較比容易管理，如果採取大規模的組織，非有狠大的力量，是不容易杜防流弊的。不過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太多了，不是幾句話就可說完的，在此只好單簡的提出來。

(11) 農具改良 改良農具的問題狠單簡，統歸一句話說，就是一方面仍利用中國舊有的畜力，而一方面利用西洋形式較大的農具，使這兩方面相融和，造成一種適合後套墾發的農具。這一方面的改良，與以上所說的水利技術的改良，意義是相同。

(12) 領袖人才的問題 在日下缺乏智識的農民的社會裏，領袖人才是最要緊，而尤其在後套是如此。我們是想把後套造成一個新的社會，是要有嚴密組織的社會，這自然是需要領導的人才的。不過像這樣的人才不容易找，一則有高尙有志趣，二則有辦理開墾的熱誠，三則還有相當的學識。內地有學識的人，往往不肯到後套去，即便肯去，又有時因為不能受苦，中途而回。將來新村的計劃實現，後套至少要有二千個新村，這二千個新村，就須二千個指導人，如何能彀得到這樣多的人呢？最好是在後套創辦一個專門訓練這樣人材的學校，選拔有志氣的青年，教他們實際的智識，實際幹的本領，

畢業後專門作指導新村的人，如此或不至感受人材缺乏的痛苦。後套最成功的是天主教的建設事業，一些外國人到中國來，異言異服，諸多不便，尙能造成偌大的成績，而中國人就不能嗎？其事專在人作，望國人努力。

爲討論開發後套的問題，拉拉雜雜的寫了這麼一大篇，自然內中難免有謬誤之處，希望關心後套的人，多加指正。

晨 熹

第二卷 第十號

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要目

- 土耳其之宗教與中國回教青年……賀耀組
- 巴勒斯丁的阿刺伯人爲什麼拚命……伯餘
- 回教徒之勇於犧牲……楊德元
- 介紹回教學者「伊彬克爾敦」之文化史研究……溫雄飛
- 法(續)……蘇盛華
- 伊斯蘭教之宗旨(續完)……迪心譯
- 今非昔比的敘利亞……

- 從伊斯坦堡到麥加(續)……馬明道
- 河北善樂營之回民概況……楊健美
- 行雲流水(續)……納鑑恆
- 青年園地……
- 我對於回教道理的認識……國權
- 新詩……張秉恕
- 要聞一束……編者
- 畫刊(五幅)……

每期一角全年一元郵費一角二分

南北京晨熹社發行

社址：南北京下浮橋清真寺

伊 斯 蘭 青 年

第三卷 第二號

「九一八」五週紀念告全國教胞書……本社同人

- 短評：寧夏日人設立特務機關之嚴重性……張仲和
- 法輪常轉……
- 論文：民族復興之路(續)……馬煥文

- 伊斯蘭教根本思想的研討……張紹雲
- 回教人不吃猪肉的理由……哈福貴
- 宗教座壇：伊蘭教宗旨(續)……蘇盛華
- 文藝：芸英的死……梁來營

每册零售四分全年八角

水 利

第十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編輯者言

- 訓練水利建設人才芻議……汪胡楨
- 改良土壤試驗法……李書田
- 脫洛灌溉區參觀記……王永鎮譯
- 近五年來全國築堤疏浚工程之統計……張光斗
- 中國河渠書提要【四】……汪胡楨
- 茅乃文

定價：每册二角(郵費加一)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發行

河北新村訪問記

侯仁之



段繩武先生近影

本年七月十一日，禹貢學會河套水利調查團乘過包頭之便，往訪河北新村，適該村村長段繩武君因公去五原，副村長馮守樸君亦以事他往，當由段繩武夫人，及該村武訓小學教師李德祥君引導參觀，并爲講述該村創辦經過及其經營現狀，事後攝影而歸，然終以未得晤段君爲憾。十二日，全團由包頭起程赴和碩公中墾區，中途適遇段君自五原歸來，相與約于返包後再會，隨又匆匆作別。二十一日，張女士蒙君及筆者先期返包，翌日張蒙均以事留客寓中，筆者遂隻身前往，晤段君於田塋

上，相偕參觀電機水車後，即返新村，談話約二小時，凡屬新村建設現狀及其未來理想，均一一論及，恍然如置身另一境界。及返，已下午一時矣。茲綜合兩次過訪所得，爲記如下。

一 河北新村創設緣起及其移民經過

河北新村位在包頭城東南十五里，南去平綏路不過數百步，有地共六十餘頃。原係灘灘荒地，僅可牧畜，未能耕墾，最近爲新村創辦及現任村長段繩武君所購置。段君本一軍人，籍隸河北定縣，民元入伍，隸北洋第二鎮王占元部下。民八升任排長，旋入湖北軍官教育團肄業。畢業後歷任連營團旅長，至民十六遂升任五省聯軍第九師師長，并一度代理軍長。十七年移部駐宣化，目觀北方民生凋弊，國勢殆危，慨然有開發西北之志。後即遣人至後套調查，知後套土盡膏壤，而多廢置未闢，因欲率領所部，解甲歸農，從事墾殖。卒以人言喋喋，未能果行。十八年，所部編隸中央第四十七師，乃得乘機引退，將欲以其餘年，以完成其墾發之志，自是

始脫離軍人生活。先於編遣之初，段氏曾於北平西直門

車站，目覩一退伍軍士，資斧罄絕，無家可歸，欲圖自

盡，因而感念以前所為，無異造孽生靈，于是移民實邊

之志，愈不可折。二十年夏，隻身赴包，經營包頭電燈

麵粉公司，以為提倡西北實業之始。是年冬，復由平迎眷

來包，謀長久定居之計。旋更深入後套，實地勘察。以

為欲開發後套，水利而外，尤須發展交通，遂自臨河買

舟東返，順黃流而下，沿途視察。視察既竟，以為寧包

之間，可通汽船，即草成報告，呈交閻百川氏，作為發

展河套航運之根據。二十二年在包頭黃草窪試種稻米。

甚有成效。同年夏，黃河下流冀魯豫之間，先後潰決，

波濤所及，盡成澤國，尤以長垣濮陽東明三縣受災最

重。段氏激於鄉土之情，不忍坐視，遂聯合本省耆老谷

九峯張清廉齊曉山劉潤琴等數十人，發起組織「河北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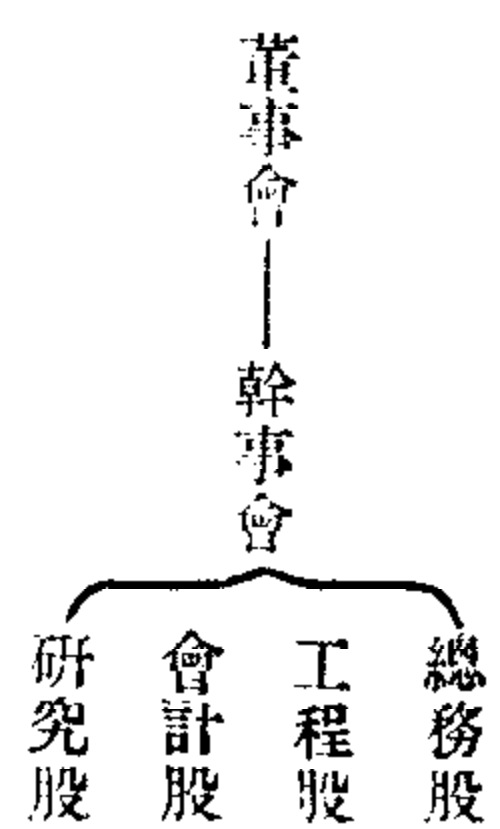
民協會」，並擬定會章十八條，其次如下：

第一條 本會為河北省人民提倡移民之團體，故定名為河北移民協會，會址設在保定，並在北平包頭設辦事處。

第二條 本會根據救養衛兼施之精神，耕地農有之原則，以墾發邊荒，救濟貧民，建設新村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設董事幹事兩會及總務、研究、工程、會計四股，其系

統如左：



第四條 本會設董事二十五人至三十七人，公推董事長一人，副董事長三人，組織董事會，為本會最高機關，監督指導本會一切進行事宜。其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五條 本會由董事會公推幹事長一人，副幹事長三人，幹事九人至十七人，組織幹事會，在董事會指導之下，處理本會一切事務。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六條 本會幹事會，由幹事長負執行全責，其各股事務，由各幹事分任之，但因事實需要，得由幹事長酌量聘任專門人才担任之。

第七條 總務股，專司器物保管，及會內一切日常事務。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八條 會計股，專司經費、保管、移民貸款之支出償還，及墾區整個經濟之運籌等事宜。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九條 研究股，專司調查研究西北社會之真實狀況，建設農村計劃，改良農牧工作之推進事項。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條 工程股，專司墾區土地、村基、水利、測量及建設工程之設計執行等事項。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會為慎重選擇移民，得由本會及當地政府與熱心慈善之公正士紳，共同組織選擇移民委員會，依據選擇移民之規定，嚴為挑選移民事宜。組織法及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會爲謀移民運輸之方便起見，得臨時組織運輸委員會，專司由災區到邊墾區鐵路及陸路運輸事項。組織法及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會爲謀各種物品之合理購買起見，得組織牲畜、農具、食糧、草料、土地、籽種等各項購買委員會，專司審議物價品質，購買方法等事宜。組織法及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會爲純粹提倡民墾團體，其應需經費，由董事會設法籌集之。

第十五條 本會除聘任職員酌給生活費外，各董事幹事均爲義務職。

第十六條 如有志願自備資本經營農墾者，本會一律協助之。

第十七條 本會日常事務，得由幹事長招集幹事會辦理之。但重大事務須由幹事長呈請董事會處理之。

第十八條 本協會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董事會議決修改之。

附則 本會經費，係臨時籌貸，會計股得由貸款人參與主持，以謀核實而昭公信。

移民協會既經組織就序，乃更積極進行實際移民救災事宜，遂一方派人前往董理其事，一方函請冀省政府請求援助。時于孝侯氏主冀政，慨允其請，並明令各地方當局協同辦理。然事以官方入手，轉多流弊。省府明令由縣而鄉，由鄉而村，于是各鄉村負責之人，咸以爲有利可圖，密而不宣，結果只由定縣移來內定人民三十戶，而類皆抱作官發財之目的而來，故其成績未能甚滿人意。同年冬，又正式由長垣濮陽東明等縣移來第一批災

民一百戶，共計三百一十二人，暫時安頓於包頭城東南十數里之南海子村。此項移民，因有上次失敗之經驗，故段君曾親往災區，與各地災民相處，歷察其性格家世，嚴加選擇，久而後定。二十四年四月中旬，根據移民協會章程第二條於南海子村西南數里擇定村址建築新村。六月一日，工程告竣，災民全體，移住新村，計每戶貸款四百元，授田一百畝，爲河北新村之基本住民。然此時，一切方在建設伊始，地方治安又無保障，故村民生活，極感困難，爲新村發展過程中最堅苦之一階段。幸所移民戶，類能吃苦耐勞，故其事業終得繼續維持。今日新村建設之良好成績，此批難民，實居首功。

二十四年，復由黃河災區移來第二批難民一百戶，共四百五十七人，其中三分之二移住於薩縣新農試驗場，餘則仍歸本村。先是進行移民之時，災區謠言頻起，或以爲騙招兵士，或以爲另有他圖，良民百姓，因多裹足不前。然待第一批災民移來之後，情形大白，且有於第一年年底向家匯款者，於是人民心理爲之一變。故此次介紹薩縣移民，不復再感困難。及至本年五月，之第四次移民，自始至終，更加順利。本次移民亦一百

戶，共三百三十一人，悉于六月五日遷抵五原，于城西南四十里之新公中地方從事建築第二新村。計劃中分建「九峯」（由谷九峯氏得名）等五村，合為一鄉，命名「明軒鄉」蓋以紀念協助最力之宋明軒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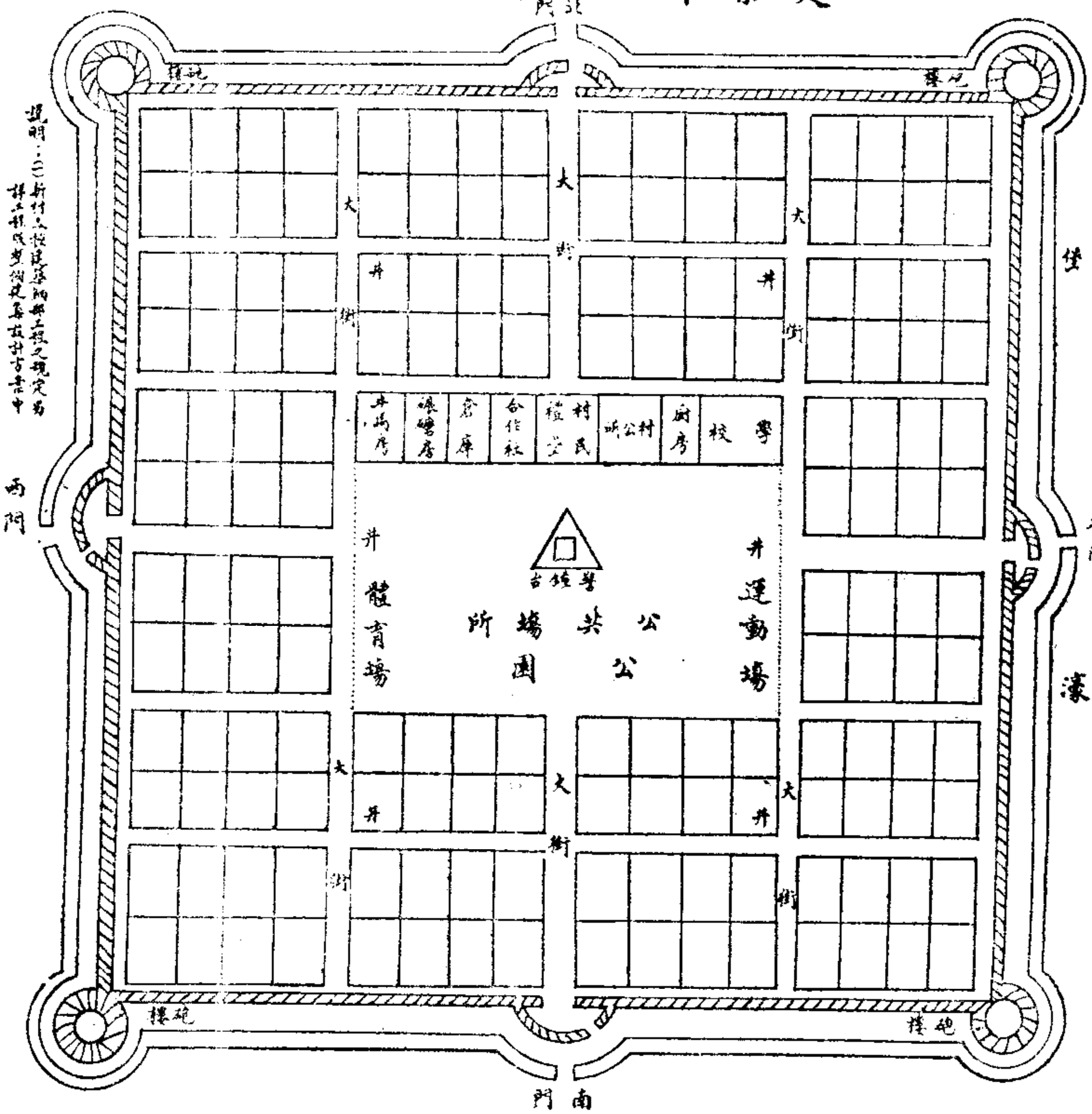
總計自民國二十三年以來，移民協會先後移民凡四次，用款約九萬餘元，除河北省黃災救濟會撥款五萬餘元外，餘皆由該會墊支。至其事務之經營擘劃，則惟段君是賴。

二 新村之一般組織及其建設計劃

移民協會於計劃移民之初，即預定安民方法，故於協會章程第二條內即明定以「墾發邊荒，救濟貧民，建設新村為宗旨」。移民能安於所居，然後始可集中勞力，推行開發事業，故新村之經營與建設，勢不容緩。據河北移民實施辦法及應注意事項書第三條移民初到墾區安置辦法之第(8)(9)二款，有關於新村建設辦法之規定如下：

8. 於選定之村基內，劃分街道，分配宅基，開始打坯蓋房，先求安居。(倘到墾區時間較晚時，應先積極耕種，下種後，再急行蓋房)。

圖 準 標 村 新 築 建



說明：(一)新村之建築標準與房屋之規定，詳見本報前次所載之設計方案中。

9. 新村建築，應按新村建設標準圖，分三年施行完成之。
新村建築標準圖，根據原書，轉錄如下：

此外並規定以百戶為標準單位新村，其經費總計如下表：

類別	數	目	每戶	墊款	備
購地	九六〇〇・〇〇		九六・〇〇		內有村公田學田村基等價款一六〇〇元
牲畜	五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牲畜飼料	三一四七・〇〇		三一・四七		
籽種	五一九・〇〇		五・一九		
建築	一九七八・九四		一九・七九		內有村公所學校村民禮堂合作社等房屋之建築費五七一・元九四
農具	三七六七・〇〇		三七・六七		
水利	五七五〇・〇〇		五七・五〇		內有村公田學田水利費共七五〇元
路費	一二三八・〇〇		一二・三八		
衣服醬菜	一四一〇・〇〇		一四・一〇		
食糧	五八八〇・〇〇		五八・八〇		
自衛	四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		
預備費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總計	三九七九〇・九九四		三九七・九〇九九四		

一、內有公共墊款二七六六・元七六
 二、村公田、學田、村基地、村公所、學校、村民禮堂、合作社、房屋及公共水利等之設置費，統屬於公共墊款，由村民平均分担之。
 三、每村按一百戶組織者，乃為便于預算計，如實行時可酌為增加到二百戶，或一百五十戶以上，最為合宜，墊款數可依此增加之。
 四、村內服務人員之生活費用，由村公田收入項下開支，第一年因無收入，得由預備費項下酌為補助之，但不得超出預備費之半數，詳細辦法另定之。
 五、俟村民能自己担負村中一切責任時，即取消給薪之服務人員。

移民初到，由協會按戶貸款授田，第一年自由合組開荒，自第二年起，則任其自行獨立經營，至貸款還清之後，即完全變為自耕農。至於貸款之籌集、保管、分

配、償還各有詳細規定，略述如次：
 1. 貸款之籌集可由志願貸資于災民以作生產救濟者一人，獨力組織一村，或合若干人共組一村。其救濟

災民時，可由協會請求本省省府或其他團體之扶助。

2. 貸款之保管，則由協會會計股與債權人合組保管委員會，共負保管支付及監督用途之責。

3. 貸款之分配，以移民一戶墾地一頃為標準，其分配數目，詳見上頁經費總計表內。

4. 貸款之償還，分有息與無息兩種。無息償款辦法：以移民初到，人地兩生，一切設備，都不完全，故第一年之收穫量自少，僅望其能自足自給，由第二年

起開始償還，四年償清。第一年償還一成，以次遞增。有息償款期限延長辦法：其額在四釐以下者，得將還款期延長一年，即分五年償清。六釐以下者得延長二年，即分六年還清。惟息金得隨本金于每年秋收後同時交付之。假如移民中有特別勤儉而能在所定償還期限內提前清償者，則除其土地所有權應即提前付與外，並另行獎勵之。反之，則予以懲處。

至於新村內部之組織，另有河北移民新村組織規章，大致規定以村民大會為全村最高機關，有選任罷免保甲長

及創制複決村公約之權。並由大會選舉監察委員及調解委員，分別組織監察委員會及調解委員會。前者所以糾察全村村政事項，後者則職在平息村民爭訟，藉以培養輯睦仁讓之風化。村以村公所為村政執行機關，公舉保長一人，負執行全責。保長以下，由村人公舉甲長十人，直受保長之指導，辦理各甲事務。但新村開創之初，諸多不備，甲長等職移民實際能擔任者外，在移民貸款未償清前，概由協會派人代理之，並力謀指導村民對於各項組織之實地練習，以期于短期內，漸次由村民自負之。

關於村民日常生活方面，則注重養成農民之高尙人格與良好習慣，並運用合作方式，發展全村經濟。一方遵照政府法令，一方應合事實需要，籌劃成立下列各種組織：

1. 合作社，分信用合作社、供給合作社、運銷合作社與利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所以辦理本村農民零星儲蓄，正當放款，移民貸款之收支以及保管本村公共財產款項。供給合作社所以聯合社員共同購買，以免受商販從中剝削。運銷合作社意在收集社員之生產物，按其需

要，或加以整理，再共同運出銷售。利用合作社，則使社員本互助之精神，共同出資，置辦發展農業，改善生活，提高文化之種種設備。

2. 自衛團，負責本村治安以及禾苗森林與公共建築之保護，並任指導全村自衛訓練等事項。

3. 教育委員會，專管本村兒童教育，成年教育，以及禮俗風化之改善等等。

4. 自治會，管理人民自治事項如戒煙戒賭及其他一切不良習慣之改善，敦品進德之提倡以及辦理義倉積穀與一切慈善事項。

5. 良心省察會，重在于全村民衆以共同會聚之時間，省察已往，瞻矚未來，藉以闡發正確之理智，培養良心的權威，爲對於村民之「革心」工作。

如此則教養衛可兼顧而並施，爲新村社會之最理想。

二三 河北新村建設概況

新村之一般組織及其建設計劃，既已如上所述，河北新村即爲根據此等計劃而產生之第一新村。其創設之緣起已見本文第一節，茲再就其週年以來建設概況，略

爲介紹如下：

照上節所述之新村組織系統，應設保甲各長處理全村事務，但目前該村爲與綏省各鄉村之組織名稱互相符合起見，故仍沿用村長閭長等舊名。以往村長由協會指派，最近該村于六月末旬，曾召開村民大會，選舉各閭長，並成立村民自治會，選舉會長及各職員，待將來到達相當時期，村長之職亦將由村民自選，以期完成村民自治之目的。

至於物質方面之設備，自新村建築時起，既已按照新村建設標準圖，築成正方圍堡，堡內面積一百頃，於南段中間闢爲大門。堡之四角，各築炮樓一座，以爲防禦事工之準備。村其正中爲公共場所、花園、運動場等，惟目前正在忙於安民工作，一切設施尙未十分完備。塲中立木架，懸大鐘一，爲集合村民之信號。其北與村門遙遙相對者有北房一列，約二十餘間，正中爲村禮堂兼作武訓小學教室，左右分列爲倉庫、工廠、碾磨房、合作社、村公所以及牛馬車房等。村內四處，按照相當距離，分築村民房舍，計已成者約二百餘間，每家約合二三間，建築雖甚平常，而分佈排列井然有序，與營

房無異。每家住舍外，附有空地，由村民自耘菜蔬。（參看冊首圖十）村內有小渠一道，橫貫村之全部，所以供村民澆園與浣衣之用，十分便利。至於飲食烹調，則用井水。出村南門，直向平綏鐵路，有大馬路一道，兩旁分植樹木，尙未十分成長，數年之後再遊此地，當必綠樹成蔭，倍加一番風光矣。馬路之左，闢園十餘畝，亦盡植蔬菜，引渠灌溉。

過平綏路，矚目遠望，隴畝井然，皆爲新村田地。接此一帶土地，本含鹼性，不宜耕種，然在當初購地之時，以地方治安關係，求其與包頭城相距尙近，交通便利，易於守護。購成之後，經過段氏研究結果，以爲此種土質與後套無異，經由黃河伏水灌注兩三年，即可將鹼性滌除，化爲沃壤。但此帶地勢較黃河河水爲高，不易灌溉，又與後套情形迥異。於是經過幾度籌劃，卒于去年春在村南三里許，擇定地基，設置巨型拉水機，機係仿天津海河高莊子李英孫氏所發明之機器，由十二架並列之水車加配發動機裝置而成，不過天津海河機器所用原動力係蒸汽機，而此處則直接引用包頭電燈麵粉公司電力，故益加便捷。（參看冊首圖七及圖八）裝設之初，並

曾特請李氏來包，親加指導，先後用款達一萬四千元。機前鑿貯水池，自貯水池向西南開引水渠一道，長約二十餘里，直達黃河。自該機裝置以來，應用十分便利，每日可灌地三百畝至四百畝，足供一萬畝田地之用。此種機器如能在黃河沿岸，繼續推行，則地利收穫之大當必數倍於今日也。

該村除農墾外更力謀村民副業之發展，組織有家庭工業合作社，分爲紡毛、棉織、縫紉、刺繡等部，各部聘請技師，選拔村中婦女到社學習。其已往各種出品，如絨毯棉布以及縫工刺繡等，均極精緻，優美可觀。惟地氈之類，純係手工，成本甚大，不足與機器出品抗衡，最近決定暫行停辦，其他各部仍在繼續。所出棉布，甚多銷售於麵粉公司，以爲製作麵袋之用。此外運輸合作社，牛乳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亦已次第成立。運輸合作社係就農暇之時，使村民攬運麵粉公司以及各貨棧上下車船之貨物，藉以略有所得，以補助家庭日常費用；牛乳合作社則爲將村民喂養之牛，取製牛乳，經營出售，所得亦可補助家用。消費及信用合作社，無異他處，不必備述。

但新村建設之最終目的，決不以僅僅滿足村民之物質生活爲止，而實有提高人民文化及教育水準之期望。

先是段氏曾於包頭城內創辦武訓小學一所，新村建設成立後，即將該校遷來村中。現校內學生，皆爲村民子女，約四十餘名，其現行制度與普通學校迥然不同。蓋段氏本自有其教育理想，以爲真正受用之活教育，應由實際生活入手，以實際環境爲學校，以日常工作爲教材，以體力勞作代替運動，積極試驗施行一種合理之教育制度。故凡村中受業兒童，須集中於學校教師指導之下，於學校課業之暇，尤必參加家庭及田野工作。故學校全部作業，室內授課，僅佔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則爲家事及農事之訓練。如此則一家之父母既便欲放縱其子女，亦不可能。兒童自幼經此訓練，一方接受知識思想，一方勤習勞動操作，將普通所謂之狹義教育與日常實際生活打成一片，實爲最適合目前中國農村教育之一例。不過在此等新村組織下，學校執有監視及考核兒童家庭與田野工作之權，固不爲過分，而在一般農村中，則勢難實行。至於學生在校所用課本，亦力求改革。目前雖仍沿用坊間普通教本，但其最終目的尤在編

製一種最合實用之教本，然此非旦夕間所能成功，而賴於教育專家之助力者爲尤多。

至於普通村民之一般教育，亦在計劃實施中。學校中附有成年夜班，使已失學之村民得有讀書識字之機會。在廣義的社會教育方面，村自治會之組織所以訓練公民能力，已於本年六月正式成立。村民良心省察會亦已照新村建設預定之計劃如實舉行。每日清晨村長即在大禮堂鳴鐘招集村民聚會，首先勸以自省向善之要義，繼則分配全村工作，並報告計劃應行事宜。禮堂四壁，懸貼孔孟關岳等像，所以使村民瞻仰起敬，於潛染默感中以啟發其「見賢思齊」之思想，並激勵其忠勇愛國之志氣。除此而外，段氏更擬由音樂及繪畫入手，以培養村民思想並提高村民趣味。音樂方面由改編秧歌作起，繪畫方面則由改良年畫開始。最近段氏又曾聘請專家採取富有教育意味之題材，繪爲連環圖畫，以求深入民間。現已起手繪製者有義丐武訓之生平事蹟。以上種種，皆在發軔伊始，且含有極大之試驗性質，深願爲之公佈於關心鄉運者，俾有所贊助焉。

總之，河北新村之建立，原本起于私人組織，而其

事業發展之最終目的，則在於開發西北地利之後，更繼之以新村社會之建設。故其事工，含有甚大之社會改革意味。不容以平常開墾事業視之。今者，明軒鄉之九峯村又將步武河北新村，繼續發展。將來其組織範圍之擴大，當在吾人意料中。年來「開發西北」之呼聲，甚囂塵上；而吾人則雅不欲以提倡開發西北而置已經喪失之

東北於不聞不顧。不過，目前之西北命運，亦再難容於已往之半荒廢狀態，有志鄉村建設之青年，如果俱有吃苦耐勞犧牲奮鬥之精神，正宜從事於此等拓荒與創新之事業；同時未來新村之發展，必亦甚渴望此輩青年之參加也。

河北石徵

第一集

啟者：本社去歲刊行之河北石徵第一集，因所印無幾，旋即分售罄盡。邇來仍有遠道函詢者，深歎無以應付。茲有私人收藏者若干冊，委託本社代為分諸同好，俾共欣賞。惟每冊原定價七角，現改增為壹圓，藉以略酬收藏之誼。外埠郵寄加費一角。（掛號寄）購者從速。

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啟二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地質評論

第一卷 雙月刊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出版

目 要

地質調查的合作辦法	謝家榮
對於葛利普氏脈動學說之我見	田奇瑋
土壤調查及土壤圖之製法	周昌雲
水成岩之接觸變質	程裕祺
電力探礦在當塗鐵礦之初步試驗	丁毅
書報述評（文前為原著者姓名，括弧內為評述人姓名）	
薩爾費德：四川西部及成都平原之第四紀水川	（計榮森）
孫健初：雲南及黃河上游之地質	（高振西）
馬希融：雲南石林地形上初步之觀察	（謝家榮）
王竹泉：河北昌平西村蓋微輝石礦脈	（謝家榮）
田奇瑋等：湖南鐵礦誌（第一冊）	（謝家榮）
畢里屏：石油儲量計算法	（謝家榮）
古布萊：安南二疊紀之煤科	（尹贊勳）
許傑：安南南部之特馬豆齊安層	（尹贊勳）
李毓堯：揚子江下游震旦紀水川層	（尹贊勳）
維爾特：四川省之三疊紀	（尹贊勳）
地質界消息	

中國地質學會編輯

總發行部：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

零售每冊四角 定價全年六冊連郵二元

後套兵屯概況

張瑋瑛

本文取材係自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編印之綏區屯墾第一二三年工作報告書三冊，爲民國二十二年春、二十三年春、二十四年冬次第出版者。第四年工作報告書，本年冬將出版，最近情況，惜不能納於本文中，尙待補叙。

一、兵墾緣起及其組織

後套南臨黃河，北負狼山，地勢平坦，土地肥沃，蘊藏富美。清光緒二十九年始辦墾務，丈放蒙旗地畝。民元設墾務公司，四年改設墾務總局，十七年設六處分局，分轄土地丈放。據廿二年綏遠概況統計：綏省面積一百四十九萬方里，三十年來丈放土地二十萬頃，蒙荒未報者二百五十萬頃，除沙磧鹽鹼外，可耕地尙有一百七十萬頃。

民廿年閣主任百川倡屯墾西北造產救國，與傅主席宜生、七十師師長王治安、墾務總辦石華嚴、七十二師師長李舒民等，成立綏省墾務委員會，編綏區屯墾計劃綱要。廿一年春商定由七十、七十二、七十三三師各撥兵一連，組成三隊，直轄於綏遠墾殖聯合辦事處，設於

包頭，由辦理屯墾之各團體組成之。其組織設處長一，石華嚴任之，副處長一，下設總務、機要、經濟、墾殖、水利五組，其經費由該處暫墊，以後由新村收入贏餘償還之。屯墾隊設隊長一，分隊長四，墾目八，墾丁九十六，各帶原薪餉暨應携之槍械服裝。三月至四月間，隊長受軍訓農村教育一月。五月十二日，三師隊開往臨河馮家圪坦同元成祥泰魁三地。該辦事處於八月五日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成立後，即行歸併於內。次年處址改設於新村百川堡內，以事務繁多，增設有正副處長、會計、庶務、文牘各一人。

繼起者爲軍官屯墾三隊，該隊專爲救濟嘗隨軍旅有年而以特殊及正常原因，如縮編編餘者、被俘及請假離職者，因而失業之軍官。其優待辦法爲由公家各授地百畝，所需款項概由公家貸給：第一年百元，第二年六十元，第三年四十元，其後五年各將貸款償清。其應繳糧賦得豁免二年，第三年與普通民戶同。所屬機關曰綏兵墾試辦處，設於包頭，由綏靖公署綏遠省政府綏遠墾

務局各派員組成之。其組織有處長一，石華嚴任之，副處長一，處員二、書記二。報到軍官有三百餘，編爲三十組；每組十二人，成三大隊。由該隊向墾務五六分局選舉地二處：一在五原董國隆，爲第三隊墾地；一在臨河永安堡，爲一二隊墾地。該處於八月間亦歸併於督辦辦事處。次年以軍官份子複雜，不易統馭，再添派二員分理三隊事宜。

八月五日成立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其組織有督辦一，閻百川氏任之，會辦三，傅宜生王治安張桐軒任之，坐辦一，石華嚴任之。督辦辦公室下設文書、技術二科，總務處下設庶務、經理二科，墾務處下設工程、農作二科。籌備事宜有荒熟田地之開闢整理，河渠道路之開啟修築，村堡林園之設計建築，農具肥料農事副產之計劃改進，各有專才，分頭籌劃。九月五日於五原設駐五辦公處，有正副處長各一人，下設工程、農作、水利、測繪、經理、庶務、文書七股。次年於臨河設駐臨河辦公處，由五原派員組成之。

屯墾辦事處直轄除三師軍官屯墾隊外，有四團，即四〇九、四一九、四一〇、四〇七四團，二十一年原有

部隊，爲七十師四〇七團第二營編成四隊，四一〇團編成十二隊，七十三師四一九團第三營缺第十二連編成三隊，四〇九團編成十二隊，各團機砲連及步兵組織一混合連担任警衛補助工作，不在編制內。第二三年編制均有改縮，第二年新村大部分建成，各營部暨諸連分墾於四區內各鄉，第三年將每營縮編之一連改編爲七個隊，尙有四一九團第三營，及四一九、四一〇團之一二三營，共爲二十七連隊。茲將各區新鄉屯墾部隊，二二三年之編制，暨原地各列表如下：

區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原地名
	團	營連	屯墾隊	營連	
第一區	敬生鄉	四一九三十一營部	屯墾第七隊	八一營部	南牛渠
	占元鄉	四一九三九	四一九三七	通興堂	通興堂
第二區	負喧鄉	四〇九一四三一營部	屯墾第一隊	三一營部	新公中
	折桂鄉	四〇九二七六五	四〇九二六	營部	增盛茂
第二區	道五鄉	四〇九二八	屯墾第二隊	六五四	白頭圪堵

區	第	三	第	區
覺民鄉	四〇九二	十一	四〇九二	營部
子厚鄉	四〇九三	十四	四〇九三	七
樂善鄉	四〇九三	九	四〇九三	九
良沈鄉	四一〇	三一	四一〇	一
憲智鄉			四一〇	三
廣盛鄉	四一〇三	七	四一〇三	五
壽軒鄉	四一〇三	八	四一〇三	六
貴生鄉	四一〇三	六	四一〇	四
通三鄉	四一〇三	九	九屯	六
可言鄉	四一〇三	十二	四一〇	九
第四區	四〇七二			
				同興東
				祥太裕
				八代灘
				蘇台廟
				那直亥
				公產地
				崇發公
				劉福全
				三分子
				五分子
				三拒坨堵
				任保子坨且

二、墾地之選定

土地之授與各屯墾隊，其辦法為：凡土地已報墾者，由墾務局丈量，確定頃數；其未報墾者，如包租地等由屯墾辦事處會同該蒙旗丈量，並由墾務局隨同辦理，應交租金，仍交蒙旗。故各鄉土地除永租地外，皆

係向墾務局依章領得者，向蒙人包租得者，或由公家撥給者。

調查墾地情況為各機關屯墾計劃之重要步驟。調查一、土地荒熟地畝灌溉區域 二、水利河流及灌域情況 三、土壤適否種植 四、農作、產量、氣候、牲畜等情況 五、地方情況 六、選新村址，須高燥，近渠道泉井，適易防守，交通便利。調查畢，即分配各部隊於各墾地。墾地面積小大不等，故以一連建成一新村之計劃，變而為獨立連新村或營部附二至四連之新村。

督辦辦事處為丈撥機關，墾務第五分局駐五原，第六分局駐臨河，為發照機關。其由五分局丈撥土地者為威遠鄉，六分子，老趙坨且，東門外大營盤，覺民鄉，白頭鄉，王又吉，折桂鄉，子厚鄉，樂善鄉，通三鄉，良忱鄉。由六分局丈撥土地為靖遠鄉，勸遠鄉，可言鄉，廣盛鄉，壽軒鄉，貴生鄉。由該處向蒙人包租者為占元鄉，敬生鄉，負暄鄉諸地。折桂鄉原為西公旗後套地，其餘均為伊盟之達拉特旗及杭錦旗地。各團授地暫以一千二百頃為度。

甲、七十、七二、七三、師墾地

臨河祥泰魁本爲民十四年王鴻一氏主辦之山東移民之墾地，其計劃建魯仁村等八新村，其後以管理不善，無一成功者，而欠貸甚巨，遂由公家收回，另放與屯墾隊，以剛目渠爲界，渠西歸隊，渠東歸移民，有地五百六十頃。該隊抵墾地後，即利用舊有墻圍，再加修葺，可以居住，唯年冬即建成新村百川堡。墾地界於永濟剛目二渠間，舊有支渠子渠均淤積失修。年冬開成百川渠，水勢順利，灌田五百頃。

乙、軍官屯墾三隊墾地

臨河永安堡，本舊移民地，今撥第一二隊屯墾，共丈土地五百四十頃，內有民地一二百頃。歷年土匪蹂躪，民多遷徙，隊即就空房修整以居住。墾地在永濟渠西，東有西大渠，西有樂善堂渠，又有大南渠流經墾地，但渠口多淤廢，其年修濬大部，澆地可百頃。

五原董國隆爲第三隊墾地，丈地一百七十五頃。除董國隆圪坨邊界有少數民買地外，全爲官荒，土質良好。北有義和支渠，南有通濟渠。是冬挖成威遠渠，自義和渠引水，灌田九十頃。威遠鄉亦於冬間建成，爲安五交通孔道。

丙、四〇九、四一〇、四一九、四〇七團墾地

1. 第一區

(1) 敬生鄉 原名南牛壩，爲沙灌廟膳台地，面積五百頃。二十二年歸該處租種。西鄰覺民鄉，東界通濟渠，北盡沙梁，南至通濟渠，地勢平坦。二十二修川惠渠縱橫其間。同年建鄉，交通便利，爲五原城南各村會集之中心。

(2) 占元鄉 原名通興堂，係杭錦旗馬場地，有地約千頃。南臨黃河，扼渡口，北界塔布渠，中有搖頭娃渠灌溉，渠爲二十年修者，自黃河引水，灌地四百頃。

2. 第二區

(1) 負喧鄉 原名新公中，在五原縣城西四十里，爲達拉特旗地，二十二年由該處包租。東鄰沙河渠糧地，西連達旗舊灶火地，南界曹橫地，面積二百頃。新灶火渠由黃河引水，土質肥沃，爲後套冠。營部初利用新公中舊址爲村公所，二十三年建新村。

(2) 折桂鄉 該段包括劉碩圪塔，增盛茂，張朋林，郝拴寶等村，面積五百頃，二十一年由該處承領，位於五原東北，南臨五加河，北負沙梁，地勢平坦，土

有鹹性。幹渠爲柯惠渠，由五加河折桂壩西引水。二十三年新村落成。

(3)道五鄉 原名白頭圪塔，在五原東北二十里，東臨通濟渠，爲安五間要道。二十三年建新村，並引威遠南渠水灌田。

(4)覺民鄉 在南牛壩任保子圪塔附近，五原南三十里，東鄰敬生鄉，南界通濟渠，西界義和渠，面積五百頃，二十一年承領，土地肥沃。二十二年開川惠渠，除澆灌敬生覺民二鄉墾地外，其梢灌六分子，即義和渠墾地，有五十頃。白頭王又吉附近地，原爲達旗地，二十二年領得，擬交道五折桂二鄉屯墾，並延長川惠渠，藉以灌溉。

(5)子厚鄉(6)樂善鄉 原名紅柳圪塔，二十二年領得，距五原十里，西鄰新公中，東界沙和渠，有地三百頃，分南北二段，即成二鄉。鄉於同年建成。子厚鄉，幹渠爲沙和渠，自黃河引水，歸五加河。樂善鄉渠由鴨子兔渠引水。

3. 第三區

(1)良忱鄉 原名五分子，二十二年由該處承領，

東鄰達旗舊灶火地，西界豐濟渠，南至察罕腦包，北至拉僧廟寶格代廟，地勢極平坦，土質肥沃，有地五百頃。有改蘭渚多羅台等渠可資灌溉，幹渠爲豐濟渠，水勢暢順。該鄉南有楊福來，二十二年租得，歸四〇一團第二連屯墾，亦引豐濟渠灌田。

(2)憲智鄉 原名祥太裕，東距百川堡十二里，交通甚便。二十二年修挖樂成渠，濬駱鴻儒渠等。二十三年建新村。

(3)廣盛鄉 原名八代灘，爲黃土拉亥河西岸最高之地，歷年未曾開闢，面積三百頃。二十二年領得，開義惠幹支渠，同年建房百餘間。交通便利，爲西部會集之中心。

(4)壽軒鄉 原名蘇台(一作太)廟，一名蘇龍貴廟，二十二年由本處領得，西濱老謝渠，東至準噶爾堂，北至蘇台廟，面積百頃。同年建新村。開壽軒渠，引楊家河水。

(5)貴生鄉 舊名那直亥，西濱楊家河，南距準噶爾堂五里，控綏甯交通孔道。面積百頃，地勢稍高，幹渠爲邊渠，沿楊家河開，引河水，二十二年建新村。

(6) 通三鄉 舊名公產地，距臨河北五十里，東臨藍鎮渠，西通黃土拉亥河，交通便利，二十二年領得，面積百頃，有光惠渠灌地。同年建新村。

(7) 可言鄉 舊名崇發公，二十二年領得，東界百川堡，西界永濟渠，南至沙梁，北至雙盛隆蘆草地，面積九十餘頃，地勢高亢，多有沙邱，舊有楊櫃渠已廢，擬引百川渠水洗挖。二十二年建新村。

四、第四區

東大社即同興東，二十二年撥與四〇七團第二營墾種，面積七百頃，在包頭南，東界烏梁素七分子，西界烏拉溝，南至沙河梁，北至西大社。該營駐防河西，兼事屯墾。以舊渠多淤廢，二十三年始從事修渠，尙未建新村，亦未正式編入屯墾隊內。

屯墾區土地保管設有土地經營監督委員會，由該區團營長組織之，統籌道路渠道村莊牧場森林之地形設施。各連自到墾地後，除擇自種地外，餘均由該會招人租之，各花戶均須依法承種。

三 水利

黃河暨十大幹渠：永濟，剛濟，豐濟，沙和，義和，

通濟，長濟，塔布，黃土拉亥，楊家等河，灌域萬頃。套中墾殖，以雨水稀少，非賴河渠溉灌，不能種植，故『黃河百害，惟富一套』。整理水利，爲開發後套之先務。惟關於河流之流量水位斷面含泥量，往昔皆無記錄可資參考，而黃河含沙至巨，渠口往往因淤澄而渠廢，水漲則近岸有冲刷之虞。退水渠惟五加一河，而烏梁素海水位有時低於黃河，有倒灌之勢，退水益失而效用。凡此地形渠道之支配疏暢，皆宜有統籌之計劃，全部之測量工作尤爲必要。按照計劃以劃分各渠所灌地域，以調整出入水量，以制定渠槽背口形式，以規定水位高低水流急緩。若自行開挖河渠，紊亂渠線，不知操縱，孰非久遠之計。

各墾區水利工程，不外開挖新渠疏濬舊渠，修築橋樑閘壩等。年需款十餘萬元，施工之後，短期使用，亦頗暢適。新開渠有長數里至數十里者不等，固望其堪作大計劃中之支子渠也。初期墾荒，需水甚殷，蓋前所未關，土地堅硬。有謂年年得水灌地，將土深耕翻動數次，二十年後，可無需水雨，自能生殖。各區地土多有鹼性，須藉伏秋水冲刷，俾鹼質融於水中，由退水渠排

出，始能耕種，故各區視退水渠極重要。新渠未開前，皆由水利專員視察後，派工開鑿或由各隊自行施工。至水利保管，除各鄉自理外，水利局者皆負專責。

各鄉開濬渠道情形如下：

甲 七十七二七三師

百川堡二十一年開百川渠，引永濟渠水，長六十餘里，寬二十四尺，深五尺，用款萬五千元，可灌地千頃，爲永濟渠支渠之次大者。支渠共七道：東支渠由幹渠引水，稍通剛目渠，長四十里，二十一年挖。一至六號支渠，長數里至十數里不等，二十一、二年挖。渠水頗暢，惟渠背較低。有利用天生濠處，灣曲較多，特須修理。

乙 軍官屯墾三隊

(一) 永安堡 幹渠爲樂善堂渠，渠爲永濟渠最大幹渠，灌地最廣，在二喜渡口自永濟渠開口向西北流，東歸頭道濠，全長六十餘里。然其渠路多利用迴曲之天生濠，故其勢不暢。民國十八年二喜渡口開廂損壞，該渠廢置，渠口淤墊尤甚。樂渠有大小支渠百餘道，大支渠即大南渠及西大渠。西大渠自蘇大圪旦開口向北流，長

五十餘里，灌地八百餘頃，亦湮廢。大南渠在王虎子開口東北流，長三十里，亦隨樂渠而湮廢。二喜渡口開廂原專爲樂渠建築，自十八年損壞後，迄未重修。

二十一年工作爲築閘及洗挖二項，將樂渠渠口提南與百川渠口相對，將開廂築于兩渠口北，兩渠均可利用。開廂碼頭各寬三丈，中寬二丈，提高水位三至五尺，用款二千元。樂渠口淤塞甚厚，洗挖困難，故另闢一段長里許，又洗挖舊渠七里，惟渠灣處多宜裁直。西大渠渠口至吳四圪坦一段長二十七里，淤澱幾與地平，計挖一萬二千餘土方，用款一千七百元。

二十二年勘察全渠情況，測量渠底、坡變、斷面、水位、旱台以及渠背等。以樂渠新渠綫由亂坎灣起，向北直歸頭道濠，裁灣取直，縮短八里。西大渠出稍至五加河。大南渠出稍至頭道濠。九月屯墾會議決定西大渠歸四一〇團十一連，樂渠大南渠歸軍官第一二隊管理。年冬竣工，實洗西大渠二十里，挖樂渠五里。

二十三年在樂渠歸五加河處築閘廂一。西大渠繼續去年工作洗至頭道濠，長十二里，用款二千元。大南渠去年被河水淹沒，今年動工，長十三里，用款千餘元。

三渠完成，水勢暢利。

閘廂舊日做法，以掃棒哈木爾黏土等，惟掃棒易被水沖毀，遂改用哈木爾黏土，加壓大椿，以期堅固。該堡此後修理計劃尙有四點：一，修築閘廂，退水碼頭，及引河——將舊碼頭重建與閘相廂若，以便修閘時，永濟渠可由碼頭通過。原有引河距永濟渠太近，有冲刷碼頭之虞，擬再挖一里許。二，修挖百川渠退水渠及築碼頭。三，洗挖樂善堂渠退水渠及築碼頭，四，閘上下游築攔水壩兩座。全部工程完竣後，退水碼頭功用與閘廂同，皆可任意啟閉，調節水量。

(2) 盛遠鄉 威遠渠自義和渠引水，寬十八尺，深三尺，長五里，二十一年開挖。支渠有北，中，南三條，各長七里，五里，十三里。子渠共八道，同年修。該鄉在義和渠畔，引水較易，灌溉情形良好。

丙 屯墾四團

1. 第一區

(1) 敬生鄉 川惠渠原爲咸豐年間萬德元所開，光緒中葉王同春再事挖展，名義和渠。其後失修，因而廢弛。二十二年四月，屯墾處王技士文景率測員勘查後，

由黃河直接引水，即川惠幹渠，福泰長南，東西支渠分出，在墾地南匯入幹渠，東支梢達義貞吉海子，另有一梢達六分子，西梢連三蠻子渠。幹支子渠共長八十餘里，開工費時五旬，工作人數，日達千人，子渠續修一月，共用款一萬四千元。渠成已澆生熟地二百頃。尙擬通梢至五加河，以便吐納。

(2) 占元鄉 幹渠爲搖頭娃渠，二十一年修，自黃河引水，北梢達魯光濠，渠長六十里，寬二十二尺，深四尺。築用閘壩提高水位五六寸，灌地四百頃。二十二年挖支渠三道，分佈於墾地之內。渠水位既低，宜將渠口移西，渠身加寬，並挖退水渠。二十三年開第四道支渠，乃馬帶支渠一道，洗第一，二，三三道支渠，並修理河壩。

2. 第二區

(1) 負喧鄉 幹渠爲新灶火渠，由黃河塔兒灣引水，梢達和碩公中，全渠長九十里，渠身較直，水勢甚暢。惟梢至五加河處，排洩不易，致淹田禾。墾地內有支渠五道：西渠長五里，已淤，二十二年洗挖；三合公渠，長十三里，淺淤；鴨子兔渠長十二里，洗挖全渠；

巴汗和少渠，長八里，淺淤；天生濠渠，長十二里，洗挖全渠。子渠五道；陳五渠，趙東望渠，賈三仁渠，王蟬生渠，平官渠；除五渠外，餘本年均洗挖。二十三年通新灶火渠西梢，洗東梢，巴汗和少渠，賈三仁渠，三合公渠，油房圪堵支渠，天生濠支渠，並築支渠口閘門九座。

(2)折桂鄉 幹渠爲柯惠渠長八里，由五加河折桂壩西引水。近增盛茂，分南北幹渠，北幹渠達折桂鄉，南梢達墾地，均長十二里。總幹渠有南北支渠退水渠各一道。南幹渠分支渠十道，北幹渠分四道。另有南北渠一道，係構通南北兩幹渠之支渠。南十號支渠又分子渠二道。自五加河引水，河水位低於墾地，不能上水，須築攔水壩以提高水位。舊有壩長一千二百尺，已壞，今招工修復。柯惠渠僅寬二十尺，可引水量甚小，多餘之水，均應由退水渠退去。五加河水本係各大渠排洩之水，帶有礫性，不宜澆地。二十三年築有防水壩一道，引河一道，即退水渠，閘門一座，草壩二座。

(3)子厚鄉 幹渠爲沙和渠，自黃河引河，正梢東梢皆歸五加河，長九十里，橫貫墾地南北，長十五里。

支渠共十道，南有七號，北有三號。水源有兩處，即沙和渠及鴨子兔渠，惟沙和渠渠口不穩。二十三年洗支渠三段，開子渠四段。

(4)樂善鄉 幹渠爲樂善堂渠，由鴨子兔渠引水，梢通沙和渠，長三里，水勢尚佳，惟嫌不足。因鄉地面稍高，不能從沙和渠引水，支渠四道，佈置未見整齊，渠水流向不定，易淤渠道。二十三年修洗支渠三道，修橋一座。

(5)道五鄉 引用威遠南渠入管三濠爲幹渠。

(6)覺民鄉 由二連牛壩東川惠渠開口，至達字渠支渠一，北長渠西開支渠二，地堰共五道。

3. 第三區

(1)良忱鄉 幹渠爲豐濟渠，由黃河引水，梢歸五加河，全渠長一百三十里，在墾地內十五里，爲後套十大幹渠之一。下游較低，不免溢漫之患。支渠有三：福盛隆渠，多羅台渠，彭官渠；子渠有六道。二十三年加修渠背一段。楊福來幹渠爲豐濟渠，築有閘箱以提高水位。支渠有二，子渠四道。

(2)憲智鄉 二十三年洗挖樂成渠及駱鴻儒渠，並

各築碼頭。樂成渠長十三里，兩渠澆地二十餘頃。

(3) 廣盛鄉 鄉居黃土拉亥河西，地勢高亢，南北界於沙梁，引水不易。舊有微細溝洫，不足遍溉。二十二年水利人員，規定由黃土拉亥河引水，是為義惠渠，長六里，渠至墾地分三支，共長四十餘里，開成子渠十八道。又建埽廂二，橋梁三座。擬再挖退水總支渠各一渠，繞沙梁而北，仍洩歸黃渠。

(4) 壽軒鄉 幹渠為壽軒渠，二十二年由該鄉與當地居民合開，自楊家河引水，長十餘里。支渠有三：壽軒支渠，長五里，亦新開者；喬橫及班大二支渠，係舊渠，本年洗挖。該渠以經過沙溝一段，河水小時，灌滿沙溝，需時半日；河水大時，渠小易決口，宜修老謝渠。按老謝渠原為楊家河舊梢，水勢頗順，澆準格爾堂蘇台廟一帶，約六百頃。自楊家河通梢至五加河後，老謝渠及邊渠皆淤塞，故洗挖老謝渠及築開廂，為壽軒貴生二鄉要務。

(5) 貴生鄉 幹渠為邊渠，自楊家河引水，梢達哈拉溝，長十里。因地勢高亢，在楊家河內築臨時草壩始能上水。渠口二十二年洗挖，支渠三道皆舊有之渠。

清惠渠，民二十三年，為壽軒貴生兩鄉所合開，由楊家河引水，總幹渠退水渠長凡三十餘里，貴生幹支各渠及壽軒各支渠亦長三十餘里。楊家河築大開廂，總渠口築護口開廂，幹渠交點，築叉口埽廂兩座，共用洋九千二百元。渠口取老謝渠口南富茂圪旦附近，由楊家河灣處開口。其熱水期，水位最低，含沙最少，最宜澆溉青苗。

(6) 通三鄉 幹渠為光惠渠，自黃土拉亥河蠻會壩南開口，中一段為三大股渠，經過墾地，稍達東界，全渠長二十三里。支渠有四，分溉全地。有退水渠。

(7) 可言鄉 幹渠為詩惠詩，二十三年開，自百川渠引水，開新工二里，入楊橫渠，沿該渠蔓延北行，經公中廟，直達鄉南沙梁，即分支渠兩條，可澆墾地四十頃。動工凡二月，用款二千五百元。腦包濠墾地，原係共和堂地，舊由魏家渠澆灌，二十二年以樂善堂渠渠退水渠一道，將該渠水源打斷。二十三年該地由四一〇團第九連即本鄉屯墾，遂再籌開潤惠渠，由樂善堂渠引水，東引入魏家渠，至寡婦圪坦東北，分為東西兩支渠，幹渠長二里許，東西支渠皆可退水入永濟渠。

4. 第四區

同興東 安惠渠位於包頭東南，引沙梁南山水灌梁北沙灘地。二十二年山洪暴發，東大社城堡全被沖毀。二十三年擬修幹渠二道，預估灌溉面積五百頃，渠身共長三十七里，開支渠五道，分佈於東西兩大社，長三十里。工程伊始時，建築臨時透水壩以分殺水怒，並建築土式天然貯水庫以延長河水流期，計其全盤工費約四萬元。

丁 預定工作

至二十三年冬為止，墾區所開新渠，計有百川渠、威遠渠、川惠渠、義惠渠、壽軒渠、清惠渠、詩惠渠、潤惠渠等，連年修濬舊渠，開挖支渠子渠若干道。二十四年預定工作，擬修安惠渠，川惠渠通梢，洗三合公渠，改柯惠渠渠口，開川惠支渠，豐濟支渠等，因時制宜之工作，則有加高渠背，築橋壩等。

四 交通

綏區爲西北重地，甯甘之門戶，交通之建設，於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皆佔重要地位。三年來墾區在交通方面進行之工作爲計劃與測量，碍於墾區修渠之繁忙，

未能正式從事修理。

後套交通建設有四項：一鐵路、二公路、三航運、四電政。

鐵路建設計劃爲延長平綏線，自包頭經後套以至寧夏，於民十四年業已勘測，命名曰包寧鐵路，然以經費無着，迄今未能動工。

公路原有二道：一曰包烏汽車路，由包頭起經西山嘴五原臨河過五加河而入寧夏，全長六百里，民十四年兵民合工築成。惜年來路政失修，其間多硬土沙，高低不平，橋樑頗少，又破壞不堪。另一繞烏拉山後，爲由包至安北之大道，惟不便於汽車，伏汛期間，更難行駛。

二十二年屯墾辦事處擬定兩項工作：一整理包烏汽車路，一計劃五原至太陽廟之汽車路。包烏全路爲風雨侵蝕低窪不平之路凡三百里，結冰地有七處，西山嘴附近多大石，五臨一段地勢窪下，所經渠道凡百一十道，僅有木橋二十二，其餘木橋質料脆弱，皆急待整修。工程分土工與橋樑二項。由包頭至張油房樑及自五原至扒子舖隆，預定以兩營兵力五十日完成之。凡沙路則兩旁

種樹爲籬，以屏風沙；碎石路則搗石鋪平之；下濕之路則提高路基，排出浮土，墊以新土；坡路均改爲八分之一之傾度；曲半徑最低限爲四十米；其餘均仍舊路。橋樑重新建築，凡一米遠以上者均修木橋，水流甚速之渠道，橋樑木工亦加倍堅固。河之兩岸排打直柱以代橋礎。水位較緩者，擬兩岸以雉雞草短椿枕木爲之，橋上設施均同。

五太汽車路 自五原起經過新公中五分子百川堡永安堡永嘉村陝壩補崙沿狼山南至太陽廟，長三百六十四里，其間有開山工程十五里，其餘均爲土工。擬提高路面平均二尺，均寬二十五尺，計工費十七萬九千元。開山工路面寬二丈，均高三尺，十五里需數三萬餘元。每大渠建十二尺木橋六孔，椿板架樑，十一座需費一萬九千元。中渠建一丈木橋兩孔，木板電桿，五十三座需費一萬八千元。小渠上修磚礮橋洞，一六九座需費三萬餘元。建過水平橋五座，用四千元。

航運由寧夏至包頭，民船木筏，轉輸利便。各大幹渠於汛期亦堪吐納。水運期間，最多八個月。冬季冰凍封河，嘗試以冰筏行駛，每筏一人載重五六百斤，日

行百二十里，較之車駝，迅易數倍。冰層厚約尺餘，峻嶮不平處，經修理可無碍。行駛成績良好。

電政，五臨安包均有專局，有無線電台電報電話，各墾區村堡之電政，尙在計劃中。

五 建築

各墾區分建新村，意在使農村都市化，以軍隊爲主體，實行集團生活制，漸次擴張至就近居民與其他村落。新村之建築係根據一定計劃，包括村公所，官兵房舍，農場，菜圃，醫院，學校，合作社，運動場，大路等，均能計劃周詳，無畸形發展之弊。

民國二十一年以後三年中建有新村共十七處，以先後建築計劃不同，形式亦略異，尙有未建新村者，大約分配較遲，渠工較忙，尙未動工。按照屯墾計劃綱要本擬以一團建成十三村，即每連各建一村；其後改變爲一營建一新村，即三連一村制，面積爲三百七十畝，中心四十畝預留公用。惟至第三年結算，墾地面積本大小不同，參加部隊未能平均集中，故新村大小不一，所建房舍亦多寡不同。計獨立連新村爲占元道五樂善子厚壽軒貴生通三可言八鄉，一個營部附一連新村有憲智鄉。營

部附兩連新村有敬生廣盛二鄉，營部附三連新村有負隄折桂覺民三鄉，營部附四連新村爲良忱鄉。各村建築皆由內向外發展，一連建一新村者，將連部建於村公所內；營連合建一村者，將營部建於村公所內，而以連部房屋建於民戶地內，以後再引擴展。

建築形式皆以村公所建於環中，四周房屋分排，排各若干間，分別爲房室倉庫棚欄等。各排前後相距數丈爲道路。適中隙地鑿井。外周或築土挖濠，置砲台。第三年新村計劃改進，關於建築形式之改進說明四點：

1. 新村全面積南北長二百八十六丈，東西寬二百零八丈，計地十頃三十九畝有奇。每戶授地一畝六分三厘，可容住戶三百九十二，除道路約佔三頃九十一畝六分，及村公所用地五十四畝四分外，住戶共佔六頃三十九畝。

2. 東西南北四大馬路均寬六丈，南北四縱路及公用地，南北頂頭之東西二橫路均寬五丈，各戶東西相隔各三丈，爲便於汽車行走，及爲兩旁栽樹。

3. 村公所建房四十五間，學校醫院各建房四十七間，碾磨二房各建二十間，共計一百七十九間。

4. 以村公所爲中心，各戶建築皆切近中心，平均向外發展。

墾區同時建房數千間，招工不易。故隊內泥工瓦匠皆參加工作。大批磚瓦皆爲部隊燒窯自造，製成千塊材料費八元。土坯係就地打做，一萬塊需費七元。從安北西山嘴燒窯燒石灰，每元得七八十斤。惟木料當地缺乏，由寧夏順水路運下，木料原價甚廉，而運費則所費不貲。

百川堡除建村公所學校等與上述諸鄉大致相同外，又建有墾殖聯合辦事處辦公所，並百川公園。百川公園位於堡中心，面積十七畝，全園道路排成「百」「川」二字，附設圖書館等。堡外擬開商場，將成爲繁華中心。

除新村建築外，尙有二處當言及者，一爲包頭之綏區屯墾督辦事處，一爲五原之農事試驗場。前者佔地十四畝，共建房八十一間，分東西北中四部，中部爲辦事處，東部爲醫院，西部爲住室，北部爲衛隊及儲藏等用。二十四年業已工竣，形式極爲宏壯，陸軍第七十師部亦在焉。農事試驗場，在五原東門外，佔地五頃，以「亞」字形建房六十間，西隅建工房牛馬棚圈，南門

內建士兵廚房。由寧夏購木料，由北平購玻璃油漆。由張化若氏任場長，張氏係法國勤儉工學生，極富經驗，刻苦耐勞，工作成績，極有可觀，當于下文再一併叙及之。

六 農事

綏遠土質肥沃，以河水多年沖積而成，無須肥料，無須耕耙，自能成長，農產品大率為糜米、莜麥、小麥、穀，亦產大宗紅柳、藥材。屯墾處關於農事之整理，不外求其實與量的增進，對於素來不施肥料不事耕鋤之農事習慣力求改進；糜米產量最高，而價格不及小麥，則設法調整之；大宗工藝產品亦儘量提倡利用。農事除耕墾外尚包括牧畜森林，牧畜佔西北經濟生活極重要之一部份，尤以對蒙民為然。但牧畜毫無定法，任其自然繁殖而不事改進，足以減低牧畜之生存率與強壯性。森林之種植在防沙壓與荒旱，亦係極要工作之一。墾區頗能注意於農事之改進，並提出若干農作物，培植試驗，以為將來改進之準備。

墾區以二十二年為第一期，擬定工作凡八項，其略如下：

1. 擴大耕地，引用農機；大批產糧，得向外輸售。

2. 試種牧草，改良畜養。

3. 試種工藝作物如菸草、甜菜、亞麻、黃豆等，以期農產商品化。

4. 設農產貿易合作社，以期農村經濟流動。

5. 育成十萬楊榆柳樹，以實現初成造林計劃。

6. 設農事訓練所，增進屯兵農業知識及技能。

7. 設立農事試驗場及測候所。

8. 修築疏濬墾區水陸幹綫，以利交通。

請逐次檢討如下：第一項擴大耕地，按全部墾區共墾荒地達二千頃，二十三年播種畝數共為一三五八頃，內自種六五〇頃，花戶半種七〇八頃。一切播種收穫盡用人力與畜力，限於經濟，未能引用農業機器。農始期在三四月間，小麥扁豆三月下旬播種，莞豆大麥燕麥，四月中旬播種，葫蘆馬鈴薯於四月下旬起，播種後耕犁一二次。七八月收割夏田，高粱穀豆糜黍逐漸成熟，九月中旬所有小紅蕎麥都已成熟。十一月各隊忙於碾揚篩晒屯積等工作。播種頃數以糜子佔最高位，次為葫蘆莞豆小麥等。該地兩年以來水旱為災，二十二年七月水災奇重，損失殆半。二十三年四月連遭陰雨，五六月酷暑，七八月河水漲溢，淹沒田地，就中四一〇團第七

連，田畝全數淹沒，損失至鉅，諸鄉平均損失佔百分之三二。二十三年統計收穫數量，以糜子佔第一位，次

為莞豆小麥葫蘆等。各項變價總計為八萬六千七百元，以特種作物煙草售價最高，糜米莞豆小麥次之。

二十三年全墾區作物實存種植面積產量價格比較表

作物	播種畝數(略計)	百分比	收穫數量(石)	百分比	折價(元)	百分比
小麥	一三〇四四	一六・八四	一四〇八	一三・二七	一一四五七	一三・二一
燕麥	一五九三	二・〇五	一五〇	一・四一	六九七	・八〇
莞豆	一二〇七二	一五・五七	一八九七	一七・八七	一一五一九	一三・二九
蠶豆	一九八四	二・五六	二九二	二・七五	一三九六	一・六一
扁豆	二七八四	三・五九	三二三	三・〇五	一三八〇	一・六〇
黑豆	三一五七	四・〇七	三一九	三・〇一	一六一四	一・八六
糜米	一九九二八	二五・八九	四四六六	四二・〇七	一八七六〇	二一・六四
穀子	三四一二	四・四〇	四三六	四・一一	二〇八五	二・四〇
黍子	一〇二九	一・三三	二六一	二・四六	一一一〇	一・二八
葫蘆	一一七四〇	一五・一四	八四九	八・〇三	四〇九四	四・七二
特種作物	四二〇八	五・四三			二八五四八	三二・九三
租金					二六三六	三・四〇
其他	二五八六	三・三三	二〇七	一・九七	一四〇三	一・六二
總計	七七五四三	一〇〇・〇〇	一〇六一二	一〇〇・〇〇	八六七〇六	一〇〇・〇〇

屯墾第五隊穫糧最多，達一千四百三十石，第三隊最少，僅及一百四十石。初期開荒，經驗缺乏，水旱災害，更足影響產量，故所穫僅足自給，不能向外輸運。第二項牧草，由試驗場試種紫花苜蓿，生長成績頗佳，可為改良飼料之用。其牧養家畜除引用各國良善配種，改良牲種外，並注意牲畜日常生活條件，如潔淨厩房，防備疾病，放牧有時等。第三項工藝作物概見試驗場之工作，詳於下文。第四項消費合作社已於二十二年在包頭成立，至五原各新村均相繼設立分社，並信用合作社，採買貨品，舉辦低利貸款等。第五項植樹，各村堡內外已植樹若干株，並籌闢苗圃地址，每年每連播種幼苗兩畝。第六及第七兩項，見試驗場工作內。第八項開渠修路見前水利與交通諸項工作。

五原農事試驗場之組織，設場長主任各一人，助手工頭若干人。下分作物畜牧森林訓練四部。

1. 作物部

(a) 試驗區——改良後套農作方法，並試栽價值較高之各種作物。

(b) 經濟區——分別栽植各種作物，使其產量增加，質量優良，用費低省。

2. 畜牧部

(a) 整理土種——就原有家畜施以科學管理與飼養。

(b) 改良土種——鑑定優劣，慎審取捨，引用各種優良畜種，純化西北畜牧。

3. 森林部

(a) 苗圃區——培養楊柳榆樹，並試種松柏。

(b) 植樹——利用沙梁鹹地及渠畔道路，實行植樹造林，以救木荒，以防水患。

4. 訓練部——統屬訓練隊士兵六十人，由屯軍每連選二人，定期為二年，施以農業科學智識，及實地操作之訓練。

作物部二十三年試驗結果：冬麥有種植可能，產量在春麥之上。後山小麥完全成熟。藍麥有三種特徵，耐旱性強，土壤要求甚少，與抵抗黑穗病力強。四種優良莞豆為青莞豆兩種，大玉莞豆一種，狼豆一種，發育良

好，品質優於套莢豆。高粱有紅白，可代替莢豆充作飼料或造酒精。五種禾本科宿根牧草，可供家畜。玉米及日本黑大豆產量均可觀。試驗排水去鹹，春水洗刷功效在伏水之上。其前二十二年試以春水地種夏田，以為可行。鹹地可種合鹹性物。洋犁由該場監製，効用在七犁之上。其他，試種玉蜀黍，苜蓿，燕麥與莢豆合種，亦有相當成功。

畜牧部二十三年用美利奴羊寧夏灘羊與後套羊配種，飼養方法須擇高粱之地，冬天不宜剪尾，成績良好，將來在後套之發展，必有可觀。

森林部原定苗圃面積五十畝，二十二年以採種困難，僅用十八畝六分，先試種榆苗佔地五分，側柏五分，椿樹一畝二分，洋槐一分五厘，中槐五厘，合歡木一厘，結果，以榆樹成活最多。沿河楊柳栽培最易，二十三年由包頭購楊柳種數百本，椿樹春夏所生，秋冬則不致凍枯，訓練其耐寒力，五六年後越冬可無困難。其他樹木皆在試驗期中。

七 新農村組織計劃

屯墾目的不止於開荒闢地，尤在建樹新農村，以改

善人民之社會生活。新農村組織原分政治經濟教育公益衛生公安六項。

(1) 政治組織計劃，新村編制以每五戶為鄰，鄰有長；五鄰為閭，閭有長；四閭為村，村有長；在新村未完成前，依照軍隊組織編制之。新村內機關有五：一，村民會議，選舉村長村副及各委員會委員，決議村中興革事宜法令公約等。二，村公所為執行村務之機關，執行者為村長村副。三，調解委員會調解兩造爭議。四，監察委員會清查村財產，監察辦事各機關。五，經濟建設委員會，興辦各種公營經濟事業。

(2) 經濟組織計劃，原則約有三點：一，平均發展，實行均產制。二，生產消費分配合理化。三，倡興合作事業。組織之實施有四。一，信用合作社，主持全村金融。二，公營貿易所購置供應品及消費品，銷售村中生產品。三，農業經營合作社，主持農事農具之分配，種植之計劃，生產品之保管貯藏，及工作記錄等。四，協立集團信託農事試驗場，聯合鄰村合組試驗場，以改進農事為原則。

(3) 教育計劃作重的特點為全民教育，終身教育，

互相教育，及國防教育。

(4) 公益計劃：建築村內外道路橋樑，開闢渠道水井，設置公園，培植森林，舉辦社倉，撫養孤寡老幼，料理天災人禍善後事宜。

(5) 衛生計劃：個人注重清潔，公共清除街道，檢查病疫，設公共醫院。

(6) 公安計劃：非自衛不能安居，凡在村中二十至四十歲之壯丁，一律受軍事訓練，任清查戶口守望巡邏剿匪防禦水火等職。至其詳細情形，要皆失之瑣細，不便縷述。

總之，後套兵屯，為期不過四年，而事業規模，蔚為大觀。曩昔閻百川氏力倡土地村有之制，雖其理論及實施不無可議之處，然仍不失為改革土地私有制之有力方案，正宜假綏西墾區，實地試驗。復次，經營後套移民屯墾者，不止綏西兵屯之一種組織，然以人材設備資力規模而論，則無可與之相頡頏。深望當其事者，一本已往數年中努力創業之精神，領導後套開發事業，如大規模水利之整頓與交通之興建等等，並應注意土地之分配，新社會之建設，則其前途之發展，吾人於有厚望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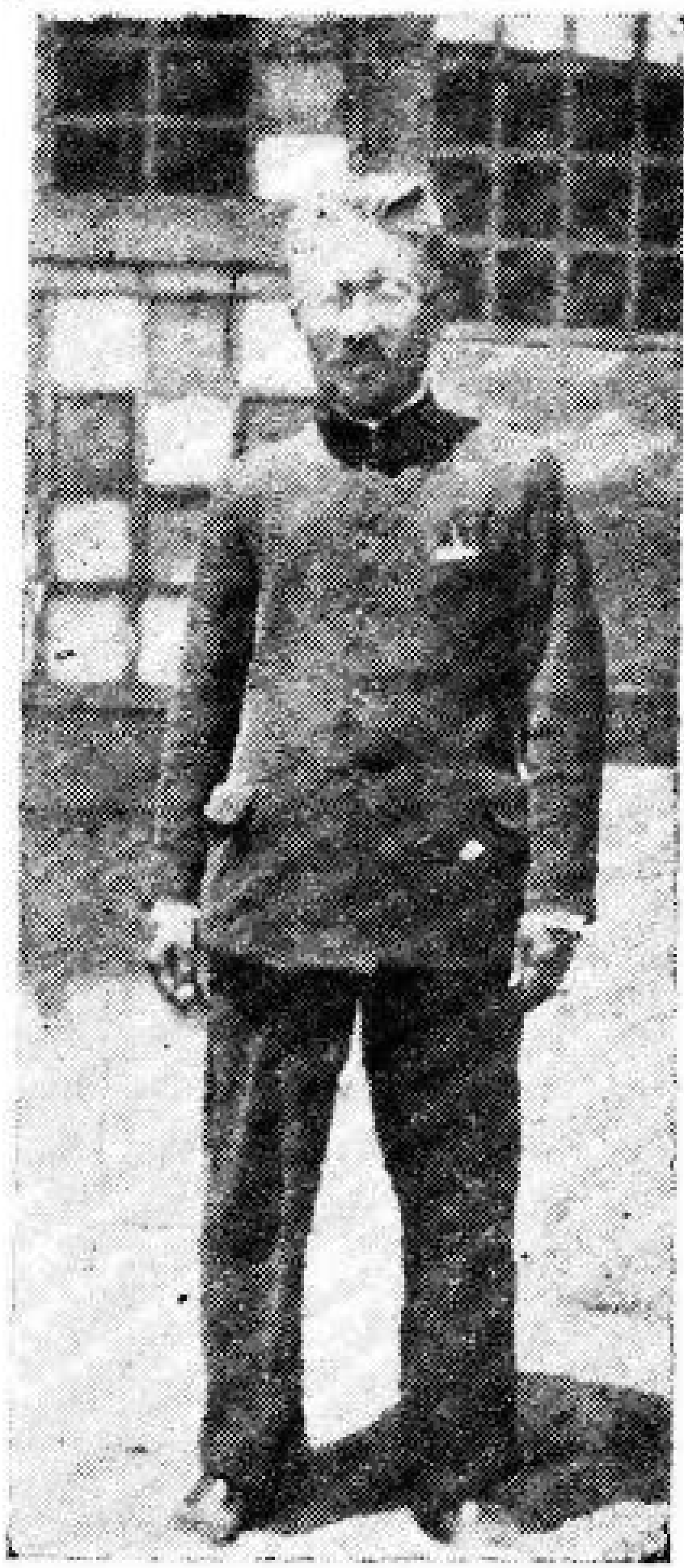
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書目

- 知非集 清崔述著 一册 粉連紙一元二角
- 萬曆三大征考 明茅瑞徵著 一册 粉連紙一元
- 宋程純公年譜一卷明薛文清公年譜一卷 清楊希閔編 一册 粉連紙一元
- 東華錄續言六卷 清奕賚著 一册 粉連紙一元
- 清語人名譯漢 清奕賚著 一册 粉連紙一元
- 紀錄彙編選刊(已絕版) 一册 粉連紙一元
- 太平天國起義記(附韓山文英文原著) 簡又文譯 一册 粉連紙一元五角
- 春覺齋論畫 林紓著 一册 毛邊紙一元
- 中國地方志備徵目 朱士嘉編 一册 報紙四角
- 日本期刊三十八種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 于式玉編 一册 報紙四角
- 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鄧嗣禹編 一册 道林紙四元
- 不是集 清浦起龍著 一册 毛邊紙一元八角
- 悔翁詩鈔十五卷補遺一卷 清汪士驛著 上元 四册 毛邊紙二元
- 吳氏銅古軒重刊本 悔翁詞鈔五卷 清汪士驛著 上元 二册 毛邊紙一元
- 悔翁筆記六卷 清汪士驛著 上元 二册 毛邊紙一元
- 燕京大學圍報(半月刊)(已出至九十四期) 每期四分
- 燕京大學圖書館概況 非賣品
- 燕京大學圖書館簡明使用法 非賣品

以上各書如蒙訂購請與北平隆福寺文奎堂接洽有願以書籍交換者請逕函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

安北和碩公中墾區調查記

李榮芳



長處田作任區墾

一 墾區成立的經過

在家鄉觀念最重的中國人中，要想離開自己的鄉土，而到邊遠的地方，創立一種新的事業，在一般人看來，總是很悲苦的一件事；尤其在國亡家破的時候，自己的父母妻子，被異族追迫的無地可歸，不得已而流徙到荒涼僻遠的地方，這種沉痛的滋味，更是難於想像。和碩公中移墾區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成立的。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四省先後淪陷，在一般不甘心作亡國奴的人，不能不撇棄了自己親愛的家鄉，而退到還沒有失陷的平津一帶地方來。可是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又怎樣辦呢？自己的家財沒有了，一條孤獨的身子，靠甚麼

來維持生活？正在這無法可想的時候，就有十餘位東北的先進，組織了一個西北移墾委員會，要為這一般東北流亡的人們尋找一條出路；其中朱霽青先生是一個最熱心而且也是最有力量的一個人。這個委員會共有十八個人，是在民國二十三年春天正式成立的，他們擬定章程，規劃辦法，前後經過十數次的討論，纔確定了進行的方針。他們進行的方法，是推定朱霽青先生為委員長，請他到南京交涉一切，而在北平則設徵集處，徵集墾民。徵集處是三月十九日成立的，推定任作田先生為主任，汪春亭先生為副主任，借用東北醫院門房實行登記。

當時印發了幾本小書，即西北移墾委員會移墾說明書，西北移墾委員會墾民須知，與西北移墾委員會墾區辦事處組織大綱。從這幾本小書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們開墾的精神來。他們要墾民知道的幾個問題是這樣：爲什麼要去開墾？爲什麼要到西北去開墾？到西北的那個地方去？怎樣屯墾法？開墾於各家有什麼好處？開墾於各家有什麼難處？怎樣的去法？裏面告訴立志要去的

人，填好志願書，找着介紹人，到舉民徵集處登記；並且肯定的說：『如果我們是強健，吃苦，有志的人家，徵集處便會把我們給登記上去』（見移舉說明書）

這三本小書，前面的封面上，都有他們的信條，我們更可以從這裏看出他們舉發的精神來。他們的信條是：

- 一、我們到西北去，要人人自食其力！
- 一、我們到西北去，要人人做一個生產者！
- 一、我們到西北去，要堅決我們的志願，努力創造我們的新天地！

一、我們到西北去，要同心協力，精誠互助，開闢我們的樂園！

一、我們到西北去，要先公而後私！

一、我們到西北去，要準備實力，誓復國仇！

一、我們到西北去，要將汗洒在西北，血流在東北！

背後封面上也有八句格言，這八句格言是這樣寫着：

『吃苦耐勞，耕食織衣。精誠親愛，先公後私。

開發西北，今正其時。恢復東北，報國有期』。

他們沉痛悲壯的情感，完全可以表顯在這幾句話裏。畢竟登記的結果很是不錯，在北平有五百餘人，山東惠民也有五百餘人，願赴舉區。

眼看移舉的事業，就要成功，不想又遇見難處，這難處是朱先生同剛大夫，柳教授，孫先生等人，會同內實兩部委員赴臨河一帶調查舉區，因為種種的緣故，沒有得到相當的地點，因而登記的事，也於五月十號截止了。

後來西北移舉委員會兩次開會，議決由朱先生親赴南京會同財，實，內，鐵各部，向行政院請求令綏省府設法撥給地基，並向財部催促發款。

在這個時候，任作田先生格外着急，因為他與舉民接近，前來訊問的也日見增多，不得已他便約會同志王彤軒先生等六人，數次給朱先生去信，催他辦理一切；其實朱先生在這個時候，並未閒着，也是不斷的向政府請願。經過多次關係機關公文的往返，到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六日，朱先生才將舉務的事情辦妥。他回到北平來報告於委員會，說政府允發五萬元作為舉費，並囑任作田先生力負舉區工作的全責，如接收地畝，調察情況，規畫辦法，籌備預算等事。任先生這才召集十餘同

志，經過兩次的討論，規定先去墾區六人，辦理一切事務。二月九日早八時，六人由北平出發，十號，謁綏遠傅主席，傅主席允為竭力幫忙；並派墾務總局委員到五原墾務分局，加派繩丈員到地丈撥地畝，二十一日丈清，計全面積七萬餘畝，可種地有五萬餘畝。丈量後，六人便在包頭五原扒子補隆三處調查出產，比量物價，最後決定在三處購買物品，火速進行。二十七號，任作田先生返平，留二人作代表購買耕牛馬匹農具。一到北平，便知道車輛的價錢，北平比綏遠更公道，便買了大車八輛，水車一輛，汽車二輛。同時任先生作西北移墾委員會初期移墾步驟墾區工作綱要，函報朱先生轉呈行政院，後經行政院修正批准，便隨公函給墾民寄去，叫他們三月二十日以前答覆，四月一日，出發赴綏。

按普通的看法，等了一年多的墾民，一見這信，必是歡天喜地的湧躍前來，誰想到北平登記的五百墾民，只有二十二報到，其餘的墾民全就了旁的事情。努力的結果，北平願赴墾地的，有一百二十五人，山東有三百五十人。北平組四月一日從平綏路要了車輛，載運墾

民和他們的物件，及所買各種車輛；此外又有氣油二百五十箱。五號，到達和碩公中，臨時在扒子補隆教堂裏面及西九號村居住。七號，開始工作，先在扒子補隆西高處地跌老半斤擇設村基，蓋妥土房九間，挖有村基圍壕百八十餘丈。誰想到這個地方是地勢合宜而水不合宜，鑿了四眼水井，全是苦水。不得已東移另尋村址，又鑿了一眼井，也不適用。然後才又向東南移里許，鑿了四眼井，全是甜水；而此地的地勢，也不低窪，便在這裏修築村舍，將前在舊村所打的土坯四十萬塊運來使用，築成房舍十一排，每排十二間，共一百三十二間，汽車房馬棚共二十間，外有大門洞並兩耳房五間，又在兩旁培牆十二丈。村基南北有一百二十丈長，東西有七十二丈寬，圍壕已挖成三分之一。又於村南三里餘南牛墳，築成土房五間。可惜原定村基附近等處所栽的楊柳柏樹等類五百餘株，因為管理不便，雨水不調，全都枯死。

山東的墾民三百五十人，是四月十五號由濟南到北平來的，可是他們到北平就逃去了一百人，下剩的還有二百五十人。這些人於五月一號，來在墾區，從事於挖

渠的工作。濟南來的墾民，雖然於報名的時候，見過墾民登記表上寫的『吃苦耐勞，耕食織衣，精誠親愛，先公後私』等格言，也在墾民志願書上簽過字，說『願在貴會領導之下，前往墾區實行墾殖，決心努力生產，服從紀律』，到底他們沒有明白開墾的難處；不然一到北平，怎麼就逃走了一百餘人呢？在墾區工作的時候，他們也是不安分，常起擾動，到六月一號，這二百五十人中，又逃去了一百。十月間於任處長公出後，其水利組岳仲三以藉返對汪處長為辭，竟擴大罷工運動，參加的有九十餘人，一連罷了五十餘日，直等將岳仲三等為首五人開除驅逐後，始全復工，努力工作。創辦一種新的事業，是怎樣的不容易，如非具有開創精神的人，是不容易成功的。可是這一年雖然經過了許多難處，然而墾務的成績，也很見效，到民國二十四年底，已挖成的大渠，長五十五里，寬三丈至一丈四尺，深四五尺；支渠寬一丈四尺至一丈或八尺不等，深四五尺，長四十餘里；共可灌田二百頃之多。新村的安置也就緒了，三百多個人，都有了歸宿的地方，如果將來繼續發展，後套地利常必由此而漸近開發，總算在西北開發的歷史

上，有這樣悲慘的一幕。

二 墾區的基址

墾區所在的地方叫做和碩公中，原屬蒙古達拉特旗，今屬安北第三區。它的位置，就大處說，東北去安北設治局約百里，東南去包頭約三百九十里，西北去五原約九十里，南去黃河約三十里。就小處說，扒子補隆在其北，距墾區的基址約五里許。扒子補隆是安北西南部很有名的一個鎮市，也是教會經營的一個重要地方。村內有教會一處，有一個美國籍的牧師同他的婦人在那裏傳教；村南有幾家小商店，附近一帶的居民，多半到此做買賣，因此也就成了一個小市場。扒子補隆更有一種特色，就是村外栽的樹株很多，自遠處就可一望而知。墾區通常所用的菜蔬米糧，以及其他零碎的用品，有時也到這地方去買。墾區的東邊緊靠烏梁素海，距村址約有三里許。烏梁素海是烏加河下游匯聚的地方，四周圍總有幾十里，產魚最多，水鳥同野獸也異常的多，是漁獵的一個好地方。烏梁素海的東南邊就是烏拉山，自此而西，迤邐曲折，直到西山嘴子後止。區的南邊是賀鏡，西邊是陶賴圖，也是些小小的村子。

就墾區的交通說，也是便利得很。從包頭到五原，早已修成的汽車路，這條汽車路過了西山嘴子之後，不久就到墾區的境界，再從墾區的中部穿過，北經扒子補隆之西，而西北去五原。從汽車路到墾區的村址，多不過一里路，所以從此去包頭或去五原都是很便利的。現在墾區自有載重汽車兩輛，往返包頭五原臨河間，不但運輸自己的貨物，而且也替土商運輸不少的貨品。水上的交通也很便宜。烏梁素海水的深度，是可行船的，從烏梁素海上行，沿烏加河可達五原之北，狼山之下；從烏梁素海下行，順烏加河下游的退水渠，可以直達黃河；東向順河而行，可以至包頭，西向逆河而行，可以至寧夏。烏梁素海之東，烏拉山之北，有很多的木材，可以供燃料，亦可以供築建，從烏梁素海上運輸，也很便利。現在墾區備有帆船二隻，一隻較大，一隻較小，準備以收穫所得，運往包頭去。除了烏梁素海以外，還有一條水上的道路，就是墾區新鑿的渠道。渠道自村址西南到黃河，僅三四十里，等到黃河水漲發的時候，渠道成了一條大河流，由此也可以運輸貨物到黃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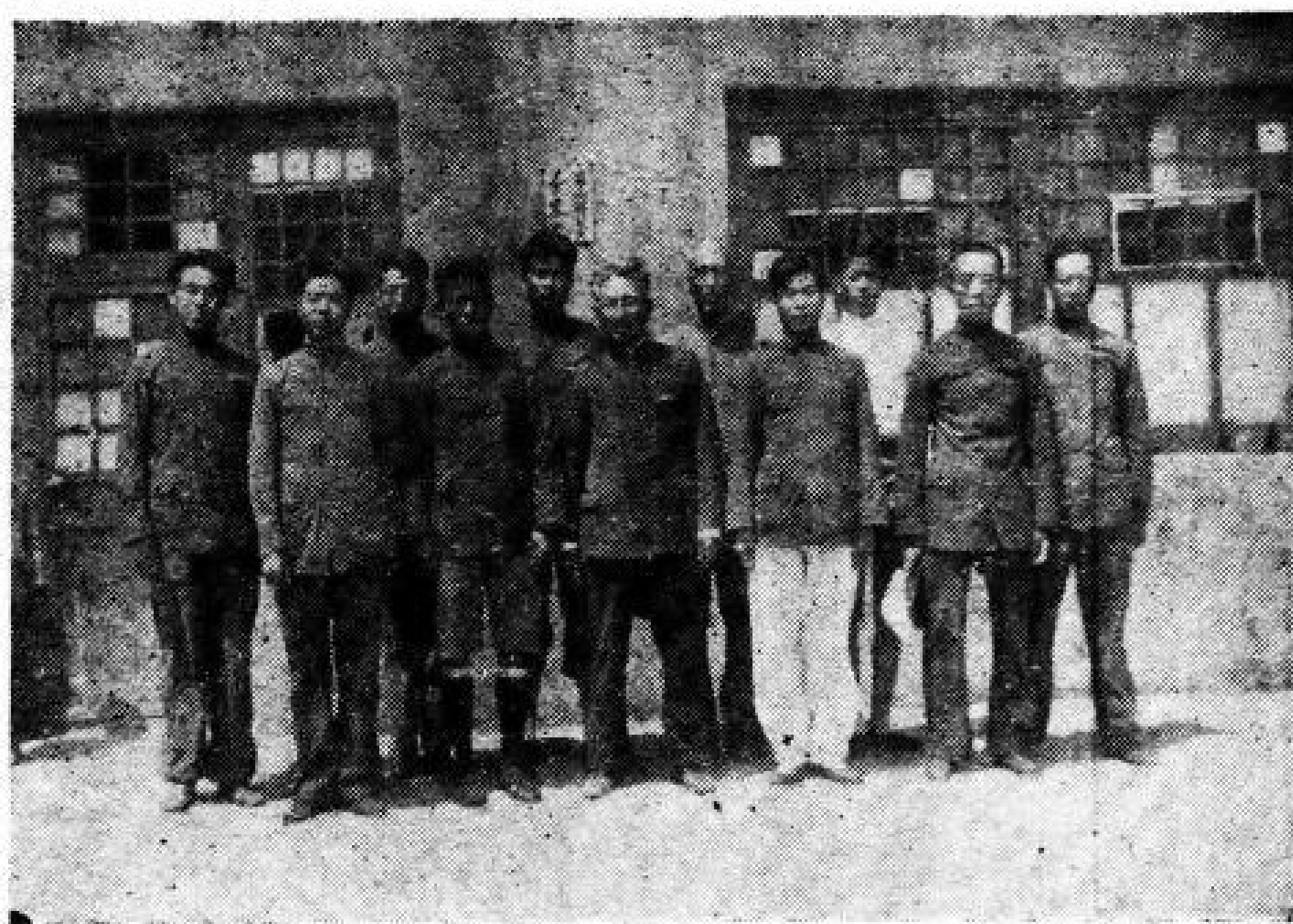
墾區的面積，共七萬一千八百零一畝六分，除去沙

陀二千九百二十九畝三分，計有荒地六萬八千八百七十二畝三分；再除去汽車路，公路，溝渠，壩，細沙地，城片地三成，實再可耕墾的，共有四萬八千二百一十畝，墾區土地的性質，是粘土的性質，內中含着細沙，也含着很重的鹽性，不過經過河水澆灌，無論甚麼地方，都可以成爲肥美的土地，種田禾，種菜蔬，都是很相宜的，所以講求水利，也是墾區惟一的要務。墾區界內，原有和碩渠長五十五里，寬丈餘，對於澆灌區內的土地，是很適用的；可惜年久淤廢，久已不能用了。現在墾區自己鑿了一條渠道，自西至東橫穿墾區之中，可以澆灌不少的田地，將來再鑿修支渠，區內的田地，是都可以灌溉的。墾區的西北角，接聯着民復渠，如果同水利局協力進行，也可以澆灌區內的田地。

總括起來，墾區的基址，無論從交通方面說，無論從水利方面說，都是很便於墾發的，如果墾區辦理順利，幾年之後，即可榆柳成林桑麻遍野，把一個荒涼的地方，變成繁富的區域。墾區地址，參考所插和碩公中未放地圖及和碩公中墾區詳圖二圖。

三 墾區組織

說完了墾區的基址，下面接着再說一說墾區的組織。墾區組織的特殊性質，就是集團生產，由於大家共同生產，由於大家共同消費，有了贏餘，也由大家分批。在這一點是與其他辦理墾務不同的，其他辦理墾務的，除了王靖國師長所創辦的軍墾以外，大都是私人經營的性質；雖然有共同的領袖指導，在警防，教育，衛生等方面，採取



一致的行動，然而財產所有權，以及每年所生產的仍歸個人所各有。凡是在西北部辦墾務的，除了職負有開發的使命以外，還負有創立新社會的志向，這是西北前

途最光明的一條線；而墾區辦理的趨向，更是要達到造成完全公民的目的，使每一個人要明白他在社會裏所負的責任，以及與其他人彼此間當有的關係。他們集團生產的性質，是以五年為限，五年以後，視所有的情形，或改為私有制度，或仍依照集團生產的方法進行。既然採取了集團生產的方式，當然有兩方面是不可忽視的。

(一)組織須要嚴密；(二)生活須要紀律化，個人的動作，須受團體的支配，是不能設自由的。

關於辦理移墾的主要機關，是墾區辦事處，它是根據實施移墾辦法大綱（此大綱原為西北移墾委員會草訂，後經行政院修正批准）原則第一條及辦法第一條成立的。原則的第一條是這樣說：

查墾殖事宜，千頭萬緒，必須設立一確定之領導機關，主辦關於移墾一切事項，以專責成。

辦法的第一條是這樣說：

根據原則一之規定，設立移墾辦事處，直轄於行政院，掌理墾民之選送及墾區之經營。

根據以上二條的說明，墾區辦事處就成立了，現在再來看看辦事處自身的組織。根據原訂的墾區辦事處組織大

綱第二章的說明，它的組織是這樣：

- 1 正副處長 總理本處一切事務
- 2 總務組 掌理文書，庶務，及不屬於其他各組之事宜。
- 3 財務組 掌理墾區辦事處之金錢出納及保管事宜。
- 4 保管組 掌理一切共用品之保管事宜。
- 5 被服組 掌理被服之備製事宜。
- 6 考核組 掌理墾民工作分配及成績之考核事宜。
- 7 政宣組 掌理政治訓練及宣傳事宜。
- 8 教育組 掌理幼稚院，小學校，及其他種教育事宜。
- 9 衛生組 掌理醫院防疫防災事宜。
- 10 統計組 掌理調查統計事宜。
- 11 交通組 掌理一切交通事宜。
- 12 警衛組 掌理治安自衛事宜。
- 13 交易組 掌理一切物品之購買及銷售事宜。
- 14 農作組 掌理耕地，施肥，及改良種籽事宜。
- 15 造林組 掌理林木之培植事宜。

- 16 牧畜組 掌理牲畜之牧養事宜。
- 17 水利組 掌理溝渠之修鑿，引水，及灌溉事宜。
- 18 工業組 掌理工廠製造貨品事宜。
- 19 園藝組 掌理菜蔬及菓樹之種植事宜。

從以上的說明，看出墾區的組織是根據一種主要的原則：一是共同生產的公有制度，二是嚴密的分工制度。這一種組織，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很完備的，可是實施起來也很困難。一則是條文上所說的過於空洞，怎樣能設具體化？一則是各組獨立進行，容易流於渙散，怎樣能設效率化？因為實施上有這兩樣的困難，對於原有的組織，不能不加以更易與補充。因此在墾區辦事處二十五年度工作計畫書上，對於原有的組織計畫，另外有一番說明。計畫書是這樣說：

(一)處務編制 查本處於二十四年開辦，原設水利，農作等十餘組，於編制上略嫌渙散。本年改編，先集全體墾民令其自動參加某項工作，十人一班，自舉班長，舉不洽當者，則選派之。以文書，考核，事務，統計分四系，統屬總務組。以農作，造林，水利，園藝，建築，

牧畜，庶務分七系，統屬工作組；工業事簡，暫附是組。交易組暫從緩設。保管組，交通組，被服組，衛生組，會計組各組幹事，均負專責，依事務之繁簡，規定每組祇設幹事一人，或增設助理等數人。警衛組幹事由處長自兼，計分二隊，以全部墾民抽編四十人，輪担治安之責。教育執行委員會，由全部精選委員九人，內負責者二人，計設民衆教育三班，小學一班，負全區義務教育，補習教育，及一切文化事業之責。

(二)工作支配 查工作組爲本處重要工作，所屬農作系分七班，每班十人；造林系一班，計七人；水利系二班，計二十九人；園藝系一班，計七人；庶務系司廚，御車，拉水，打更，喂馬，飼豬計二十三人；牧畜系春季暫僅二人；工業暫分木，鐵，鞋工三人，俱不設班。其他各組事簡，亦不設班。各班分負專責，如遇其他某組某系工作或有繁簡緩急之變更，得隨時調派增補人工，由某幹事助理領導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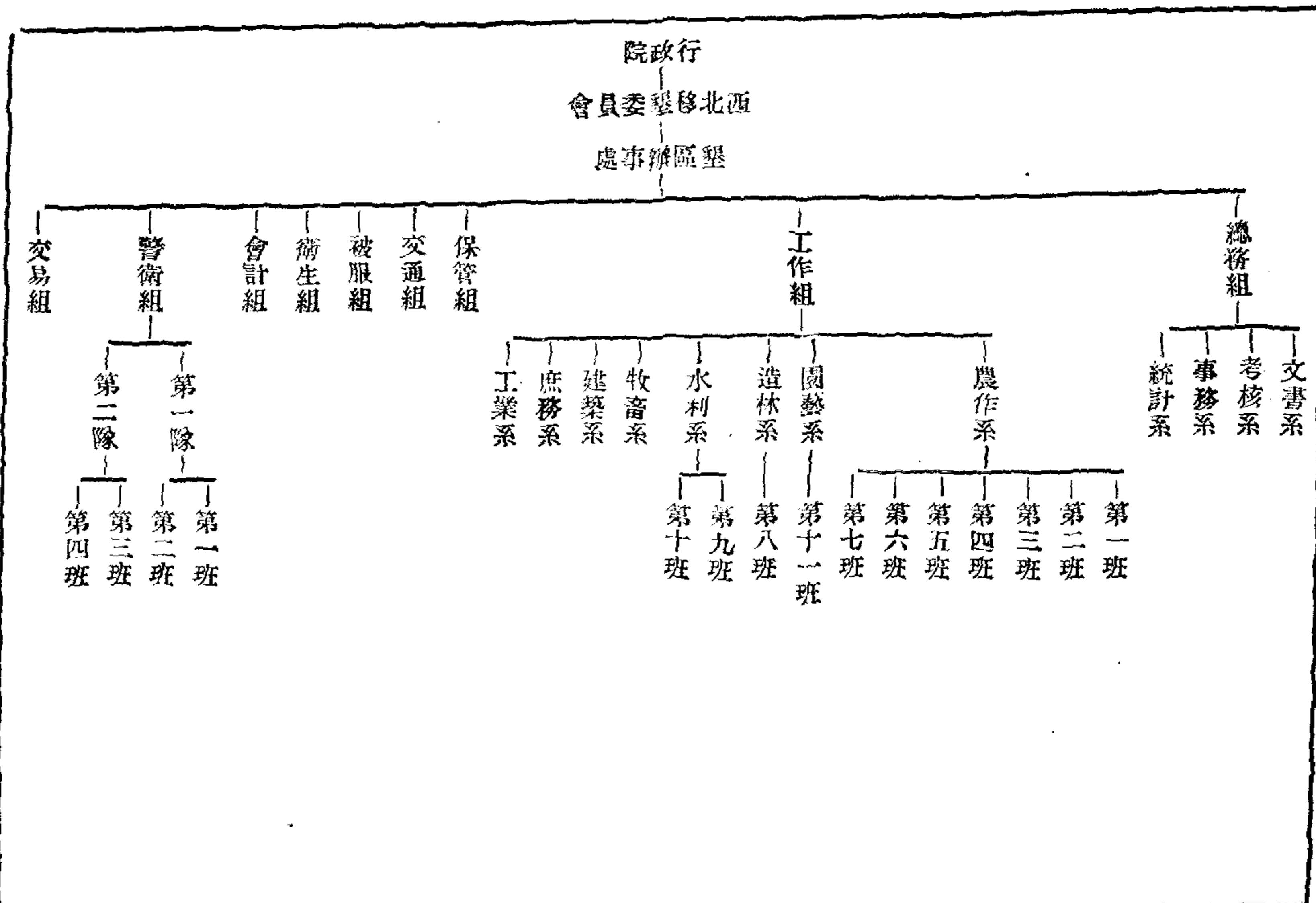
(六)工作統系 按照第一項之編制，本處工作於系統上漸臻完備：處長負總理全區之責，總務組負對人事問題，工作組專對工作實施；該兩組各分數系，由幹事總領一切。保管組專對物的問題，掌管收發物品，由幹事總領助理三人負責。墾區遇有較重之事，三組幹事協商執行。其他衛生，被服，交通，會計，教育各組，遇有商討問題時，可向總務組及有關係各組協商執行。至助理，按其學術品行之所近，安插於各組或各系中，又如不屬於其他各組事項，統由總務組辦理，以免散漫無紀。.....

從他們的計畫書的說明，就知道墾區的組織是愈趨於紀律化，效率化。當我們去調查的時候，他們的組織已經是狼就緒了，現在將他們二十五年上半季實施的組織寫在下面：

(一)處長 總理本處一切事宜。

(二)總務 幹事一人，掌管所屬四系工作及不屬其他各組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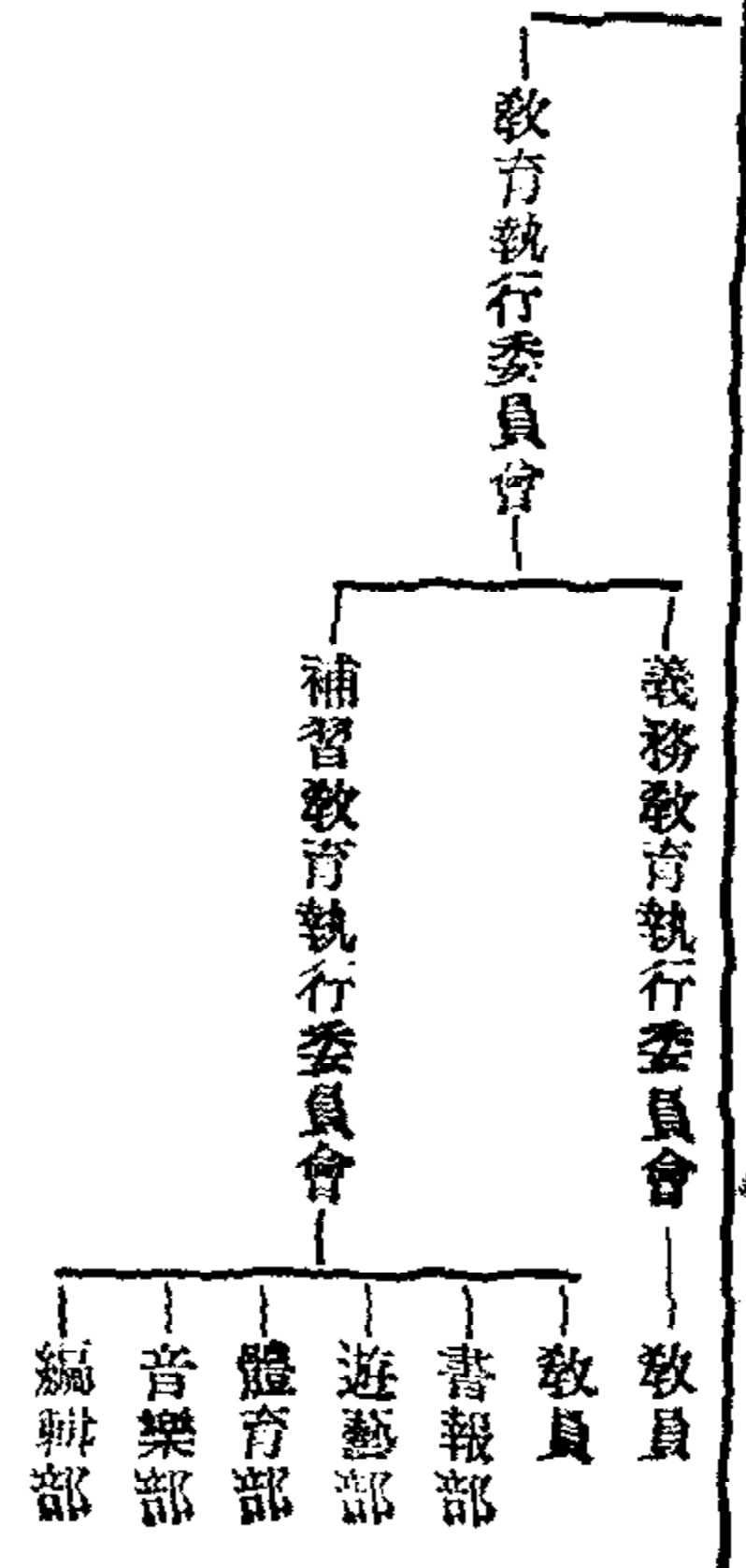
- (甲)文書系 掌理往來公文書函事宜。
- (乙)考核系 掌理各組成績考核事宜。
- (丙)事務系 掌理人事交際事宜。
- (丁)統計系 掌理調查統計事宜。
- (三)工作組 幹事一人，掌理工作分配及所屬該組一切事務。
- (甲)農作系 掌理耕地施肥及改良籽種事宜。
- (乙)園藝系 掌理菜蔬及果樹之種植事宜。
- (丙)造林系 掌理林木之培植事宜。
- (丁)水利系 掌理溝渠之修鑿引水及灌溉事宜。
- (戊)畜牧系 掌理牲畜之牧養事宜。
- (己)建築系 掌理修築房舍及圍堡各事宜。
- (庚)庶務系 掌理一切雜務事宜。
- (辛)工業系 掌理工廠製造。
- (四)保管組幹事一人，掌理一切公共用品之保管事宜。
- (五)交通組 幹事一人，掌理交通事宜。
- (六)被服組 幹事一人，掌理被服之備製事宜。
- (七)衛生組 幹事一人，掌理醫院防疫防災事宜。
- (八)會計組 幹事一人，掌理本處之經費出納及保管事宜。
- (九)警衛組 幹事一人，掌理治安自衛事宜。
- (十)交易組 幹事一人，掌理一切物品之購買，及銷售事宜。
- (十一)教育執行委員會
- (甲)義務教育執行委員會 掌理調查學齡及小學校設備教管事宜。
- (乙)補習教育執行委員會 掌理民衆教育及一切文化事業。
- (1)教員
- (2)書報部
- (3)遊藝部
- (4)體育部
- (5)音樂部
- (6)編輯部
- 舉區組織的演變，大體如上所述，現在再畫一個系統表。



四 墾區之管理與監察

以上所說的是墾區的組織，然而有了系統的組織，必須再有適當的管理與監察的方法，纔能杜絕流弊。普通說來，大凡是一種共同生活的團體，必須注重二件事：一是公德心，一是責任心。公德是不自私，重視團體的福利如同自己的福利；責任心是不偷懶，對於團體的工作，不存玩忽的心理。這二件事，說着是容易，而做起來則很難，尤其是在私有制度薰陶久了的中國農民。爲着要使大家愛惜公共用品，注重公德，墾區辦事處二十五年一月訂下了公物保管規則，規則的約文是如此：

- (一) 各種日用物品，必須好好使用，不得隨便拋棄或摔毀。凡不到換發日期，不得換領。
- (二) 各種工作器物，各組及各班領用時，須具條開



明器物名稱，數量，領用人姓名，並蓋章到辦事處，經處長批准，即赴保管組領取。但開單時須將應領數目，詳細算好，如不能算，即由保管組代辦，免得多費時間。如某物品業已廢毀，新物品尚未購到時，不准強索爭執，以全體面。

(三)各種食品，依照第二條辦理。

(四)無論日用品或工作器具，在保管組者，即由該組完全負責保管，如有破壞務須交回保管組修理；如能自行修理者，即立刻修理之。若某種物品已破壞至不能再修理時，須將原物送回辦事處，備案報銷。倘被人遺失或損壞，即時報名備查。倘被某人強行拿走或拐逃，即由該幹事等一面將拿物人姓名及所拿去物品數量，速報辦事處核辦，一面報告就近軍警保衛團等追捕送官究辦。否則即由該幹事負賠償之責。

(五)各墾民努力工作，固然多費器物，但不加小心任便損壞者，亦所難免。若有此種行為，即為輕視公物，應即由負責人按照事實，分別賠

償，將來由其獎勵金項下，扣款補罰之，或分別記過。

對於公用品的愛惜既然有以上條文可以約束，而對於各人勤惰的懲戒與獎勵，亦常有條文說明，因此墾區辦事處於二十五年一月又訂下了工作動息時間及勤惰功過獎懲辦法暫行規則。暫行規則的約文是如此：

(一)每日早七時起床(做飯人早五時半起床，晚九時就寢)，九時早飯，十時工作，晚三時半止工，晚四時晚餐，五時討論工作或娛樂，十時就寢。工作時休息二次，每次三十分鐘；並於工作時間，掛出一時三十分，輪授補習教育，各以搖鈴為號。十時以後，不可說笑，妨害公安；並息燈火，以防危險。不遵時間動息，以怠工論。如遇有特別工作，不在此限。嗣後晝長夜短，春耕農忙，其起食寢息時間，得另變更公佈之。

(二)各班班友，患病請假，須經幹事或班長令其到辦事處診斷給證，方能休息。否則必須隨同班長工作；若自動休息，以怠工論。

(三)現在各人所住房屋，務須保持建設原狀，尤須

清潔；且無事不得亂串，以免妨害他人安寧；違者減少德操分數。

(四) 派在外邊工作，或在區內經管廚房做飯等人，所領米麵油菜，及各種器物，均甚艱難購來，經濟既屬有限，物品又感缺乏，務須各自省儉保管使用，以延長公共生活時間，接續我們建設生產的完成；違者減少德操分數。如有私自處分公物，或私拿公用物品及私人物品，即按偷竊論，輕者記過開除，重者送懲。

(五) 各班友派赴各組工作時，須受該組幹事領導，若在本組及本班工作，須受幹事班長領導支配；違者分別輕重記過。

(六) 各班長隨時將本班工作人數勤惰情形，報告各組幹事。當該組幹事下工後，將各班工作人數，彙交考核組，其考核組負責者，並須隨時實地考核，分別登記，以憑獎懲。

(七) 全體墾民，均負有自立的，建設的，生產的責任，倘有違反此旨，破壞公共團體精神，生出消極罪惡，墮落，怠惰，渙散，沉緬，嗜好，

散布流言，毆罵同志，任意行動，結黨尋毆，輕者記過，重者開除，最重者送官廳法辦。

以上所舉兩條文，是墾區對墾民管理的辦法。一般的民衆常常犯着一種毛病，就是自己既沒有自主自裁的能力，而又不肯聽從旁人指導，俗語所謂「愚而好自用」者即是。這種心理最足使任何的團體破裂，渙散，而無紀律。目下中國內部團結的問題，就苦於一般人不能去掉這種心理，這是應該訓練的。再一種問題就是自私，一般的西洋人都說中國人是最自私，最不講公德，恐怕這不是假話。無論在政治的舞臺上，或在各種機關各種團體當中，無處不表顯出中國人的自私性來。這樣的國家，怎會不落後，怎會不滅亡。要想改造社會，給社會立一種合作互助的基礎，正可以從小的團體入手。實行訓練。希望墾區能設本着這種原則，努力的奮鬥作去，以求達到最完全的目的，而收宏大的效果。

下面再說明他們獎功罰過的辦法，作為這一段的收尾。他們獎功罰過的標號和分數是如此：

(一) 工作／工作一日為一分，其工作成績較次者，得酌減之。

(二) 怠工 ○ 不按规定時間上下班，亦按怠工論，怠工一日扣一分。

(三) 假 × 因私事及病請假均不記分

(四) 功 △ 每一次功加十分

(五) 過 √ 每一次過減十分

(六) 惰 一 作工時怠惰者酌減分數

(七) 全年品行分由一分至五十分

(八) 全年智識分由一分至五十分

(九) 全年技術分由一分至五十分

最末後的裁判是獎罰的實施，獎是年終利潤增多的鼓勵，罰是年終利潤減少或取消的懲處，總之仍是借着利誘的方法，鼓勵他們走上守公德盡責任的路子上去。

五 墾區實際的建設工作

(一) 建築新村 關於村址的勘定與建築，在本篇第一段中，已經說過了，不必再重複。最近的增築不很多，其中重要的是挖掘新村的圍壕，第一次是挖了九十五丈，寬一丈，深六尺；第二次是挖了六十三丈，寬一丈，深三尺。圍壕的挖掘，為的是防禦匪患，將來還要建築圍牆。又在新村前面道路兩旁挖了一條樹溝，長三

百丈，寬五尺，深二尺。因為地內含城性甚重，栽上樹不容易活，挖了溝，溝內放上水，城氣上浮，而後栽上的樹在下面生根，就不致於死了。

(二) 渠道 關於鑿渠的工作，在第一段裏也略略說了幾句，最近的工作是在九號村前挖掘大支渠一段，計寬八尺，深二尺，長一百零二丈。又加增新村前和碩幹渠渠背，寬三尺，深二尺，長一百一十五丈。又清理和碩幹渠渠底障碍物四十里。又用草和土堆砌布袋口西渠背傾圮之處，寬五尺，高一丈，長十六丈。又鑿修汽車路東和碩幹渠，渠底寬八尺，深二尺，長一百四十五丈。又鑿修和碩幹渠黃河口，渠底寬二丈，深一尺，長二百零二丈。

(三) 農作 關於農作的成績，在二十四年度合計自種與分種共三十餘頃，收糜子六百三十九石，雜糧十八石六斗，成績不算好。原因是初到這裏，一切都未安置妥當，又加以怠工的事屢次發生，所以沒有好的成績。本年度所工作的，是在跌拉半金地方耕種麥田，由和碩幹渠向南數，第一段東西寬二百弓，南北長一百二十弓，計一百畝。接連着又一小段，東西寬一百弓，南

北長八十弓，計三十三畝三分。第二段東西寬一百五十弓，南北長三百二十弓，計二百畝。又在新村西南開荒，種麥田一段，東西寬七十五弓，南北長一百五十弓，計四十六畝八分。總計三大段共種麥田三百八十畝零一分。又開生荒地種黑豆，黃豆，糜子二百三十六畝四分。此外已澆的荒地，約有一百九十餘頃，分租予一百餘家佃戶耕種。如果將來收穫成功，墾區的自給，是不成問題的。

(四)園藝 本年度墾區在新村及和碩幹渠以南，開生荒地五十五畝五分，作為園田，內種各種菜蔬。又在新村西南開生荒地六畝，栽蒜三畝，種小白菜三畝。所種菜蔬，除蒜苗外，其他皆不甚發旺。這裏有一段經驗，可供後來參考，是種園的人，恐怕去年所澆的伏水，已經日子很久了，土乾不易發芽，所以又重澆水。不料澆水之後，引起了土中的域性，被暴日蒸晒，裂成二寸餘厚及二三寸寬的斜土塊，堅硬如石，壓迫菜芽，不能自然出土，所以菜苗不甚發旺。此為種菜人於失敗中所得之經驗，日後種菜，切忌於下種後澆水，即使澆水，亦須在下種以前，和苗出土四五寸以後，方為合

宜。

(五)造林 墾區在本年度。又於新村前挖栽樹小溝，寬一尺半，深一尺半，長六百丈。又於新村東南林園挖圍壕一段，四面寬深各三尺，長一百二十二丈。又於新村東南林園挖圍壕一段，四面寬深各三尺，長八十八丈；並栽果木樹一百棵，楊柳樹二千二百二十棵，現有三分之二，已經發芽放葉，計佔地一千八百八十八方丈。所有樹秧均自三百里外馬池地方買來，因時間關係，樹內汁漿不足，所以未全發生。此外墾區又壓楊柳樹條不少，已活的有七百餘棵。該區更將新開荒地二十二畝，作為田園，種上樹秧，可惜因為播種後澆水太早，樹苗祇出一半。

(六)警務 由本年的四月六日至五月六日，該墾區辦事處開始軍事訓練班，由第四班起始，本班全班十人，以班長韓植陽擔任術科，處長任作田自任公民常識，史地，德育等精神教育，屆期舉行考試，成績尚屬優良。該班於受訓期間，除維持本區秩序外，并輪流於夜間值崗，警衛新村。

由五月七日起，至六月七日止，第七第八兩班共十

三人，編入軍事訓練一期二級受訓，由教員徐資鈺担任術科，警衛組幹事王德裕，担任公民，常識，史地，德育等課程。該兩班在訓練期間，所任勤務與第四班相同。

由六月八日起，至七月八日，有第十第十一兩班，共十二人編入軍事訓練一期三級受訓，一切課程，教員，與第二級相同，職務與第四班相等。如此繼續訓練，全部黎民都可得到自衛的能力。

(七)教育 墾區教育，由教員潘廷弼，楊鐵民，李清，徐資鈺四人担任小學教育，及民衆教育，書報室，壁報，刊物等項工作。現有高初級學生三十九人，一切課程全遵照教育部的規章。該處因當地民風愚惰，對於兒童教育不甚關心，為提倡普及教育起見，免收收生，并供給紙筆墨硯書籍宿舍等項。今將其小學教育進行之概況，抄錄於下：

1. 校名 本校定名為和碩公中墾區小學校，直隸于和碩公中墾區辦事處教育執行委員會。

2. 宗旨 本校以普及農村教育，陶冶學生節操人格，授以國民基本知識及農村生活必需之

技能為宗旨。

3. 經費 本校經費完全由辦事處支給。

4. 校舍 本校設備教員預備室，及圖書室兩間，教室六間，學生宿舍四間，教員宿舍二間。

5. 學生 本校為普及農村教育起見，所招學生不限性別，並歡迎本地農人子弟。現有高一年級學生三人，初二年級學生六人，初一年級學生三十人，共計學生三十九名，內有本區同工子弟十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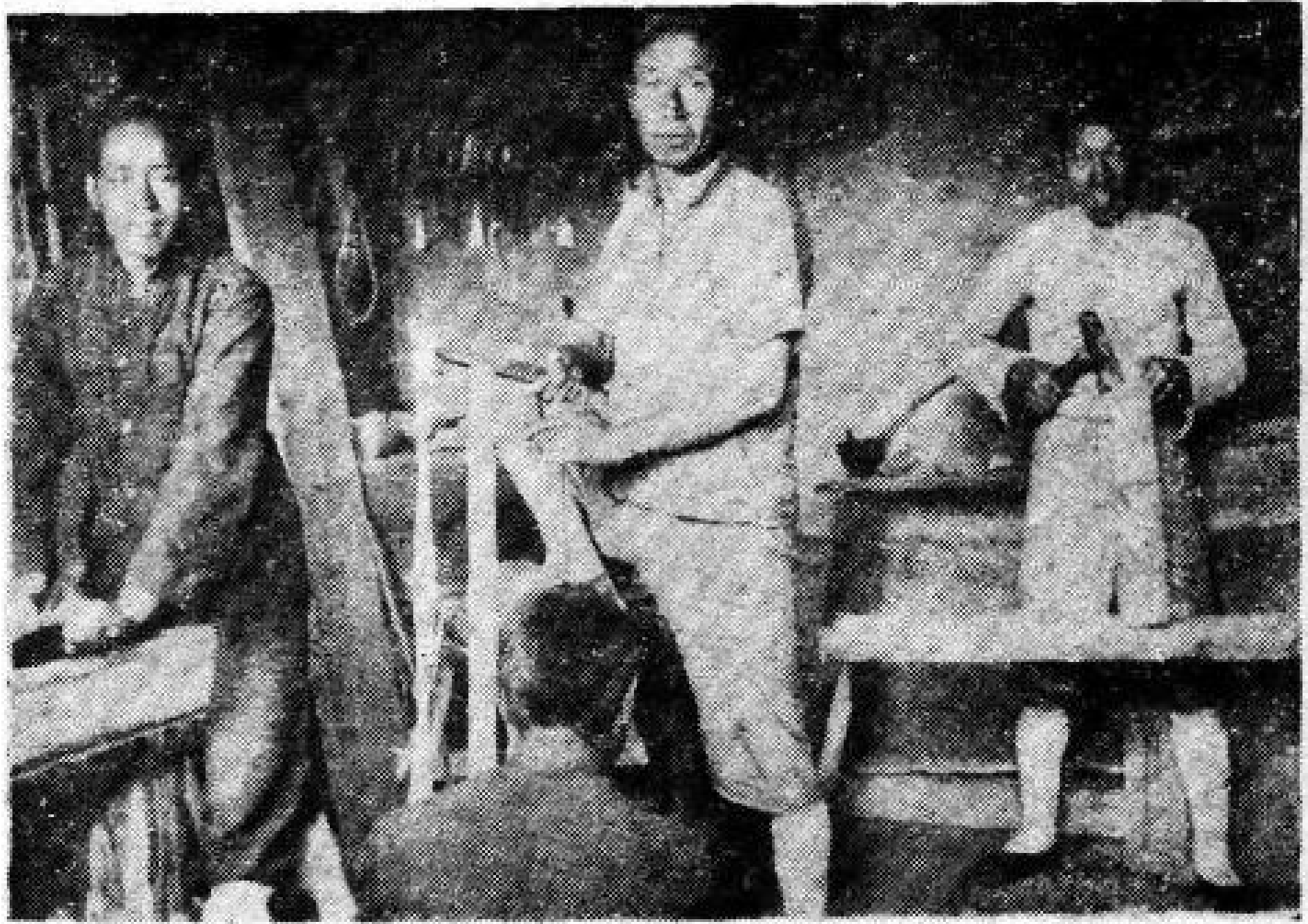
6. 教職員 本校教職員由全體墾民中商請，完全義務職，現有級任教員二人，科任教員二人。

7. 課程 所有高初級課程，完全遵照最近教育部頒佈之課程標準施行，並特別注重課外勞作，以適應農村生活，而養成勤勞習慣。

8. 級別及教法 本校分高初兩級，高級採自學輔導教學法，初級採啟發式教學法。

(八) 木工 用汽油箱做得學校桌椅十餘套，及其他區內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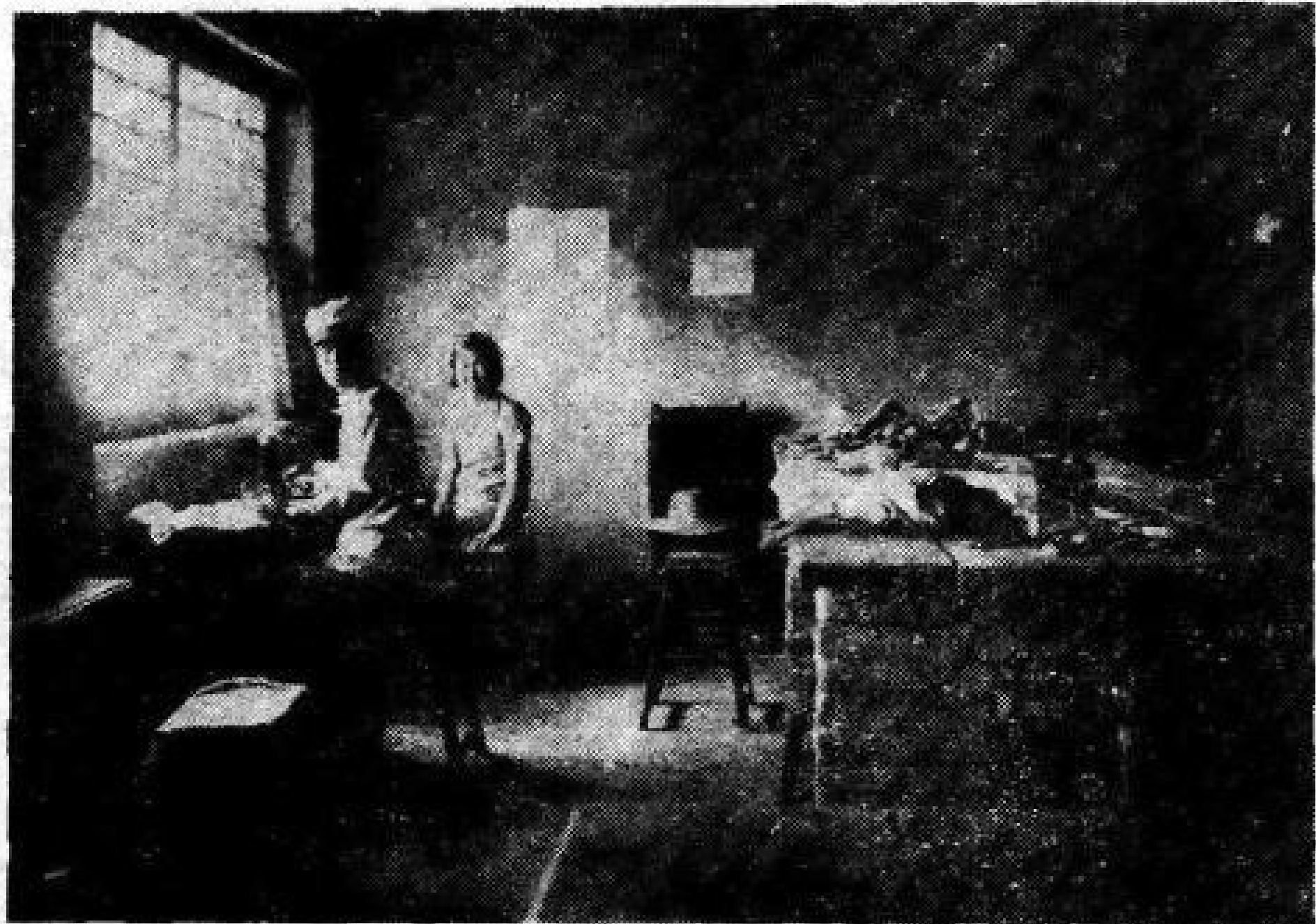
木 工 組



部，作成布鞋二百餘雙，帆布皂鞋一百五十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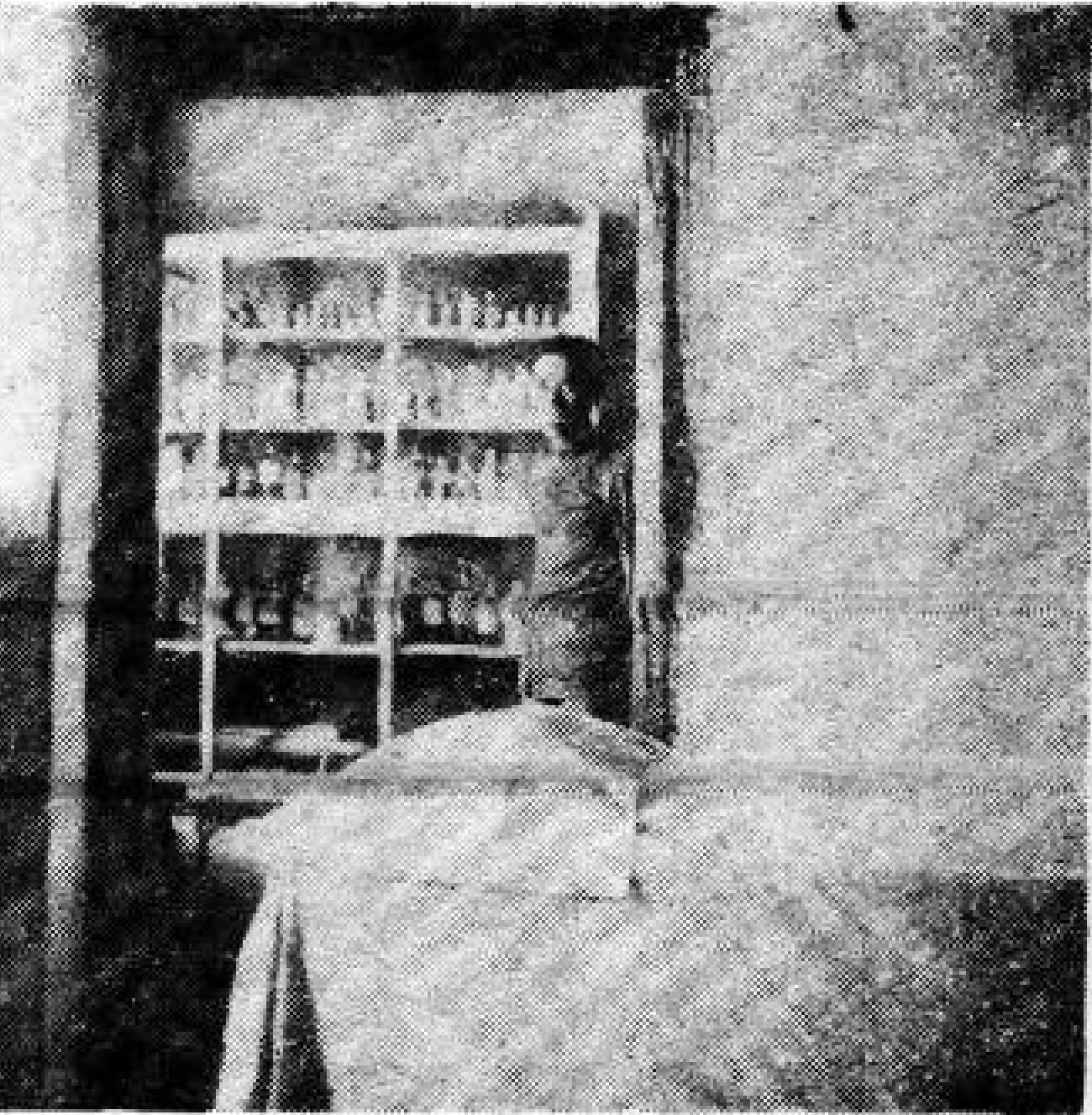
(十一)被服 該區被服組有男工二名，女工六七人，於二十四年度做成單衣制服四百十一套，棉褲襖一百五十九套，又四十四件。本年度現已做成制服一百三十五套，褲卡一百二十件，短袖汗褂一百二十件，單褲七

被 服 組



(九)鐵工 該區自設鐵工部，有三人担任，做成各種日用物品五十餘件。

條，男女生制服三十五套，棉褲祆兩套，及其他零星活計。



衛 生 組

(十)鞋工 該區設有鞋工部，有曹大文大夫及任作田處長担任醫生，用西藥及針灸治療，計去年度共診治病人一千七百二十七名，本年度現已診治四百二十七人。

(十三)交通 該區現有帆船二隻，由數人駕駛，往來於雪海灘及新村之間，運輸紅柳枝柴樹根，三次計運二十餘車。又赴安北縣，運去糜米十餘石，胡油數百斤，並運回煤萬餘斤，

以作燃料。

該區又備有頭號大汽車兩輛，往返於包頭及和碩公中之間，除運輸自用物品，及新參加之墾民並墾民之眷屬，與來往辦事人外，亦代運客貨。計去年共獲運費三千一百五十一元七角八分三厘，本年度已獲運費二千四百七十餘元。（詳細工作參考綏遠和碩公中墾區辦事處呈行政院本年一至六月的報告）原來的計畫，本來格外圓滿，（參考綏遠和碩公中墾區辦事處二十五年年度全年工作計畫書），奈因行政院二十五年年度接濟費一萬餘元，尚未領到，有許多計畫不能充分發展，等領到接濟費以後，諸種計畫都一一實施，將來的發展，必更有可觀，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六 墾區辦事處處長任作田

任作田先生是遼寧遼陽縣人氏，生於清光緒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先生幼時在私塾讀書，九歲，甲午中日戰爭發生，他的父親曾親與其役。十五歲，八國聯軍之戰發生。十九歲，日俄戰爭發生，先生的先父因憂傷過度，喪命。此後一年之久，先生在家中務農爲生，因爲

沒有經驗，終至失敗。二十歲，至遼寧，考入警察公署，先作書記，後作戶籍員。自二十三至二十六歲，任文牘之職。到二十七歲，歸依基督，託病退出警務，進入遼寧神道學院，研究神學與針術。民國五年，加入達爾罕王丈地委員會，藉以得資供給子女讀書。民國六年，改充興京警務總務股股員。七年，至黑龍江拜泉縣稅局，充該局會計兼任文牘，旋復代理局長。任職五年，稅收較前增加十一倍。自民國六年至十一年，先生對於宣教生活，甚有興趣，先立第一拜泉基督教教會，先生自任長老；又有王印三先生，任捐禮拜堂三間，稱中華基督教會。民國十年王印三先生逝世，先生與遲潤華先生同任長老之職，創立國內佈道會黑龍江支部，以尙魁英牧師爲會長。先生於收稅時期，導引一百一十餘人入基督教。教友中有全秉權者，賴卜爲生，後作教友，先生供其子讀書，去年始畢業東北大學。先生又於嫩江創辦基督教支會，以于百祿先生任傳教之職；後又創辦基督教新村。後先生因故去嫩江教會，至綏化縣縣政府，充當總務科長，會計主任，兼任司法員之職。民國十二年，先生到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任德育幹事。民國

十六年，改任同濟工廠職工青年會總幹事，同事有幹事七人，常年經費六千餘元，由武百祥趙善堂二位先生供給。該會出版物有同工週刊，流行頗發。此外並設備澡堂，遊戲場；又改良工人待遇，減少工作鐘點，由十四點改至十一點。因此工徒日漸增加，竟至八百餘人，信道的有一百餘人。民國十八年因哈爾濱城市基督教童總幹事辭職，先生被聘為城市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為青年會捐款籌薪，推行會務，十分盡心。本年長子任守訓

畢業北平燕京大學。九一八事變後，先生慨國事日非，不忍目視疆土陷失，遂退身來平。旋因東北難民，逃集者衆，無地可歸，遂與朱霽青先生及其他同志數人，創辦西北移墾，事成，先生被推為辦事處處長，總理墾區一切事務。先生具感世之心，負改良之志，以其所志而施諸西北，墾區將來之成功，自有不可預料者。深望政府及社會人士，均予以助力焉。

地學雜誌

民國二十五年第三期

目錄

海流與氣流之連關.....	李憲之
長城關堡錄(續).....	張鴻翔
我國雨災及其預測方法之研討.....	盛福堯
水道考異之三.....	李國耀
關於戴震的水經注校定(續完).....	森鹿三著 鄭德坤譯
阿比西尼亞概觀(續完).....	李從弼

北平北海公園園城內

編輯兼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每定期價：報林道紙三紙五分 報林道紙二紙五分

新蒙古

月刊

第五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五日出版

編者的話
大衆生活宜特別注意(續).....姚敬齋
最近蒙古的動靜.....日 月
天主教在察哈爾東部之狀況及其影響(續).....墊公譯
蒙古發展之地理障礙.....張印堂

外蒙古對外關係.....趙長年譯
蘇聯近聞三則.....禹 公
中秋對月詩.....墊 公
弔望諸君墓詩.....墊 公
雜記三則.....墊 公
小品

定價

每半年零售實價一角五分
半年外埠三分
全年零售實價一元二角
全年外埠三分
郵費在內

編輯兼發行所 新蒙古月刊社

薩縣新農試驗場及其新村

(附薩縣水利述略)

侯仁之

一 新農試驗場創辦經過

新農試驗場，位在薩縣城東南十五里，南去民生幹渠亦只三里，爲民國十八年四月一日由閻百川氏捐資興辦。經費共六萬元，擬試行大農制，使用機器耕種，本極經濟之方法，經營西北墾牧，併調查研究，作爲將來創辦新村之試驗（按今之試驗場，俗即以「新村」呼之）。場務進行，完全依照農家經營農田辦法，不涉機關習氣，所有開辦、流動、購地、購具及員役薪工各項費用，概從原定經費六萬元內開支。迨場務確定基礎以後，即由該場自行發展，不再向公家領款。

計劃既定，遂聘南京金陵大學農林科教授李君映惠到場主持辦理，當年購地三百六十八頃五十五畝，共費洋二萬一千三百餘元。同時并由上海慎昌洋行購定美國 McCormick Deering 農具公司新式農具全套，計十五至三十馬力拖車帶三行犁一部，十至二十馬力拖車帶二行犁一部，雙行四排圓盤耙一部，條播耩一部，割捆機一部，打穀機一部，共用洋二萬餘元。此外又建築房屋三

十六間，并購置普通農具以及種糧、飼料、牲畜等項，共用洋七千二百餘元。場務至是略具規模。

十九年一月，李君不幸以病逝世，遂改聘金大農林科講師任君承統（建三）於二月初到場視事，即現任之主任也。任君繼續李君事業，更辛勤刻苦力謀發展，於全年中相繼建屋五十間，又添購機器附件及油料約計一千餘元，開渠十里，築路十五里，并鑿洋井一眼，此外則致全力於機器農具之試驗，共計開種田地四十餘頃，計兩部拖車，每日可耕地一頃，小拖車帶圓盤耙，日可耙地一頃二十畝，條播耩日可種一頃六十畝，割捆機日可割田禾一頃，打穀機日可打一頃地之禾稈，故只以其工作效率論，足可抵牲畜百頭，壯丁百名之工，節時省工，便利殊多。不過以其耗費論，全套機器，合計平均每日用油十七桶，即除機器價值利息與司機人之薪資不計外，只各項油料消耗，以與當地人工及所需牛馬價值相較，且在二三倍之上。此種情形，在現時人工低廉之西北社會，實不合乎經濟原則。故經本年度之試驗結

果，遂決定嗣後開荒，以人工牲畜為主，以機器補人工之不足，原定純粹使用機器之計劃，至是暫緩實行。

同年八月張家口種畜場停辦，運來英國哈利佛牛二十三頭，澳洲美利奴羊與蒙古綿羊混交數代之雜種羊五百零九隻，并有農具若干，對本場發展，不無小補。然是年冬損資興辦人閻百川氏以事出洋，該場隸屬無主，經費無存，遂奉電移歸綏遠省政府管轄。同時因受政局影響，當地金融，紊亂不堪，故以當時經濟狀況論，即現狀亦且難於維持，遑論發展，是以該場同人遂決定勵行減縮開支，誓與普通農民一樣生活，一樣工作，以事業為前提，自下年度起取消按月開支制度，仿當地商人之應支分紅辦法，以解決之，餐宿則由場方供給。其犧牲刻苦精神，至是得一確證！

自二十年起，該場既已移歸綏遠省政府管轄，遂于是年一月一日起，根據省府所定領導民衆，改良農牧，建設新村之目標，及繼續完成穩固基礎之原則，由該場自行擬定十年建設計劃，規定以前五年分期開荒，每年由省政府補助特別建設費一萬元，後五年建設新村，則由該場自身收入辦理。自此而後，一切場務之進行，一

概本此目標。二十三年該場有意組織董事會，希望將該場組織改變為純粹社會文化事業，以免受政潮轉移之影響。旋奉綏省建設廳指令，謂用意不無可取，惟時期稍嫌過早，應即本前定十年計劃，以求完成第一步使命，其議遂寢。及至去年年底，五年開荒，業已期滿，自本年度起，已開始實行建設新村計劃。此間工作成績，另見下文，茲先叙其內部組織：

二 組織概況及工作原則

該場成立之初，只設主任一人，下分機器及事務二股，組織十分簡單，而主任薪金猶直接由第三方面軍總司令部支付。及至民國二十年，該場移歸綏府直轄，又擬定十年建設計劃，工作人員之薪資，至是全由該場收入項下開支。同時以工作日繁，工作性質亦略有更變，遂取消機器股，而另於主任之下，重分農墾、牧畜、建設、事務四股。至于專門負責人員，則未正式分配。二十一年度起，為利場務發展起見，始本分工合作之原則，將在職人員，分任各股股長，而由主任總理之。同年秋，復因人事之需要，籌備農村教育，因而添設教育股。二十二年春，復分農墾股為農務及墾殖二股：前者

所以管佃農，為永久組織；後者管長工及士兵，為開荒期間之過度組織，現已于二十四年改稱農藝股。二十二年冬及二十三年春又分別添設畜產製造一股，掌管毛布絨毯以及皮革等工廠，及婦女毛織訓練一班，訓練婦女學習紡織。但延至同年秋，訓練班以負責人離任，又終歸停辦，同時畜產製造一股亦因毛織品推銷困難，縮小範圍，移歸建設股兼理。故至五年開荒結束時為止，主任之下計共分農務、牧畜、建設、農藝、教育、事務六股，各股事務之分配，略誌如下：

農務股：招徠墾戶，分配農具，資借牛犍，收糧借糧。

牧畜股：牧養牲畜，設備牧場，改良種畜，預防及治療病疫。

建設股：興建房院、農莊、鑿井、開渠、築路。

農藝股：原稱墾殖股，管理長工及士兵開荒工作。

二十四年起，改稱農藝股，從事於作物之改良，及農業經營方法之改進試驗。

教育股：負責兒童及成人教育，兼及村組織、村公約以及禮制之規定。

事務股：管理會計、文書、購置，以及該場營業等項。

該場事務及工作，大體分配如此。至其工作原則，亦有介紹之必要，茲照「西西農墾工作記」第五期所錄，節略如下，以供參考：

（一）本場之自養問題，係在社會經濟圈內，本分工合作精神，而以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為原則。自衛問題，係以軍人有農夫身手，從事生產；農夫有軍事本能，實行自衛；互相學習而達不養一兵，人人皆兵之原則。自治問題，擬從教育着手，逐漸組織村民，規定村公約禮制，並教以各種公民常識，而從事於互保信用；勸善相過，互助合作，以及各種公益事業為原則。

（二）助民生利，而不與民爭利；均利而不專利；此本場工作之主體也。凡人民能自行興辦者，決由人民自辦，本場只扶助監督指導之。本場注意建設者，為公共事業，以及人民或私人團體所不能興辦者。

（三）凡一切領導民衆改進生活之事業，本場皆本乎社會經濟原則，不求新奇，但求普遍，從常道中想辦法，以求本場試驗所得之經驗，確平能普遍，為社會一般人所仿效為原則。

（四）對社會事業，以農、牧、林、工、商兼籌並顧，本經濟統制原理，而使之平衡發展為原則，以免有供過於求，或求過於供，種種畸形發展之弊。

（五）對社會經濟之改進程序：第一，先在農、牧、林三項生產事業上努力進行，以增加人民之生產，次從事於各項家庭工業

之興辦，以期物盡其用外，同時婦孺亦皆有所業，待自給有餘時，則應興辦商業，以圖貨暢其流。」（下略）

由此可知薩縣新農試驗場在名義上雖不外一農業改良機關，而在其工作及計劃上，實無異於一種社會組織及社會經濟改進的嘗試。其工作理論雖不無可議之處，但其能擺脫內地所謂「鄉村建設」的白窠以自闢途徑，直接從生產入手，則是值得吾人大可注意之一點。西北地曠人稀，社會組織尚未定形，正宜於此種由根本下手的社會改良事業。現在在西北有此覺悟者，不只薩縣一處，不過薩縣新農試驗場是我們屬望最深者之一，而最能代表其「社會運動」意味者，尤在於其十年建設計劃，請論如下：

三 十年建設計劃及其新村

民國二十年一月該場擬定十年建設計劃，以前五年分期開荒，後五年建設新村，已見上文。二十四年冬，開荒期滿，工作成績，甚有可觀，新村建設，業已立定基礎。本節擬將該場十年建設計劃內容，前期工作成績，以及後期工作準備分述如下：

關於十年建設計劃，「西北農墾工作記」第五期有

簡略之介紹如下：

「……前五年以開荒為分年度原則，後五年以建設新村民房為分年度原則。其工作目標：第一期從事於興辦水利，建設農莊，孳生家畜，招選農民，分配農區，並興辦各項家庭工業，以促進開荒工作，並兼事農村教育之初步。第二期之新村佈置，係以農莊工作，新村集居為原則，當農忙之時，為便於工作及節省往返時間計，在各農區中心，建設農莊，以便就近分配農區，從事農墾工作。於冬暇之日，集居新村，除使農民得有冬暇安居之所外，並籌辦各種家庭工業，使農夫農婦得有冬暇工作。並發展農村教育，使農家子女得有求學所在。此外更從事於作物、牲畜、農具及工具之改良，與農民自衛團、農村教育、以及道路、醫院，及商舖等之發展與建設。至於土地分配原則，擬按總理所定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之原則辦理。其進行步驟：先從事興辦水利而改進土地之生產力，待土地生產力穩定之後，按土地之生產量及農家生活之需要，而從事平均地權之分配，待農民經濟有餘之時，則可按該時土地市價之半，買為己有，而達耕者有其田之目的，但伊等只有耕種權而無買賣權，以達節制資本之條件。嗣後人口過增及絕戶後之重新分配權，則全歸於村公所辦理。惟在第一期中，生產事業尚未發達，而各項建設事業，純係消費，故由省府議決，每年補助建設費一萬元，……待屆第二期時，則希於農民及場中盈餘項下，分年自行建設。論及經費預算之編定，係根據下述三項原則：（一）在此十年內不負擔地方上一切攤派。（二）本場之常年經費，應由每年收入項下開支，即有盈餘，亦全作場務進行經費。（三）闕公百川所捐之六

萬元，與綏省府所撥之四萬元，均作為新村貸款，不加利息，於新村建設完成之後，分期償還綏省府，劃撥教育基金六萬元，實業基金四萬元。」

由此所見之該場社會改良意味，尤為濃厚。去年年底，預定開荒工作業已期滿，前後數年中所完成之事業，自開闢荒地維持治安起，以至造屋開渠興辦農田水利止，成績昭然，在人耳目，茲先擇其大端，分述如次：

(一) 水利：開發綏西農業，必以水利為先決條件。該場開荒期間，即首先着重於興辦水利。加之該場地勢，原係海子，土壤內所含鹽鹼成分甚重，吸水甚多，不經灌溉，固不足以言耕作；既或有充分水量，而灌溉不得其法，亦無補於事。蓋如積水過多或無排水設備，必將使全區潛水面，與地面下土壤所含之鹽鹼一併上升，而聚集於土壤表面，其結果亦必無所生長。自十九年起，該場已着手興辦水利，改良土壤，截至二十四年底為止，計先後完成幹渠支渠長約四十餘里。水源計分兩處，一由美岱溝及水晶溝引用山水，一由民生渠引用黃河之水，各開幹渠二道，寬二丈，深二尺互相聯合，環繞該場之全部。其後又因地之宜，開一丈寬二尺

深之支渠，共長五千八百餘丈，將全場土地設法遍溉。退水渠亦分兩處，洩水復入民生渠。惟自二十二、三兩年間雨水過盛，美岱溝山洪不但無水利可言，抑且為沿流各地之害，淹沒田禾，沖塌房舍，不一而足，新村境內，自亦難免，故最近該場又有開鑿「新麥渠」計劃。按該渠之得名，係由新村之「新」字與附近麥達橋村之「麥」字，合併而成。渠水仍用美岱溝山水，不過只取其一股，由麥達橋西南流入新村界，可溉麥達橋東老藏營子北部，沙兵崖東南部，新村全部及王大發營子西部。此股水道係二十二年洪水自沖而成，平均坡度甚大，但至新村後坡度漸緩，可以無虞。此外過剩之美岱溝山水可由八孔橋及二十六孔橋兩股分洩，減輕中集下注之勢，而後可以去害而增利。

(二) 牧畜：「莊戶無牛立地死」是當地一句俗話，却說明了農家必不可少之需要。該場既為大規模之開荒事業，故必須兼及牧畜。加之在開荒時期，草地甚多，與其坐棄地利，不如兼事孳生。故該場自民國二十年以來，即逐漸注意於馬牛羊等之孳生繁殖。一則供給畜力，補助農墾；一則改良種畜，以求西北畜產品之改

進。截至去年年底爲止，除各農民之馬牛驢騾大小共達四百餘頭外，該場自養馬八十一匹，牛一百一十四頭，羊一千另七十隻，鷄猪等不計。不過開荒工作進行愈利，則草場面積必漸縮小。現該場可墾地已達三百餘頃，但爲顧及牲畜牧草問題，已墾之地只二百餘頃。故爲未來發展計，勢必另謀他圖。此問題該場早已注意及之，先曾於民國二十年即已着手往場北大青山中從事調查，擬有「西北實業試驗場計劃書」(見「西北農墾工作記」第二期)次于二十二年夏，以霖雨連綿，山洪暴發，乃又根據前項計劃呈請省府將薩縣固陽二境荒山官地，撥歸場有，闢設林牧兩場，消極方面可藉以涵蓄水源，預防水災；積極方面則可大規模發展該場畜牧事業。嗣經省府准予先由小規模入手試辦，並令會同薩固兩縣先行調查荒山官地，具報呈核。不料在此次調查期中，固陽縣鄉民發生誤會，起而反對，事遂中阻。延至去年夏，該區鄉民始漸明瞭，誤會冰釋，乃轉而具呈省府及固陽縣府，情願將黑龍貴溝至石拐溝一帶官山荒地，劃歸該場試驗。區內民戶私產，亦願歸該場指導改進，於是兩方同意，遂于九月間在大青山中劃定固陽縣第四區五豐

鄉，南北長約三十五里，東西寬約二十五里，作爲牧場，由新農試驗場主持經營，從事牧畜業及種畜之改良與推廣。本年則積極計劃測量地形，建設場址，研究並培植佳良牧草，設法改進牧養辦法等等。至其最終目的，除仍本「藉牧興農」原意繼續供給墾民畜力外，更擬建設模範新村，以完成其社會事業的初旨。

最近，該場又與全國經濟委員會合辦有苜蓿採種圃。先於去年十一月間，全國經委會農業處曾來函與該場接洽合辦改良畜牧事宜。按該會已先後在青海及甘肅設立西北畜牧改良場與分場，以爲改良西北畜牧業之鑄矢。但畜牧之改進與牧草關係最大，而牧草之中，尤以苜蓿用途最廣，不但可供牲畜之食料，抑且因其根植牢固，足以防止泥土冲刷，可爲治理黃河之一助。故該會曾向黃河水利委員會建議，擬將黃河流域劃爲潼汜、涇渭及薩韓三大區，各設苜蓿採種圃一處，就中薩韓一區(即由薩拉齊至韓城)即希望與新農試驗場攜手進行。該場亦極表示贊同，遂經雙方同意，由經委會擔任辦公與作業費用及技術人才，由試驗場擔任闢劃圃田建設房屋，此該圃創立之經過也。現試驗場已在境內北

區平綏路兩旁截定十頃，東南區截定五頃，又復在大青山中牧場場址附近暫定五頃，共計二十頃，作為圃田。現經委會已派技士到場工作，前途發展尚在積極試驗中。

(三) 家庭工商業：家庭工商業之創辦，主旨不外為村民謀農暇工作。蓋綏遠地方因氣候關係，五穀生長之時期甚短，農民冬暇時期較長，又原料方面如羊毛、皮革、亦甚豐富，極便於小規模工業之發展，故該場在畜產製造方面業已有裁絨毯廠，皮革工廠之擬設。又為村民消費便利起見更創百貨商店、碾磨房、乾貨、舖磚瓦窯均包括在內。二十四年起，又着手在大青山中開採煤礦，且曾一度開設製鹽工廠，嗣因鹽務機關之干涉而中止。至於工藝作物如製麻及水煙葉等，均已試種，其他榨油、釀酒、製粉等工，亦在次第設置中。

以上種種物質設備，不外欲促成新村建設之實現，其工作與目的實已超出開荒闢地之上，更含有甚為濃厚之社會運動意味，此吾於上文中已再三言之。在開挖新橋渠合作簡章末（簡章見「西北墾墾工作記」第六期）附有一條說明曰：「新村即新農試驗場之別名，亦即新農試驗場建設之目的」，其意固已甚為明瞭。

民國二十二年新村組織大綱業已正式宣佈，規定「五家為隣，五隣為閭，四閭為莊，五莊為村」。這個村便是新村。次年即開始動工，先將該場所有土地，因勢之宜，劃為中、東、北、東南及西南五區，各區復以渠道為界線，分作數塊而以單字代表之，如中區計分格、物、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十三字，東區計分博、厚、高、明、悠、久六字，北區計分孝、弟、忠、信、勤、儉、慎、和八字，東南區計分仁、義、禮、智、公、勇、廉、節八字，西南區計分簡、專、恒、樸、忱、敬、愛、敏、樂九字。現各區均已建設農莊，其在北區者稱北莊，在東區者稱東莊，在東南區者稱東南莊，在西南區者稱西南莊，在中區者則稱南莊。全場區劃略圖見下。

截至去冬開荒期滿為止，各莊已成建築，可列表如下：

莊名	已成建築	備考
北莊	裏外院各一，房屋四十一間	
東莊	一院，房屋二十八間	
東南莊	一院，房屋二十間	
西南莊	房屋三十五間	該場有院落一所，外有農民五十戶，多係原住自建房院者。

南莊 房屋十間

該場有院落一所，外有農民五十戶，亦多係自建房屋。

以上各莊由該場興建房屋共一百三十四間，現已由逐年招徠之墾民住滿。至其招安墾民簡章，可併錄于此：

- 一、宗旨 本場注力於安民之道，以謀墾民之安居樂業，終于是鄉。
- 二、資格 本場收容墾民，以無嗜好，帶家眷，勤苦耐勞之忠實農民為合格。

三、待遇

- 1 本場備有簡單房屋，第一年不收租，第二年酌收普通房租之半數，自第三年起，則按普通房租全數徵收。在三年以內，墾民自建房屋感受困難時，本場酌與補助。
- 2 本場對於耕地之分配，按勞力之多寡為標準，普通以壯丁一名耕地五十畝為原則。
- 3 本場對於初來墾民之食糧及籽種，暫由本場支借，於秋後加三成歸還，如遇特別事故另議之。
- 4 本場對於牛具及農具，如墾民不能自購時，本場酌與補助，按本地最低利息計算。
- 5 墾民所收糧食，按三七分股，墾民七成，本場三成。

(以下三條及附則略)

墾民工作散佈於各農莊，而其共同社會生活，如集會、結社、工商、教育則集中於新村。今之新村，位在中心區，即該場現在辦公之地。村分內外兩重，內重成一正方形，村公所學校、商店、工廠、職員住所均在此，為

村之中心建築區域，外重則繞以圍堡，極為堅固，為安全防禦工程。中心建築與圍堡之間，已築成正方街道，街之內外兩圍，皆為農民集居之住所。現新村堡內公共建築及農民住房合計已達四百餘間，新村戶口在民十九為七十八戶，三百五十四人，現已增至二百戶，一千人。最近又在中心建築區域之南與圍堡間空地上？興建大禮堂一座可容一千人，既可為全區兒童之集合教室，又可為成人教育之訓練場所，其他如村民之遊藝會、慶祝會、同樂會、村民大會等，亦可在此舉行。記者到場參觀之日，業已工成大半，極為可觀。

但新村之建設，尤注重公公民人格與精神之訓練，其村組織中，明定「隣以互保信用，閭以勸善改過，莊以互助合作，村以共守村公約為原則」。使人人有集體生活之意識，並由人民自行選舉各級自治人員，共同以自養、自衛、自治為目標，攜手前進。是以「教育」一名詞，在新村人民視之，實已超出學校範圍之外，而以「社會」為一大學校，以實際生活為教材；故該場教育股所負責任，亦不僅限於學校。現村中已經成立者有小學一所，以往只收男生，本年籌招女生，課內寫、算、

讀、解併重，課外男生則偏重於農牧實習，女生則偏重於紡織訓練。成人教育則力求普及，定規凡在十六歲以至四十五歲之能工作的男子，皆須入夜班輪流受教。各種自衛訓練，則在白日施行。最近為訓練該村將來領導人材，使此事業永遠繼續起見，又擬創辦一實業學校，由本村選擇資質較高之兒童，在小學時代，即加意訓練；中學時代即參加實際工作。中學而後，再受專門教育，以三分之一時間直接參加生產工作，三分之一時間領導他人，更以三分之一時間，作個人學理上之研究。然此尚只是一種計劃，正待未來步步試驗進行。

最後，本年為該場十年建設計劃中之後半期、新村建設的第一年。新村建設果能成功，非獨是其本身之成功，抑且是開發西北試驗之成功。循此作去，我們不但將見西北地利的開發，亦將見一種新社會組織的萌芽！內地不乏從事鄉村運動的專家，值此農村建設呼聲正高之際，希望他們能轉眼向此遼闊的邊地，將其研究心得供獻出來。新村之建設，以及其未來的經濟制度，我不必諱言，是尤待于專家理論之指導，而我相信，場方是會虛心接受的。至於我個人所能見到的只是這種「新村

建設」，必將發展而成爲一般的社會制度問題，其不能成爲一個「世外桃源」，正如其不甘心淪落於「人間地獄」是一樣的。現任新農試驗場主任任建三先生頻頻向我們說：「我們要試驗完成一個自養自衛自治的新村，爲開發西北事業找一條平康大路」！這樣的自負正是他及其同志所應該有的。

附 薩縣水利述略

薩拉齊縣位在綏遠中部，東去省治二百四十里與歸綏縣接壤，南至東勝及陝西府谷縣界，北與武川毗連，其西之包頭縣，原爲境內之包頭鎮，民國十二年綏包鐵路告成後，以居綏西水陸交通之重心，遂成立設治局。十五年一月，又改爲縣，自包頭而西，有安北設治局及五原臨河二縣，原亦薩縣地（按清光緒二十九年析薩拉齊萬西諸地置五原縣，民國元年改爲縣。十四年五月析五原縣西界豐樂以西之地爲臨河設治局，通濟渠以北之地爲安北設治局。十八年十月一日臨河改縣），今則統稱後套，爲全省水利最著之區。

一 山泉

今之薩縣東西寬約一百九十里，南北長約三百一十里，面積共計三萬零六百四十五方里。陰山幹脈橫貫縣

境北部，山前居民多引山水開渠灌地，境內已成山泉渠道，其較著者可略舉如下：

渠名	渠長	渠寬	渠深	渠口	水源	經過地點	溉田畝數	備考
麥達召溝渠	三十餘里	三四丈	二三尺	麥達召溝口	麥達召溝水及山水	麥達召村東北起東老藏營蘇波羅蓋等村	清水二十頃 洪水五十頃	
水澗溝門渠	三十餘里	二三丈	二三尺	水澗溝門	水澗溝泉水及山水	自溝門村北經北直圖成俊等村	清水二十三頃 洪水五十頃	按水澗溝舊稱蘇塞溝
五當溝渠	三十餘里	四五丈	三四尺	五當溝口	五當溝泉水及山水	沙爾沁東西圍之間經土合氣把拉蓋等村	清水四十頃 洪水六十頃	
富農渠	二十一里	開口寬一丈六尺稍寬六尺	口深六尺稍深二尺	水澗溝口	水澗溝洪水	溝門嘉樂村北直圖三里房西老藏營子新農試驗場	三百餘頃	按注渠由省賑務會用水利貸款及農戶貸款于民國十九年十月初開工二十一年六月完成。
興農渠	預計二十二里	一丈五尺	五尺	五當溝口	五當溝洪水	鄂爾圪遜小把拉蓋板甲氣苗六營子偏關營子小鄂爾圪遜	預計在三百頃以上	按注渠亦由省賑務會經理于十九年四月開工已成十四五里，嗣以款罄工止。

此外二十里以內之小渠，如蘇糖營渠、蘇波羅蓋渠、木氣溝渠、土合氣渠、東西河漕渠、大小把拉蓋渠，成俊村頭二三道渠等，或直引山水，或轉借他渠，溉田總數，亦不下四五百頃。

二 大黑河

山水而外，境內可資灌溉者，只一大黑河。河古名芒下水，發源于今武川縣境之大灘地方，蜿蜒東南，經歸綏縣二十家子後，即達灌溉區域，至西甲浪營小黑河來匯，更西行至什樂村，遂入薩縣境。承接水源，流量甚大，惟河身淺窄，不易容納大水。過此至大撈上，復折而東南至七星湖入托縣境，注于黃河。惟河口寬淺，蘆葦叢生，且受大河迴流影響，故宜洩極感困難。

大黑河水含泥質頗多，灌溉而外，且可供作肥料，改良土壤。沿河渠道雖多，然渠首多無閘門，渠尾又無退路，故不免氾濫之災。今沿河歸薩托三縣，僅有水田二千餘頃，其利未能溥也。在薩縣境內以黑河為水源之渠道，其著者有薩托渠及善岱渠。薩托渠長六十里，半在薩縣，半在托縣。善岱渠長只四里，兩渠灌地亦不過六七十頃。

三 黃河及民生渠

黃河橫貫境內，自西北而東南，約有一百五十里，向無大規模之渠道，以資灌溉之利，有之則自創修民生渠始。

先是河流入境，水勢湍激，沿河村落，時遭水患。民初曾興開渠引黃之議，十年地方紳董倡組薩縣水利有限公司，并聘王同春測量渠線，擬定全部渠工照舊法挖濬，需款二十萬元；嗣以財力不足，卒從緩辦。十七年綏省大旱，田未布種，主席李培基籌立賑務督辦處，倡議于災民最多之薩托兩縣境內，開鑿磴口至高家野場水渠一道，以工代賑。徐永昌繼任，又改設綏遠賑務會，廣續辦理。旋以賑款不敷，遂與中國華洋義賑會商洽，請為援助。十八年六月，義賑會總幹事章元善來綏，與省府訂立開鑿民生渠合作契約，貸借鉅款，並在薩組織工程處。自七月一日正式接辦開工，地方自辦工程，至是告一結束。其後歷時三載，用款七十餘萬元。渠長一百九十五里，計分五段：第一段由薩縣西磴口村黃河沿岸之瓦窰口開起，東至大土合氣村西止，長十里，渠口寬九丈，底寬六丈，深一丈。第二段接上段起，至把拉

蓋村南止，長十六里，渠口寬八丈，底寬五丈，深七丈。第三段接二段起，至鄆礮房止，長十三里，渠口寬七丈，底寬四丈四尺，深五尺。第四段接三段起，至高家野場村入大黑河舊漕止，長一百零六里，渠口寬六丈，底寬四丈，深五尺。第五段沿用大黑河河遭，略加修築，長五十里，通至托克托縣城南，直入黃河，渠口寬六丈，底寬四丈，深二尺五。支渠原擬二十六道，南北各十道，東西各三道，後復改定南北支渠各十四道，并先開南渠。二十年六月，幹渠全部工畢，支渠亦成七道，又幹渠渠口閘門，木橋壘石，渠口河壩，以及支渠閘口等，均已工竣，遂於同月二十二日，舉行開閘放水典禮，會址設在幹渠閘口附近，專家名流先後蒞止，水流亦暢，頗極一嘗之盛。惟自二十一年而後，黃河連年高漲，綏西大水爲災，民生支渠，非但淹沒，即幹渠亦淤及其半。耗時數載費及百萬之民生渠，至是竟以「民

死渠」而見譏焉！先是二十一年春，華洋義賑會及省府建設廳曾合組水利公社于薩縣，嗣以渠壞，社亦取消。

二十三年，省府曾擬請由政府撥款，繼續經辦，春間，中央經濟委員會派員來綏勘驗，結果以工艱費鉅不若另

開他渠，其事遂寢。去年六月，華洋義賑會復以既耗鉅款，棄之可惜，遂更遷派工程師張季春前往測勘，擬有改進工程計劃，略謂第一期計劃自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完成，總灌區域以三十萬畝爲必成量，五十萬畝爲期成量，預計共需一十六萬七千元，業經該會核定，議決續修，只以款項支絀，迄今未得興工。現各經理機關均已撤回，只由省府暫設保管員以事看管。

記者此行，曾親訪民生渠左近新農試驗場主任建三先生，談及民生渠失敗原因，略謂該渠事先以時機短促，並未加精確之測量，以致現行渠線，坡度只八千三百分之一，實嫌過小。且黃河泥沙甚多，坡度小則流緩，流緩則沙積，此爲民生渠淤墊之最大原因。以此推之，日後其結果必至「河低渠高，河水不能上渠；渠低地高，渠水不能上地」。其補救方法，遇河低渠高之時，可用春冬二水冲刷，遇渠低地高之時，可用抽水機器解決。但何時始能造成河低渠高或渠低地高之現象，如今尙難逆料。

其次民生渠灌溉區域，其地形大概西高而東低，西方既高則支渠必須加深，支渠加深則往往土工過大，不

能盡開支渠；不能盡開支渠，則不能廣事灌溉，此其工程本身失策之處。且河堤不堅，亦年有冲壞之事。

最後，「時運不濟」，亦實予初成之民生渠工程以甚大之打擊。按民國二十二三兩年，薩縣雨水空前暢盛，致釀巨災，民生渠并遭其累。又如東南山洪暴發，淹地甚多，有人竟稱民生渠為害，甚加詆毀。其實民生渠開口並未曾開，而一般人民之信仰，却即此斷送。今之民生渠，亦并非就此一敗塗地，無可收拾。據

任先生云，苟有忠實負責之人，善為領導，首先獲得人民之信仰，其次利用農暇與本地人工，繼續修築，不難成功。且偶遇天旱，民生渠之效用，當可立見。客歲新農試驗場曾一度引用渠水澆灌田地，甚有成效，當地人民，莫不稱羨，且有數鄉村民，親至該場請願，寧願攤款幫修，以期完成渠工。如其事工果能繼續，其效用或不必如當初期望之深，然亦不必如此虎頭蛇尾而終也。

人文月刊

第七卷 第八期
廿五年十月十五日

東北在周代以前已隸中國之史地證	沈恩孚
袁世凱帝制思想之由來與日本	白蕉
從漢字改革運動說到中國的前途	達牛
日本經濟島瞰	華任庸
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與華府會議(二續)	白蕉
中國之市政(四續)	蔣慎吾
借東筆記(四續)	沈守之先生遺著
讀書識小錄(續)	東君
編輯後記	編者
大事類表(九月)	
新出圖書彙表	
最近雜誌要目索引	

人文月刊社發行
零售每冊三角
全年三元
郵費在內

禹貢學會叢書

第一種 黃山遊記

李書華著 定價二角
著者於民國廿四年四月自杭往遊黃山，歷時七日，遊程自杭州而徽州而黃山而屯溪而休寧而白嶽，復歸杭州。不獨於黃山之風景記載詳明，對於交通路線亦有詳確之指示。

第二種 兩粵記遊

謝剛主著 定價二角
著者於廿四年參與南寧六個學術團體會議，七月廿四日自平起行，九月八日回平，對於廣州梧州南寧柳州陽朔桂林等地均有詳細之記載。餘如平滬京滬道中亦皆有詳細之記錄。

第三種 房山遊記

李書華著 定價二角
著者於十九年十月及廿四年十一月兩遊房山，故對於上方山石經山西域寺等處均有極清晰之認識，即沿途村鎮亦皆証之史籍，說明其沿革，故本文不徒可為遊房山者之指南，對於西山之史地沿革亦甚有供獻也。

本會會員

王華隆先生近著地學圖書十種

平津各大書局均代售

河北詳圖大小三種

五采精印
內容新詳

- 特 點
- (一) 大幅定價八角，名河北全省分縣詳圖，一九三六年增訂，內容詳備。要點有五：一、河北全省屬縣一用采色區別，二、重要村鎮概無遺漏，三、北部熱察交界處尤為詳細，四、特產工藝均標朱字，五、附北平四郊名勝圖，天津全市圖，北平三海名勝圖及保定城圖尤為適用。
 - (二) 中幅定價四角，名河北要部圖。要點有四：一、詳於長城要塞，二、詳於津沽形勢，三、詳於河北北部村鎮，四、詳於察省東部各地。
 - (三) 小幅定價三角，名長城南北灣河平津圖，要點有四：一、東起榆關，西至平津，南至渤海，北逾長城，二、冀東各縣特別詳細，三、長城關隘極目無遺，四、灤河流域瞭若指掌。

北平詳圖大小兩種

大幅八角
小幅三角
(一九三六年版)

- 大 特 點
- 大幅名北平內外城詳圖，小幅名最新北平全圖，即大圖之縮版，實平市最新最確之標準地圖。特點有四：一、內容詳盡，取材新穎，超過坊間出品，二、古蹟名勝詳註說明多至五千餘言，三、分區劃界各區域瞭若指掌，四、分類標色，各機關一望而知。

天津詳圖大小兩種

大幅一元
小幅三角
(一九三六年版)

- 特 點
- 一、詳於英法意日四國租界，二、包括五大警區四大特區，三、機關團體公園影院無不應有盡有，四、大幅名華英對照天津詳圖，所有地名均註英文，中外士媛一律適用；小幅名最新天津全圖，最近出版，取材極為新穎，僅註中文地名，特別詳細，實津市與圖界中之明星。

北平四郊詳圖

增訂新版
定價八角

- 特 點
- 一、四郊村鎮概無遺漏，二、燕京八景一一註出，三、十三陵湯山溫泉包括無遺，四、八大處西山勝境尤為詳盡。

察哈爾綏遠分縣全圖

五采一幅
二角五分

- 特 點
- 一、包括蒙旗全部，二、詳於河套及察綏之地勢，三、察北形勢極目瞭然，四、張垣一帶尤為清晰。

自然地理學

北平文化學社
出版定價一元

- 特 點
- 一、系統清晰，全書一氣呵成，二、內容豐富，圖表瞭若指掌，三、材料新穎，應有盡有，四、適於教課，尤便參攷。

王同春生平事蹟訪問記

張維華



王同春遺像

王同春先生爲開發河套之先進，時人稱述其事，毀譽無定，要之其細行末節或有可議，而其修塹渠道開發地利之功，則終不可泯也。民國二十三年夏，顏剛師承平綏鐵路局長沈立孫先生之邀，歷遊察哈爾綏遠境內各地，當其至大同時，從平綏路車務段長賀渭南先生，及晉軍騎兵司令趙印甫先生處，得聞王同春開發河套事，深驚其以匹夫之力，而有此偉大之成績。其後西去綏遠，建設廳秘書周頌堯先生，復爲陳述其事，而較前

加詳。蓋周先生與王同春爲舊識，嘗與並轡出遊，勘查田野，故知之甚悉也。歸來後，欲以所聞各節，筆錄成文，公之於世，適大公報史地周刊向之徵文，遂以所作題名曰王同春開發河套記，刊於史地周刊第十五期。發表之後，國人於王同春開發河套之功，漸知注意，常以所獲新材料函告顏剛師，而顏剛師亦自獲新材料數則，略可補正舊文之不足。是年十二月，復更訂舊作，仍題名曰王同春開發河套記，刊於禹貢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二十四年十月，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巫寶三嚴仁廣兩先生，從五原調查歸來，復以訪問所得相告，並出示王樂愚先生爲其先君所作家傳一文；而曲直生先生亦自河北教育廳寄來王同春逐年大事記一文，顏剛師爲之校訂，刊於禹貢半月刊第四卷第七期。王同春先生之事跡，經此數人之記述，始得大著。二十五年夏七月，禹貢學會組織河套水利調查團，參加者爲李榮芳侯仁之蒙思明三先生，張瑋瑛女士，及余共五人。出發前，同人所擬調查事項，王同春之事蹟居其一。出發

後，路經綏遠，包頭，及和碩公中，每以此詢之當地居民，而當地居民，亦均能道其事，然多闕漏不詳。及抵五原得晤樂愚先生，先生為陳述其先君生平，自始至終細鉅並舉，娓娓兩晝夜始畢。同春先生之二女公子張夫人，寡居，亦同其子女居五原，侯仁之先生與張瑋瑛女士往訪，適張夫人去包頭，由其令女公子贈予同春先生遺照一幅。同春先生有祠堂在五原城東門外，為歿後邑人所立以為紀念者，余等曾一往觀，祠內有其瓷製遺像，係自景德鐘製作者，侯仁之先生曾為之攝影。五原城南十五里有四大股廟，廟中有碑誌一，略記同春先生開發後套之事蹟，李榮芳先生曾抄錄其原文。後張瑋瑛女士與侯仁之蒙思明兩先生，先余與李榮芳先生返回包頭，復於其地得晤張夫人，夫人亦為詳述其先君事蹟。竊意同春先生生平所為，鄉土傳說，或有失詳，而文字記載，又復寥寥，當以其家人所述為最詳盡，爰就訪問所得，錄之於下。

王同春先生，字濟川，因幼年眇一目，或稱之曰瞎進財。原籍河北省邢臺縣人。生於公元一八五二年，即清咸豐二年三月十日，卒於公元一九二五年，即民國十

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四歲。原配楊氏，生子四

王同春祠堂內景



人：長曰鴻，原配高氏，繼配戴氏。次曰璟，字雲亭，原配為郭大義子明修之二女，繼配為曹氏。三曰英，字傑臣，原配薛氏，繼配賈氏，白氏，張氏。四曰鈺，字崑山，原配張氏。女三人：長適順德楊家，為邑之望族；次適張家，即雲卿女士，別號二老財；三適包頭李家。繼配任氏，生子二：長曰詰，即樂愚先生，原配趙氏，繼配李氏。次曰琢，原配郭氏。先生子女多中年逝世，現存者惟王英及樂愚先生與雲卿女士三人耳。其先人世系，據王家譜墓碑所載，可追詳至明萬曆間，再先則

不可考。祖居順德府邢臺城西十二里東石門村，爲古邢國地。西去太行山十里。有西石門村位其西，南石門村位其南，俱相距未遠，想係古代舊城遺址，太行山下軍守之要地也。村有居民三百家，王姓居百二十戶。乾隆時，有移居河南者，道光時，又有移居北平者，別有一支移居陝北，其年代不可考。當先生之高曾祖時，村中文風甚盛，其以科舉顯者，前後相繼。先生曾祖入庠爲諸生，以文名於鄉。家本富有，當其祖父時，太行山中立有山莊數處，家中豢養騾馬百數十頭，往來彰德漢口浦口周村北平等地，馱運貨物，及迎送大賈巨宦。先生仲叔，最善使用馱轎，涉水登山，均可無虞，宦商多樂就之，以是王家馱轎，一時名於江北。後洪楊亂起，王家騾馬之在浦口者，多爲所劫；且南地多雨，馬蹄易腐，每多因此罹病而死；經此浩劫，家道遂爲中衰。先生三叔，素能豪飲，既所遇多乖，益縱情於酒，無意生產，家事愈敗落不可收拾；及至先生年幼時，已貧困不堪矣。

先生父兄弟三人，居長。當先生初生時，即負異稟，體氣聰強，舉動不與常兒同。五歲時，患痘，眇一

目。方在襁褓時，卜者見之，言此兒主貴，他日必有大就，惟惜天不永年，恐天折耳；如得殘其肢體，則可保無虞。後卒以染病傷目。七歲，入塾讀書，僅六閱月而止。先是石門村王姓，有在順德以製鞍韉鞭轡爲業者，經營頗好，以是王姓族人，每多精於此術。先生有族祖王成者，亦習製鞍韉鞭轡，後以家計困難，無以自給，遂至寧夏之磴口，及包頭西南之西山嘴子等處，製作車馬用具，以與蒙人相交易。當先生八九歲時，亦以貧困所迫，隨族叔往寧夏，投寄王成家。族祖無後，依親疏之關係論之，當由先生承嗣，後終以先生爲嗣子。先生以八九歲之幼童，隨族叔遠行，風餐露宿，跋山涉水，艱苦備嘗。居磴口一年，因年幼不能操作，復還故里。十二歲時，體力漸強，寄居山莊姑母家；旋因山中多狼，時遇危險，復返里居住，農隙，則與村童習武術。時家中僅有餘田十餘畝，糶漁不給，知居家終非久策，漸有離鄉自立之意。是年，復同鄉人往河套，欲投依其族叔以爲生。路經綏南托縣，將至河口鎮東十里，山路崎嶇難行，倦甚，適其地有古廟，已頽毀不堪，遂臥息其內。俄而夢有人推之行，：「言此非汝發皇地，當西北行」。

先生驚而醒，知爲夢，臥睡如故。未久，復夢有人推之行，如是者再三，終不得安眠，遂起坐地上，默想夢中所示。時心思繚亂，不知所出，因跪地禱神，曰：「使他日能在西北有所樹立，當必重新廟宇，鑿修山路，便客旅，以爲報」。言罷，起身而去。至後開發河套成功，卒捐金重建廟宇，修理道路。今其廟仍屹然未廢。

是年冬至磴口，投宿族叔家。族叔令其學製鞍轡等物，然以性非所近，終不能精其術。時附近居民，有鑿渠引水以溉田者，先生喜之，遂爲人修鑿渠溝，督察水利。時先生年十三，膂力甚強，工作與成人等，故人樂用之。族叔既以先生爲嗣子，欲先生承繼其業，迫令習製皮具，先生終不肯，仍從人鑿修渠道；蓋學習水利，乃其天性也。先生性剛暴，年十五歲時，毆傷一人，不能立足磴口，遂逃至西山嘴子。時後套之地未闢，所生者唯紅柳黃芩，荆榛遍野，人跡罕至。河流沿岸，多爲蒙人遊牧之區，而漢人來套不過千人，率皆從事於經營蒙古貿易，對於墾田種植，雖略通曉，然非所注意。先生至西山嘴子，仍業皮工，終日操作，恒鬱鬱非所志。後僑寓綏寧交界之纏金，覩工人修渠灌田，憬然如觸宿好，

於是殫心渠工，孜孜講求，不遺餘力。時有經營蒙商商號名萬德園者，居後套久，漸知開渠墾田，先生投其家，爲之鑿渠築壩，以在寧夏所得經驗，施之於此。萬德園以其通曉水利，亦重賴之。萬德園所鑿渠道，係乃利用舊有河流短鞭子河，修築渠壩，則以川人郭大義爲總管，以先生爲渠頭，主疏濬。後短鞭子河口淤塞，灌漑失利，萬德園無力自行濬疏，遂別邀萬泰公商號及郭大義與先生合爲四股濬修之。（據遠調查概要，稱四大股爲郭敏修史老虎萬泰公李運元四家；郭敏修即郭大義）先生主廢短鞭子河上流，另由黃河鑿修新渠，以通短鞭子河下流，後卒依議行之。渠成後，不特已墾之田可以耕種，即未墾之田，亦可依寧夏鑿修支渠法灌溉之。墾田既廣，內地耕民來者亦漸衆，萬德園萬泰公及郭大義等，均獲利甚厚。郭大義出身行武，行爲粗暴，常侵奪人田，大義死，其子繼之，益不能與人合作，萬德園萬泰公之田多爲所據，而先生亦徒受怨勞，無所獲益。光緒七年，有萬德園趙某者，勸先生脫離郭家，自租田鑿渠墾殖。時先生已通習蒙語，由趙某之介紹，租得三合廟喇嘛地若干頃，趙某爲借銀二十兩，以爲喇嘛聘禮。然地雖租

成，仍須引舊渠水以灌田，因是復與郭家發生爭執。先生以修鑿舊渠有力，而不得引水以爲用，氣憤不能自已，適先生太夫人自故鄉來，勸令回里，事始得息。

先生居家共六月，翌年春，復與長兄驅牛車西來。行至包頭西數十里，已日暮昏黑，忽有老人追至，欲乘車共行，先生允之。行未久，恍惚似入一古城，沿街市肆雜列，老人曰：「此吾居也」，下車去。先生引車西轉，見一市肆前陳列鐵鍋數具，因購二具置車上，驅之行。行十里，宿店休息，黎明，先生起，默思前夜所遇，不能自信，因循來路往尋。及至引車轉折處，轍跡宛在，他物俱無，僅存一洞穴耳。先生思其地必有神人阿護，贈予鐵鍋，以預示爲創業立基之兆，遂跪謝神恩，允爲立廟設祭。後卒於其地建立廟宇，題曰大仙廟，派人看管；並於廟前購地數十畝，以爲守廟者衣食所資。今自包頭至五原者，於途中皆能見之，亦奇事也。

先生至套，復以引用舊渠水故，與郭家發生爭執。時有何某勸先生曰：「郭家之勢已成，徒爭無益，何不自鑿一渠，而以王渠名之」。先生然其說，遂於舊渠北鑿修一渠，引黃河水通本巴圖河，以灌其田。此渠初名

王同春渠，旋因該渠既成，與郭家息爭，改稱義和渠；而舊四大股所塹渠，因郭家勢大，名老郭渠，後易稱爲通濟渠。先生創修義和渠，心力俱悴，後復繼續北鑿，並在今隆興長地，起築房屋，以爲經理之中心。其他各地，則分設牛渠，以便耕墾。通濟義和既先後告成，水利之益漸爲人知，多有承繼其後鑿渠墾田者。鄭和侯毛騾議修長勝渠，先生爲標定渠道，詳加指示。光緒八年，復爲田橫何大等標定塔布河，改口改稍（稍指下流洩水之支渠言），水流暢旺，墾田日廣。是後套水利之創修，先生實具有領導之功也。

光緒九年，有達拉旗台吉秦四者，鑑於漢人來者日衆，草原漸闢，將有碍於蒙人牧畜，遂聯合達拉杭斤諸旗三四百人，共起驅逐漢人。始據老郭渠東諸牛渠，郭家有精武術者與之抗，然以多寡懸殊，終不能勝。蒙人乘勝西進，迫隆興長，意在使先生去，蓋先生去，則漢人之勢力，可頓消除。其後蒙人卒侵據公議社地。社爲先生之牛渠，在今隆興長南三十里。蒙人之勢既勝，漢人咸惴惴不安，相繼離去。西山嘴子爲漢人逃回故鄉必經之路，蒙人據守其地，過者輒殺，漢人死者無算。

陸路既阻，難民更謀從河上逃，時有船二艘，上載婦孺五六百人，順流東行，將至西山嘴子，復爲蒙人發覺，擊翻船隻，船上人無幸免者。先生睹此情狀，知非連合團結，不能自衛，遂與郭李曹常史賀諸家議，集壯士百二十人，共謀抵抗，而先生任指揮之責。時蒙人集者漸衆，至六七百人，黃河北岸之地，東西長二百里，南北寬二十里，悉爲所據。余太西烏梁素海四周之地，亦爲

所據，聲勢所播，草木皆兵。蒙人既據公議社，傳言將襲隆興長，人心惶惶，莫知所出。先生督率壯士，與蒙人力戰，公議社得而復失者凡數次。時值年節，蒙人仍集聚不退，先生知非以計殲之不可，乃於公益社厚積酒肉米麥，社外則以草薪作垣，高至數尺，蒙人至，佯作逃狀，虛廬以待。蒙人性貪，見貯聚酒肉甚多，爭取飲食，未幾各大醉。入夜，先生遣壯士圍襲，事覺，蒙人還射，先生妹丈中彈死。妹丈偉魁似先生，壯士昏夜莫辨，咸以爲先生死，各無鬥志。及先生從後至，衆疑始釋，奮戰如故。先生令壯士縱火，所積草薪俱焚，蒙人驚皇失措，遂大敗。是役也，郭家死者二，先生家死者四，曹家死者一。蒙人死者十一，被擒獲者三十人，先

生取蒙人屍，俱投之河，滅其踪。初杭斤旗人與達拉旗共驅漢人，及見事敗，身被俘擄，遂詐稱彼非仇漢人者，偶行至此巧遇之耳，強爲善言以自解，先生心知其僞，然不深究，其被俘者咸釋之。台吉秦四，亦知勢不可爲，遣人求和，允不復仇視漢人，先生允其請，達旗之被俘者亦得釋。

台吉秦四雖已求成，而終不甘心，事罷後，遂聯合達杭兩旗人，上控於神木縣，稱先生故縱壯士殺其人。縣署遣人按驗，但見漢人屍一一俱在，而蒙屍不得一見，頗疑蒙人爲誤控。蒙人苦訴不已，訟事三年不解，後經人調停，予蒙人銀千兩，事遂得息；然先生因是而困於囹圄，艱苦備嘗矣。

秦四既不能使先生死於罪刑，乃萌潛殺之意，屢遣人偵察其行踪。一日，先生至則日河視察，爲蒙人偵騎所覺，使人潛伏於途，俟其歸起而殺之。時與先生同行者僅四人，沿途而行，路傍遍生紅柳，無可通處。將回至皂火渠，忽有漢人來告，謂蒙人在前設伏，欲邀殺先生，先生倉促無備，求遁不得，急分四人爲二隊，命二人伏於路南，作潛匿狀，而實露其跡。先生則別與二人

匿於路北，賴紅柳芻芻以自蔽。蒙伏見先生察覺，俱操刀前來，見路南藏有人跡，疑爲先生，急追獲之。二人穿行紅柳荆榛中，蒙人追之不得，而先生得乘間遁去。抵家後，遣壯士十餘人往迎二人，時二人爲蒙人所困，往來奔走於紅柳叢中，不得出，壯士尋之不得。三日後，卒爲所遇，相與偕歸；二人雖免於死，然遍體紅柳傷痕，且爲飢渴所迫，亦數瀕於危矣。一日先生西行視察，途中復爲蒙人所偵知，率衆來追。先生單騎不能與抗，遁亦不得，急縱馬入黃河，馬浮水上行，先生引繩以隨，瞬息渡至南岸，得免於難。秦四欲報私嫌，必欲害先生，以快其意，先生終以急智脫去，當時漢人經營後套之苦况，於此可見之矣。

秦四既抱必殺先生之意，先生恐終爲所圖，暫回原籍以避之。先生居那臺一年，蒙人肆意騷擾，侵據牛塋，劫奪牛羊，漢人仍不得安居。後先生自那臺回，攜二壯士同來，一姓何，一姓趙，均精武術。及至包頭，遣人四出偵察秦四行動。時有漢人安姓者，寄居西子嘴子槐木村，安死，婦寡居，秦四常至其家。一日，偵知秦四在安家，先生與二壯士，一夜行三百里，至其地。

秦四正張燈吞吸鴉片，其隨人亦分在兩廂休息。先生急闖入秦四室，出刀向之，秦四不敢動；而二壯士亦各杜守兩廂戶口，隨人亦不得動。先生謂秦四曰：「汝非欲尋殺余乎？余今日至，將奈何？」秦四唯唯不敢動，先生手擒之，與壯士共奪其隨人武器。時漢人來會者漸衆，勢益壯，秦四延安家人調解，但求不死，餘無不可。先生要秦四即離後套去外蒙，秦四允之，遂釋去。翌日，秦四果率衆走，數年之禍亂始息。

光緒十七年，後套水利已漸發展，先生謀鑿修沙河渠，以廣墾殖。時西北大旱，晉冀察綏及陝北等省區，連年歉收，饑民轉徙流離，無地可歸。後套以水利關係，歲收較豐，以是難民來者麋集。即就集聚於今隆興長南四八股廟一地論之，爲數已有四萬五千之衆，其他流徙各地者，尙不能盡數。時先生家正在鼎盛之際，厚積糧精，遂發倉施賑。先生有客洪某，爲人強幹，即請綜理賑事。洪某今備髦作幕，每幕十人，男女異處，分爲兩列，作街市狀。四股廟爲施賑總地，備粥鍋百餘具，米薪俱自各牛塋送來。自是年八月至翌年春三月，冬期始過，難民俱溫飽無恙。三月後，天氣已暖，先生督令

災民鑿修沙河渠，及義和渠東北稍，數月始成。先生復念及內地災民，老弱不能流徙，嗷嗷待哺，由河運至晉北陝北及其他災地者，共糧二萬數千石，饑民咸稽首稱慶。

先是先生未施賑時，有任甘肅道台某，卸任流寓綏遠。其屬吏某自甘肅往視，道經後套，寓先生家，竊羨先生富有。及至綏遠，遣從人趙某來套，令先生爲備馬匹，隱有所圖，先生窺其意，不爲籌辦，以是修嫌於趙。趙某至套時，適先生施賑難民，及返綏遠，稱先生結好民衆，有叛變意。道台以此意告於都統，都統信其言，欲隱謀之。都統假贈「急公好義」匾名，派兵往視，陽稱褒獎，實則監視。及兵至後套，戒備雖嚴，初不欲先生知，意在舉行受匾禮時，乘其不備而逮捕之。先生初不介意，及至道路傳聞，隱謀漸彰，先生亦漸知懼。然既被監視，欲去不得，亦無可如何。當受匾禮之前日，先生憂心如焚，不知所出，至夜，場圃中忽有火起，屋廬薪柴俱焚，火焰冲天，軍士與居民俱來救，一時秩序大亂，先生乘間遁走黃河南岸，匿杭斤旗王爺家。翌年七八月間，軍士始散去，難民亦各歸鄉里，此事遂無形消滅。

先生既以施賑遭官府嫉，匿居蒙旗經年，始得脫難；其後復因積嫌而涉訟爭。先年因地界之爭，與一高姓者發生口角。後高家一男，爲人暗殺，當時原因未明，而據後人揣想，當是因一守家武士張某者，因無故被革，生計無着，遂憤而夜殺其主。而高姓因與先生有積嫌，疑必先生所爲，遂赴薩縣縣署控告。控者稱夜半時於月光下親見先生操刀越牆入室，然是日爲朔日，夜半無月，判官以其言不確不直其訟。高姓不服，上訴太原，綏遠都統亦因與先生有前怨，從中慫恿，非置之死地不可。後提審太原，獄官嚴刑審訊，先生終不屈，而獄吏以無實據，不能定讞，復令提回薩縣再審。如是者往返數次，訟爭三年始息，而先生終以無罪得釋。先生困處囹圄久，備受酷刑，一股傷骨，每值陰雨，必隱然作痛，至臨終時猶然。

光緒二十三年，先生始濬剛目渠，先由黃河開口，鑿修十七里，通剛目河。二十四，二十五兩年由剛目河續向北開，至祥泰魁。二十六年，因河水大，由祥泰魁開至長罕腦。再東開，通五加河，渠成。

光緒二十五年，始濬中和渠，自黃河北岸之黃芥濠

開口，至神圪旦止，計長生工五十餘里，需銀四萬餘兩。後此渠易稱豐濟渠。是年，又獨修灶王河渠。時值晉北陝北復大災，賑糧一萬二千石。

光緒二十六年，因拳匪亂起，蒙旗打死教士，教民，及劫掠教堂，外人要求賠贖，政府差官辦理，蒙人以貧無所出，不肯。時有天主教南神甫者，約先生出任調停，達旗允賠款三十六萬，不能出，先生給糧一萬石以助之。時烏審旗亦殺耶穌教教士，當賠款，然貧瘠無可籌募，因以大淖爾池暫押教堂，而自設法出租，定分三期出款贖池。如屆期籌款無着，則教堂仍廢棄淖池，限期要款。後招商認租淖池，日久無人承領，因議將池售俄。先生認利權未可外溢，因出資承包淖池，租價定四年分繳。包租既定，乃開辦淖場，前後費銀三四萬兩，規模宏大，所產蘇行銷華北，名曰「烏審蘇塊」。翌年，經營既定，耶穌會教士稱先生最不安分，極力攔阻欲破成議。先是，先生於包頭南置有田莊，田多沙邱，先生每於冬季，使人犁起，賴風吹散，使出漸平坦。後復於田旁鑿渠，利用山泉以施灌溉，由是沙田多成沃壤，可耕者數百頃。渠下通耶穌教會地，因爭水利，而

涉鬥爭，以是積有宿嫌。至先生租定淖池，經營已就，欲破壞之以洩舊憤。時外人之氣焰正熾，官府畏如虎狼，不敢違教士議，然先生經營已有成規，未肯任便放棄，且其先與烏旗立有成約，中途變更，亦非所宜，因據理抗阻。時榆林鎮台田某與先生厚，知先生徒爭無益，勸歸官辦，而由官府予以相當贖價，先生見勢不可為，卒依議行之。

時外蒙庫倫活佛，鑑於蒙人食糧皆來自後套，而後套亦原屬荒地，後經先生開發，始盡為沃土，遂遣使臣梅令丹巴賚書徵聘，請至其地代為開發。丹巴至，居先隆興長家，相與計議凡八閱月。時先生家多高朋，有任薩縣令者，有任甘肅道台者，每筵輒十二席。丹巴至，或議先生往，而先生自思，為發開西北計，為國開拓邊疆計，更欲為晉陝綏三省人民尋出路計，亦當前往，故慨然允諾。惟要求三條件：一，准帶晉綏人民五萬衆，以駝載耕具前往墾荒，並教蒙人耕種。二，准自庫倫以南向後套開發，惟必須以漢人五十萬戶移墾。三，個人純盡義務，祇租地千頃以備自耕。丹巴歸，以先生所要三則告活佛，活佛均以爲可行；並約於二十九年開

始施行，屆期以駝馬來迎。不憶二十九年春，貽穀受命督辦綏遠墾務，以先生之地歸公，先生無餘力兼顧，開發外蒙之計畫，因之閣置。

是年陝北及晉綏之地復遭大旱，草根樹皮，俱爲災民食盡，先生放糧二萬七千石，全活者不可勝數。

光緒二十九年，清廷命貽穀督辦綏遠墾務，貽委姚仁山爲西盟總辦。貽姚等見先生爲蒙漢人所信任，非使先生亦入墾務，蒙人將必不肯報田，遂請先生任後套各渠總工程師，并任勸導委員各職。先生第一次至杭斤旗勸墾，杭旗報地四千頃，實數則有二萬八千餘頃。先生對蒙人恩威並施，自秦四失敗後，蒙人對先生愈懷畏懼，不敢有敵視意。然先生慷慨好施，且重言諾，蒙旗王爺每有緩急，先生無不傾力爲助，以是王爺均感戴先生，多與結爲兄弟。先生入各旗境，蒙人率跪叩迎送，禮甚隆重。而墾務員以政府屬吏，以不習蒙語，不諳蒙情，往往爲蒙人所不禮。由此因差生忌，轉差成怒，移恨於先生，屢構詭言於姚前。三十年，杭旗墾地放畢，姚氏令先生亦以所經營之土地歸墾，先生勞瘁半生，所獲僅此，不欲輕輕讓予他人，頗有難意。先是有河南人陳

四者，從平回亂，後與同伍數人，流落套內，寄居黃河北岸，往往行不法。陳四有族人居套久，賴墾田爲生，通濟義和沙河之渠口，均有其田，常以使用渠水，發生爭執。陳四庇護族人，恃勢欺凌，往往有所要求。先生與之鄰，不與較，每有所求，輒予之粟以爲和解。後陳四愈行不法，糾集五六十人，尋釁生事，以是屢與先生家生械鬥事。二十七年，陳四遇害死，無後，陳族疑先生主使家丁杜福元所爲，遂赴縣控告。實則陳四之死，乃爲其家人所殺。陳四有家丁四五十人，因歲收不豐，家給不足，令家丁各分散去，家丁不悅，蠻橫者竊殺之，與外人無關。陳四死在除夕之夜，時先生已返原籍，而杜福元則於元旦晨黎明時在包頭拜節。自陳四家至包頭，凡四百里，非數小時所能到達。縣署以陳族所控多不合，然亦不能遽然定案，以是延長至二三年之久。後杜氏卒以無罪得釋，而先生亦暫免嫌疑。至是姚氏欲迫令先生歸墾，遂慫恿陳族從河南召來一陳斤小者，託言爲陳四後，赴姚著控先生以主使殺人罪。時姚氏督辦墾務兼理司法，聲氣浩大，其意如先生甘心歸墾，則可不加深究，如堅不歸墾，則即置以死罪。先生處此境地，

進退爲難，不知所從。天主教田神甫以辦教案與先生識，遂勸先生曰：「何不以所置產歸之教會，而歸信天主？教會必厚酬君，餘年可保無虞，而訟事亦必能爲解脫」。在田神甫之意，以爲先生深得蒙漢人之信仰，如先生歸教，蒙漢人必效尤之，教會可驟興盛也。先生沉思良久，乃毅然謂田神甫曰：「吾生爲中國人，而以渠地歸之國家，是乃國民之分也，何可妄行」。遂奮然舉數十年所鑿之渠道，所置之田產，一并歸官。計此次所歸者，水田八千餘頃，熟田二萬七千餘頃，大渠五道，支渠二百七十餘道，房屋十八所，而官方所贖者僅萬五千兩銀耳。

先生歸墾後，姚氏又命爲開鑿永濟渠。永濟原名纏井。先是有鄭姓者，在剛目河下流，開渠一段。光緒初年，復由祥泰魁協成楊姓李姓等十二家，自剛目河上流向北開渠五十里，共費銀十萬兩。以在其地掘井得蟾，故名蟾井，後復訛爲纏金。光緒十六年，剛目河上口淤塞，渠無所用，幾盡荒廢。至是姚氏命先生重濬，先生自黃河開口，通至乾海子，復由乾海子引水至剛目河。並濬已淤廢之故渠，下流別開四支渠。按永濟爲後套第

一大渠，共長一百六十里。其在黃河口處，寬三十丈，深二丈，中部寬十二丈，深一丈；諸支渠平均寬十二丈，深一丈。灌田凡二萬頃，而其水量之實效，則能灌三萬頃，推本溯源，大抵皆先生計劃之功也。

先生歸墾後，仍本其開發之精神，在包頭縣南自闢荒地三百餘頃。遂拉杭斤兩旗，亦以先生在後套之地畝房產一空，乃將西山嘴子地千餘頃，及房舍一所，租予先生，由是復得自給。貽姚二氏見先生之德威，爲蒙漢人所傾服，恐將不利於己，再將先生延入墾務。自杭旗之地放墾後，蒙民牧場減縮，無以爲生，遂集聚河西一帶，向杭旗王爺及官家提出反抗，二年之久，未能解決。同時西山嘴子附進有大鹽海，爲七旗所共有，至貽穀督辦墾務後，官家取鹽，擬收國有，準格爾達拉兩旗，頗有允意，而其他五旗則堅持不可。蒙民集聚鹽海，意圖反抗，官家不復敢取鹽。三十二年，姚氏延先生至鹽海勸解，準格爾達拉兩旗，亦以託先生，先生至，苦口勸說，一月，亂民始各散去。

先生勸平蒙變，貽穀命至綏交差，並稱將贈花翎加獎。及至，貽穀復下之獄。貽意先生在後套勢大，如不

去，後套終不易安撫，遂稱先生之田產雖已歸墾，然終不能抵殺人罪，故重興舊獄以繫禁之。先生繫獄之五年，即民國元年，閻錫山以山西獨立，自太原出兵北下，滿人節節敗退。時堃將軍岫駐綏遠，堅守不去，閻錫山別出兵包頭夾擊之。綏遠人心皇皇，獄中犯亦蠢蠢思動，相與謀破監門而出。先生以爲不可，百計勸說，其事始息。後爲堃將軍所知，頗感其德。一日，將軍令盡提出獄中諸犯，獨留先生，或曰：「諸犯均得釋矣，獨先生以殺人罪重，不得出，先生之死必矣」。先生聞之，授命於天，安意聽之。及後提出者皆斬，獨先生得免，蓋以勸說有功也。閻軍自包頭攻綏遠急，綏遠危在旦夕，堃將軍以閻軍中多蒙人，與先生爲舊識，遂令先生往勸息爭；又恐先生從革命軍，留其三子作質。先生至包頭，適值清前方駐守王將軍爲閻軍擊死，雙方執爭益甚，先生居間勸說，戰爭始息，地方亦得暫保和平。後閻軍南調，受傷將士，盡留包頭，先生百方救治，多賴以不死。由是先生得出囹圄，而與陳姓積年訟爭，亦由是告終矣。

民國二年，五原設治，縣吏范某，令先生督建城

垣，及狼山營房。並令組織民團，以保地方。時庫倫蒙匪叛變，節節南侵，固陽安北等地，相繼陷失。時山西軍謝營長駐守五原，欲糾集地方保衛團等進剿。先生以蒙人勢盛，未可輕犯，主守烏蘭腦包以觀變。謝不聽，進至狼山，兵敗受傷，退至包頭。蒙人乘勝南下，烏蘭腦包不能守，五原亦亟亟不保。先生令婦孺老弱急東退歸故里，而自率家丁鎮押在後。此行人衆，車駕沿途長百餘里，哀呼遍野。其老弱不能回家者，則令寄居先生河西之宅第牛塢。先生至包頭，蒙人復來侵，官軍擬退薩縣，先生以蒙人尙未集合，當抵禦。時官軍譚某以騎兵來救，先生遂由保衛團及家丁中選拔五六十人，別由騎兵選拔六十人，合百餘人爲敢死隊，進攻蒙軍前線之美利根召。台在山上，敢死隊沿山進攻，而軍士則隨之在後。先生家丁有劉某與杜某者。善擊射，亦選拔爲敢死隊。將至召，蒙兵發覺，自山上下擊，諸敢死隊各分地防守，而劉杜匿山石下，實彈以待。蒙長蒙服督師，從山下易識，劉杜各舉槍擊之，蒙長應聲倒地死。蒙兵見其長死，俱無鬥志，各棄槍去，敢死隊及軍士乘勢掩殺，一鼓而奪其召。蒙人最懼者爲焚其召，官軍自烏拉

前山後進攻。凡遇蒙古召廟，皆縱火焚之。蒙旗諸王大驚，求先生出爲調停，勿再焚召，而自甘願驅除叛兵，勿使生亂，蒙變由是得息。先於歸墾後，西公旗以五加河北地千頃與先生，達拉旗亦贈以和碩公中地千頃，先生立牛渠墾殖已就，蒙變時，牛渠多爲所焚，死者二人，所受損失甚重。

民國三年春，泗陽張相文先生，擬爲西北之遊，農商部總長張季直以調查西北農田水利事相託。既至綏遠，聞先生名，頗欲一見。後西行至五原，終得晤先生。時先生任農會會長，與談五十年來開發河套情形，極爲心折。後張相文自西北回，與張季直籌劃開發河套，致書五原請先生來京，共商進行之策，並由部給以顧問之名義。先生得訊，即起程東行，至綏遠，不臆爲都統潘矩楹所拘。潘氏先受賂姚等人之暗示，意欲傾害先生，遂假借民衆名義，稱先生督修五原城時有弊，遂拘留之。先生既爲所拘，隨人至五原報告，地方紳董俱驚異失措，遂連電張相文及農商部請求保釋。張相文求張敬輿致函潘都統，無效。農商部再電求釋放，都統仍以前說拒之。農商部電五原紳董，詢其修城舞弊之故，

紳董愈驚愕，再聯電潘都統及張季直，稱先生治套功績及救災諸事，絕無作弊等情。季直知爲嫌怨所致，進謁袁世凱總統，求釋先生，袁總統立電潘都統，令即釋放，且遣人護送至京，先生由是得免拘禁。計自是年七月初旬，共監禁十八晝夜，自爲必死，而幸得逃出。先生抵京後，曾謂相文季直兩先生曰：「在綏已定讞，如總統令遲到一日，即槍斃矣」。噫！亦云幸哉。

先生至京後，寓中國地學會，與季直相文談導淮及墾發西北事，多有碩畫。居無何，袁總統亦召見，令在西北爲牧馬十萬匹，先生以年老子幼辭之。及退私與人曰：「吾視袁氏行動，有僭竊意，異日必將易民治而行帝制，何能爲牧馬助叛逆耶？」後其言果驗。

民國四年，先生隨季直南返，視察淮河，三子王英五子樂愚亦隨往讀書南通。時政府已組織導淮委員會，請定比美工程師二人，與先生協同視察。導淮有二路：一入海，一入江；入海費鉅，入江費省。西工程師意依西式開鑿，工人就地招募，而先生意則依舊式修鑿，募魯豫工人爲之，且決主入海。視察既畢，返南通，復自南通返上海，與比美工程師及張季直章士釗等確定導淮

之策，議欲借此款行之。後此工程師欲獨行諸議，而季直則欲由導淮委員會自行處理，意見不合，此款協議終不得成，事遂中止。季直曾在海門組織墾務公司，圈近海地三百頃墾發之。其法沿海作大壩利用潮汐作渠，夏六七月間，引水至田，水經日曬，地城上浮，迨潮汐落時，退之入海。如是爲之，一年可植草，二年可種荳，三年可種稻。其後爲海門墾出稻田百二三十頃，餘田亦可種荳。初起築隄壩時，爲季直弟督修，共費錢四十八萬。及先生至，季直弟問此壩當費幾何？先生答以三十八萬即可。季直弟曰然，蓋初作壩未成，爲海水漂沒，費十萬，其後踵成，共費四十八萬，而實際只費三十八萬也。以是人服其經驗之確。

自海門返後，計去西北辦理墾牧，而未果行。當先生初至京時，與季直商開發河套事宜，遂組織西通墾牧公司（西通名與南通對稱），立案於農商部。先生撥烏蘭腦包地五百四十頃爲公司基址，季直與相文則各出銀二千元，以爲活動資本，定翌年春四月，至河套試辦。西通墾牧公司既成，張相文自泗陽募農人十名前往，並邀其族弟挈子同至督墾。相文先生曾親往布置，季直亦遣一農

科畢業學生往助，後均因不慣邊地生活，相繼去，獨相文族弟其子及張霖溥等數人，留其地照理一切。民國六年，盧占魁倡亂，烏蘭腦包地受累獨深，公司之經營，愈感困難。其後復因水租雜派，拖欠甚鉅，所蓄牛羊，均行轉賣，張子行爲放蕩，不事生產，復以負債不能償，亦遁去。餘人不能支，遂將其地放墾，墾牧之業，由是盡廢。先生自南通歸，原擬至西北辦理牧墾。及至河北原籍，有晉人來邀，請爲指導整理渠道。時晉北水利稍興，晉人欲利用桑乾河上流之水，開渠灌田，故組織公司經營之。朔縣有廣裕公司，開鑿廣裕渠二道，先生爲之佈置，得成。應縣有應濟公司，利用渾河之水，開渠灌田。該公司自鑿二渠，以不習水利，不可用，且在渾河所築石壩，亦爲水冲毀，先生爲別築一壩，新修渠道數支，水利漸修，墾田亦漸增。山陰縣有富山公司，請先生勘定渠道，引桑乾河水以灌田，渠成，計其水可溉之田兩千頃。渠初成，先生主先引水入渠，驗下高下，而後始放水灌田。時先生有田在渠尾，而公司之田多近渠口，人疑先生懷私，欲引水上行，以溉其田，遂強自決口引水入田。山陰人不諳水利，放水後不

知看守，以致田水冲溢，逆流入渠，所携泥沙，盡淤渠內，渠道遂廢不能用。公司以鑿渠費鉅，不能繼修，人多散去。後公司知悔，借山西省銀行銀五萬元，重修渠道，築新壩，由是渠復得用，可灌田七八百頃；然所費不貲矣。

民國四年冬，先生自山陰返五原，行至包頭，因匪徒猖獗行劫，繞道歸家。五年春，盧占魁所部恣亂，先生率家人避難達拉旗。盧占魁旋就撫，率衆居烏拉腦包舊營，其鄉人多來附，集衆至數千人，餉精悉由民給，令縣署籌辦。時濟寧王文墀署五原，籌給無法，乃召先生與共議之。先生召五原父老，議各出糧若干石以應之，始得無事。翌年五月，農民苦於供給，共推代表至綏遠求調盧他去，盧不肯，綏府遣李和相牽兵剿之，盧不能拒，離套去，後套得稍休息。

六年冬，有楊茂林者，欲在烏拉河西開鑿楊家河渠，先生至爲相度一切。

七年，開鑿新皂河渠，九年告成。

八年爲西公旗開鑿三公渠。渠在珊瑚河旁，珊瑚河，黃河之一大支也，欲引水入渠，須跨河作壩，以高

水位。壩築五日，將合龍，水自龍口行，深二丈四尺，甚急。一日，死一人，二日，先生至，親自堵禦，龍口始合。初勘測渠道時，先生與衆意不同，人問何以不從某路，先生稱下有沙，衆問何以知之，答其地蟻穴口有積沙，蟻穴深不及數尺，則鑿地未深，必有沙矣。及掘地視之，果然。人以是稱先生精審。

八年歲臘，先生回包頭一牛壩渡新歲，時有李瑞符者，組織朔風社，欲利用崑敦命溝，引山水以灌田，求先生指導。九年春，先生爲測度一切，渠成溉田甚夥。

薩縣人亦欲墾渠灌田，至先生爲朔風社測度既竟，復請爲勘定渠道。先生南北巡視，數次始定，各立木椿以誌之。後以經費困難，遷延未修，至民國十七年，華洋義賑會撥款爲薩縣鑿渠，薩縣人主從先生所勘，義賑會則主新勘渠道，後新渠道成，反不使用。

是年，又應西盟墾務局之召，重修老郭渠，先生所測，與以科學方法測量者，無大出入。整理一年，始告成功，用銀十三萬兩。

民國九年，綏政府蔡成勳廳長視渠道爲利藪，組織灌田水利社，盡取後套八渠道而經營之。灌田社成，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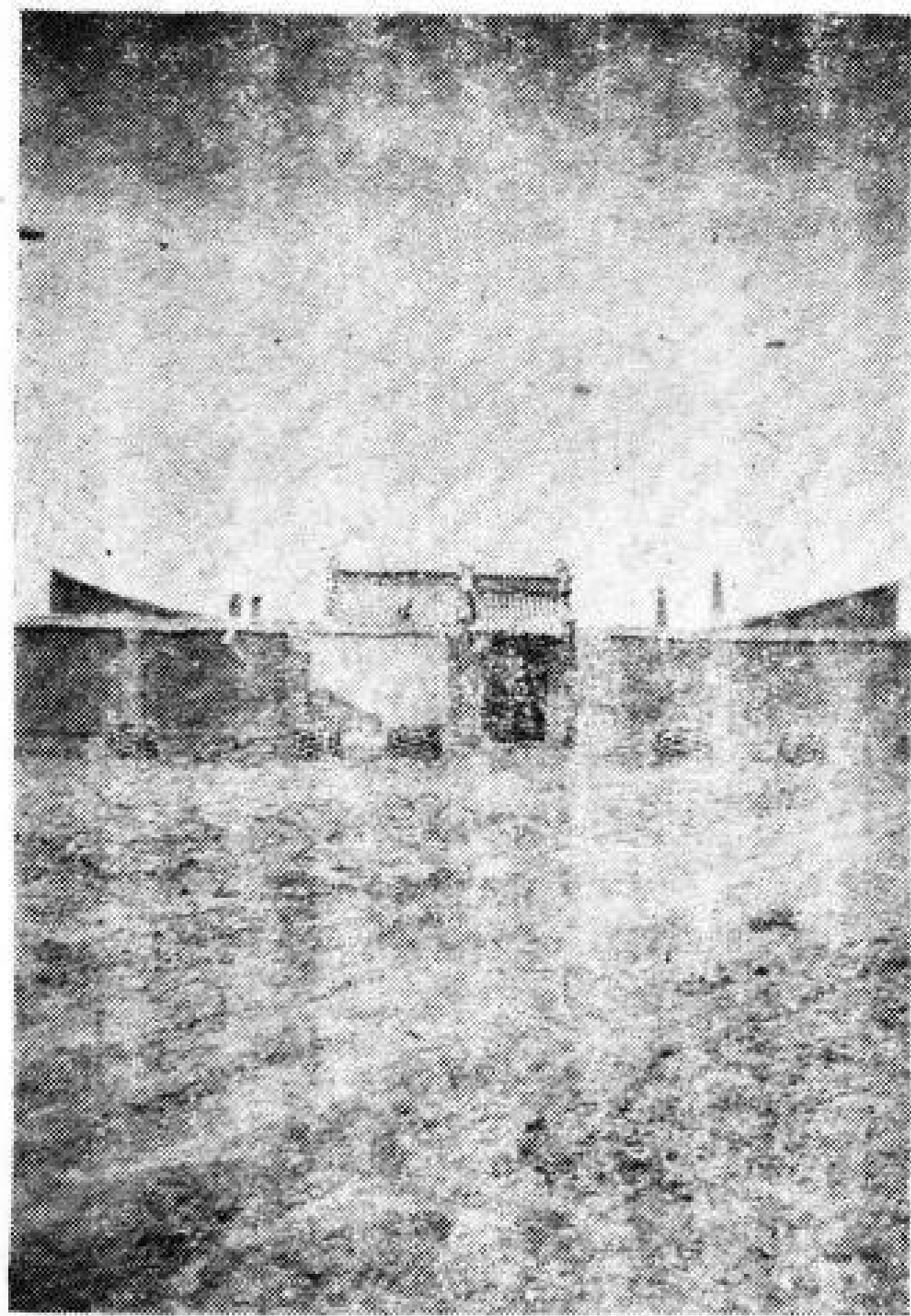
生離後套至河西，經營舊墾，至民國十一年始返。

民國十一年，馬福祥署綏遠都統，以灌田社辦理不善，渠道失修，民多怨言，且不能依時納租，遂請先生至，議商後套水利。先生主廢灌田社，馬都統恐因此開罪於蔡，一時不能行。

民國十二年，政府將後套永濟剛目豐濟沙河義和五大渠，自灌田社收回，轉由邑紳組織惠原水利公司經營之。公司以下，設臨河五原二分會，五原分會，則由先生主持之。先生爲重整渠道，計義和豐濟各費一萬，沙河永濟各費二萬，剛目未詳。經營數年，始具規模。至於老郭長勝塔布等渠，則仍由灌田社包租之。

民國十三年，馮玉祥率國民軍至張家口，謀開發西北，邀先生商後套水利。馮意欲用軍士開鑿渠道，並欲委石友三爲包西水利局總辦，總理後套諸渠道。先生對馮利用軍士鑿渠之意，甚表贊同，惟諸渠道亦由馮委官管理，不以爲然。蓋軍人不諳水利，積久必至渠道失修，累及墾務；然馮先生卒未能從先生說。十四年，國民軍開至後套，石友三設總辦署於今五原城東農事試驗場，實行接收各渠道，並督率軍士濬渠墾田，修整道

路。至是先生所重整之諸渠，亦歸官辦理。五月，奉命督察水利，返後略感不適，旋愈。六月，再至黃河督修水口，以中暑受疾，返家後，復染痢疾，遂一病不起，以二十八日歿，葬於五原城東門外。邑人以先生治套有功，集資共立祠堂於墓上，奉爲河神，每年六月二十八日，必演戲三日以紀念之。



王同春祠堂外景

按先生一生最大成績，厥在墾發河套，立漢人移殖邊地之基。當先生未至後套時，套地荆榛遍野，鳥獸成羣，實爲一荒萊未闢之地。縱有漢人以業蒙古貿易而雜居其地，然爲數寥寥，不足言開發也。及先生至，以數

十年之經營，渠道縱橫，桑麻遍野，使荒廢之地，盡成沃壤。漢人負老幼携耒耜而來者以數萬計，此雖先生個人之成功，抑亦國家之幸也。套地荒旱無雨，專賴澆灌，是以講求水利爲第一要務。常聞諸套地父老曰，先生識天時，諳地理，可以預測黃河之漲落，可以相度地勢之高低，所斲渠道，無不水流暢旺，所墾田土，無不收穫恒豐，是以人多奇之，視爲神人。蓋先生勤勞過人，終年奔馳野外，察地勢，辨土壤，所遇無不精思以求其理。即在陰雨之後，亦必乘馬縱橫田野，觀水流之去向，察地勢之高低，由是套地形勢，全在掌握。或謂先生夜行，不辨途徑，輒取地下土，就燈火視之，即知已行何地，其對套內地理之熟習可知矣。及至墾修渠道，或不能辨高下，常至廢寢忘食，以求其故。一日，督工修渠，渠道既定，而引水不得達，輾轉苦思，而終莫得解。遂夜令村豎持香火遍插野外，縱身登高視之，驗其高下曲折，窮究既久，其理始悟，而渠道亦得墾成。先生既熟習套內地勢，凡謀修墾渠道，無不請其掌書，後套諸渠道，多賴其成。說者謂先生於水利爲天性，豈非勤勞精思所致耶？

先生墾渠墾田既有成功，內地貧民或無業者，咸來依附求食，而先生亦無不量才爲用，善爲安置。先生勤勞成性，惡視游惰，每日鷄鳴而起，乘馬巡視，遇天明未起，或游惰不知工作者，無論爲家人子女，或工僕奴婢，莫不嚴爲責罰，不稍寬假。以是先生家人，俱知遵守約束，起臥以時，各守職掌。先生雖監察甚嚴，然遇人緩急，輒慨然給助，視金錢如糞土，不稍吝惜。居常工僕婚嫁喪葬，給銀例有定額，佳節宴會，例有定賞，疾病勞問，無不如禮以行，人亦感其德厚。其有游惰成性，不知悔改者，則予銀五兩，馬一匹，使之還家。先生治家侍人之通則，大抵若是；然鄉土傳說，則稱先生刑罰苛急，遇人過嚴，如以冬日投入冰下，俗稱「住頂棚房子」，或以袋裹人，役擲河中，俗稱「下餃子」，又或以牛筋作鞭，抽人至死，俗稱「吃麻花」等苛刑，爲非人道，因以厚譏先生。平心論之，先生操性過急，律世過嚴，時人傳說，未能信其必無，然就當時後套之情形論之，實亦有不得已之苦衷焉。後套初闢，鄉民來者，或屬流亡，或屬游惰，多爲不能安分之輩，此等人既不能以君子視之，接之以禮，則當以莠民視之，律之

以峻刑，使之守約束，勤操作，不然，任其荒度，將何以言開發哉！又或以先生蓄武士，招流亡，與人械鬥，視爲兇狠殘暴，此亦有說焉。時套內未設縣治，統歸薩

縣署領，以東西七八百里，南北三四百里之地，統歸一縣統治，自有鞭長莫及之勢。兼以套內蒙漢雜處，往往生變，尤爲不易管理。套內既爲官家勢力所不及，人民咸視國法若未覩，強橫者可以肆爲不法，狡黠者可以助人爲虐。處此環境，非蓄武士以自衛，亦未可以圖生存。積漸而械鬥起，則至殺人流血，強者田土漸闢，日臻富豪，弱者奔走流徙，終至滅亡，此爲套內之通情，先生特其強者焉耳。

先生對蒙人亦恩威並施，當蒙人恃衆侵凌時，則率衆抵禦，雖死不屈。及至罷兵言和，則禮聘往來，修好如初。蒙王常感貧困，每向先生稱貸，先生量力以助，即不能贖，亦不加追討，以是蒙王重其威亦感其義，咸與接納，多有與結爲盟兄弟者。蒙族諸王有隙，或漢蒙有爭，多由先生調解，言無不從。庚子教案起，先生居間調解，其爲蒙人悅服者以此。說者謂先生有時以計謀侵據蒙古牧地，此或有之，未可盡爲先生諱也。

綜之先生一生，大節多可取，末行有可議，具英雄之才略，有開創之識能，如以循循儒雅，敦謹仁厚之典型君子視之，則先生非其人也。

附錄

張季直條陳開放蒙地破除舊例另布新規呈節錄（南通

張季直先生傳記，第三編第二章第一九一至一九二頁。張孝若著，民國

二十年五月中華書局再版）

……東北西北邊陲荒地，逆邇綿亘四五百里，格於前清苛禁，廢而不殖，爲左右強鄰涎視久矣。……我之兵力不足以禦，外交勢不能強，……是欲保內地，不可不先保蒙邊。……嘗於蒙荒雖向者亦嘗稍有所推究，而自上年冬季，……又招五原縣紳董王同春到京，詳詢邊荒水利，旋以證諸在京蒙古王公之所述，乃知蒙人對我感情之變異，滋可懼也。查內蒙六盟：東四盟，西二盟，此外則西蒙外蒙。……西蒙之舊土爾扈特和碩特等族，其地即河源之星宿海，隨處可以渠墾。寧夏一帶，本有漢唐渠蹟。……宣統二年，理藩院會同東督趙爾巽奏弛舊禁，……有放出荒地而地價無著者，……有爲官府強迫展放，至勒收其已墾之熟地，不給地價，……蒙民痛苦

已極。故民國成立後，蒙古王公請求優待條件，第一條即有勿以移民殖邊為詞之說。又聞蒙古王公在長春會盟，屢次提議，皆以不開放荒地為其重要條款。夫其所以斤斤抱持不肯開放，而又一再要約，若惟恐其或失者，則以歷年放出荒地，無利可獲；且將土地拱手讓入，故相戒以不放為保守之至計也。……凡留耕未去之漢民俱苦之，蒙民則聞漢官有言墾務者，洵懼如將奪之食；即蒙族世爵，一聞中央政府有欲致力於墾荒者，亦惶恐若將破其家；以是而言，蒙地安有可以經營之一日。……審因益究如何解蒙人之恐惑，回蒙人之感情？竊謂蒙人自認為蒙地之主，本無疑義，因求生計而令人

墾地，歲收其租，亦人道之公例；今乃惶懼若此，寧令荒棄而不肯開放，其意以為我但擁地主之名即相安於無事，至墾利之厚薄，與墾務相關利害之實際，皆非所計焉。是蒙人以名為主，以實為資，我政府正可以反比例法行之；聲明蒙地當為蒙人世守，漢官不得侵奪，蒙地之願招人墾，與人民之願為墾地者，均聽其便，盡除前清理藩院所施於蒙一切之苛例。予所欲而去所惡，藉以聯絡蒙情，使不誘於外物。……我政府助其經營，使蒙人知感，足以收共和統一之實際。史遷論貨殖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其次教誨，其次整齊，最下者與之爭，」審之為計，如此。

史地半月刊

☆創刊號☆

◀版出日一月一十年五廿國民▶

目要

創刊的話	編者	北平
時事講座	編者	李旭
爪哇猿人頭骨的發現（人類演進史話之一）	編者	曼蓀
關於蠶桑的傳說	編者	郭秀敏
中國之主要資源	編者	問漁
巴米羊地穴中的佛像	編者	東白
烏孫和漢的關係	編者	夏鏡懷
介紹幾本普通地理學參考書	編者	戈澄
宋代的民間文學（文學史話之一）	編者	漢彬
史地答問	編者	編者
編後的話	編者	編者

申報六十周年紀念

三版中國分省新圖出書

翁文灝 丁文江 曾世英 編製

立體模型 集專之家心力——樹輿圖之權威 彩色精印

本館前以六十周年紀念特請翁文灝丁文江曾世英三先生編纂本圖發行以來業已再板綜合銷數超過廿萬部以本圖撰繪詳明印刷精美不僅公私機關學校共同採用且并家喻戶曉幾於人手一編現在三板發行更由編者加意改良益求美備茲特列舉各點如下

每部實價國幣三元
外加郵費一角六分

總發行所 上海申報館售書科
分發行所

南京 建康路三三五號申報辦事處
北平 西南園廿三號楊仲華君
天津 法租界廿四號路好樂里七號
▲特約經售： 龔師義君 生活書店 開明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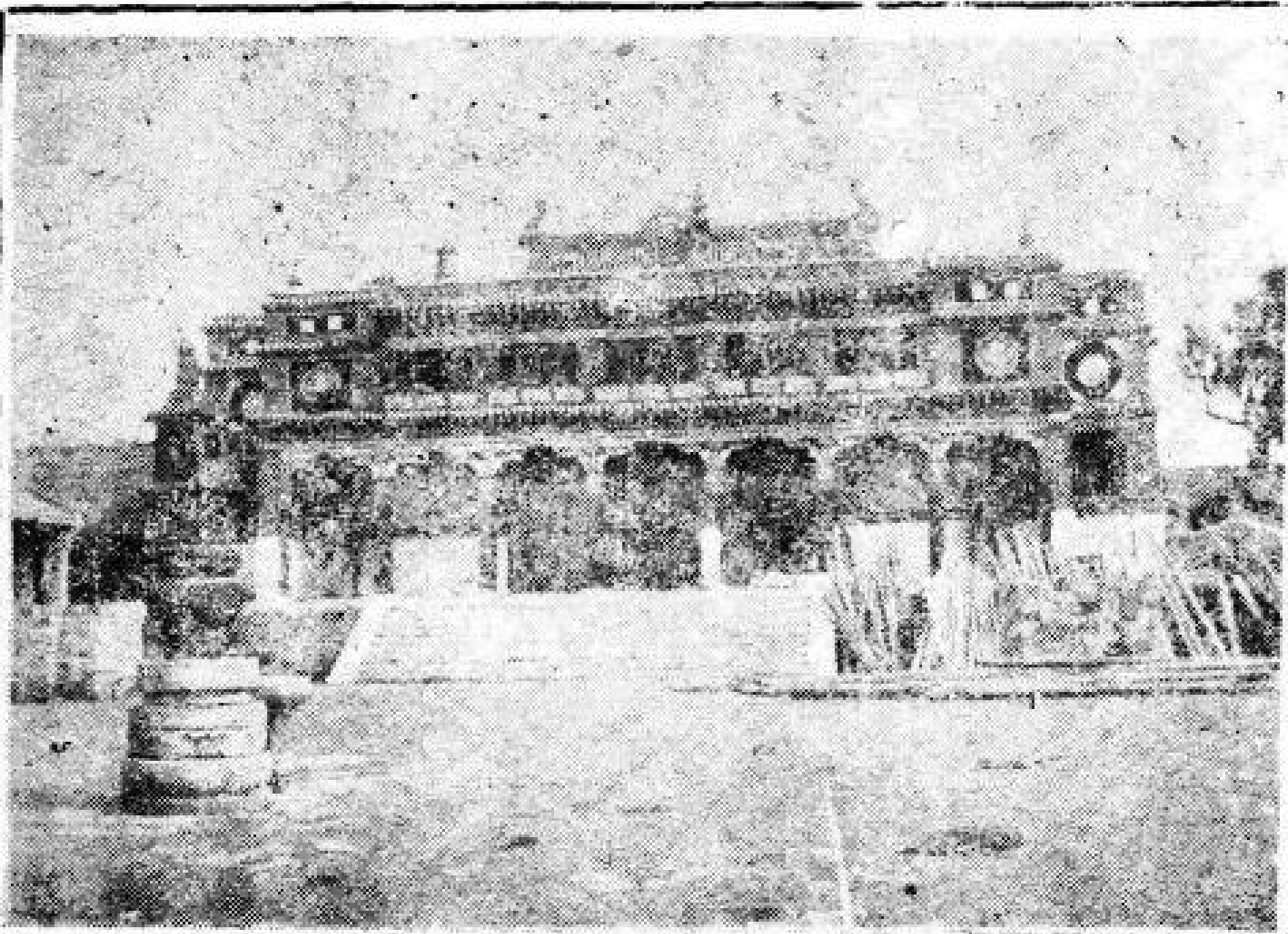
- 地名增多 前以本圖力求地形明晰起見所列地名猶嫌不足茲已自六千餘處增至一萬餘處
- 校閱精詳 三板於付印前曾將底稿分寄各省官署大學以及專家學者共同研究多獲校定之功舉凡舊有疏漏之處率予補訂改正
- 改良索引 前撰索引三百萬分一地圖合經緯二度為一格他圖合四度為一格其地點密集之區檢查間感困難三板於原有分格外再按小數縱橫各分十格索引自形便利
- 材料更新 三板為力求精確起見舉凡四川甘肅寧夏各省均用最新之材料凡在本年五月間規畫之公路以及六月前更改之政區均屢經改板俾得逐一更正
- 充實內容 三板於原有各圖之外加入立體模型，土壤分配，磁針偏差諸圖均為中國地圖之初期倡作又吉綏熱察甘寧各省圖亦均改用三百萬分之一以期清晰
- 立體模型 本圖附有專製之紅綠眼鏡俾可映視特印之地形圖以求得正確之立體模型為舊式地圖所未有

綏遠宗教調查記

李榮芳

一 喇嘛教

綏遠的宗教，有佛教，喇嘛教，道教，回回教，基督教與天主教。這裏面最盛行的，或許是喇嘛教，一到綏遠，我們就參觀了幾個大召（召爲喇嘛廟之稱），現在先從這幾個大召說起。



我們先到延壽寺，本寺在舊城（即歸化舊城）石頭巷

北，一名舍力圖召，又名錫拉圖召。此召創建的年代，現在莫考，清康熙三十五年，聖祖皇帝西征駐此，賜名延壽寺，有御製碑文。門口有大扁一

額，題「陰山古刹」，裏面有大殿一座，共八十一間，分上下兩層。後面有盤龍柱兩根，悅目可觀；又有佛五尊，古瓶數個。最後有殿一層，不准觀看，或許是喇嘛教的歡喜佛。東院有塔院一個，內有白塔一座，華麗可觀。塔內所藏何物，不得而知，據看廟人說，是長壽佛。此廟正在重修，十分華麗，其款出自蒙政會。

次至舊城西南隅大召街參觀大召，大召蒙語曰依克召，依克即「大」字之意。明崇禎中，清都統古綠格楚琥爾奉諭委左翼佐領補音圖，驍騎喇巴太，與德木齊溫布喇嘛協同將原寺展大，賜名無量寺。寺周圍約四里，康熙三十六年重修。中爲大雄寶殿，殿內有佛像與菩薩十二司畫像，活潑可觀。後殿樓上有佛像，據言爲釋迦之父像。寺內藏經卷甚多，均以藏文印成。昔勝時有喇嘛數千人，今僅存百餘人。前分左右兩殿，左有地藏菩薩，右有關帝，觀音，四大天王，及月光等神。寺門懸「九邊第一泉」額。泉在寺南百餘步，今名玉泉井，上有九孔，吸水者不絕。相傳清聖祖至此馬渴不得飲，

以蹄扶地，泉忽湧出，故賜以此名云。該寺創建之年代，或言遠在唐朝，恐不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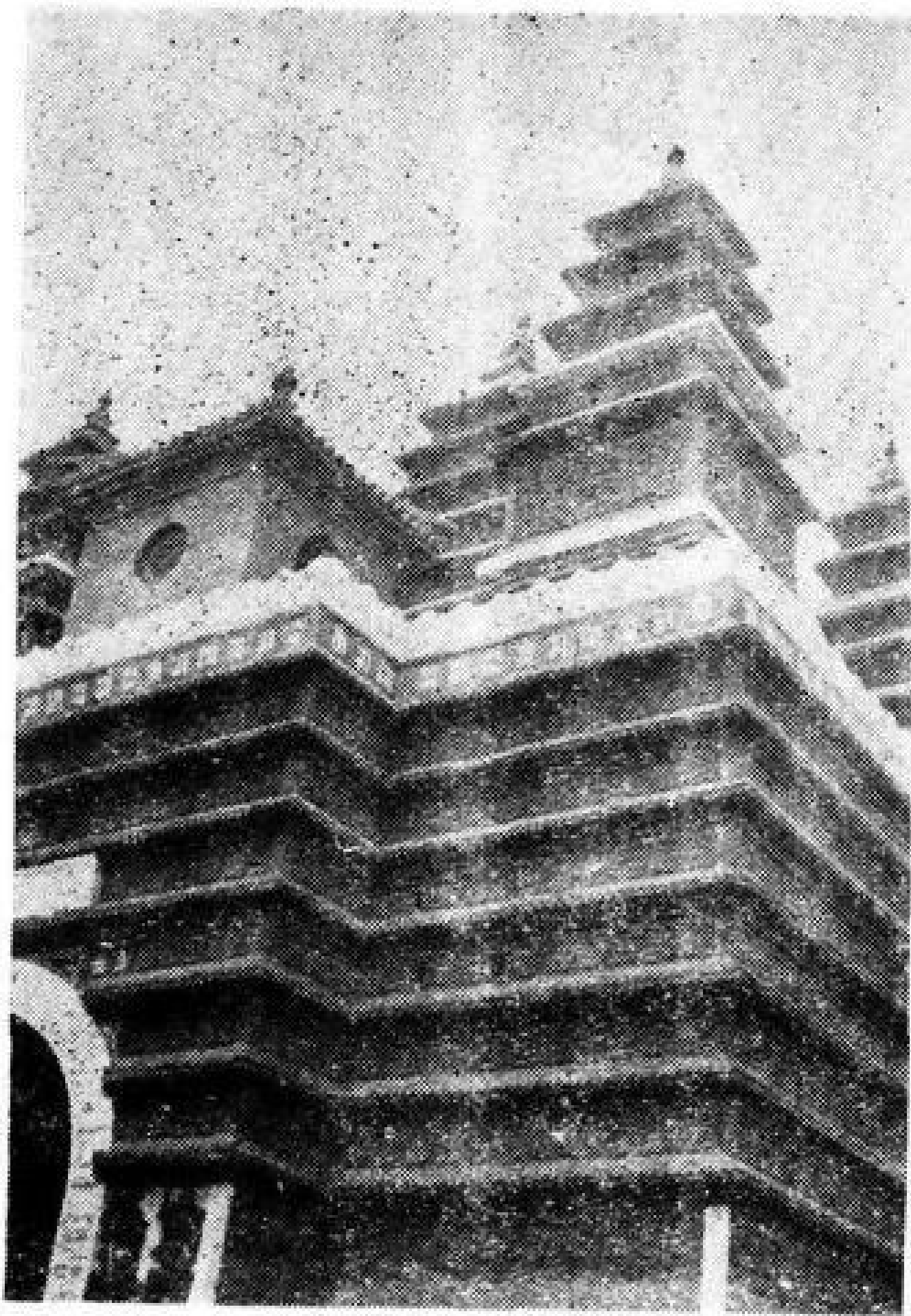
此後至崇福寺，寺在舊城小召街，蒙語曰把圪召，把圪即小意，所以又名小召。清康熙三十六年，喇嘛納依齊託音呼圖克圖新建，寺成請皇帝賜額，因賜名曰崇福寺。寺內建築宏麗，殿宇峰立，雕梁畫棟，碧磚綠瓦，壯麗可與大召比美。殿前有左右碑亭，碑高丈許，上刻聖祖御製碑文，為康熙四十二年所鐫。文云：

「朕惟歸化城為古豐州地，山環水繞，夙稱盛境。城南舊有佛刹，喇嘛拖音葺而新之，奏請寺額，因賜名崇福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魯特噶爾丹師次歸化城，於寺前駐蹕，見其殿宇宏麗，相法莊嚴，令懸設寶旛，並以朕所御甲冑弓矢，留置寺中。夫朕之親事塞外，非無故也。往者，厄魯特喀爾喀交惡相攻，朕憫念生靈塗炭，遣使諭解，而噶爾丹迫擊喀爾喀，竟掠入我烏珠穆沁；爰命和碩裕親王聲討，大敗賊於烏蘭布通，時噶爾丹盟誓佛前，永不入犯，乃班師而還。後噶爾丹蔑棄前盟，復掠納木查爾施音於克魯倫河之地。丙子，朕親總六師，由中路進剿，至克魯倫河，賊眾望見軍容霄遁。適朕所期會西路官兵，遇於昭木多，大敗之，俘斬無算，丹木巴哈什哈等率眾來歸，噶爾丹脫身走。是冬，朕復駐節鄂爾多斯，勦撫並用，厄魯特人眾絡繹來歸，而噶爾丹仍未嚮順。丁丑，率師狼居肯山麓，官兵分道並進，噶爾丹計窘自斃，子女就獲，餘黨悉平。方今中外恬熙，邊境生民咸

得晏然安堵，喇嘛拖音請建碑示永久，因書此勒石，俾後之覽者，知朕不憚寒暑，來臨絕塞，為民除害之意。時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

按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帝西征厄魯特噶爾丹，師次歸化城，駐蹕崇福寺行宮，回鑾時，遺全套甲冑，寶弓一，大小箭各五，留置寺內，凡來寺參觀者，均可得見之。

最後至慈燈寺。此寺在舊城美人橋東南，又名新召。召內有塔圍十丈，上歧為五，蒙古稱曰塔布斯普爾罕召，「塔布」之意為五，「斯普爾罕」意即塔也。漢人又名五塔召。清雍正五年捐建，十年賜名慈燈寺。



慈燈寺之五塔

乾隆間復重修。塔上雕造佛像，精緻可觀。

此四寺外，尚有崇壽寺，隆壽寺，弘慶寺，延禧寺，寧祺寺，隆福寺，廣福寺等，因時間短促，未能親往一一觀覽，然就此數寺，亦可知喇嘛教在城內盛行之狀況。

除了綏遠城之外，凡是蒙古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召廟可見。蒙古人住的地方是帳幕，惟獨喇嘛住的是宮殿形的召廟，而這些召廟可說就是蒙古文化的中心。在自綏遠到包頭，又自包頭到五原臨河的路上，常見到蒙古的召廟，牠們建築的樣式，大致相同，而喇嘛講經理佛的儀式，也是一致。現在只拿綏遠城的幾個召來代表，其餘的不再詳細說了。

至於鄉村的喇嘛教，可從陶賴圖之腦包窺其一斑。陰歷五月二十五日，即陽歷七月十三日，是蒙古人的聖會。是日男男女女數百人，俱自遠處騎馬來，聚集於該腦包的附近。有喇嘛在包內誦經，誦經之後舉行賽馬禮。賽馬員每人騎馬圍腦包繞行數次，然後出去到二十里外的地方，再騎着馬回來，回來時仍環繞腦包數次，其最先到者得馬一匹，或其他獎品。

3

其後又行跳神禮，此禮節最能表顯出蒙古人的宗教性來。在舉行此禮節時，有一位喇嘛裝做跳神官，身衣道袍，頭頂法盃，有若章馱的形狀。神官唸唸有辭，如跳神的狀態。他忽而起，忽而坐，忽而轉動，忽而吼叫。神官手執長鎗寶劍，有時向腦包擲鎗，有時擲劍，多次射中，很顯手上的工夫。不曉得腦包所代表的是神是鬼，若是鬼自然可說，若是神如此擲射，不是得罪神明麼？不過蒙人想腦包內有神，是毫無疑問的。神官動作一次，便擲些糜米，飲些穀酒，未了喝的醺醺大醉，滿口胡言亂語，於是衆人以為是神附在他身上了。到這時有許多蒙古男女到他面前敬拜，他便向他們呢喃發言，好似有甚麼訓誨；又將糜米撒在他們頭上。正在談話之間，神官時常起來，執劍追人，追上使用劍打。初看起來似乎很有趣味，然而醉後打人，終有幾份危險。看神官的那種情形，起初或許裝腔作勢，後來確是失了知覺，不知道他自己的動作是甚麼意義。且不論神官的心性是怎樣，敬拜的蒙古人，却是誠心誠意，以為神真是附在他身上。這是他們的宗教，是他們的信仰。這種宗教若非有更高尚的信仰，不易轉到倫理的宗教上去。我見

鎮十餘里路的地方，因為山路崎嶇難行，感到十分的疲倦，不能前行，遂休息在一座破廟裏。同春正在睡熟，有人推他，說「你還得向前走，到西北去，這裏沒有你的飯喫」，這樣的說了兩三次。同春醒來，看是關帝廟，一時想起已往的困難和前途的黑暗來，心中十分難過，因而跪地禱祝說，「日後若有飯喫，願在此修廟修路」。後來果然開闢河套成功，便來重修廟宇，並築公路一百餘里。

另一個故事說，王同春乘車走路時，遇見一位白鬍子老頭，同春請他坐車，到了包頭西二十餘里的馬池附近，忽然看見一座大城，恍恍惚惚的驅車進了城。同春進了城，那位老者說要下車回府去，同春看見街旁的一座舖戶裏，擺列着很多的鐵鍋，隨便買了兩口，放在車上，趕着車出了城。及至出城以後醒悟過來，覺得此處那裏來的城？回頭去找，城果然是不見了，只見車輒的痕跡還存在，而車輒的旁邊，有個很大的洞穴。從此感悟到這位老者並非他人，乃是一位仙爺，便在此處立了一座大仙廟。大仙雖去，所買的鐵鍋尚在人間，用了許多年才不見了。這種大仙的信仰，在河套還很盛行着，

各處均有大仙廟，甚而有人說「河套之人不信神佛信大仙」。

綏遠各地的漢人，因為文化落後，所以具有高尚思想的人，除了幾個城市的中心，在鄉村裏是很少的。大多數人，在信仰着初期的宗教，拜山拜水，拜日拜月，拜樹木，拜野獸，幾乎是萬物皆神。這種初期的信仰，在中國的內地裏，依然盛行着，而在綏遠邊地的地方，自然也是受到內地的影響，因為那裏的漢人，都是從內地移去的。至於蒙漢人的信仰，也有交雜的地方，不過不很多。

四 基督教

(1) 協同會或名內地會

基督教到綏遠最早的是協同會，該會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年（光緒十六年）到綏遠，在通順街設立教會，稱中國內地會。現有教友五十戶，共二百餘人，有瑞典傳教士三位，即愛鮑慈，康富琛，與瑞蕙順女士。中國傳教士二名，為賈義與李張氏。其教友士農工商均有。

縣署東三號，有內地會分會一處，有教友二百五十餘人。新城南街又有內地教會一處，有教友百餘人。

包頭城東街亦有內地教會一處，瑞典人稅牧師主理一切，教友共四五百人。安北縣耙子普隆亦有協同會，成立於庚子年前。庚子年有信徒二男三女爲拳匪所害，清廷依約賠款，其會瑞典牧師費安河用賠款開渠一道，名洋人渠，後改曰民復渠。當時教會甚盛，擁有教產甚多，耙子普隆附近之地，幾盡爲所有。教友有蒙人百餘人，漢人二百餘人。此後有瑞典人丹牧師來此管理，因不通蒙語，蒙人減少，漢人信教者，則仍甚踴躍。再後有斯牧師管理教會，精通蒙語，信徒漸增。再後到浦牧師的時候，民復渠收歸國有，教會勢力稍衰。自此之後，七年沒有洋人，教務由中國教友自己管理。近有美國李德洪牧師夫婦，來此傳道。李牧師夫婦雖通蒙語，但現在所有的教友已不甚多，也不過二三十人。先前耙子普隆有小學校一處，現在也取消了。教友有業農的，也有經商的。

協同會在五原隆興長也有個支會，名中國基督教會，有長老段世斌管理一切。此堂有二十多年的歷史，有教友一百餘人。教會禮節，也很簡單，有讀經，唱歌，同聲祈禱；類似耶穌教家庭作見證的，很是隨意，

人有靈感，便可說話。

(2) 救世軍

救世軍於民國九年在隆興長半道街成立會所，以李守三爲隊長，軍中有二十二戶，會友六七十人。

(3) 中華耶穌教會

此會是李金彪牧師創立的。李金彪的歷史，也很有趣，他是奉真縣人，先在關外作響馬，民國元年，辦革命事業，民國二年，在大同張鎮守使手下作偵探隊長，民國三年信道，民國十年隨美人蘭富郎牧師來歸綏舊城設立中華耶穌教會。會所在陽溝沿十八號，有教友一百餘名。李牧師又於民國十七年在五區後巷十七號設立教堂，內有教友二百二十三名。

除歸綏城外，李金彪牧師又於民國十六年在包頭中市街創立教會，現有教友四百餘人。民國十七年，在豐鎮創立教會，現有信徒百餘人。民國二十一年，在陶林縣創立教會，現有教友十數人。民國二十一年，又於集寧縣創立教會，有教友十餘人。民國二十五年於黑馬板村創立教會，有信徒五十餘人。

除了李金彪牧師以外，還有一位成仰鵬長老，也是

創辦中華耶穌教會的人，他在民國二十四年，到五原創立教會，現有教友十餘位。五原南門內安樂街又有一位開副的家中，有家庭禮拜，平均到會者有二十餘人。此會的特性，是竭力謀求教會的自立自強，所有的傳道人，多有副業。五原的成仰邨長老，是以織襪爲生。其教會之形式，多類神召會。

綏遠新城西街三十八號，亦有基督教會，成立於民國十五年，有林生光先生主持一切，內有教友四十餘名。聽說本會受耶穌家庭的影響不少。

(4) 耶穌家庭

包頭南門內有耶穌家庭，主事人是孟照翰兄弟。本會於民國二十三年成立，至今年九月一號整二年。現有教友八十餘名，記名的有二十餘名。創立人是山東呂冰芝女士，是由山東耶穌家庭中分出來的。此外任事的有鄭成德女士，與馬立亞女士，二人到各家串門講道。

此外有耶穌家庭診療所一處，在包頭的北邊，耶穌家庭診療所與耶穌家庭原屬一事，因爲診療所主張以傳福音爲目的，以治疾病爲手段，意見稍有不合，因而分開。這裏家長是楊婉貞大夫，執事有李如棠先生，與陳

璧爾大夫。教友也有八九十位。

臨河縣城東門裏，有教會一所，教友多半是耶穌家庭派。其禱告的方法，聚會的秩序，教友的思想，與一般的教會，不甚相同。聽說大多數的教友，重新受了洗禮，重理性的教友，日漸稀少。教會之內，沒有思想人的地位，也是很危險的；因爲感情必加以以理性，方能養成健康的倫理宗教。現在有教友王子雲先生，想在臨河城裏，另創教會一所，把一般的教徒納入正軌，只是還沒有成立起來。

五 天主教

天主教是清咸豐六年來在歸化的，先在城隍廟街七號創立教會。現有外國神父四名，教友一百餘名，土地八十畝，房屋六十二間，有育嬰堂一所，男女嬰兒六十餘人。主教葛崇德管理一切。

在新城西門外大教場，有天主教會所立醫院一所，名歸綏公立醫院，由院長費懷永主持。院落有一頃餘地，房屋三百餘間，產業共值五十餘萬元。內有看護學校，有職工三十餘人。該院創於民國十二年。

綏遠天主教最發達的地點，是在臨河縣西陝壩一帶

的地方。此地最早的會堂，是光緒十三年立的，初在盛公。光緒十六七年，在黃楊木頭（太武鄉）又成立教會一所。光緒十七八年，在玉隆永又成立教會一所。光緒二十六年，有蒙古人將大發公（太熙鄉）的教堂燒毀，教友死去三十二名，蒙人賠了一大宗的款，無處可用，乃將此款用作開渠的基金。他們開了黃土拉亥渠，順着渠道設立了許多處教會。光緒二十七年，在太和鎮創立教會。宣統二十三年，又在太招鄉和太安鎮（陝溝）創立教會。民國十二年，又在平化鄉創立教會。民國十三年，又在太豐鄉，太平鄉創立教會。民國十四年，開墾法得良地。現在天主教有立案的初級小學九處，高級小學兼初級小一處，學生二百八十餘人。初級小學自備飯食，高級小學則由學校管飯，而每年學校向每人討五元的費用。

現在天主教的教徒，在太安鎮有六百餘戶，太和鎮有六七百戶，太招鄉有一百五十戶，太武鄉有一百戶，太熙鄉有一百戶，平化鄉有一百戶。臨河三四兩區，共有教徒一萬餘人，佔了臨河全縣戶口的十分之一。臨河三四區有地數千頃，每年實際種上的可丈青（丈青的意思，是在田苗長起之後，由官府派人丈量，依有苗的田地的多寡納稅，而不

依所有田地的畝數納稅）兩千餘頃，天主教徒在這二區的丈青田，佔了九百頃，幾乎二分之一。

天主教所以這樣發達的緣故，因為他的渠頭李臯治渠得法，他能使黃土拉亥渠澆的地多，淹的地少。可惜此人去年去世。更重要的緣因，是天主教組織的穩固，他能在每個禮拜堂，派一位神父，專辦理教民其事。勿論有甚麼變化，或刀兵，或匪患，他的工作是要繼續進行的。農民有了難處，可以向神父去說，他就幫助他們。有時他借給他們金錢，有時供給他們牛馬；有時還替他們見官，替他們拒匪。他們待教徒太好了，與當地的資本家和官吏的面目顯然有別。他們懼怕資本家，不喜歡見官吏，這些事情，神父都替他們辦了。他們歡喜見神父，因為神父總是和顏悅色的，給他們解決問題，替他們破除困難。神父自然有他的法律，有他的規程，人民必須遵守，可是百姓甘願守他們的法律。在這種情形之下，臨河的天主教徒，心目中只有他們的神父，他們的教會。他們信賴神父，不信賴政府，似乎他們另成了一種組織。這種現象是很不好的。不過這也不可厚責教徒，而責任是在政府自己的身上；因為政府管理總不

得當。就普通的渠道說，有的是資本家用自己的錢開的，他想在三五年之內，就要獲得一大宗的利息，所以對待佃農十分苛刻。結果佃農轉徙流離，貧困不堪，衣食尚不能保，怎能想到繁榮自己的生活。至於官家管理的渠道，也很受資本家的操縱。資本家接近官府，無論在納稅上或是在使用水利上，都佔便宜。至於一般小戶貧民，一方面受資本家的壓迫，一方面又受政府的壓

迫，結果也是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政府不能保護貧民，而神父却視教徒如子女，不論貧富一體愛護。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勿怪一般教徒，甘願依賴教會，而不願依賴政府。所以要解決後套教民的問題，是得政府盡上他們的責任，注重貧民的利益，解除貧民的困難，使他們信任政府如同信任神父一樣；不然，他們依賴外人的心理，是不會去掉的。

地 圖 底 本

本圖係為研究地理學者打草稿之用，使不圖繪製術者亦能畫出稱心的地圖。無論研究沿革地理，或調查當代地理，以及繪畫統計圖、路線圖等，均各適用。

本圖凡分三種：甲種每幅比例尺均為二百萬分之一，乙種均為五百萬分之一，丙種則為一千萬分之一上下，以便審察題材而選擇其所需用者。甲乙丙三種皆用經緯線分幅，這張和那張分得開，合得攏。並將經緯度每度之分度，每十分畫一分劃，以便使用者根據此分劃，精密的計算經緯度而添繪各種事物。

本圖每幅皆分印淺紅、淺綠、及黑巴套版三種，使用者可以按着自己應加添之色而採購，免去靠色不顯之弊。凡購紅綠單色圖者，更加購黑色套版圖以作對照，便可一目了然。

本圖在一幅之內，擇取一最重要之城市作為本幅專名，俾便購用。現在甲種（豫定五十六幅）已出版者計有虎林，永吉，赤峯，烏得，居延，哈密，寧夏，歷城，長沙，平壤，北平，歸綏，敦煌，京城，長安，皋蘭，都蘭，成都，閩侯，貴筑，鹽井，番禺，昆明，瓦城，瓊山，廿六幅，乙種，（豫定二十三幅）已出版者計有龍江，庫倫，科布多，迪化，噶大克，曼谷六幅，丙種已出版者計有暗射全中國及南洋圖一幅，全中國及中亞細亞圖一幅。預定本年內出全。

甲乙種單色版（淺紅淺綠）每幅售價壹角，黑色套版每幅售價壹角貳分。丙種二色版每幅售價叁角，五色版每幅售價四角。本會會員購買者七折。

發行者 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 禹貢學會

總代售處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景山書社 武昌察院坡十九號 亞新地學社

旅程日記

侯仁之

七月六日（星期一） 微陰

後套水利考察團已定于今日啟程，日子是三號晚間在蔣家胡同禹貢學會聚會時始正式決定的，當晚在座的有顧頡剛師、顧起潛先生——後到的又有馮伯平師——以及本團團員張璋瑛女士陸欽堃君蒙思明君。時張維華先生以事仍留北平，未能到席。當晚大家曾把綏遠分縣圖細讀一番，又請顧師把此行應該特別注意的問題寫下來。他一面筆記，一面解說，大家伏在圓桌周圍，傾耳細聽。屋子高而大，燈光就顯得分外微弱了。四外觀得一片寂靜，只聽得顧師絮絮的蘇白，像爐旁燈下一位老人在傳述着一些古老的舊話似的，使人神往。最後大家把工作分配了一下：由張維華先生任領隊，張女士任會計，陸蒙二君分担庶務，派給我管交際。事畢辭去時，已過十時，顧師照例送出大門，用誠摯熱烈的口吻頻頻說：「祝你們此行成功！」

四人裝着滿腔的興奮踏上歸途，月光從燕京塔上瀉進未名湖裏，映出一種意味飄渺的神仙境界。四人之中

的一個忽然說：「不久之後，我們應該趁着月光到荒茫無際的黃河邊上去散步了！」這是夢麼？

前昨兩日，大家分頭去收拾行裝，團裏的事，大大小小都由馮世五先生代辦了，為此他曾忙得中了暑。會計為我們預備了一小箱十幾種藥品，周到之至。這期間又有城裏周沈二先生接洽同去，惜以時間不便，未果。同時陸君又忽以他故不能成行，大家方在惋惜，而燕大教授李榮芳先生却又毅然來參加了，李先生曾在西方考古家蒼萃的巴勒斯專門作過考古的工作，他除英、德文外還通曉拉丁、希臘、希伯來、敘利亞、亞利瑪（Armaic）數種文字，得他同行，實可慶幸。

昨日下午，張先生冒雨出城，并由馮伯平師介紹，在當晚七時半，大家又一同到了吳文藻先生家裏，他把旅行西北的經驗，向我們細說一番。吳夫人冰心女士則特別囑咐張女士代她多多探訪王同春次女雲卿女士（即俗呼「二老財」者）的事，因為她正在為王女士寫一篇傳。

啟程前的一切事都歸致妥當了，下午四時半大家齊

到禹貢學會集合，五時半已趕到清華園車站。六時三分車開了，我們的旅程開始了，欲罷也不能了！到站送行的只陸君一人，他熱心幫助我們把行李弄上車，又以悵悵的眼光送我們踏上旅途。我們的「夢」開始了，想到只剩下他獨自一人再從車站回去的情景，真正後悔沒有把他留在學會裏。

車到南口已經暮色蒼茫了，大家在車上用過晚飯，飯後又買了兩個臥鋪，輪流着看書、談話、與休息。

穿過居庸關山洞，天像忽然黑下來似的，從此我們便和這初程的第一日訣別了！

七月七日（星期二）微陰

車過青龍橋，又穿過長城，遂入察哈爾境。懷來、宣化、張家口都在夢中度過。晨二時十分，抵柴溝堡，因為天雨，山洪暴發，把下站西灣堡附近一段路軌沖毀，相候至三小時，始修理完畢，這種情形在平綏路上是常有的。

柴溝堡而下，車便完全改了方向，直向西南行駛。過西灣堡，復進長城，遂入山西境，直向大同邁進。除去停車三小時外，前後不過五個半鐘頭，我們已經橫度

了察境。

晨五時，曙光微微，兩旁景物，才漸漸可以分辨。時車行兩山夾谷中，路右山勢險峻，路左有南白洋河與路軌併行，水勢渙漫。隔岸童山濯濯，勢較平緩。只有河身兩旁，密柳連綿不斷。過陽高縣，兩壁山勢漸開，河亦隨左山迤邐而南。至王官人屯，山去益遠，村落漸繁。

八時三刻，車過大同，直轉北上，沿御河左岸而行。至堡子灣附近，遙望路右山河間，古城堡壘隱然，當即是古長城遺址了。行未久，古城徒轉而西，路軌遂穿城入綏遠境，至是出入長城者凡三次，現在算是真正「塞上」了！沿路冀、察、晉、綏之間，都是以長城為界的。

十時五分過豐鎮，漸登「豐鎮高原」。高原平均海拔約一千四百公尺，為陰山以南之總分水嶺。又二小時，乃抵集寧（平地泉）。按集寧海拔一千四百一十五公尺，幾為沿線最高之站，去北平已在一千三百七十餘公尺之上。過此而下，復直轉西行。二時半過卓資山，路左激流一道，緊傍路根，勢極湍激，沿路工人正在忙於

修防。

下午四時四十分行抵綏遠，已入「黑水平原」，平原土壤甚厚，爲大黑河之沖積地帶，質亦肥美。其平均海拔較豐鎮高原降下約四百公尺。大家整裝下車，一日夜來之勞頓精神，至是爲之一振。下車後，以旅途方便計，即寓車站附近之平綏客棧。初進門來，即見橫房場上，煙燈羅列，儼體橫陳，「黑暗的世界啊！」這是我們此行下車後的第一印象。

六時晚飯，飯後大家同意往遊綏遠城（即「新城」）。轉出車站附近的營業區，向南一條大馬路，平闊坦蕩，很有一番新氣象。夾路青楊，一望成行，更平添不少景色。行約十五分鐘，捨馬路繞公醫院而東，又十五分鐘，乃抵新城西門。其實所謂「新城」，係與歸化舊城對待而言，位在歸化城東北五里，興建于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年工竣，周不過九里有奇。城內市面蕭條，尙不及內地一大鎮市。適中處有鐘樓一座，上有玉皇彌羅閣。省府即在西街路北，去鐘樓甚近，爲清綏遠將軍舊署。

大家繞至城北門，已過八時，本欲沿北城根返寓，

但城門業已關閉，商請就地一警察代爲開門，答謂：此門朝夕都由出入農夫藉同啟閉，現已上鎖，無法再開。北門一帶冷落情景由此可知。大家只好循舊路頽然而返，至寓已九時半，隨即就寢。

七月八日（星期三）微雨

晨八時早飯，飯後各包人力車一輛，出發謁訪各地方當局。九時半沿城外大馬路至民衆教育館，初欲訪樊庫先生，既至，始悉樊先生業已升任陶林縣長，館長陳志仁先生亦外出，當由教育組組長柴生華君招待參觀，并允將該館所出各種印刷品遷入送往寓所。十時半至省府，呈送學會及燕京大學公函，并約定下午二時至三時間來謁傅主席。由省府又轉赴教育廳，聞廳長于事前已得調查團來綏消息，躬自招待，十分周到。又談及蒙漢教育現狀及同化、土地等問題，及午始辭去。

十二時半趕至歸化舊城午餐。城係明朝諸達所建，蒙人名曰「庫庫河屯」，萬曆間，諸達歸順，改稱今名。民國八年將城廓鼓樓一併拆去，現在只餘北門，巍然獨立。新舊城與車站，鼎足而三。商業都在舊城，就怪不得新城市面的冷落了。

午飯後訪綏遠通志館，志稿業已藏事，現由傅增湘先生携往北平校審。該館現藏有土默特等旗抄本方志數種，允予日後得暇借抄。

大家心裏都惦记着去拜會當年那位涿州抗戰的勝利者，遂於濃濛細雨中又趕回省政府。首由燕大一九三〇校友，現任省府畜牧專員郭文元君招待，他是剛從後套調查屯墾事業回來的。大家一見如故，叙了不少學校舊話。正在攀談間，主席來人召見，遂至後面大客廳。甫落坐，傅氏推門而入，偉壯的身軀，一幅不苟言笑的面孔，使我們立刻感覺到他的莊重明敏。一一握手畢，各分賓主人座。我們首先說明來意，話就無端牽連到華北政局上來。傅氏講起了他和燕京一點難忘的因緣說：

「那正是九一八那天上午，你們司徒校務長請我到臨湖軒去吃飯，我勉強去了，却無論如何不能下嚥，心裏感覺無限的壓迫。

那時司徒先生也許已經從美國公使館得到了一點消息，我不知道，我把所知道的都告訴了他……哼，（他冷笑了）漢卿……」

他操着清朗的北方話，爽利而明切。最後談到本省的問題，他表示說綏遠境內無一時無有戰爭爆發的可能，這是在未來一個更大的戰略上敵人所必爭之地。前者省府曾設法賑濟綏蒙交界處慘被雪災的蒙民。日人亦乘機籠

絡蒙民感情，前後出賑濟費達一百萬元，而我政府所出不過十萬，傅氏言下，不勝感慨的樣子。前後談約四十餘分鐘，隨即辭去。傅氏所給予我們的印象，與其說只是一個果敢勇毅的軍人，毋寧說還兼有充分政治家風采的領袖。我們每人都很興奮，好像覺得不久的未來，就在這塊百姓凋敝的境土裏，也一定會扮演出比涿州抗戰更爲有意義、更爲可歌可泣的史實來，西北的風雲不是日益緊急了嗎？

走出客廳來的時候，雨已停了，郭君領我們去參觀省府。地址不大，而處處整飭有序。西北角上一個佈置精緻的小花園，算是唯一點綴。花園南邊的一個小院裏，還支着一座頗爲講究的蒙古包，這是一位蒙古王公特意送給傅氏的。

看看五時了，郭君還須去上操，這是省府裏所有公務人員日日的必修課。我們也乘機告辭，臨行郭君又約我們在舊城綏遠飯店晚餐，我們沒加思慮便一口答應了。

走出省府，又調查了兩處教堂，隨即趕赴綏遠飯店。省府交際課已把飯定妥，落座不久，郭君便趕到

了。席間談笑生風，不復有賓主之分。飯畢，由郭君出和碩公中東黎區視察報告草稿，略述大概，并附照片，一一解說詳盡。當時我們便拉定郭君作了我們的臨時顧問，并請他代擬此行考察路線，他也「一口答應」了。臨別時他才告訴我們省府已備好汽車一輛，明天來帶我們去參觀舊城勝蹟。這樣的招待真使我們感激都無從感激起。

返寓已九時半。

七月九日（星期四）晴

兩種心理在我們心中衝突着，既戀戀於歸綏風光，又恨不得立時登上後套考察的旅途。早飯間大家才決定以上午去遊覽歸化城，下午即趕二時車繼續西行。但早飯還沒有吃完，郭君已乘汽車趕來，第一件事便把主席晚間假省府邀宴的請帖拿給我們，自然沒有比這個更充分的理由使我們決定展延行期了。

歸化城在康熙初年以前，為西北喇嘛教的中心，時稱「藍城」。其後漸移至多倫，今則遠至庫倫。此一方面可以代表蒙古宗教與政治中心之移轉，而另一方面適足以說明內地西北移民之進展。歸化城內幾個大召廟，

是我們切心要看的。

八時向舊城出發，中途經過綏遠毛織廠，下車參觀，此為境內唯一大規模之毛織廠，創于民國二十三年，係省府與天津海京工廠合股開辦，股本將近三十萬元，只以機器係海京舊物，故出品未見十分精良，除毛氈一類尚可推銷天津一帶外，餘均甚難與外貨抗爭。

由毛織廠至舊城的中途，又下車去參觀綏遠境內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綏境蒙政會）。該會是從百靈廟內蒙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裏分化出來的，因為自去秋日方侵佔東蒙而後，更步步進迫，延至冬末，卒將主持蒙政會會務的德王包圍，至是本為防範侵略而設立的蒙政會，反成了第三者行使其分別離析陰謀的工具，不甘於這種惡劣環境的其他幾位會中要員，如保安處科長雲繼先、政治處科長蘇魯侏等相率脫離百靈廟，並于本年二月重組了這個綏境蒙政會，以表明綏遠境內的各蒙民，是並不甘受外人支配的。當時由伊克昭盟盟長沙克都爾札布任委員長，由國府特派閻錫山氏為指導長官。沙王現以事他往，職務由該會防共訓練委員會主席康王代理。不過這位康王據我們所知道的，雖

然正當壯年有爲的時候，却已淪爲鴉片的囚徒，當前晚我們去步遊新城時，曾見他着了一身漂亮的西裝騎着摩托車在大街上兜風，只可憐黃瘦的面孔，已淹消盡了他所有的威風。這段可紀念的綏境蒙政會成立的歷史，不會給他一手斷送了麼？我們到會參觀時，他自然不在，因爲據說這才正是他「高枕安眠」的時候！

九時半至十二時半，我們依次參觀了下列幾個召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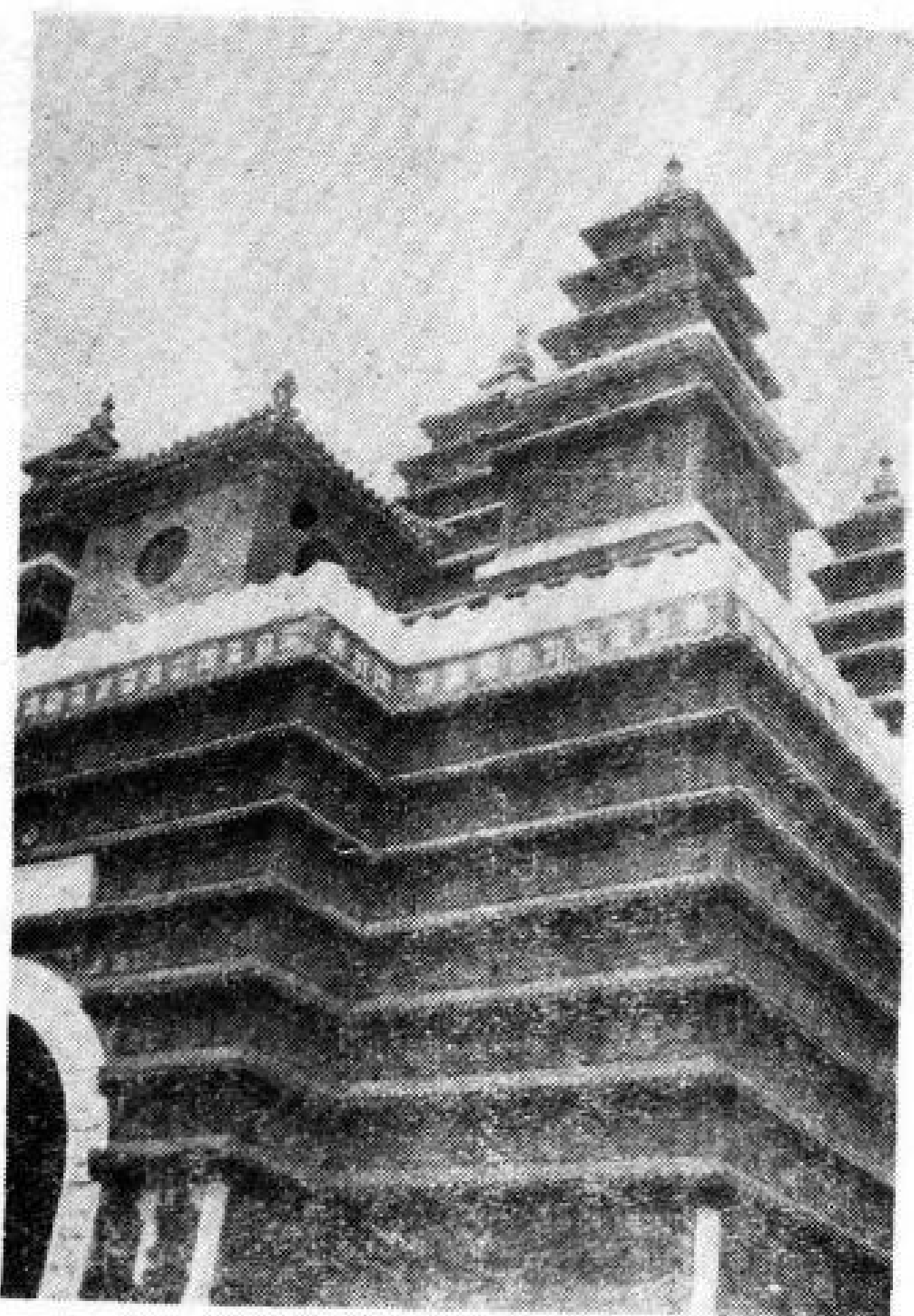
1. 延壽寺：在石頭巷北，一名錫拉圖召，又名舍力圖召，創建年月無可考。清康熙三十五年帝西征，駐蹕歸化城，賜名延壽寺。光緒十三年曾燬於火，旋經修繕如舊。建築宏大，半採西藏式，現方彩飾一新，金碧輝煌，極爲可觀。寺門有額，題「陰山古刹」。

2. 無量寺：在大召街，蒙語曰依克召，依克大也，所以又叫大召。係清初崇德五年建，賜名無量寺，周約四里許，昔有喇嘛數千人，今只百餘。故禪房多租商販，附近爲綏市浮攤中心，有類北平天橋。寺門懸「九邊第一泉」扁額，泉在寺前百餘步，名玉

井泉，俗稱馬踏泉，傳係康熙帝西征凱旋時，馬蹄踏地得水而名。

3. 崇福寺：在小召街，蒙語曰把圪召。把圪小也，所以又叫小召。康熙西征，曾假寺爲行宮，賜名崇福寺，回鑾時遺有弓箭甲冑坐褥靠背等物，每年六月十二日爲展覽期。

4. 慈燈寺：在美人橋東南，一曰新召，召內有塔圍十丈，上岐爲五，蒙人稱塔布斯普爾罕召，意即五塔，所以又叫五塔寺。雍正五年建，十年賜名慈燈寺。該寺建築最新，塔雕佛像，猶爲工緻。



慈燈寺之五塔

十二時半，至綏遠飯店，公宴郭君。飯畢，李張二

先生往訪古玩舖，余等三人乘汽車返寓休息。

六時半，大家出發省府赴主席晚宴，同席有北平農學院教授于先生，北平譚先生，包頭法院于院長，以及新自定縣來省辦理綏省師範及鄉村教育之張含清先生。當晚步行返寓，已近十時，隨即就寢，準備明晨出發。

七月十日（星期五）雨

六時半趕赴車站，時正微雨，郭君又親自來站送行，謂省府電報業已發出，另外又携來介紹信七封，分致前途各地方當局。自始至終，郭君對我等關心，無微不至，一切謝意，只好盡在不言中。

七時一刻車開西行，沿路陰山障其北，勢極雄偉，雲雨蒼茫，益覺奇瑰，過蹬口南望，即可遙見黃河。沿途牛馬牧羣漸次增多，大煙遍地皆是，其花或紅或白，十分美麗。十一時半，車抵包頭，已是平綏路終點。車站秩序，維持有法，即平津亦不如。下車後即赴城內，直奔文明荅三號王宅，無人，遂又轉往前街綏西賓館。住房極佳而價廉，館長又甚和氣，大家樂得有這麼一個好地方，似乎應該多休息幾日，但是沒有一個人能等得來，在火車上時，大家已經盤算着怎樣去後套了，所以

吃過午飯以後，休息一下都沒有，李張二先生和我，立刻拿着郭君的介紹信去大公館巷和碩公中屯墾處駐包辦公處找趙普卿先生，接洽赴該區辦法。（按和碩公中去包頭約三百餘里，正在去五原的路上）不料趙先生已因公赴省，然而更不料的是在這兒李先生却遇到了他早年一位故知，而這位故知，却又恰好是該屯墾處的處長。事情似乎過於「離奇」，像小說，又像夢。任先生何以跑到這兒來？又何以作到屯墾處的處長？下面總還有再叙的機會，這兒只說我們一見到他，又發現了他與李先生的關係，捉摸不定的前途，像忽然打開了一條大路，處處都覺得有了辦法，這正如我們在省裏遇見郭君以後的情形是一樣的。任先生操着滿口東北話，態度鎮靜而和藹，只是他滿頭頭髮已經蒼白了。他年紀約在五十開外，樣子很辛苦，一嘴短而整齊的鬚鬚，挺爽可愛。

幾句話，我們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這極合我脾氣。因為天雨，到五原的汽車路不見得好走，我們決定再等一天，也好藉機會到包頭城南十五里的河北新村去參觀，這本來也是我們預定要去的。任先生也沒去過，要備汽車和我們同去。如果後天還去不了，那我們正好

再跑得遠一點去逛有名的五當召了（即廣覺寺，爲內蒙最大召廟，建半山中，規模極大，去包頭約九十里）。

辭別任先生，又跑到縣政府，縣長因公他往，由濮秘書招待，問了一些地方情形，又蒙他介紹去綏西屯墾督辦辦事處去見劉科長。所謂「綏西屯墾」就是指陸軍第七十師師長王靖國部下在後套屯田而言，師部和辦事處恰好在一處，去寓所亦甚近。我們趕到時劉科長已外出，王師長赴晉，尙未返包，諸事由田旅長代理，可田旅長也不在。我們只好把學校寫給王師長的公函留交一位副官，敗興而返。

雖然訪田劉二氏不遇，有點敗興，可是不期而遇到任處長的那一幕，却仍然激動着我們。跑回寓所，我便忙着向留守寓中的張蒙二位同學講起來，說一切都有了辦法，汽車要任處長借我們用誰都不許擔心了。這話也有原因，因爲在火車上大家翻開綏遠調查概要看時，說從包頭到五原的汽車費，每人要花到十多塊錢，爲團中經濟着想，我們實在花不起這許多錢，會計早已透露出焦急的神氣，難得她這樣負責，管這個旅行團正如管一個家。然而真正使我們如此高興的還是那位任處長，他

在我心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綏遠上火車時下着雨，到包頭已經止了。六時出去吃晚飯，又濛濛的下起來。我們沿着大街走，市面熱鬧多了，就是歸化舊城也比不上，因爲這兒是水旱碼頭，後套以至寧夏甘肅的羊毛土產，都先運到這兒，然後裝火車。廣貨店裏充滿着舶來品，這就是「開化」的象徵！街上有三三兩兩的蒙古人，也有穿着紅袍黃袍的喇嘛。我們走馬看花，行了約莫半里路，忽然看到一座門面很講究的飯館，額曰「華北樓」，許是這「華北」二字作祟，我們不約而同的走進去，記着在綏遠時郭君囑咐我們到包頭時想着吃黃河鯉魚，便宜得很。我們沒問價，第一便叫了一條清蒸「黃河鯉魚」，結果算賬，這條魚可的確按着「華北」的市價，大大敲了我們一筆竹槓。會計發下命令，明天只許喝麵條吃饅頭，省出這筆額外的花銷。

走出華北樓，已經燈光燦爛了。雨不知何時停下，大家抱着期待的心，盼望明天有個好太陽，盼望明天去參觀河北新村。

七月十一日（星期六）晴

夢裏似乎記起了在初中時代的國語教課書裏曾經讀過周作人先生寫的一篇「日本新村」(題目大概是這樣，反正總有新村二字)，已經忘記內容是什麼，只記得所描寫的有田野裏的幾隻蝴蝶，在光明的太陽下飛舞着，使我至今不忘。這幾隻蝴蝶今天早上，好像在我睡夢中又翩翩翩翩飛了過來似的……

一睜眼，好高的太陽，好幾天不見了，大家都立刻爬起來，漱洗整理，早飯也沒出去吃，即在館中買了燒餅油條，伴着一杯杯開水吃下去，隨即趕赴翠區辦事處。任先生業已把汽車備好，是一輛載重的大汽車，機器甚佳，車身亦格外龐大。該區還有同樣大汽車一輛，相對來回開駛於包區間。明天我們就要乘這輛大汽車走，比買賣汽車要放心多了。

一點都沒有耽擱，我們立刻跳上汽車，一直開出城南門，傍鐵路路基之南向東南而駛。草原裏一望晴空，太陽光在灑滿了水珠的草地上，閃着一片片盪盪麗麗的光。回頭看包頭城半壁枕在大青山上，浴着明麗的朝陽，處處有繚繞的炊煙，……美極了，我們第一次在太陽下看到了包頭。中途過一小橋，車前右輪曾陷泥中，

終賴附近田中工作的農民幫忙，我們才能繼續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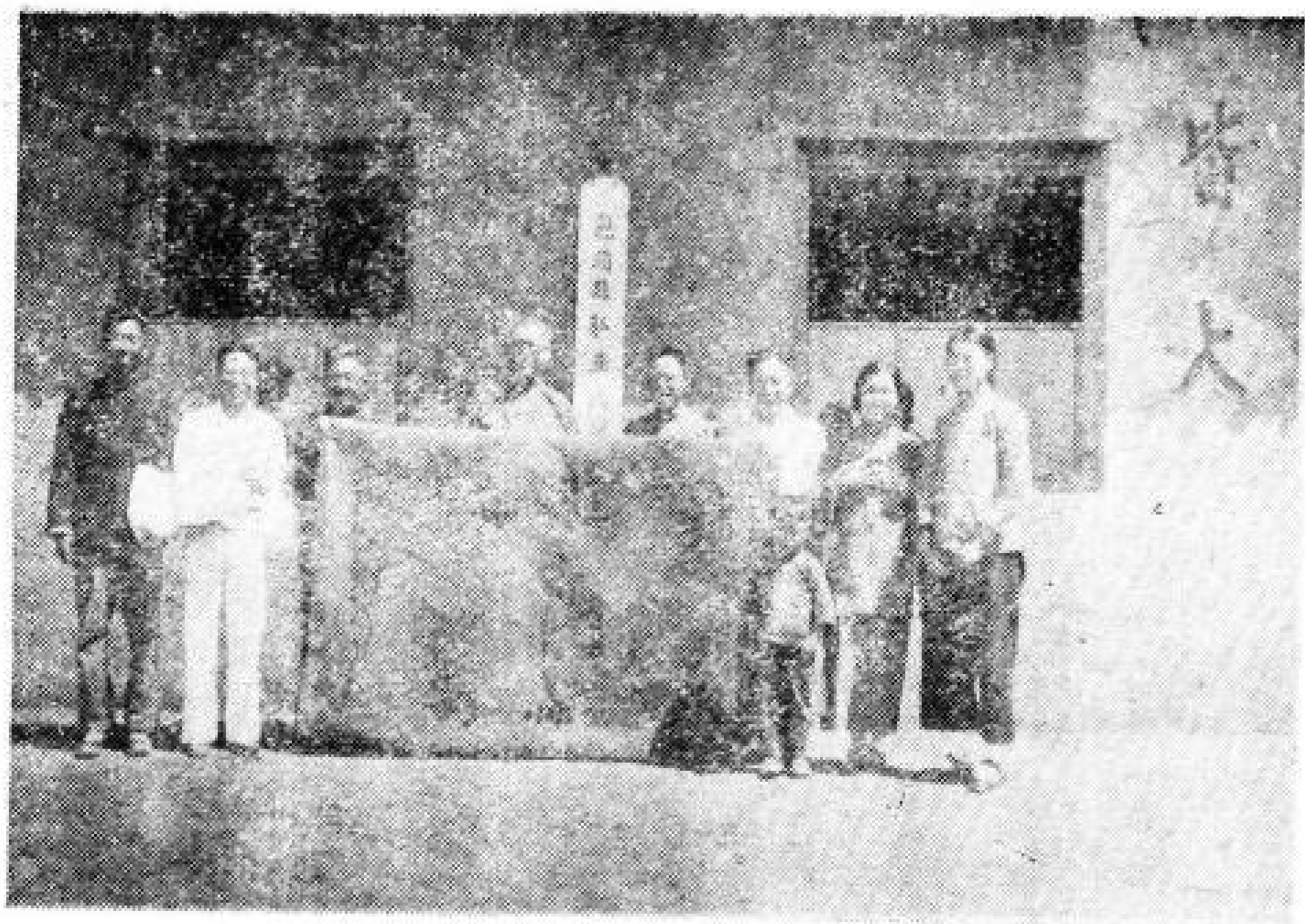


中途村新到

一個鐘頭，車停下來，我們跳下車，爬上高高的鐵路路基，再往東一看，喂，妙極了，那正是一個絕好的鳥瞰的處所。雖路基不到幾百步，那方方正正一個堡壘所圍繞的就是河北新村了！四角都有炮樓，顯然是為維持治安而設的。西面一段牆的中間對着鐵道開一個過車大門，門前有新植的樹，有新闢的菜圃，有一道與路軌併行的支渠，架着一座橋，還有一泓舉足可過的清流通淨到底，一直穿入菜圃，以後才知道，這條小溪是引的山泉。

我們一路走進村去，村內有渠道，有菜圃，有直直

的路，還有一區區的住家。進門一條大路，一直引到一橫排十幾間的房前來，當中一間特大，是村禮堂，門旁壁上每邊貼着斗大的兩個字，是「皆大歡喜」。聽任處長說這兒也剛剛舉行過一次「集團結婚」，是該村與北平婦女救濟院作的親家，隨後又知道，這邊段村長和那邊安院長是舊相識，爲着十個待娶的村民，段太太還親到北平住了些日子。救濟院選擇了十個待嫁的女子，她



影留村新北河

人夫武繩段爲人一第右最(一)

君祥德李爲人一第左最(二)

工手村該爲執所中手人衆(三)

等布白氈地衣絨有品產

便親自去與她們彼此來往，暗中考察她們的個性、能力、品質、最終決定了。不多日子以前剛剛在村裏結婚，現在她們工作極好，好些地方能爲村中婦孺的表率。段先生會擔心她們不能吃苦，可是現在她們連地裏的粗工都甘心去作。

不過這次我們並沒有看到段先生，他因建設第二新村跑到五原去，也因雨隔在那兒沒有回來。這次由段太太和該村武訓小學的教師李德祥君招待我們，給我們說明了該村組織的經過，現在進行的情形，我因爲想另外寫一篇「河北新村訪問記」，所以這兒不多敘了。

從村裏出來，李君又陪我們去參觀村西三里許的電機水車，這是該村自行創建的，把普通水車改造起來，併列十二架，用一架發動機索引。電由包頭電燈麵粉公司供給，那也是段先生的工業。這種工程在後套是用不着的，因爲那兒渠道平行地中，可以隨時開口灌地，這兒引用黃河的水，水低地高，只有以水磨或抽水機器補救。該機每日可灌田三百畝至四百畝，在西北還是藉用電力拉水灌地的第一處。不過我們此來，因時間未到，尙未開工。

十二時，由水車處動身返城，午飯又假華北樓公宴任處長及隨車四人。二時半返寓休息，始知上午田旅長曾數來電話邀請，因即趨訪，又不遇，只由劉科長招待。劉係師大畢業生，相談甚暢，蒙贈屯墾報告書及地圖數份。又謂已接省方電報，並已轉往五原，此行當不致有何困難。

再返寓，邊聞通訊社記者來訪，談約一小時。四時三刻，縣府秘書來回訪，又談約三刻。

今日任處長已約定明日上午九時啟程，因此又去華北樓用「最後晚餐」。飯後，想到明天要開始入半沙漠地帶了，張女士特意去選購了一頂大草帽，別人無的可買，却異想天開跑到茶葉店裏去要了一塊「茶磚」，預備回去練習喝磚茶。走向寓所，已經十點，因為明天須早起整理行裝，隨即分別就寢。

今日寄顧剛師及顧起潛馮伯平二先生信各一封，由張先生和我分別執筆，大意不外報告旅次光景。

十二日(星期日)晴

天氣和昨日一樣明朗，我們心裏充滿了快樂和希望！

剛剛九時，車已開到賓館門口來，任處長自己走進來接我們，我們也已經收拾妥當，因為汽車地方小，又留下三件行李交妥給館主，說從五原回來後，還要住他這兒。

車箱裏裝滿了貨，貨上也坐滿了人，我們硬擠上去，大家像對七巧板一樣的對在了一塊，動也不容你動一下。任處長最後一個也爬上車來和我們一塊兒擠，留下和司機併擺的一個好座位讓給了張女士。於是我們滿載出了包頭城，過城門時，大家一齊嚷着「低頭！低頭！」好像真個怕誰的腦袋被碰了去似的。

因為是禮拜天，天氣又格外好，我身子雖坐在奔馳于荒原中的汽車上，而心却早已飛回了兩千里外的故鄉。我好像又聽見了那兒繚繞哄亮的鐘聲，伴着禮拜堂裏的讚美歌，一齊蕩進我的耳鼓，那首歌辭的起首是：

「今日天光，格外明耀，萬戶警醒，鐘聲徐起……」

誠然，我已經不能再相信有上帝，而這種崇拜的意境，却還深刻的留在我心裏，每逢一個陽光明澈的禮拜天，就會立刻想到那永遠沈在一片寂靜中的我的故鄉，那兒有一座古舊的禮拜堂，禮拜堂的鐘樓聳立于村中一切其

他建築之上，好些崇高的白楊圍拱着牠，秋風一起，永遠奏着一種悲哀的調子，「華落……華落」直到每一片葉子都落在了地上。地上鋪滿了落葉，最多的時候連地皮都看不見了，於是我們一帮放學回來的孩子，把腳底的落葉一片片穿起，拖成一個極長極長的條子，拉回家去，那才美哩！……不，我扯得太遠了，還得收回來寫今天的日記。

車出西門而後，一直向西行駛，爬上一帶極高的丘陵之後，眼界便忽然開闊出去。我們背向着太陽，迎面却吹來清涼而新鮮的風。朝陽洒遍了大地，天上一片雲也沒有。時而有一隊隊行旅的駱駝，在地邊出現，緩慢而穩重的步伐，使人興起一種前程浩浩無限之感。汽車路出乎意外的寬闊而平整，車行起來十分平穩，托托的聲音驚起了路旁一種類似老鼠的小動物，滿地亂跑，當地人不以為奇怪，我們却覺得非常有趣。我一個一個的注意看着牠們，汽車一到，牠趕忙爬起來跑，然而不過跑個三五丈的距離，忽然又停在那兒，支起前腳，挺起脖子，歪過頭來看我們，真是神氣十足。據說有的大個兒的，也可以比上一隻黃鼠狼。

路上不過一個村，偶而望見前面一輛比我們起程更早的買賣車（大半都很壞，往往出毛病，中途而壞在路上是常的事），於是我們的車又加緊了突擊的調子，卜卜卜……幾聲，便趕了過去，這種競賽，很能調節我們旅程的單調。我們一輛輛買賣車都「拋」了過去（避過去之意），最後迎面却開過一輛同樣的車來，雙方都立刻停下，原來兩車都是墾區的，而對面來的這輛車上却又正好坐了昨天我們過訪未遇的河北新村段先生，這真是奇遇。他下了車，我也忙着跳下來，別人不方便，都沒有動。他身軀頗為碩大，而舉止十分謙和有禮，只寒暄了幾句，并約定回包時再會，便又各自匆匆揚手而去，道路、人生，正是一個縮影！

車出包頭約莫一百里，就行近了烏拉山的南麓，自是傍着烏拉山西進，直到快到墾區時才繞過去。南面和山併行的是黃河，因為相距尚遠，眼睛望不見，這山河之間二三百里長的一段地帶，便是穿進後套的孔道。

烏拉山係陰山支脈，綿亘約三四百里，西半山盛產松柏，以及甘草麻黃等藥材，並出皮毛。山脈盡處更有煤礦，為內蒙最富之山。然以地屬西貢旗，禁人開發。

西貢旗石王自去年因事受停職一年處分，政權暫時歸由大喇嘛代理，日人以有機可乘，對大喇嘛勢迫利誘，無不用其極，並假藉其名義，培養勢力，一則準備抵抗石王復任，一則伏植西侵潛勢。西北腹地，也已經開始腐爛了，我們國人還儘只盲目嚷着「開發西北」的高調麼？

還不到中午，晴空的太陽，便呈露了牠的威力，我們開始感到大陸氣候的壓迫，頭漸漸昏了，呆呆的低着，懶得動一動，胳膊的皮膚晒得發疼，於是把捲起的汗衫袖退下來，一直蓋到手背。全車沉入一種死的寂靜中，只有汽車馬達聲，依然突突的響着拖着我們向前邁進。

下午一時了，路右出現了幾間泥房在陽光下反映着刺目的光芒，路旁停着幾輛對面開來的買賣車，說這是打尖的地方了。我們勉強走下車，兩隻腿不消說都麻盡了。屋裏坐滿了人，大家只有躲到房蔭影裏去。這地方去包頭幾三百里，說是打尖之地，其實並無可吃，我們只喝了一點泥湯裏鎮出來的白開水，肚裏也不覺得餓，早上那樣精神煥發的我，這時一點慾望都沒有了，

只想早到區中一步，便是一步。一個人所能擔負的天時氣候影響的限度，真是太小太小了。

休息了不到一個鐘頭，大家又重新上車，太陽已經轉過牠的軌道迎面射過來，情形就更困難了。

我們整日沿着烏拉山的南麓走，現在已經快到牠的西端了，沿路兩種草漸漸多起來，一種叫做柘荊草，另一種繙譯蒙古名子叫做「大不幹」。行近山脈西端時，舉首南望，遍地紅柳。紅柳是當地一種特產，叢生于黃河兩岸，常是盜賊出沒之地。

烏拉山西端叫做西山嘴子，繞過西山嘴子就走進了後套平原。後套平原，東西長約五百里，南北寬約百餘里，近似一張弓面；陰山山脈環繞在背後（正北一帶叫做狼山）正如弓背，南面是黃河，如果不是彎了一個灣，那就很像一張弓了。渠道便是引用黃河的水，順着自然的地勢，一條條向東北開去，洩水入山腳下的烏加河，再流入黃河。現在境內大幹渠，有永濟、剛濟、豐濟、沙河、義和、通濟、長濟、塔布、黃土拉亥、楊家河等十道，最長的一百五六十里，最短的也要五六十里以上。其他大小支渠三百餘道。渠身幾與地面相平，開口便可

引水溉地，這便是所謂後套水利。我們此來也就是要看渠道情形和考察一下渠道開發的歷史，不知能否如願以償？

且說我們的車轉過西山嘴子，太陽也跟着西斜了，涼爽的晚風迎面吹來，我們的精神又都爲之一振。車是一順向着西北邁進，我們則巴不得一時趕到新村（這兒也叫「新村」）。快日暮了，任處長才舉手遙遙指着東北一帶說：「那兒就是我們和頌公中的新村了！」他半頓的聲調飽和了安慰愉快和希望。

車從西北繞到正南，才駛入了新村的大門，停在東面一片空場上。我們紛紛跳下車來，拍拍身上的土，疲乏也好像跟着拍掉了，一種新鮮的空氣包圍了我們。

除了孩子們之外，我們沒有看到幾個人，很奇怪，過一會才知道成人們都下地去了。下車後只有一位職員曹君和一位工友來招待我們，把我們安置在處長辦公室裏，大家漱洗既畢，也就到了晚飯的時候。本來從省府郭專員那兒我們已經知道這裏從最初就行的是集體生活，他們全村只有一個大飯廳，各家男女大小到時一塊來用飯。於是我們也要求參加他們的飯團，可是任處長

怕我們吃不下去，同時又因爲我們已經餓了一天，因此特別給我們預備了飯食，并允許我們明天再去參加。

晚飯後，任處長因爲自下車就有點不大舒服，留在屋裏休息，我們自己走到村中去散步。

這兒一排排整齊而規則的建築，我們早已在郭君的像片上看到了，那很像學校裏的宿舍，東邊一組，前後共七排，每排十餘間，西邊一組也是這樣。中間一條寬的街道，一直向着正南全村的大門，門外直向正南又是一道計劃中的大馬路，兩旁的樹已經植下了，可是還沒長起來。村四周繞以約一丈寬、丈五深的濠溝，掘起的土堆在裏面像一個圍牆，登上圍牆，真是四顧茫茫，除去西北三里外一個叫做扒子補隆的村子外，什麼都沒有了。我們立刻覺得這邊地荒涼中掘起的「新村」，這創建奮鬥的精神，這嶄新的社會制度的嚐試，真是何等偉大的一件工作啊！我現在應該不必諱言了：這些新村的建設者大半都是九一八後東北抗日流亡的義勇軍，此中詳情不容我細寫，只說他們在東北不能立足之後，經過許多困苦的奮鬥，終由於朱子橋氏的援助先成了一個「西北移民協會」，那宣言還是由陶希聖先生起

的稿，以後又千方百計向政府弄到這塊地方。他們是去年四月一日才移到這兒的，這一年中他們建立過三次村址，開了五十里的長渠，澆了二百多頃地，還築了將近二百間的房屋。他們之間各種人材都有，有鐵匠，有木工，有裁縫，有機器匠，有化學試驗師，有大學畢業或修業的學生，還有忠實的農夫。誠然，在初來時，有不少懶惰無賴的分子也跟了來，運動罷工、搗亂，可是不久都被淘汰了。他們現在的生活已經上了軌道，而且向着一種新的方向猛進。這一切都需要專文來敘述，這兒不多贅了。

再說：我們在村中散步，村民多半已經回來，只有五十多人尚留在數十里外黃河邊的渠口上工作。他們在那兒搭了房屋，一時不能回來。我們好像在夢中走入了一個烏托邦，人人的面孔都覺得可愛，我們走上去和他們攀談，村裏的幾隻大黑狗也跑來繞着我們。最後我們遇到受過大學教育的楊遲二君，話題自然就從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狀況轉向到整個社會、整個國家以至整個人類的未來去。我們什麼都不顧忌，長長的天，遼闊的地，一望無際的荒原，誰會想到我們在這兒談這許多

15
大問題！這實在有點近乎羅曼斯了。直到暮色完全籠罩了我們，冷冽的空氣從四周沒有一點燈火的曠野裏侵來時，我們才彼此告別，真是一個何等可紀念的夜談！

直到躺在床上的時候心裏還想着：只不過一年多以前這兒不還是人跡罕至的荒野麼？

十三日（星期一）

到今天晚六時三分為止，出發是整整一週了。

早晨一起，大家就嚷着去公共食堂用飯，但是還沒等洗完臉就已經傳來消息說人家的飯早在我們未起之前就用了，現在必須下地的人都已經下地去，我們到這兒是連飯都趕不上吃的。

據昨晚所得消息，知道今天是陰曆五月二十五日，正是蒙古人一年一度的賽馬大會的日子，地點就在新村西南二十里沙丘中的陶賴圖。任處長答應套大騾車送我們去，可是行前因為今天是星期一，村中要舉行紀念週，我們自然非常高興去參加。會場就是飯廳，我們到時已經坐滿了男女老少半屋子人。開會如儀後，先由任處長報告村務的進行現狀，次請調查團一人講話，當由李先生代表致辭。會後大家立刻起身向陶賴圖出發。他

們都坐車順大路走，只我自己和幾位村民抄小路沿渠道步行而去。

我們出村門一直向西南，陽光普照，萬里無雲。渠岸上草深沒膝，蝴蝶翩舞。我們一邊走，一邊談，暢心時引起一片大聲的歡笑，向茫無崖際的原野裏擴散出去，漸漸又沉寂了，消逝了，偉大的原野又重新恢復了牠亙古以來的靜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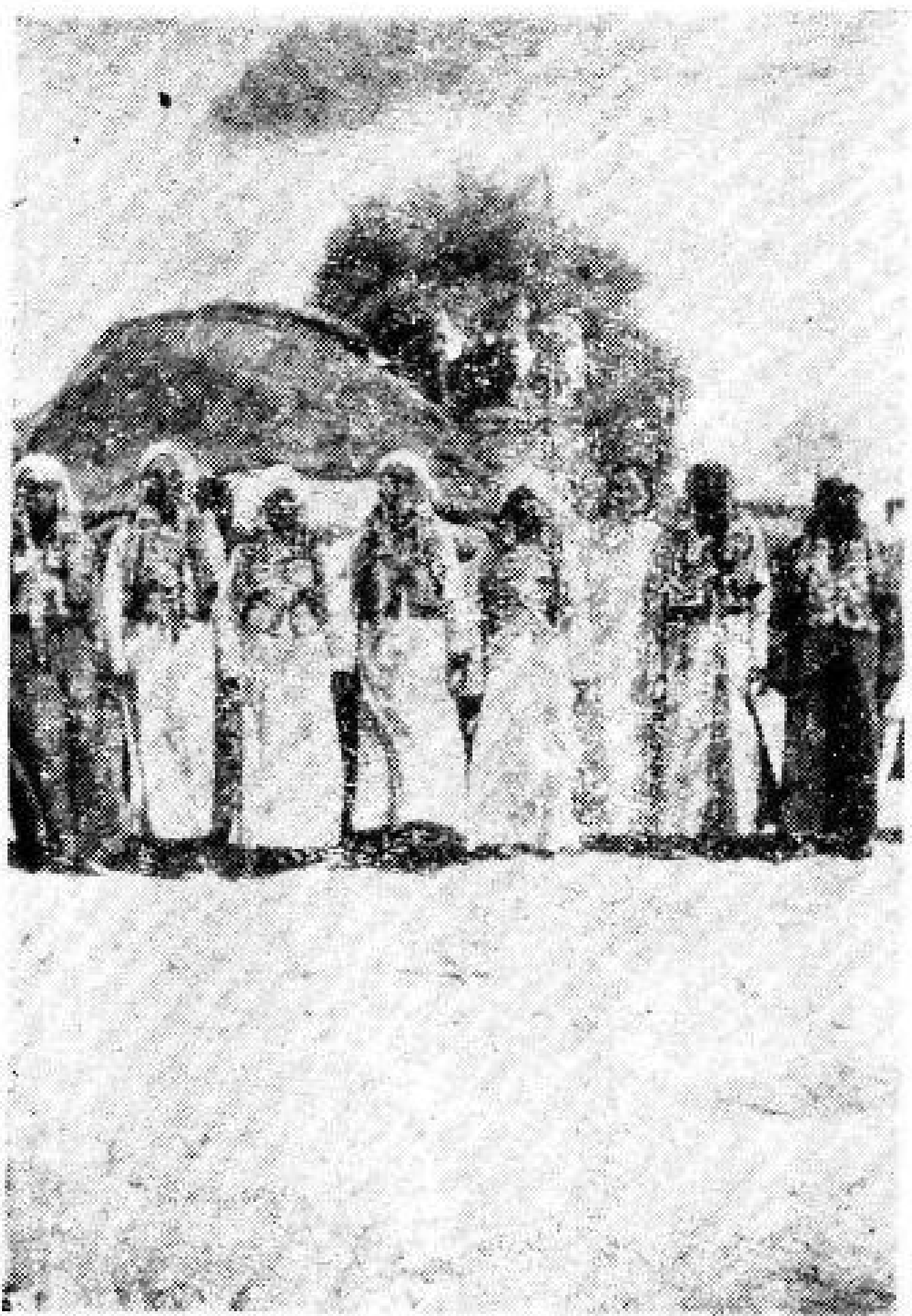
行不多遠，大車趕上了我們，任處長、李先生、張先生又都一齊跳下車來和我們一起步行。路上遇見好多騎馬赴會的男女蒙古人，他們那種飄逸敏爽怡然自得的馬上英姿，使我們簡直不能相信蒙古人是墮落的！

最終走入了沙丘地帶，大家精神反倒勃然而起，索性離開正道，翻崗越嶺的爬起來。遇到一個漢化了的蒙古人家，大家跑進去喝茶，其先我還不好意思，過後聽說，你愈不客氣，主人就愈高興。進門先上炕，主人立刻給你煮茶喝，話可以彼此不懂，那一番殷勤招待的意思，可完全流露了出來。我盤腿坐在炕裏邊，真是恍然如置身於世外桃源了！

喝完加鹽煮的茶水，再繼續爬，看看快十二點了，

我們才來到會場。其實會場上一個住家都沒有，只有一個腦包（腦包係譯音，為蒙古人聖地的標幟，用石塊築成圓圓的一個平台，徑長不等，高約二三尺以至四五尺，上面蓬蓬的長滿了一種植物），建在一個較高的沙丘上。沙丘南面架起了幾個蒙古包，當中一個是喇嘛念經的地方。這時到會人已經很多，蒙古女人的裝束，尤給大會增加不少光彩，她們滿頭首飾，一件花背心，最為奪目。有的胸前還托着兩條粗粗的大辮子，那就更美了。她們彼此的禮節很周到，見面時先不說一句話，只是兩人對面各屈雙膝，同時把胸前掛的鼻煙壺（都藏在一個小布袋中）對換一過，然後再站起來，話就開始了。長輩遇見晚輩，則只換鼻煙壺而不屈膝。男人彼此也如此，不過不像女人那麼「味道十足」就是了。

我還忘記說：我們才到的時候，先被讓到一座蒙古包中，大家坐下備受了一番招待，給我們喝了一些鹹茶，又吃了一回炒米，這就當作了我們的午餐。村裏人也早有還禮的準備，把一塊茶磚送上去，主人也高興了。走出蒙古包，我要給蒙古女人照像，她們扭扭捏捏的不肯站過來，還是讓張女士陪着又加上一些首領人的



人女古蒙的前包腦

說和，這才站好。可是第一張一照完，「風氣」立刻爲之一開，一打膠卷等時就完了。當我忘記了熱、忘記了塵土而忙得不可開交時，忽然一陣胡笳聲從耳底傳來，是正午十二點了，我停止了拍照，喇嘛念經的聲音跟着送來，最後到了最精采的賽馬的節目。手續先在腦包前鳴笳報名，然後從報名與賽的馬中選出六匹最強健的分配給已經準備好的六個善騎的少年。不備一鞍，不懸一蹬，六個少年一齊翻上馬背，並嚮向正南二十里的黃河邊緩步而去，然後從河邊開始向回奔馳，以腦包所在地爲終點，得第一的馬主，則另賞駿馬一匹。這次比賽情形十分緊張，從六匹馬出發以後，全會場就佈滿了期



影習上馬騎貴古蒙一與士女張

待的空氣，人人都擠到丘陵的頂上去，眼巴巴的向南望着，直到第一匹馬跑回來爲止。最先所望得見的還不過是一個黑點，可是這黑點眼看着一圈圈膨大起了，既來到面前，便又一陣旋風似的掠地而過。以後第二第三以至于第六，我都沒有看見，因爲人都隨着第一匹馬蜂擁而來，混亂從新散佈在會場上，直到開始打鬼爲止。

打鬼一幕，鬧得實在凶：由一個四十歲上下身軀偉壯的大喇嘛裝扮起來，伴着一曲曲的音樂繞着腦包跳，時而用力把手中一把刀向腦包上蓬蓬的樹叢投去，時後坐下來，幹些什麼我却看不清楚，因爲一層層的人圍得真是水洩不通。但是等到人圍得太近了時，他又撒瘋一撥跳起來，提起一把大刀，直向周圍的人身砍去，衆人潮水一般倒退下來。這樣重復演了好幾次，這一幕才算

完結。聽說凡是被他的大刀踹上的，在未來一年中都可以避禍除災。

最後一幕應該是摔腳了，但是我們已經等不來看，又累又餓，大家都想回去，於是我們分程返村，到村已經六點了。晚飯仍然分食，飯後沒有作什麼，因為人人都太困憊，遂各自就寢。

十四日(星期二)晴

我們定規下午三時仍由村中汽車送我們到五原去。

晨起拍了幾張照，又看看牧者把一群群的豬牛羊和馬放去之後，才回來用早飯。飯後我們開始上課，由任處長口述新村創辦的沿起和建設的經過，五人匆匆筆記。講畢已經十點多了，任處長還要親自帶我們去參觀村東南三里許的烏梁素海，這個海子是頗值得敘述一下的。原來後套各渠從黃河引水溉地而後，又都洩進北面的狼山腳下的烏加河。烏加河本是黃河故道，上游還和黃河相接，下游已經淤斷不通。牠河身承受各渠退水之後，沿山而下，來到現今烏梁素海這一帶窪地，遂積成一片淺海，就是這個烏梁素海，面積的廣袤視四季各渠洩水量而損益，夏季水大，四周的低地都被浸在海裏。

去年聽說因為水大淹了五百多頃地，所謂後套水患，就是因為排水無路所致。前者建設應會由烏梁素海南向黃河開了一條四五十里長的退水渠，但是套內各幹渠進水的寬度合計二百餘丈，而退水渠寬不到十丈，洩水不暢，故仍不免渠水氾濫之患。所以今日欲復興後套水利，疏通渠道固屬必要，但是排水設計尤是先決條件。

且說這烏梁素海所以引起我們的興趣，還不只此。當我們在省城時就聽郭專員說這海是如何之富，產魚如何之多，昨夜村中人又向我們說，他們春夏之交乘着木船去淺海草叢中檢拾各種禽卵，一次可揀到二三百，載回來一缸缸淹起來當作飯食。冬天冰上去打魚，鑿開一個冰口，就如探囊取物般把一條條凍僵了的大鯉魚從水裏拉上來，如果下網去打，那就會不計其數了。我們聽着入了迷，像是置身在飄渺不可置信的童話中。

如今任處長要帶我們去看海，大家都喜得什麼似的，好像我們在去證實一件離奇的故事。走出處長辦公室，村中鴉雀無聲，村民多已散佈到田野去工作。我們出村一直向東南排成一個縱隊在田塍的草叢中前進。不多時就到了海邊，水已經退了，草長得很盛。我們再向

裏走，從遙遙的北方蘆草中望見了一對雪白的大鷺鷥，拔着長長的腿，在那兒尋食，那種怡然自得的神氣使人羨慕又嫉妬，我們一齊扯高了喉嚨大聲嚷，牠們却不慌不忙駕起了那一雙翩翩姍姍的大翅膀更向東北飛去……這種情景，不知何以忽然使我連想起 Storm 寫的茵夢湖來：賴恩哈在到茵夢湖山莊去時，除去層樓叢樹之外，不也是這樣一幅景色麼？大家起始歸途了，我又獨自落在後面坐了一刻鐘，而對着這原野的靜謐，一切思慮都化歸烏有了。

返回新村，已經午飯時間，我們這最後一次飯，才被允許到公共食堂去參加。吃的是糜子飯，村裏幾位職員（其中一位于先生，是李先生的舊同學，現任化學師）特意請我們吃烏梁素海的魚，味道之好，遠在包頭吃的那條清蒸黃河鯉魚之上，然而那一條魚的價值，可以在這兒買到同樣大小的好幾十條。

午飯後乘行前的空暇才來正式參觀新村各部的情形，從學校起，經過被服組、木工組、鐵工組、村民住舍、職員住舍一直到醫藥室、公事房：規模雖不大，組織設備却很周到。最後我們回屋，一面收拾着行李，一

面又請任處長把他個人奮鬥的歷史講給我們聽，由張季二先生筆記下來。一個作人的楷模，我這兒却無暇敘述了，這樣的人在歷史上是不能任其湮沒無聞的。

三時起身向五原出發，任處長陪我們坐車到村西北三里的扒子補隆，這兒有一所內地會教堂，歷史已經很久。該教會原亦經營當地渠道，甚有成績，其後收歸官辦，遂致湮廢，今雖再歸民間，而效用迄未恢復，良可慨也。至於扒子補隆與碩公中新村，也還有一段可說的因緣在。原來去年移民初到之前，新村尚未興建，一切公務都假該會房間辦理，得到教會援助甚多。任處長本也是一位極忠實的基督徒，一生事業自謂都是以博愛犧牲革命的精神為出發點，他說過一句很有趣的話是：「當我領洗入教的那一天，我就開始向教會革命了」。他在東北幾十年來，由教會而青年會，由青年會而跳進社會，凡他足跡所至，都撒佈了革新向上的種子。最後九一八事件爆發了，日人的武力壓迫到吉黑二省來，他率領同工，又組織了救護隊，終日奔波于槍林彈雨中，營救慰問不遺餘力。直到最後連救護工作都不能進行時，他便爽性率領了同志，直接衝上前線去，一

我實在按捺不住，不過最聰明的還是暫且少寫，只說他率領同志遭遇到和其他義勇軍同樣流亡的命運之後，海內無立足之地，只有跑到這邊遠的荒原來，從頭幹起。說他是五十歲開外的人了，誰肯信呢？我們一塊去拜訪了教會裡的一位美國青年牧師李德洪（A. Godfrey Linholm）和他的夫人之後，任處長又一直把我們領到村西南一個密密的叢林裏去。我們在北平也沒遇到過這麼密的樹林，那就莫論西北了。樹高而細，上面蓬蓬的樹頭都結在了一起，抬頭看不見天日，只有一絲絲陽光從樹隙中透下來。大家走到林中，都有些陰森之感，任處長忽然停下來，用一種低沈而鄭重的調子向我們說：「當初我在這兒辦公時，每遇到力不能勝的難處，便獨自一人跑到這個樹林中來，暗暗祈禱，有時幸得一瞬間的寧靜，以往困苦奮鬥的生活，却又會立刻湧到我的眼前！……」我感動極了，拉他到一處太陽光較多的地方，給他拍了一個半身照。

時間不容許我們再留戀，重新登上汽車時，已經四點多了，我們熱烈的向任處長揮手告別，去了！去了！但是這位奮鬥的長者却在我們腦子裏留下了一個無法磨

滅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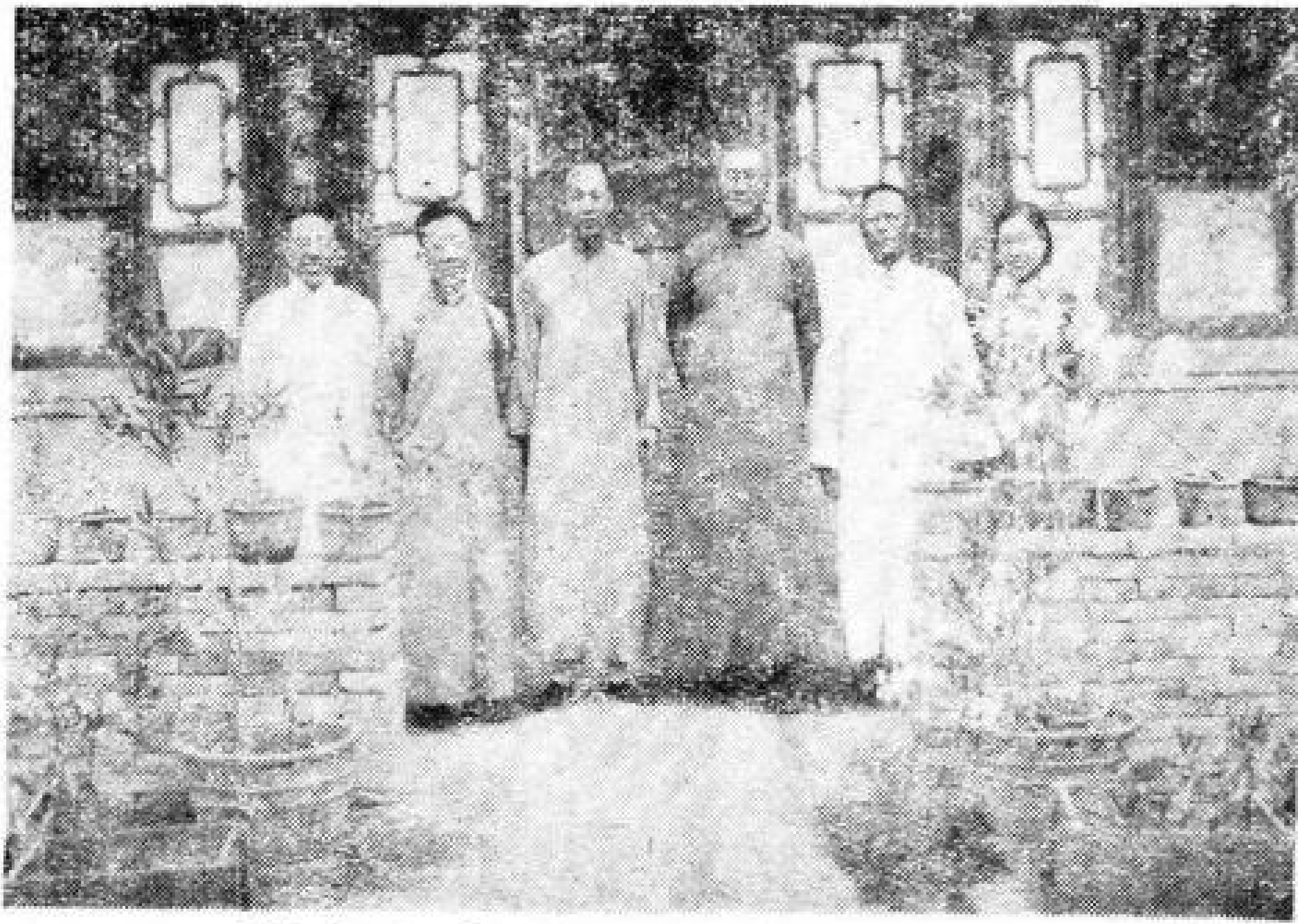
車上人少，路又難行，顛波得着實難受。我一向不服勞苦，這次却第一個頭昏起來。車箱後面並擺着兩隻大豆油箕，一股股油膩膩的味，直向我鼻孔裏衝，想嘔却嘔不出來。幸而李先生和我換了靠前面的一個位子，這才漸漸好轉起來。

快到五原城時，天忽然陰上來，跟着一陣冷風，像冷水一樣從身上漫漶而過，溫度等時降下，我們起始想到本地「早穿棉衣午穿紗，抱着火爐吃西瓜」的諺語，真是一點都不錯。

把車駛進五原城的南門，已經是晚七時了，我先下車去訪問王樂愚先生的住處。正在打聽間，樂愚先生却從人群裏走過來，我不認得他，可是看他那修長的身段，高高的前額，行止溫文的態度，覺得不會是外人了，立刻迎上去，互道姓名，果然不錯。他極冷靜的領我到水利局前的一個空宅裏，隨後車也駛過來。房子早已備妥，而且昨天樂愚先生和王縣長（關友）還直直等了我們一天，因為他們十一日就接到了包頭方面轉來的省府電報，預料我們昨天會到，沒想到我們會在和碩公中就

攔下來。

住處非常方便，一個獨院，五間北上房，東西各一套間。張女士一人住西套間，李張二先生住東套間，我住中間大廳管看門。還有西房兩間，住着一位聽差，供我們指使，據說這就是從前的縣黨部。



本團團員與王樂愚先生合影

我們一面收

拾行李，一面和

樂愚先生談着學

會裏的情形。這

次學會能舉辦一

個河套水利調查

團，最初還是由

於樂愚先生的德

惠。正攀談間，

王縣長也來了，

大家又互道一陣

寒暄。王縣長中等身材，年在四十歲以上，是福建長樂人，和藹寬厚，的是一個親民之官的樣子。

已經是上燈時節了，樂愚先生早已在會元芳預備下

飯，由王縣長和水利局一位王親臣先生作陪，我們既投奔樂愚先生而來，自然也不客氣了。席間縣長問起了我們各人的履歷，一說都是燕京人，他高興極了，很得意的搖搖頭說「那，我們還有點關係呢！」樂愚先生立刻不慌不忙的接過去說：「王小姐就是燕大的學生，昨天剛剛趕到這裏，比你們只早了一天」。我們也高興起來，但是提起名字，却很生疏，因為她是醫預二年級，隔行太遠，學校人又多，也就算不得太奇怪了。

飯後，已不早，王縣長坐自備轎車回舊城去。原來五原也分新舊兩城，新城在舊城東南約三里，本為當年樂愚先生家裏所經營的隆興長所在地，後來日漸發達，買賣和人家都聚集了來，形成這個新五原城，其實歷史是比舊城早的。王同春先生獨力開闢第一條大渠——義河渠——就從新城裏斜穿而過。今日的水利局，就是當年的隆興長故址了。縣衙門還在舊城，可是王縣長還兼水利局局長，所以上午在舊城視事，下午到新城辦公，天天都是如此。和碩公中的大汽車就停在了局子裏。

五原到了，去北平兩千五百里路了，路途上經歷的困難，愈法陪襯出今晚心情的安恬和慰貼。幾隻新燃的

燭燭在大屋子的周圍，搖搖晃晃的照着，倒多少帶來一些異鄉的情調。朦朧中我們都漸漸入了睡，這是自北平出發以來第一個安定的夜。

十五日(星期三)晴

張女士病了，嗓子有點痛，大概是昨天路上那一陣變天，受了一點涼，不過還不太利害，大家也就放心。張女士還算十分健壯，否則這樣艱苦的旅途，早就會畏縮不前了。李先生和張女士的父母本是至交，此來也算負着一半家長的責任，照顧也格外周到。

吃過早飯，已經九點鐘了，樂愚先生走來，先陪我們乘大汽車到東門外去參觀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附設的農事試驗場，預備歸途再去拜訪辦事處郭(維藩)處長與吳(象山)副處長等位。大家都去了。

出東門向東南走了不到一里路，就來到了試驗場。場長張化若先生是法國勤工儉學生，我們沿途已經聽見了許多關於他在這方面改良農作物的成績，樂愚先生又連連稱讚他說「真是一個人才，真是一個人才」！我們急想見他，他却正上班，去人把他請來，談話就開始了。他人極刻苦耐勞的樣子，很和藹，逐項答覆我們的疑

問，條條有理。該場現有學生五十餘人，二年期滿，即分發至各兵墾中心(以「鄉」為名)為指導員。談話還沒有終結，張女士病忽然轉劇，我立刻陪她向張場長告別乘汽車送她回來。她嗓子痛得很，我斷定是昨天路上着了涼，於是拿了一粒阿斯匹靈給她吃，讓她安安靜靜的躺下，我又跑到街上去買了一些白食鹽回來，拿白水沖開，權作漱嗓子的藥水，一直忙了半天，她才好好睡下。我一人坐在外面大廳裏，沈寂而涼爽的空氣，自四面侵來，想到這時在北平還正是溽暑，不覺長長吐了一口氣。於是我看書寫字，又恢復了日常書室裏的心情。

直到下午一時，他們才轉來，辦事處也沒去，一人累得一頭大汗，原來這兒外面的正午也是熱的。張女士睡得正好，我們沒有叫她，把門反帶上，匆匆跑去吃午飯。

飯後歸來，大家都累了，各自去睡午覺。約莫三點鐘光景，忽然有人來叫，說是縣衙門裏的王小姐來了。我睡在外間，第一個爬起來，匆匆整理了一下就跑去。王女士(玉彬)恰好剛進門，我迎她走進上房，李張

二先生也都起來了。剛剛落坐，張女士聽見消息也勉強起身走出來。很奇怪，彼此都像沒有見過面似的，不過談起話來，可就熟了。第一王女士才到燕大時，正是趕上張女士的令姊瑋琦女士任新生招待委員會的委員，人生地疎，很得她幫忙，因此成了好朋友。姐姐既是好朋友，妹妹當然不能算外人，於是就「一見如故」了！

談話一直到五點，病人的病好像輕了許多，於是大家相偕到水利局去謁王縣長。不久，樂愚先生亦到，遂又一同轉赴綏西屯墾督辦辦事處，首由吳副處長招待談話，未幾郭處長及李（子義）科長亦相繼而至。彼此談起到百川堡（在臨河，爲兵屯中心之一，因閻百川氏得名）的路途，因渠水盛漲，汽車不能通行，如乘騾車，則往返轉需時日，遂改於明晨赴城西四十里之負喧鄉一行，後套其他兵屯中心，大致與此相仿，可擇一以例其他。辭去時已近六時。

晚飯由王縣長作東道主，地點仍在會元芳，除去王女士外，到席的人和昨日一樣。

是晚張印堂先生率領清華地學系同學四位亦趕到，下榻同心客棧，他們因爲沿路耽擱已甚多，不能久留，

約定明日同遊負喧鄉後，即先期返平。

十六日（星期四）晴

張女士的病，大概是因爲昨日下午累了一點，又似乎轉劇了，早晨一直沒有起床。李先生和我正在計議着分班留在家裏作看護的時候，王女士又匆匆跑過來，本來她也約定和我們今日一同去負喧鄉，但是看到朋友病的樣子，她決意不去了，爲的是好替出我們來去盡情的參觀，她倒留在寓中代我們作了看護。

早七時還是用和頌公中送我們來的大汽車，一直向負喧鄉出發了，辦事處吳副處長和李科長親自來作嚮導，水利局王親臣先生以及清華師生五人亦同行。

出五原城西門一直向西行，路尙平穩。約二十里至沙河渠，渠水正漲，幾與兩岸田地相平。又二十里至新泉河渠，過渠北行約一里，遂至負喧鄉鄉公所。屯墾該處者爲陸軍第三十四軍七十師二百零五旅四百零九團第一營一、三、四三連兵士，分築城堡於鄉公所周圍。鄉公所建築極整飭有序，很足以表示軍人精神。大門兩壁上分書「屯墾實邊，寓兵於農」八個大字，雖然是一句老話，却也正是他們工作的目的。至於「負喧」二字也

和百川堡一樣，是由於在此屯墾的第一任營長鄧負喧氏而得名。不過現時鄧已升任團長，繼任者爲王營長，最近王營長也趕到太原去受訓。鄉裏的事務統由現任第一隊隊長劉常榮、第一連連長趙鴻湘以及副官刁芸亭代理。因爲事前他們已經接到辦事處的來信，所以我們剛一下車他們就迎了過來。在所裏略略休息了一下，即刻出發參觀，前後所到計有下列各地：

1. 合作社：在公所東南，分信用合作社及生產合作社兩部，前者經營販賣各種日用必需品，後者復分榨油、紡織、釀酒、製粉四大部分，設備都很周到。酒糟用以飼牛，名曰「糟牛」，粉渣則用以喂豬。

2. 菜圃：菜圃更在合作社東南，沿着新皂河渠的西岸，灌溉非常便利。本來後套地質不宜菜蔬，近年來經過改良，才有這樣大規模的種植。園子裏種的有韭菜、白菜、黃瓜、茄子、萵苣、辣子、大葱、煙葉等等，這其中辣子最惹我注意，因爲記得在歸綏時，一盤辣子鷄被飯店裏要去了四毛多錢，因爲那兒的辣子都是北平運來的，每斤也

要賣到四毛錢。後套居然能有辣子吃，不是出乎意料之外麼？

3. 林園：由菜圃北端過橋沿渠東岸一直向北約一里路便是林園，在後套造林和闢荒同等重要，不但可以調節氣候，而且更可供給木材。現園中植有柳、榆、楊等甚叢茂，高自五六尺以至丈餘二丈不等。

從林園折回，又轉到公所之西參觀了兵士住所，公共澡堂、油房等處，規模雖都不甚大，而處處整飭有序。兵士現在多已開發到各牛渠去，要莊稼收割以後才能回來，所以各連兵士的住舍都是空空的，連屋子裏都沒得進去。

在以上參觀中偶而遇到很有意思的一件小事，我覺得不妨在這兒補述一下，就是當吳副處長及李科長陪我們去參觀菜圃時，剛剛走到中央，正在那兒赤臂跣足埋頭忙着的兩個園丁，忽然一齊站起來，爽爽捷捷向我們行了一個軍禮，當時使我很驚異，過後才想起他們本都是士兵改行，雖然改了農人面目，却依然保留着軍人的本色。這一點很可以代表今日負墮鄉所給予我的一般印

象。

參觀畢，即回公所午餐，飯菜一概由兵士預備，十分可口。飯後又喝了一回茶，才起身返城，臨行還送了我們兩瓶自釀的酒，我們高高興興帶回來，鄉方的招待，真是無微不至了。

下午一點半趕回城中，本打算再赴城南覺民與敬生兩鄉一行，只以時間有限而汜車又急於歸程，遂罷。清華師生五人則乘機去遊烏加河了。

王女士因為明天要轉回歸綏，所以正午就走了，張女士的病稍稍見好，但是有了昨天下午的經驗，今天不再讓她起來。晚六時又蒙郭處長邀宴，我們便只有把她獨自一人鎖在家裏，過後給她買了牛奶和雞蛋羔，當作了晚飯。

今天下午是我們大家第一次得着好好的休息。

十七日(星期五)半陰

生活漸歸安定了，十日以來潛積的疲勞也漸漸感覺出來，我們的精神與力量都已經預支了不少。

早晨起得太晚，王女士和清華五位早在我們起床之前就走了。我們吃過早飯，把工作分配了一下：由李先

生和蒙君留在家裏整理材料，張女士依然讓她休息，張先生和我則一直跑到義盛公去找樂愚先生，請他把後套開發的歷史據他所知道的講給我們聽，由我們筆記下來。

講話的房子很小，安靜得很，陽光透過雲層，洒在半邊紙糊的窗上，顯得柔輦而無力，很像故都秋暮的樣子。樂愚先生多少有點嗜好，斜躺在煙榻上，噴着一圈圈繚繞的雲霧，帶我們回到同治年間後套開發的歷史去。他極善詞令，聲調緩慢而幽揚，因此記來也格外容易。(所講內容將整理成專文，故闕)這樣一直講到下午一點，我們才告辭而去。

回家吃過午飯，又各自休息了一下，看看快四點了，四人又一塊回到義盛公，繼續上午講下去。張女士仍然留在家裏休息。

五時半，樂愚先生約我們一同去吃晚飯，路上遇見清華同學因為半路汜車毀了，又折回來，弄得滿身是土，恐怕我們回去時也免不了弄成這個樣子。

飯畢，又繼續講後套開發史，一直到夜十時半把應該講的全部結束了才回來，預備明天另起一個新題目。

十八日(星期六)半晴

早起四人同意去舊城回拜王縣長，這是應當的理數。七時半我們就出發了，繞出城北門就望見了舊城，一條大路一直從新城北門向西北斜通到舊城南門，沿路一個人家也沒有，荒涼的情景是內地少見的。既走進舊城，那一城殘破凋零的樣子更出我們意料之外，好像剛剛遭過兵火，又好像頓時破落了的大家戶，清冷的北風迎面吹來，更興起不少悲涼之感。新城因為汜車路和義和渠的方便，雖然後起，竟取舊城繁華而代之。事實上雖只三五里之差，而影響所及却不可以道里計了！

拐了幾個灣，沒有遇見一個人，經了一個警察的指示，我們才找到縣政府。縣政府的建築，殘破凋零，一如其城，好些泥瓦匠正在那兒忙着，像是要動工興修的樣子。近來因為水漲，排洩又不通暢，王縣長已經起早趕到沙河渠上去，在那兒督工防禦，以防漫淹，我們也就只好頹然而返。

他們三人沿舊路回去，我則一人出南門直向正南而去，跑到新城西門拍了一張義和渠破城而入的照片，又逛了一回大街才回來，他們却早已到家了。

我們回到寓所之前，張女士已經起來。十時半我們再去找樂愚先生，她也強病偕往。今日開始講一個新題目，可以暫定為「王同春開發後套的經過」，日後也是需要整理成專文的。

下午一時返，午飯，休息。

傍晚時，四人復出城北門，正北行四里許至王同春氏祠堂，建有院落一所，北房西房各三楹，北房設香案，墓即在案後。案上供王氏神主，文曰：

清賞戴花翎即補都司農商部水利顧問考澤川府君之神主

孝男 鴻英 景玉 等敬祀

按王氏生于清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三月十日，卒于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因為他開闢後套有功，所以當地關於他生前的神話傳說很多。香案上還設了一個神位牌，文曰：

供綏西河渠總河神王君同春之神位

也可見他死後聲名之大。一直到現在，每年六月二十八日還要在祠堂前面連着唱上幾天戲。去年是他十週年忌

辰，鄉人送了好些聯屏之類，現在還好好掛在祠堂裏。香案上本來還供着王氏一幅燒瓷的半身像，最近藏在油房裏，我們臨去時，囑附守祠堂的人，叫他明天正午務必要把像送來，我們還要來照像。既返已近八時。

晚飯後，復過訪樂愚先生，他以水利局有緊急會議，未得續講，我們也只好返寓就寢。

十九日(星期日)微陰

因為行期有限，我們決定再繼續分頭工作。

晨起後，李先生和我因為要到城南十五里之四大股廟去找一通碑，所以先去吃了早飯就出發了。

走出城南門，直向正南而去。太陽透過薄薄的雲，照在身上，倒有些暖煦煦的意思。輕微的南風迎面吹着，一片片胡麻開滿了一層淺藍色碎細的小花——我想，如果這要照在燦爛明麗的日光下，那就應該更美了。偶而遇見一兩個商販，却不見一個行旅。前後穿過兩道渠，就望得見四大股廟了。廟也和城北的王氏祠堂一樣，孤伶伶的立在荒野中，不過這兒有成蔭的樹，有很講究的建築，情形和內地也就相去無幾了。

所謂「四大股」是指着最初合股開渠的四家而言，王

同春是其中之一。原來的廟址很小，後經王氏重修，才

有了現在的

規模。廟正

殿前廊東壁

下有光緒二

十八年立一

重修諸神廟

并開渠築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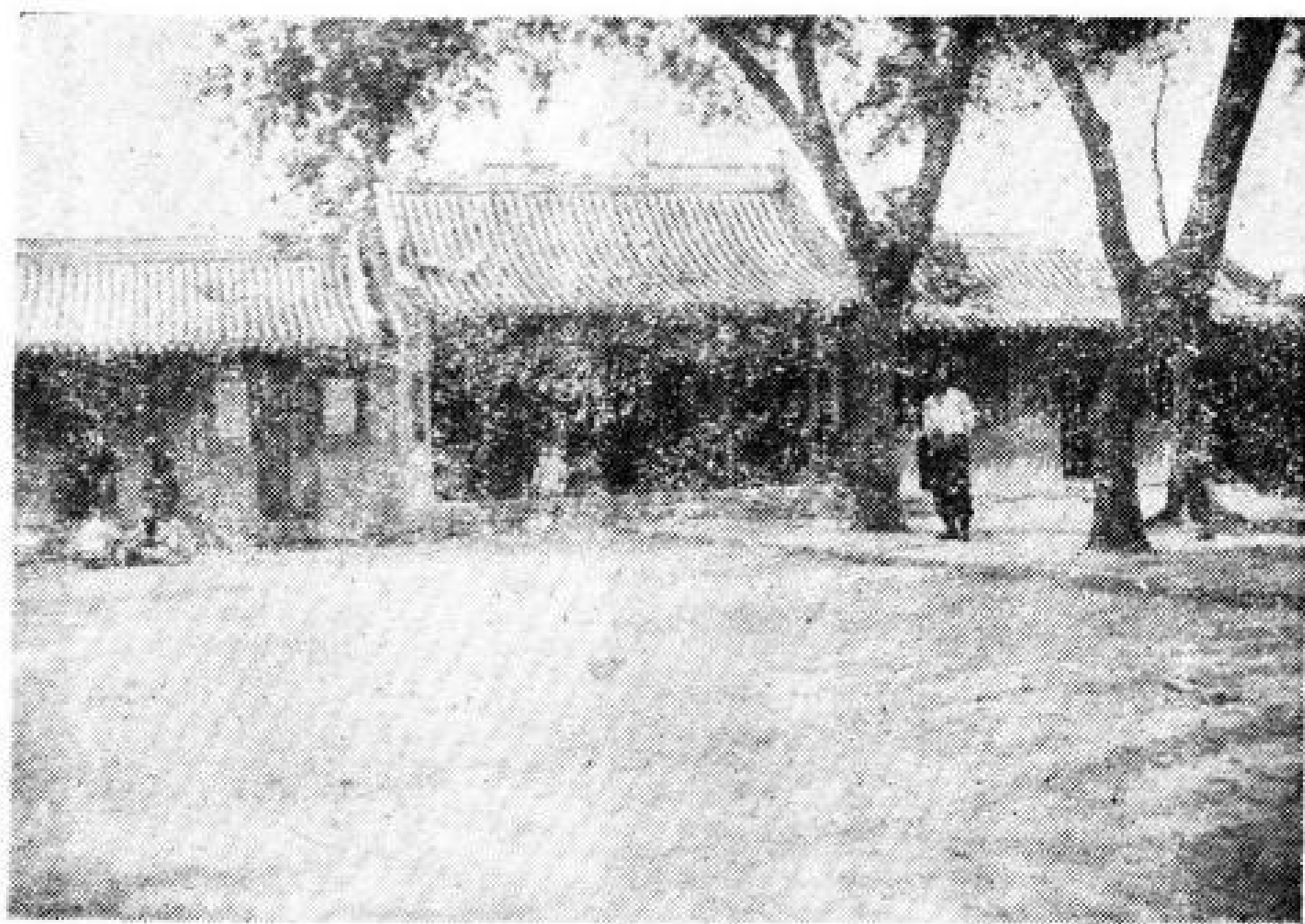
碑一，係

商隱王建勳

(露峯)氏撰

書，我們這

次便是為尋此碑而來，茲將碑文轉錄如下：



四大股廟內景
(正殿及東偏殿)

「粵考河套地形建置沿革，唐虞以上莫徵，夏禹裔孫淳維者，因寒泥亂夏，避居雍冀之北，逐水草而生，即今蒙古也。商周時九州外蠻夸荒之地，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內外安謐，人情淳樸，無兵甲之爭，干戈之慘。秦時戎狄漸次強盛，始皇築長城以拒胡。是時河套屬蒙古無疑。漢興匈奴更強，冒頓單于與漢和親，河套乃關中糧原，屬漢可考。光武中興，玉門關外皆入版圖。河套密邇邊圉，豈拒外方，晉五胡雲擾之際，北邊一帶，朝

燕幕秦，無籍稽考。隋文混一疆宇，九夸臣伏河套，仍屬中國。唐太宗時，頡利來朝，胡越一家，命張仁愿河北築受降城三。河套亦山西糧原。唐中葉朔方置節度使，沙陀居左臂，唐末爲李繼捧所據。宋興，又爲趙保吉所集，號西夏矣。元以蒙古入主幽夏，燕然山後，尙置郡縣。河套距邊匪遙，置郡縣無疑。明太祖定鼎金陵，天下大定。文皇出塞三次，邊外雖爲元裔遊牧。也先木雅失里阿魯台，時叛時和，花馬城設有總兵，河套實隸陝西。俺答議和，河套世爲百姓耕種，世宗命總兵移鎮榆林，邊外盡入蒙古矣，百姓春種秋回，謂之「雁行」。大清龍興，中外一家，康熙三十六年，初定蒙界，界內人民耕種，界外蒙古遊牧。是時海宇清平，刁斗不警，孳生蕃庶，內地即人稠地狹矣。民人越界開墾耕種，私放私種，常啓爭端。道光八年，奉特旨開放，經金招商耕種，達賴杭蓋亦將河套節次開墾。是地距河咫尺，開渠澆田，咸仰黃河之水，數十年來，商人不啻千百，屢開屢淤，工巨利微，幾成荒土。光緒初年，有直隸順郡王公諱傑者，偕子同春公子濬川者來遊是地，見大河縈繞於前，福山鍾靈於後，草木蔚然，地皆膏腴，寥寥水田，漸成陸地，喟然嘆曰：「前之商人，不諳地勢水性，所以開之易，淤之亦易」。彼時地皆有主，無聽其言者，山西交城商人張公振達，獨具雙眸，邀請同春公至公中酌議重新開渠之事，公即應允，度其高下，卽爲興工，不數日工人鱗集，遵夏禹導河之法，做神李水開渠之規，渠口廣狹合度，支渠深淺得宜，高不病旱，卑不病澇，耕者數百戶，咸獲其利，二十年來，不知歉歲。家給人足，老安少懷，雖籍二儀之造化，實資一人之經濟。從前四大股創建諸神廟一所，是時草創，茅茨土階，規模迫隘，十餘年來，風雨剝落，漸就傾圮，春祈秋

報，咸爲嗟嘆，於是諸商人及地戶咸請于王公曰：「自公開渠築壩以來，地戶都已富矣，庶矣，非神冥冥默佑，其何能斯？神籍人力，人籍神矣，犧牲既誠，黍稷既潔，惟廟傾圮，無以妥神矣，無以慰民心，盍修乎？奈工程浩大，非獨力之事，盍募乎？又鮮將伯之助」。王公慨然曰：「是余責也」，乃卜日鳩工，將舊者折之，廓其形勢，修建正殿三楹，內塑伏覽大帝，左火德真君，右與水河神。東偏殿三楹，內塑樂王神馬王神牛王神龍王神。西偏殿三楹，內塑龍神奶媽大仙。東西禪房各三間，山門一間，左右翼以鐘鼓二樓，樂樓一座。神龕金粧。興工于乙未，落成于戊戌，三年而工始竣。磨其舊制，宏其規模，雖非珠璧交映，實金碧相輝矣。雖屬人力，實賴神佑。蒙地召多廟少數，百里有。開光之日，蒙漢民牽羊獻牲，絡繹於途，抑觀神人以和雨暘時若佑此一方，物阜民安，堯天舜日，其河套乎？是工也，其需錢五千緡有奇，并無由外募化分文，咸王公鼎力樂施，可見王公善人是富矣。天錫公石鑿五，長宏字汪洋，次燦字浩瀚，三、四、五子尙幼未命名，天之報善人亦巧矣。余遊是地，觀其渠道之規模，即羨其人之經濟，諸地戶將公開渠修廟之緣由，詳悉於余，命余記顛末，壽諸石以垂不朽。余本無衣，見諸人之誠，不獲辭，爰筆而爲之記，是爲序。」

時至今日殿宇神像完好如初，但不知何時又增闢東偏院一所，建殿塑像，規模也很可觀。據守廟人說，當我們初到的那一天，這兒還正在搭台唱戲，我們不知道，否則一定來看戲了。

歸途上南風轉大，我們一路在灰塵中奔回五原城，到寓已十一時半，張女士一人留在寓中，病是漸漸好了。張蒙二位去樂愚先生處還沒有回來，這時我本想乘機再去城北祠堂一行，因天氣轉熱作罷。

迄下午一時，張蒙二位仍未返，我即趕往，看他們講得津津有味樣子，反倒不願意打斷他們了，這一念慈悲，直等到下午四時半才吃了午飯，這樣他們終於把預定要講的都講完了。

晚飯隨隨便便吃了一點，飯後大家計議工作大致已畢，只有樂愚先生所藏舊時後套渠道圖一幅明日便可臨摹竣工，其他最近渠道圖數十幅，允為騰摹一份寄到北平，五原沒有再需停留的事情，遂決定以明日回拜各當局，後日啟程返包。

二十一日（星期一）晴

是最後一日了，心裏倒有了一點留念的意思。

張女士的病完全好了，這是一件可慶幸的事。九時全體一同到樂愚先生處，旋由人領導張女士和我去一塊去訪後套有名的雲卿女士，張女士因受冰心女士之託，所以始終沒有忘掉這回事。

她家住在南門裏，院落很大，我們一進門，他的長女素桃女士便迎出來，走進上房之後，才知道她昨天剛剛返回包頭去，我們早來兩日也就好了。如今我們只好就素桃女士詢問了一些事實，由張女士筆記下來。知道雲卿女士的丈夫張某（按即張振達之子）與王同春氏同年逝世，遺有三男二女。雲卿女士本人曾因受三弟王英的連累于民國二十二年被禁入獄，全部財產除去包頭十數頃地和五原這一所宅院外，一切都被充公了。去年秋司法部王部長來遊綏遠，三子素德，在包頭飯店前迎駕喊冤，這才了此一段公案。雖然這樣，還又多押了三個月才被釋出獄。素桃女士說到這一件件往事，眼淚已經奪眶而出了。關於雲卿女士個人所以聲名甚大的原因，沒有訪問出什麼，只問了她包頭的住址，并蒙贈王同春氏照像一幅，遂告辭而去。

返回寓所，他們還沒回來，我又一人轉往屯墾督辦辦事處訪吳副處長，預備問一些問題，恰巧他又不在。於是我乘機一人跑到城北祠堂去照像，趕去趕來，也竟花了一個半鐘頭。

二時用過午飯，遂先後到辦事處及水利局向郭處長

吳副處長李科長及王縣長去辭行。四時半返回寓中，事情都完了，剩下一些富裕的時間大家去遊五原城。沿着義和渠走了一陣，又轉到大街上，順手購辦了明日路上應備的食糧。晚六時王親臣先生又假會元芳設宴餞別，到席的除了一些舊人外，又添了一位方自臨河轉回五原的前水利局秦局長、現任五臨安水利視察主任。他對後套水利也極熟習，只是相見恨晚，已來不及長談了。不過席間偶而談到北山長城的遺址和五原臨河二縣境內偶而在地下發現的陶器等，這却大大惹起了李張二先生弔古搜奇的興趣，當晚他們便決定中止歸程，繼續西行。我們飯後回到寓中，又詳細計議了一審，以為他們此去是有益的，除去了訪古之外，更可到臨河視察視察後套最大的幾個渠道。我因為要趕七月二十八日的研究院入學考試，不能再留戀，張蒙二同學也決意伴我同行，於是我們從此便決定「分家」了。

議定之後，當晚又找到樂愚先生，徵求他的意見，他以為後山交通不便，行路也有相當危險，可以不去，臨河一行倒是值得。這樣他們也只好放棄後山之行，只到臨河去了。

幾局閒話，引出了這麼一段枝節，真是意想不到的。李張二先生，能即時打定主意也算得「勇往直前」了。大家都高興，安排明日去各奔前程。

二十一日(星期二)晴

因為要趕六點鐘的汽車，所以天剛放亮大家就爬起來，紛紛收拾行李，似乎一種欣喜之感隱隱在我心裏浮動着。

剛剛收拾完，王縣長就來了，護兵手裏提着大大一包東西，是給我們半路上打尖吃的，有鷄一隻，魚一條，以及豬肉、茶鷄子、燒餅饅首之類，這樣的關心，實非一般「應酬」可比，我們都老老實實的收下了。隨後護兵又一直把我們的行李送到汽車站，王縣長則親自陪我們一路走來，到站的時候，秦培仁王親臣二先生都已經在那兒了。

汽車都已載滿了羊毛，羊毛上面才許坐客人。我們爬上最後一輛車，只給張女士預定了司機旁邊的一個坐位。六時半了，車才出發，我們坐在高高的羊毛堆上，像是押貨的人，連連向送行的人和李張二位先生揮手告別，沒有想到我們竟是這樣分離了！

車開出五原城，一直向東南循舊路而返。馬達撲撲的聲音像患肺病的一樣，我們真不相信牠居然會平平安安跑下這一天來。

坐在羊毛上倒是舒服得多，但是中午而後太陽的威炎逼下來的時候，情形可就不同了。加之今天西風，車轉過西山嘴子，一直向東行駛，捲起來的塵沙，都被西風擁到車上來，我們就像埋在沙土窩裏一樣，眼皮都不敢擠一擠，鼻孔裏也灌滿了土，一口大氣都不敢喘。幸而午飯吃得好，精神還能支持得過去。但是行到最後四分之一的路程時，我們已經渴得再也無法忍耐了。路旁一個人家，車便停下來，我們跳下去，想找水喝，剛剛煮開一點水，便給車上的客人一人一口的分完了，我只好端起一碗泥鎮的冷水灌下去，沒等他們攔住，我已經喝完了。他們說怕得病，我說不要緊，無論喝下什麼去也會給這焦燒的太陽蒸發乾的！

高度的熱，把一切美景一切心情都焚燒掉了，只是一分鐘一分鐘的挨過去，巴不得一下趕到包頭。

夕陽西斜的時候，我們的車也走下了最後一帶陵岡，向東望過去，便是包頭了。遠遠的號聲送進我們的

耳鼓，使我猛然想起故都西苑的號聲，心也就隨着回了北平。

路旁一輛折了後軸的貨車，合盤托下地來，駛車的人却意外的優閒，跑到路旁牛羣裏去擠生牛奶喝了。我們汽車趕到時，他又匆匆忙忙跑過來，囑咐我們押車的人說叫行裏趕緊打發人來修理。話還沒說完，又去捧起罐子喝牛奶了。

車駛進包頭時已經六時了，我們仍回到綏西賓館。下車後每人都盡量壯飲了一回，飯都不想吃，蒙君便約了我去洗澡，這在我還是出發來的第一次。

洗澡回來，雲卿女士已經趕到，正在和張女士談着。原來在我們還未到之先，她已經接着五原來的電話，知道我們今天趕到，所以特地找了來。她一副端正



張雲卿女士近影

的面孔，中等以上的身材，講話穩重而明朗，除去那一雙小小的脚外，簡直找不出一絲女人氣。她能騎馬，最熟習後套的地理，因為自小受着嚴格的家教，精明而果斷，頗承襲了先父的氣質。她曾這樣親自告訴我們說：

「當初我父親在世，是不許住在城裏的。他說：『城裏人家懶，睡得晚起得晚；我們農人家，要早睡早起，才能幹出活計』。後來土匪鬧得凶，這才把家搬近城根去住，還是不許進城，就和法律一樣，現在不行了！（她嘆了一口氣）……」

那時，一到開渠放水的時候，家裏人男女老少媳婦姑娘都下地去，或騎馬，或坐車，或步行，偷懶是不行的。冬天查河也是這樣。回來以後，他老人家要一個一個的察問，哪處水高哪處水低，哪處水向哪處流，結冰何時，春水何時，他老人家瞭如指掌，你想騙他是無論如何騙不來的。……

吃穿要一律的儉省，家財到了幾萬貫，却不許花在吃喝上。要吃菜，自己種園子；要吃麵，自己磨米。好地讓給人去種，好市場讓給賣買人去佔有，自己事業都從頭作起。綢緞不許上身，他老人家一輩子兩件馬褂，還是人家送給的，——一件是南神父，還一件是張季直。……」

她的講話裏深深流露着陶醉于往昔的情調，有音節，有感情，我們雖然在疲乏之餘，也竟聽得入了神，直到她辭去。

昏黃而軟弱的燈光照在她慢慢移動着的背上，送她

出了房門，向黑暗中走去。「唉，這一個創業者的苗裔！」我暗暗嘆息說。

剛剛送走雲卿女士，河北新村段先生的電話又來了，他也是早一天接到我們從五原發給他的一封信，知道我們是今天趕到。我把李張二先生留在後套繼續考察的話告訴了他，并約定明天親去拜訪，再作第二次的新村訪問。

這樣，安排就寢的時候，已經十一點了。

二十二日（星期三）風雨

還不到五時我就爬起來，收拾着步行到河北新村去。本來我約蒙君同去，看他却睡得正熟，輕輕拍了他一下，他醒了，說頭有點痛，想是昨天太辛苦了，只有留他在寓中一塊和張女士等待雲卿女士來訪，我便獨自出發了。

走出包頭城，太陽剛剛爬上後山頭，野外空氣，正如內地的秋晨，有幾分清朗，有幾分涼爽。誰也夢想不到今天是會變天的。

我一直沿着鐵路走，把一個個行旅都越過去，昂首前進，這是最快活的一件事，尤其是當你獨自一人在曠

野裏奔馳的時候。

早晨的火車終於把我趕過了，牠突進的調子，在清晨的空氣裏傳過來，顯得也格外健壯似的。我被落在後面了，只有含笑向牠表示讓步。

七時半我已趕到新村，恰巧段先生已到水車上去，大概他是不會想到我會來得這樣早，于是我又越過鐵路，一直追他到水車上。

中途就望見了他，那魁偉的身材我是認得的，他的胸前懸一幅望遠鏡，手裏提一條手杖，正在引導一位客人參觀，他望見我，也擺了一下手。我緊走幾步趕上去，彼此握握手，又寒暄幾句，他就先把客人打發回去，以後帶我走向水車去。

水車今天開用，幾個工人正在那兒忙着，拉水的成績很好，地高水低的難困，都解決了。

從水車一直返回新村，坐到他的書房裏，這次我才注意到他書架上的書，現在還留在我記憶中的有蘇聯大觀義大利大觀新疆遊記新疆印象記到青海去西行日記西北的剖面等等，此外還有一些線裝書和工具書之類，整整擺滿了一丈寬的三層書架。

我們這次談話的範圍很廣，一隨興之所至，不必發問，隨想隨說，故記來也非常困難，不過一種一貫的精神，却活躍的呈現出來。

我們大概從段氏生平講起，中間談到第二新村的建設，最後歸結到廣泛的教育問題。前半我想另文寫出，後半我想附記在這兒。

段先生對於一般的教育問題也有他獨到的見解，他對現行教育下了最痛切的針砭，大學畢業而失業，他在認爲是說不過去的。他批評現行教育：一方面提高自己的享受，他方面鄙棄了勞苦的大衆。他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說：中華書局常識教本上有一課這樣寫道：

「窮苦的老婆婆拾落葉作什麼？
拾落葉作燃料。」（錄其大意）

這一答一問，分明有兩層意思：第一，讀者自己不在窮苦線上，所以要發出這樣一個無聊的疑問。第二，學生讀過這課書，覺得只有又窮又苦的老婆婆才應當去拾落葉燒。在無形之中，學生生活享受的慾望，鄙棄勞工的心理就漸漸形成了，最終再費了加倍的力量，也不足以打破這樣積漸養成的習慣與觀念。教育脫離了現實生活的軌道，成了某一種人的點綴。普通大學裏混出來的學

生只等于「後台拿名脚價錢，出台唱不出好戲」。以往學校中過分的享受，反造成了今日個人的苦惱，這已顯然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國家教育制度弄不好，青年也實在冤枉得很！

最近新村已在下手試驗一種「合理的教育」，以實際環境作學校，日常工作作教材，有定量的勞作代替運動。——說到這兒他用手指着院裏排好的石頭說，這便是我們學校裏的學生搬來的。

最後我們更談到一般失學民衆的教育問題，段先生主張從音樂與繪畫兩種藝術入手。一方面改編秧歌，灌入新詞調，一方面改良年畫，發展新體裁。他更主張把一些諺語如「丈八燈台照遠不照近」與「老鴉落在豬身上」等等，用漫畫體裁畫出來。最近他正從事繪製武訓生平的連環圖畫，拿出一張底子給我看，是一幅很精緻的作品。隨後我談到顧頡剛先生在北平方面主持的通俗讀物和連環圖畫，恐怕和他正是不謀而同，回平後決計給他寄回一批來。

後山捲來的風雨聲把我們從理想的教育中喚醒，我立即辭別，迎風登上歸途。時間正是十二點，我算着頂

快也須有一小時的行程，一場狂風暴雨的肉搏，看是無法避免了！

我擺起兩臂，加大了步伐，低下頭，像衝鋒，也像越野賽最後一個 dash 一樣，自己也覺得怪好笑的迎風邁進。我想我是在給自己作戲了。

不，狂風飛沙不容你絲毫輕慢，剛過了半路，黃澄澄的風沙便迎面撲下來，如果不是有那條路軌，我恐怕路都要迷了。半壁躺在山上的包頭城，掩沒得無踪無影，這時我倒希望傾天一陣大雨，總比這樣落在五里霧中好受得多。

果然，在我將近車站時，銅子大的雨點，迎面打下來，空氣澄清一點了，我看見大馬路上一羣羣行人，像敗仗的逃兵，紛紛向城裏跑，我也立刻越地趕上去，混進他們的行列，一直跑進城。到寓時，雨却停了，像是故意給我開玩笑。想起厨川白村說過出去作一次旅行，總得遇上幾件意外的事，才覺得特別可紀念，這叫作「缺陷的美」。

走進院子，聽不見一個人聲，打開竹簾，蒙張兩位同學都一塊向着我打手勢，原來雲卿女士和她一個姪

女，因為談話談累了，正在套間裏休息。

大家都還沒吃午飯，就一直把飯叫進寓來。最終拗不過雲卿女士，終歸她付了錢。

飯後，三人繼續圍着聽她講，仍然是關於家事的，關於她本人的少。張女士曾婉轉問她為什麼叫「二老財」，她極輕淡而含笑的說：沒有什麼，因為排行第二，又因為家裏比較有錢，正如五弟樂愚，人家都叫他作「五財主」是一樣的。

四時半她去後，我們都累了，躺下去睡，一直到九時才醒來，真是精疲力竭了。草草吃過晚飯，預備以明日上午再遊包頭城，下午即乘三時半車去薩縣新農試驗場。五當召是來不及參觀了。

外面又瀝瀝的降下雨來，正像秋雨。我趁着這淒清的夜寫了兩封信：一封給還在盼望我們回省城的郭文元君，一封給伍瓊。在臨來時伍瓊送了我一個裝滿了一些雪白紙頁的大活葉本，第一張上斜斜的寫着一行小字說是送我綏遠旅途上用的，告訴我我用了。

二十三日（星期四）微陰

清晨携來不少涼意，天還是陰着。

吃過早飯，三人一同到街上去，把昨夜寫的兩封信帶去付郵，又買了一個膠卷，5010的牌子要到九毛錢，比北平貴到三分之一。最後三人同意去逛包頭公園，沒有什麼好玩，坐在茅亭上談了一回峨眉山，蒙是去過的。從茅亭又走到民衆圖書館，參觀了一下書庫，除去一些通俗的讀物外，還有一部開明鑄版的二十五史，中華書局一些價廉的線裝書，和世界書局一部份新出的銅版翻印的古書，也還像個樣子。看看快十二點了，我們才起身回寓所。午飯後想休息一下，却無論如何睡不着，爬起來預備給頤剛師寫一封信。但是信還沒有寫完，雲卿女士又來了，我們只好陪她談話。她極希望我們明年暑假得工夫再來一次，她一定要帶我們騎駱駝到烏拉山裏去走一下，那邊的王子是熟人，處處都能照顧得到。我們聽了自然高興，只不知道這未來一年中我們民族奮鬥的出路如何了。烏拉山裏據我們所知道的已經在潛伏着日人的勢力，這包頭城中的包頭飯店便有日人常川駐在那兒，而且任性用無線電收放消息。現在我們的主權已經橫被摧殘到這個地步，明年此時又將如何呢？綏省當局抗戰的決心雖不容置疑，力量薄弱確是可

顧慮的。談起明年此時此地，無端聯想起國家大事來，覺得無論什麼都罩上了一層灰黑的顏色。

兩點鐘了，我們起手打行李，叫車上站，雲卿女士一定要送我們到車上，強她不過，只好由她來了。直到火車開了，她才回去。

車過磴口，遙見五當召，橫在半山腰中，只是看不十分清楚。

四點四十分，抵薩拉齊站，剛一下車，恰巧一陣狂風急雨打過來，我們跑到候車廳去避雨。半點鐘之後雨停了，我們的騾車也僱好了，於是直奔新農試驗場——即新村——而去。

場址在車站東南十五里，是民國十八年閻百川氏捐資興辦的。騾車一直走了快兩個鐘頭才趕到。我們遠遠望見新村的城堡，掘起于一帶荒原中，很像和碩公中，却比那兒完整得多。我們很奇怪，望盡西北兩段圍牆，却找不到城門。車路一直向西南角走去，一直來到跟前，我們才發現城門是藏在城角裏的，連着拐了兩個灣子，車才駛進城門，原來這也是爲了易于防守而設計的。這一點很能代表我們此後在這兒所得的印象，他們

處處都表示着一種「獨出心裁」的創新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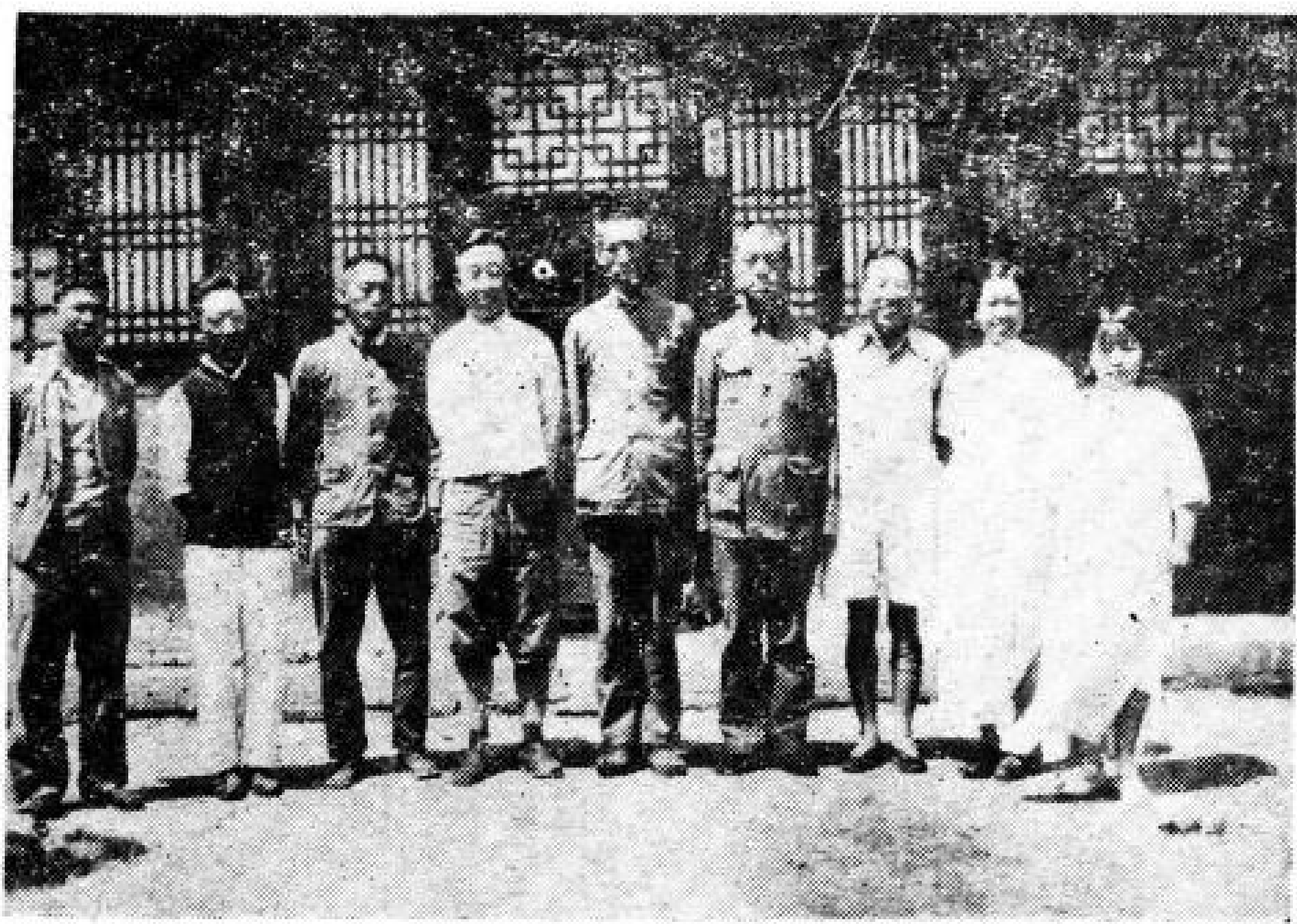
主持這兒場務的任建三主任和建設股長孫致遠君段繩武先生曾向我用非常讚譽的口吻介紹過一番，而且替我們寫了一封介紹信。我們的車駛進城門，又向東一拐，順着一條大馬路向中心一帶建築區走過來，半路我便和蒙君跳下了車，穿過一片大空場，那兒正在興建一座規模很不小的建築物，後來才知道那就是村民大禮堂。

剛剛走到一個磚砌的大門前，旁邊走過一位青年精壯的人物來，毫不動聲色的問了我們的來由，我便把信遞上去，直等過了一會我方知道這就是那位多能多藝的建設股長孫君。他始終鮮言寡笑，表示他的鎮靜與長於巧思。

孫君陪我們走進大門，又穿過一進院子，才來到主任辦公室的外面。門打開了，在薄暮中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四十歲開外的中年人，修長的身材，風雨侵蝕的面孔，兩頰深陷，不留長髮，穿一套深灰色的制服，和一雙農人鞋子，使我們乍一望去，再也想不到他就是任主任，更不會相信他是作過首都金陵大學農科的講師

的。我在段先生那兒聽說他的刻苦耐勞，聽說他每年只向公家支到二百幾十元的報酬，却沒想到他自奉節約到這個程度。過後聽他講起自己爲人創業的態度，我還清清楚楚記得他這幾句話：

「要想作事業，須『窮終生，儂到底』，無人爭窮，無人爭儂，而且爲了業事的成功，也只有窮才有辦法……」



蔭縣新農試驗場辦公室內留影（一）中正爲主任三主任
（二）左一人爲梁達新君（三）左四人爲建設股孫長君

我不能忘掉
他給我那初
見面時的印
象正如我不
能忘掉他這
幾句名言是
一樣的！
我們把
行李搬進
來，又把大
車留下，預

備明天上午坐車去看民生渠，下午再送我們回站，在這兒住留的時間是極短促的。

東西剛剛安排好，已經是上燈時節了，這時外面又走進一位短小精敏的人物來，同我們很熟誠的握着手，他北方話還說不十分好，經主任介紹，知道是中央大學農科畢業的梁達新君，現正在這兒試驗改良牧草。

臉都沒有洗，我們便開始工作了。忘記了是作客，也忘記了疲乏，立刻請主任給我們講試驗場創辦的經過和現在發展的情形，我們三人分別筆記，一直到吃晚飯。飯後又繼續講，直到有人來催去睡覺，原來已經十點半了。自出發以來，我們沒有這樣愉快而緊張的工作過。主任並不善於詞令，但是他誠摯的態度，用力的言語，條理清晰的內容，使我們不能有半點的疎懈，也不容有半點分心。他辦公室內除去北牆上釘着一幅擴壁大小的透光紙畫的全區地圖外，我再沒有留心到什麼。他這一夜的談話，我要採作一篇專文的採料，這裏不便多寫了。

二十四日（星期五）晴

新村現在已經設立了郵寄代辦所，足見他們發達的程度。在信差出發之前趕完了寄給顏剛師的信，又加寫了寄給李張二先生的信。

早飯後，主任先去帶我們參觀新村，學校、合作社、手工廠、城門、磨房、機器房、以至于羊圈馬棚雞室，處處都表示出他們創新的精神。至于正在興建中的村民大禮堂，設計更妙，因為沒有大的木材，由孫君設計，由一個中心爲出發點，向東南正南及西南分建了三列長房，中心正如手掌，三列房則比如第二、三、四三個指頭。遇到開大會時把講座設在中心，聽衆分坐在三列不同的房裏却可共同聽一個演講看一齣戲。如果分開來時，則是三個獨立的建築，各有各的功用，比如說三班學生就可以同在三列課室裏上課，誰也干涉不到誰。設計之妙就在牠的經濟、便利、和實用。

新村參觀完了之後，隨即出發到民生渠去。主任和張女士坐車，梁君則率領蒙和我騎馬。騎馬在我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所以新鮮得很。選了一匹壯大的白馬爬上去，却覺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於是梁君教我把繩攏緊，馬頭立刻昂起來，就頗有點威武的意思了。又教我兩腿用力把腳蹬伸直，身向後仰，牢牢坐住，我這才覺得有點騎馬的意思，不像才上來時，伏在馬背上，手足無所措的狼狽樣子了。

走到半路，主任趕上我們，手指着我坐下的白馬含笑說：

「你知道這匹白馬是著名的匪首楊劉皮的呢！」

這一下可使我非常興奮起來，楊劉皮這名子，是前天段先生才向我提到的。本來在一年之前，他還會率領部下出沒於薩包境內，莫奈他何。去年投奔新村，解甲爲農，賴於場方以身作則，潛染默感，在過來一年中他變成了一個最守分的農人，種地成績非常之好，薩縣的縣長會戲向主任說「你簡直是在玩老虎呢！」——這些都是我從段先生那兒聽來的，當時便很想見見這條「好漢」，如今騎在他的馬背上，也覺得很得意哩！

民生渠和後套的渠顯然是不同的，筆直的渠身和兩岸高高的堤防，在後套很自然的渠道上是看不見的。我們沿着渠走，來到一座橋梁上，建築比起後套蛤瑪草搭的橋自然科學多了，橋下便是木板閘，可以閘水澆地。不過現在沒有水可閘，甚且有的地方已經晒乾了底。整個幹渠渠道自薩縣磴口開起至托縣沿黑河河漕至托縣城南復入黃河爲止，共長一百九十餘里，完成於民國二十年夏，先後花到一百餘萬元，曾是轟一動時的大工程，

而如今却落得一
條廢渠，甚且當
地居民竟以「民
死渠」呼之。這

其中的原因，據

主任講，在工

程本身是測量不

夠準確，渠身坡

度太小，僅為八

千三百分之一，

即八千三百尺

中，始降低一尺，

故水來極緩，積沙甚易；同時董其事

者皆為外人（係由華洋義賑會經理）諸事不免隔膜，工不易

舉，弊病滋多。在民生渠開鑿的過程中，有好些人事

是不必需的，如招僱外來的工人；也有坐失良時的

如不能利用農閒，這都會使全部工程的進行遭受過很大的

打擊。復次二十一年之後，黃水盛漲，積沙過多，致

將渠口渠道淤塞甚重，結果弄成今日這個有名無實的樣



民生渠木橋上留影

果，一時臨渠的鄉民，印象又轉好起來。最近各方因這
道渠會費了一筆鉅款，還有繼續整頓的意思。但是在國
防緊張的今日，這恐怕還是一時不能實現的企圖。

我們回村吃過午飯已經一點半了，因為要趕下午四
時火車東下，便急忙收拾行李；告辭而去。一路上我們
的心裏都是喜悅的，我們滿足而且有希望，我們准相信
明年再來時，這兒不知又換了一個什麼新模樣。不但薩
縣新農試驗場為然，就是河北新村和碩公中以及於綏西
的兵屯，雖然其組織與性質各自不同，却無一不充滿了
創造建設的新精神，「拓荒」的名字，他們實在常之無
愧了！而且最重要的一點，他們的工作不但止於土地的
拓荒，還實在各自從事於一種新社會組織的嘗試，並且
一律有集體生活的傾向，尤其是任主任，他曾再三向我
們提說他的最終目的，便是想假藉新村作試驗，要企試
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經濟制度。以現代的眼光來看，西北
還的確是尚未成形的社會，後套方圓那麼大的地方，向
來以富庶見稱，而居民還不到十萬，移民、屯墾、開
渠、三者須併進，河套才有開發的希望，但是超出於這
三者之上的是我們將以何種人與人間的關係來安定這兒

的移民，來建立這兒的新社會，還要任其一蹈我們內地自然演進的覆轍呢，或是更有具體的開發移民與計劃建設的方案？這個自然我們不能苛求於已有的這四個組織，牠們還都是先驅的試驗者，他們都要在新闢的荒土上建立嶄新的社會，我們希望全國的社會學者、經濟學者、鄉村建設者，都能注意到這個問題，然後向中央政府直接供獻他們意見，而由中央政府作一全盤實力的推動，這是一個太大的夢想麼？不能，否則西北的命運也是不能止於像已往那樣長期的荒廢的，牠的隣舍已經在沙漠裏建立起二十世紀科學設計的大工廠了！新的社會組織也隨其驚人的新生產力而俱來了！我們還在作夢麼？

我們仍舊回到薩拉齊車站，乘昨日原車繼續東歸，在和碩公中和新農試驗場我都答應明年暑假來給他們作「小工」，不知此願可償否？在開始登上歸途的那一剎那，我已經感覺到此行兩個多星期實在太匆匆了，研究不到什麼，只能算是找到日後一條再來的路，例如這次沿途都聽得到天主教在後套水利開發上的地位與勢力，就是這新農試驗場附近「二十四頃地」地方，便是以一

個天主教堂作中心開闢建設，簡直造成了一個世外桃源，說來也很像歐洲黑暗時代寺院制度一樣的意味。像二十四頃地這樣的地方還不知有多少，是一個一個都應該予以實地的調查，然而這却不是一個大旅行團可以作得來的。隻身徒步去，花上一兩個月的工夫，才有可能。我們對自己這次旅行考察最大的希望也只能說是踏開一條來路而已，我們的禹貢學會是一定要把這件事繼續下去才對。

車到歸綏時已經日暮了，想想十多天前從這兒才登上後套旅途時的情景，不是正如夢麼？

車在暗夜中向東邁進，預算明早五時到大同。我們都努力求休息，預備明天去雲岡謁石佛。

二十五日（星期六）晴

天邊剛剛翻起魚白色，車已來到大同了，看看錶正是五時。

急忙跳下車，天氣有些冷，我們向崗警問了一個連障棧，便立刻由接站的人用騾車送到棧房去，地點正好在北門外。

大家是預備在這兒住一夜的，來到棧房，卸下行李

舖開被褥，却無心去睡。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于是又洗臉換衣服，臨時改定主意，馬上吃早飯，即刻去遊雲岡。

洋車是棧房代僱的，每人一輛，一輛一元二角，我們沒打價，立時跳上車，進北門出西門，穿過大同城，直向雲岡而去。——忘記說：北城那幾道重門，就真有點昔日「關塞」的樣子了。

出西門，正西一條大馬路，平闊坦蕩，跑起來舒服得很。但是十幾里後一入武周山情形就全然不同了。大路緊傍着飛流湍急的武周河（俗稱十里河）是桑乾河的一支上游，和我在西山背後所見到的牠的下游差不多。因為雨水的冲刷，路極顛波不平，却饒有興味。有時我們須下來步行，並不覺得辛苦。

山路向西南繞了一個大大的灣子，兩山漸漸開拓出去，我們的洋車涉水而過，從河右跑到河左，又沿河行了幾里路，就望得見雲岡了。山低得很，顏色也不好看。但是我們一想到漸漸臨近了這一千五百年來相傳的偉大藝術時，又不免興奮起來。

第二次過河又回到右岸，雲岡石窟已經畢呈於目

前。我們昂首直望，真是排山千孔，漸漸領會到一種不凡的感覺。雲岡石質為砂岩，故極易剝蝕，原長連綿三十里的石窟，如今只有一里多長了，然而也足以使我們興起一種景仰的心情。

我們把行囊安頓在山寺門前的一家小飯館裏，時間正是十一點，隨即拾級而上，仰面瀰漫着一種終古寂然的氣息。找到一個顛脚僧給我們帶路，他燃起一把香火，儘管往黑窟裡鑽，我們帶來的電筒差不多已失去効力，但是凡光線所及之處，無不有斧彫刀鏤的跡象，我們是整個包圍在藝術的空氣中。我們都有一點同感，覺得大部彫像經過後世拙劣的修繕，必已損失了原來的形象，張女士只愛上了向門大殿裏那尊菩薩的臉，臨去時還特意去瞧了瞧牠。

我們向右一個一個石窟走過去，因為石質太脆，山壁多已傾圮，結果大佛小佛一齊晒到陽光底下來，我們這兒才真正欣賞到這偉大藝術的本色。大佛幾十丈，小者不過一尺，參差羅列，極盡神態。尤其是幾尊大像，神彩奕奕，面孔上自然托出一種愉快之感，使我們不能不連聲贊嘆為藝術的巨製。蒙很欣賞洞口額上的雜彫，

說有古希臘之風，我還特意替牠攝了一張照。

山脚下陋屋層集，欣賞的距離一點也展不開。心情拘束得很，幸而遠處已經由公家興建了一排新建築，預備把村民移到那兒去住。果是這樣，則遊客可以站在相當距離之外，默然欣賞，那情景就多少有點霍桑幻想中 The great Stone Face 的意思了！

我們面向了這藝術的巨製，只悔恨自己缺乏藝術鑑賞的素養，說不出更多的話來。論者以為雲岡石窟是六朝藝術的代表，而六朝藝術則直是開唐代洵爛的藝術之先河。不過我們瞻仰這北魏時代的彫刻，其作風之奇偉與樸質，實足表示一種新興的活力，恐怕不是模倣來的。又或以為雲岡的彫刻，直接受印度的影響，間接承受希臘羅馬的作風，又東傳而影響於日本的藝術，則其在東洋美術史上的地位，又是莫可比擬了。

我們懷着滿意與欣慰走下山崗，在原來的小飯舖裏用過午飯，隨即循原路而歸。路上太陽迎面照耀，既熱而又困頓。我把身子直躺在洋車上，睡夢裏走過了這三十里的歸程，不到四時已經趕回寓所。

本來是預備在這兒住一夜的，看看時間尚早，人人

又都歸心似箭，便立刻改定主意，稍稍休息了一下，便把早上剛剛鋪開的行李又打起來，匆匆吃過晚飯，立時趕上車站。七時一刻車開了，我們的西北之行來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二十六日（星期日）晴

經過了一個漫漫的長夜，在明麗快活的晨光中，我們又重新回到故地。一切都別來無恙，再走進校門，只見湖水深了，蘆葦長了，柳枝倒曳下地面，濃鬱盛茂，正是一番深夏氣象，是西北所決難見到的。

旅程日記二

張維華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晴

晨五時起床，送侯仁之、蒙思明二先生及張璋瑛女士東返。返寓後，因水利局 秦先生及王縣長之邀請，遂由王樂愚先生宅，移居水利局暫住。

九時，由王親臣先生領導，乘馬遊五加河。河在原縣城北約二十里，昔為黃河之故道，今則為後套諸幹渠退水之地。後套渠道，縱橫交錯，馬行渠中，水沒腹上，不知畏縮，此為套馬特殊之訓練。十時，抵東城

子莊。據言此莊之東，爲古城遺址，下馬後，遂同李先生到地尋查，意在尋獲古代陶片及磚瓦等遺物，以爲考驗。既繞地匝行，但看野草與田禾交雜，平漠數里，無片瓦隻石可得，遂悵然而返。意其地即屬古城，亦因累年淤積，湮沒地下，非表面上之視查，所可尋獲者也。

十二時，留莊內一農家息休。農家劉姓，原籍山西河曲人，移套已三十年，置田數十頃，頗爲富有。套俗客人至家，即登炕休息，與婦孺雜居，不避嫌疑。家主烹茶敬客，進退如禮。劉姓有吸鴉片癖，其家中婦女子弟，亦多染此癖者，飯後張燈吸食，數時始休。此爲套內之通俗，不足爲劉姓病也。

下午四時，乘馬至烏加河，河寬二三十丈，水流湯湯，猶可想見古時黃河之景象。津口泊小舟一，候渡往來客旅，舟人見余等至，自北面盪來，余等亦即下馬登舟，同渡北岸。烏加河北去烏拉山二三十里，其間亦爲一大平原，荆棘叢生，未墾之田甚多，其情形大抵與河之南岸相等。余等在河北岸，盤桓片刻，復登舟渡至南岸，旋復乘馬沿河西行。津口西去半里，有王同春所建

舊壩，長三四十丈，寬三四丈，南北跨河而立，蓋用障水以灌田者。壩西岸，有渠道一，北行數十里，引烏加河水，溉田千百頃，此亦爲王同春所鑿修者。壩南鑿退河水，長約里許，東西兩端，均與烏加河相連結，水漲時，河水由退水河東下，可免潰決之險。

六時半，自烏加河返五原，及抵水利局，已日暮矣。下馬兩股作痛，至不能行。李先生臀部膚破，作痛亦甚劇。然回想乘馬出發時，奔馳阡陌間，時見雉鳥野鼠，隱行草際，及抵烏加河岸，跨馬揚鞭，臨流嘆賞，亦不覺爲苦也。

十時就寢。

二十二日（星期三）微陰。

是日原擬至黃河口一行，因途中不易行走，未能成行。上午與李先生同遊五原街市，偶遇一古董小攤，購古錢數枚，然無佳者。下午，讀書數小時。五時，至王樂愚先生處閑談。時有車先生出古銅牛一具，牛身鏤「大漢文帝三年」六字，字體悉屬楷書，而文意亦不類，其爲僞作無疑。不臆後套荒漠之地，亦有僞商假造古董以謊人也。

晚十時入寢。

一二十二日(星期四)晴

晨六時起床，七時，由水利局備晨餐。八時，雇乘驛車自五原向臨河出發。自五原至臨河，共一百八十里，有大道，爲國民軍退守西北時所修之汽車路，今則頽毀，無復汽車路形式矣。自王師長創辦屯墾以來，別修新汽車路，自五原經百川堡陝壩以通臨河。此爲北路，爲程稍遠，而民國軍所修之舊路，則爲南路，爲程較近。入夏後，渠水漲發，北路往往沖毀，汽車不能通達，是以自五原往臨河者，多駕驛車，沿南路行。後套渠道縱橫，居民渠上駕橋，即以樹枝草根爲之，草率從事，多不堅固；且不知修葺，任其傾圮。車行橋上，往往顛覆，易生危險。所幸車夫善御，余等未罹其禍。

十二時，抵滿葛蘇憩間。滿葛蘇在五原西南四十里，居戶僅十餘家。自五原至此，途間未遇村落，沿路土地，雖亦有墾種者，然爲數甚少，仍以荆榛野草爲多，後套荒涼情形，可見一般。滿葛蘇旅店，狹陋爲臆想所不及，且居民蠢愚，不知講求清潔，久居都市者，實不能慣此生活。然余與李先生均能處之安然，未嘗介

意。店友有至狼山後者，與之談，謂山後有古長城遺址，土人稱之邊牆。共有三道，一道在狼山北百里，爲第一邊；二道尤在其北，距第一邊約三百餘里，爲第二邊；三道在外蒙，去狼山近千里，爲第三邊。又稱邊牆建築，磚石俱用，隙縫間有以石灰泐之者，其制如今。土人拾取石灰塊，其銳如刃，可以刺物。噫！此爲秦漢之遺規歟，抑後人之所增置耶，古人拓邊，遠出漠北，今人棄地，已及腹裏，前後何懸殊若是！初未離五原時，與前任水利局長劉先生談，謂山北有古長城遺址，相傳爲秦始皇所築，因與李先生共議，擬作山後之遊。然山道曲折，不識路徑，未易成行，遂就教於樂愚先生。先生稱山後地爲漢人所不及，山口俱有蒙人鎮守，戒備甚嚴。欲至其地，非不可能，然須雇駱駝數頭，馱載食糧用具，復得一善蒙語且諳悉山後地理者爲嚮導，或可得至其地。念此次西北調查，倉星出發，殊受時間經濟之限制，何能作遠地遊，遂作罷論。今聞店友言，可與劉先生語相印證，仍以不得親至其地實地勘查爲憾。深望禹貢學會，日後再組內蒙調查團，對邊外漢人建置遺跡略得推尋之也。

下午三時，自滿葛蘇出發，六時至鄔家地宿店。該村爲五原臨河間之大村，居戶約三十家。沿街有商舖數家，雜陳居民及旅客用品，局勢雖屬狹陋，然在後套，已不可多見矣。

二十四日（星期五）晴

晨六時，自鄔家地出發，西行過皂火豐濟兩渠，十二時，至天吉太橋村憩間。是日上午，共行五十里。天吉太橋村，東臨豐濟渠下，渠上駕巨橋，悉以紅柳與枳荆草根爲之，建築頗爲偉大。下午一時，自天吉太橋出發，天氣甚熱，日光炙人。西行三十里，至邢家台子村，稍息，復西行，約去臨河十數里地，有蒙古召名張家廟，遠望頗爲輝皇，遂下車往觀。召較在綏遠舊城所見者爲小，然建築亦殊整齊。時喇嘛僧正在內誦經，鼓聲冬冬，與誦經聲相混雜，初聞之，亦甚覺奇異也。套內荒涼，遍地荆榛，鮮文化遺跡，此則爲僅見之物也。再西行，過剛目渠，晚六時許，至臨河城東關，宿萬勝棧。

二十五日（星期六）晴

晨七時起床，與李先生同至臨河城西門外散步。臨河縣城垣，建於民國十六年，二十年重修，雖爲土築，

雉堞尙完整可觀。現居民繞城修鑿濠溝，用以備盜匪，亦以防河患。溝旁初植榆柳，高僅及頂。

九時，赴縣政府謁陳會德縣長。稍事寒暄，並說明西來調查目的，即行告辭。既出至收發處，又晤王子雲先生。王先生爲齊魯大學校友，畢業後，曾任青島膠東中學校長。嗣後復來西北辦理實業，幾經奮鬥，成績頗爲可觀。現在縣政府任教育科主任，似已在臨河落戶矣。自縣政府出後，承王先生之邀，至其家閑談。王先生全家俱爲基督教徒，其令夫人奉教尤篤。語間談及來套經營經過，備陳其艱苦情形。後套居民蠢愚，渠道管理，悉操縱於地主或渠頭之手，外人移入，往往爲其所困，此種排外性質，殊爲後套墾發障礙，深望宰斯土者，注意及此。

午十二時，由王夫人備午餐招待。三時，由王先生引導，拜會商會會長王先生。王先生居套二十餘年，對於後套情形，頗爲熟悉，故特來訪問也。先生稱天主教在後套之勢力，極爲雄厚，就臨河縣論，陝壩鎮爲後套最繁榮之地，住戶千餘家，男婦七八千人，率爲天主教徒。若與其他各地之天主教徒合計，凡萬人上下，約佔全臨河縣人口十分之一有餘。此輩居民，對於天主教

神甫之遵從信賴，過於政府。且其兒童受教之學校，亦悉由神甫創辦，近年雖經呈請政府立案，然所帶宗教色彩仍甚濃厚。黃土拉亥河之渠，即由天主教所鑿修，沿河可溉之田千餘頃，亦多歸天主教徒所耕種。後套渠道整理之善，水利利用之便，據言亦以該渠爲首。噫，外人之經營，可畏亦可欽也。天主教初於同治年間，創置教會於後套，嗣後日漸發展。迨至拳匪變起，蒙人傷天主教教士數人，天主教要求賠償，遂以黃土拉亥河之地作質。天主教之經營此土，即始於此。後國民軍退守西北，蕭振瀛任臨河設治局局長，議將此地收回，其地復歸國有。然天主教之勢力，終未因此稍衰也。此事李先生記之甚詳，茲姑略述之。王先生又稱臨河縣城西北有村名高家油房，村西三里，有地古稱什蘭計，居民曾於其地發見古城，方約三里，中有古井。時商會有一老僕，自謂曾親見之；且言居民曾於其地發見類似紗帽翅者一物。先生又言，臨河縣城北一百三十里，有地名西塲者，居烏拉河西，其西亦有古城。城垣以磚爲之，磚上有布紋，居民取之以築室，現猶有存者。五原烏拉腦包北百五十里，山後亦有古城一所，約十數頃大。高三丈，寬二丈，形式宛然俱存。中有水溝，流貫

其間。其地屬東公旗，土人俗稱合豐縣。後套之地，秦漢間建立郡縣，設官置守，其後歷代亦屢有建置，古人設置遺跡，當不爲少，安得好古者，一一發掘考驗之。五時，再至王子雲先生家，其夫人復備晚餐款待，飯後與王先生同赴西門外纏金渠參觀。纏金渠爲舊名，今名永濟渠。渠寬六七丈，水勢浩大。上架長橋，構木爲之，頗堅固。橋西有汽車路，通陝壩寧夏。七時半，參觀民衆教育館，因在初辦時期，設備尙稱簡單。九時回棧休息。

二十六日(星期日)晴

晨六時起床，晨餐後，再赴王子雲先生家閑談。因是日爲禮拜日，臨河教友，請李先生主領禮拜。十時，遂同赴禮堂禮拜。臨河教友，多屬基督教家庭派，祈禱誦詩，似極熱誠。

午後，仍去王子雲先生家休息。五時，同赴城南趙家寡婦村參觀牛壩。趙婦原籍河北邢台人，幼年隨其夫來後套開發，後其夫死，趙婦獨自經營。現置田甚廣，家中畜養牛羊騾馬甚多。園塲亦極整齊。一婦人而經營至此，實爲不易，當地人舉其名咸讚揚之。

晚九時始返，日暮行田畦間，涼風拂拂，甚快。十

時許，始得回棧休息。

二十七日(星期一)晴

晨五時起床，六時自臨河出發，返五原。時有王子雲先生及傅先生兩人來送。原定回五原之路線，本欲沿繞陝壩百川堡之北路東返。車夫言該路多爲渠水所湮，須繞道而行，非四五日不得至五原。余與李先生東歸心切，不欲久曠時日，遂定由原路回。

十二時，抵天吉太橋，憩間。

下午六時，抵郭家地旅店。

二十八日(星期二)晴

晨六時起出發，車行三十里，至九時，抵滿葛蘇，憩間。十一時，復東行，二時，抵五原水利局。四時，與李先生同赴澡堂洗澡。七時，回水利局，王親臣來局閑談，夜深始去。

二十九日(星期三)晴

晨六時起床，整理行裝，七時，赴汽車公司，時有王親臣先生及焦先生來送行。汽車狹小，裝載貨物甚多，乘客二十人在其內，擁擠不堪，幾無可置膝處。車出五原，西風大作，塵土揚天而起，自車窗侵入，襲掠人面，眉目盡爲所掩，幾至各不相識。且道路修築不善，

高低不等，車行顛動甚劇，乘客顛頂，往往與車棚相擊觸，時作劇痛，行人怨聲不絕於口。離五原時，屯墾處李科長贈一古罈，云係出土之物，恐爲所毀，手抱而行，益感不便。行九十里，過把子補隆及任先生所創辦之和碩公中墾區。再南行，至退水河。汽車由是繞西山嘴子東行，烏拉山臨其北，黃河臨其南，形勢頗爲險要，爲軍防重地。沿河遍生紅柳，一望無際，蒙人禁樵採，故得保留焉。

下午一時，至公廟村憩間。

二時，自公廟東行，路中車毀，修理妥當後，復東行，八時抵包頭，宿綏西飯店。是日特感困倦，出發以來，要以是日爲最苦也。

三十日(星期四)晴

晨六時起床，收拾行裝。七時至車站，登車，離包頭東行。車沿大青山行，兩傍村落，較後套爲多，土地墾殖，亦較後套爲廣，荒涼程度，漸減殺矣。十一時，抵綏遠，下午二時，抵平地泉，由此轉向南行，傍玉河左右，崗巒起伏，無復平原之象。既抵豐鎮，時見山上有土阜孤立，每五六里或十數里一見，意必古代斥堠之遺跡也。自豐鎮而南，過堡子灣車站，即入長城之內。城

沿山西來，至玉河濱，折向北行，至堡子灣車站南四五里許地，跨河而西，復沿山西去。城垣均屬土築，今多圯毀，然基址仍可辨識。至於堡壘，則殘壞較少，明人舊制，依然可見。長城而南，直至大同，斥堠所在皆是，古人重視邊防，由此可見。晚六時，抵大同，宿連陞棧。大同西北兩面，有羣山環繞，東西方面，則有較大之平原。玉河自北而南，流經其東。其地西北通綏遠約四百里，北通集寧縣約二三百里，南距鴈門關亦三百里，東則遙與居庸倒馬等關相對峙，自古爲邊防重地，今城北門上書「塞北鎖鑰」四字，殊足見其在歷史上之重要也。

三十一日(星期五)上午晴，

下午微陰，六時降雨

晨七時起床，雇乘人力車兩輛，遊雲岡。雲岡在大同城西三十里武周山中，爲北魏雕造佛像之盛地。車出西門，行五里，即入山中，溯武周河上行，山路崎嶇，且因山洪冲刷，舊路多毀，故行走甚難，車夫亦至以爲苦。山上亦多斥堠遺址，每四五里一見，土人言爲計里而設，似未必然。雲岡東十二里許，有古斥堠遺址，在

河南岸。車經其下，即令稍停往視。斥堠高三四丈，方十餘丈，四周多已圯毀，其下積有磚石及各類陶片，余與李先生檢其較古者携回。斥堠四周，似有牆垣遺址，意古代必有軍士駐守其地。自此而西，約行一小時，即抵雲岡。雲岡係建於山之崖壁，東西分列數洞，每洞雕造佛像無數，高者數丈，小者則僅數寸，形式或立或臥，或喜或怒，千態百狀，不可盡識。先年國人不加注意，佛像多爲人竊走，今則置警巡視其地，漸知保存矣。洞旁居民數家，有以攝影爲業者，余與李先生各選購二十幅携回。

下午二時，由雲岡返回，及抵大同城，忽降大雨，然頃刻即止。六時，至棧，急整行裝，七時，至車站，登車東去。車出大同一站，即昏黑入夜，但見兩傍山勢蜿蜒，餘則不可辨識矣。車上遇段繩五先生，相與談論後套開發情形，及其個人辦理移民之經過。段先生爲人沉着，不苟言笑，對於移民一事，已有立宏模，繼續辦去，數年之後，定有偉大之成績也。至十一時，各散去就寢，自後即入睡鄉，翌晨七時，車抵清華園車站，下車，與李先生同往燕京。

綏遠旅行記

王日蔚

十月二日

十月十九日，包頭河北新村村長段繩武君由包來平，談及西北情形及移墾事甚詳，並力贊通俗讀物編刊社作法，希望由雙方切實合作編刊適應西北大眾之通俗讀物。於是本社乃有旅行西北之議。但以社中職員事務煩忙，未能立即成行。後除社中職員因事務不能分身者外，日蔚與鄭侃燧及楊續女士乃決定西北一行。顧頡剛先生又爲介紹燕大同學三人共組織西北考察團，決於十月二日動身。

予等此次赴西北目的，約計有五：一、以代表顧先生在野學者地位之資格，拜見傅作義主席，鼓勵及慰勞其爲國努力，誓守綏遠。二、調查西北社會文化及通俗教育，以爲編刊適應西北大眾通俗讀物之準備。三、擴大通俗文化運動，宣傳本社宗旨，求與西北教育當局合作。四、與段繩武君接洽，商榷關於通俗讀物編刊上具體合作計劃。五、參觀段君所組織之河北新村明軒村，期對西北移墾有進一步之認識。至於對西北社會之詳確

考察，則以時日及經濟所限，未敢有所期冀也。至燕大同學則着重在平綏沿線現在形勢之考查及向沿線學校報告北平學生運動概況。目的既定，乃擬在綏遠，包頭，平地泉，大同，張家口均行下車，非爲瀏覽風景，蓋如此始能略達上述目的於萬一也。

是日上午十一時，顧頡剛先生在半畝園爲予等餞行，計有燕大歷史系李宗瀛君，社會系朱燾君，新聞系朱祥麟君，本社有楊續女士鄭侃燧女士及予。陪客有黎琴南君，李一非君，吳子臧君，張女士，朱南華君及顧先生長女公子。席畢，約一時半，予等六人乃共商赴西北日程及旅途中職務分配。議決共推日蔚爲本團團長，與李君宗瀛負對外接洽之責。朱燾君負庶務之責，楊鄭二女士負會計之責，後以楊鄭二君堅辭，會計由予兼任。議既定，約於五時前在觀音堂集合，同赴東車站。至五時同人已陸續至齊，送行者有楊鄭二女士之朋友五人，連予等共十一人，乃僱車十一輛同赴東車站。至站約五時半，入站時顧先生已在站相候，並有燕大講

師馮家昇君及本社編輯吳子臧君已爲予等在車上佔好坐位。顧先生事務煩忙，終日無暇時，既爲予等餞行，又親自送上車站，其態度之誠懇與對人之熱情，幾使受者感情不能勝。

予等六人係購三等車票買六睡舖共佔一房間，車上極清潔，侍役亦和藹負責。予係第一次乘坐平綏車，据友人云平綏車極骯髒，開行時振盪極劇，有火車跳舞之稱。今所經驗殊與傳聞異，想係近年來之長足進步。六時十分車由前門開，七時至西直門，同人共用晚餐，三人一桌，四菜一湯，索價每人五毛，雖較市上飯館略貴，然殊清潔可口，飯車佈置亦甚優雅，同人均謂晚餐後，當至飯車上寫文章。

飯後，返車中間談，李宗瀛君爲予等道豐台事變甚詳，蓋彼代表北平學聯會曾親赴豐台視察，繼談及東北義勇軍及西北形勢，均不禁感慨係之。至九時，同人等多赴飯車寫文章，予則愛月色皎潔，俯窗外窺沿途景色。時爲舊曆八月十七日，月色清輝勝於往日，月光照山谷發清白色，又似爲煙靄籠罩。時雖車聲隆隆，然幾疑置身世外，使人起神秘靜寂之感，蟬鳴聲更寂，差近

此時情況。過南口凡數站，予均探頭外視，不忍捨此大好景色不睹也。過康莊同人均就寢，乃出紙筆寫日記，然腦中仍未能忘車外月色。過懷來同人均入睡，月色動人，使人忘眠，然爲明日早起計，乃強就枕，沿途景况恐須至明日記述矣。

十月二日

以昨夜精神太興奮，故徹夜未能安眠。六時車至豐鎮，已覺單被不勝寒矣。起視車中行客均已易棉衣，車外小河已結薄冰，路警着皮裝在車站上縮手縮足似不勝寒冷。塞北氣候較之平市相差竟若是之巨。八時至平地泉車站（集寧），此地爲平綏路最北之點，從此間西行成直角。平地泉爲綏東重地，在軍事上爲僞軍必爭之地，聞車上人言，此地防禦工程規模甚大，惜未能下車一睹，未知其具體情形若何也。

過平地泉車向西行，路南北大青山脈綿延不斷，山無樹木，山上叢草經霜後已發紅色，太陽斜照，似若此山均爲紅石構成者。沿路農民住屋均係土築，自下至頂不見隻瓦隻磚，內地寒僻鄉村亦無此苦况也。村莊甚稀且小，大無過十餘家者，沿鐵路線尙如此，其他可知。

塞北人口密度，於此可見一斑矣。時秋禾已收割，但均網置原田野中，地已有犁耕者，禾網三五相架，禾穗朝上，可證明其割刈已當在兩旬以上，此種習慣不知何所由來，一時又無處問訊，殊不勝悶悶。然由此一點，足証此地民風尚誠樸，小偷不多。憶內地禾苗初熟，主人踐巡田野中，防小偷採取禾穗，割刈後則趕速拉入場中，決未敢有網置地中二十餘日者。

車中與燕大三同學閒談，得知燕大事甚悉。燕大同學謂學生中有新傾向及新認識者頗不少，學生會組織最健全。學聯會之爲燕大所領導，蓋有由矣。

十二時至綏遠，住綏新旅舍，自清早至此時尚未用飯，同人均覺甚飢，未及洗臉即趕至飯館用飯。至清真館中吃羊肉涮鍋，六人竟用洋四元，較之北平貴幾一倍，蓋以我等言語既異，服裝又較奇特，奇貨可居，不妨大敲一竹槓也。

飯後同人分兩組分頭工作，楊鄭二女士及朱祥麟赴綏新日報社探聽消息，考詢社會情況，予與李宗瀛君、朱巖譜君赴省府及教廳接洽。初至省府，由交際組李先生接見，謂傳主席外出巡視，回後當代轉達。省府號房及

李先生均甚和氣，殊無衙門官僚以白眼視人似理不理之態，想係受傳主席之態度與精神所感也。

3
出省府後至綏境盟旗自治指導長官公署拜訪燕大同學姚君，姚君爲談此處事甚詳。彼謂平地泉防禦工程費三百餘萬，沿鐵道亦均有軍事防禦工作。綏遠有高射砲二十門，均爲甚新式者，有中央軍五百名炮手在此駐守，但領章均已易替綏軍番號，沿綏遠城外有石築礮堡甚多，傳主席頗具抗敵決心。吾等深願傳先生能以守涿州之決心守國土也。姚君在長官公署負蒙古組責任，彼謂綏盟旗王公國家民族意識均較薄弱，惟利是圖；然以敵人過去於此方工作無甚根基，且王公等多存畏懼敵人的心理，加以省府應付有方，故現今一般王公大致傾向於我，若能善自處之，敵人未必能達其目的也。姚君又言，前包頭敵方築飛機庫，我軍力加干涉，現尙未解決。敵人在綏尙有特務機關，然以我方不甚重視，不與之交涉，故在綏尙無若何表現。關東軍司令部因此頗不滿其工作，擬撤換之。予等將松室報告書及本社所出民衆週報各一份贈之，乃興辭而出。出長官公署後，至教育廳，閣廳長以甚忙，派廳中科长趙君接見，趙君人極和

藹，坦率無隱，予等告以來意，希冀合作，彼極表贊同。趙君言綏遠現有省立民教館一處，月經費約一千元，各省成立縣立民教館者凡十四縣。但以民衆衣食不足，多不能求學，即勉強入學，識得若干字後，於生活既無補助，且在日常生活上亦無重大需要。加以綏地人少，散居不成村落，成立學校殊感不易，故識字運動無大成績。趙君謂此等鼓詞唱本之類，頗能救學校所窮，故甚表歡迎。予又告以本社過去所編刊之叢書，或在形式上多直犯敵諱，易遭干涉，如認爲不便時，嗣後當以形式較和緩者奉寄。趙君謂傅主席公開反敵，無此顧忌，始知此處較平津殊屬自由，非若報上所傳之甚也。談話時偶及教育經費來源，言及煙土公賣。趙君謂教育經費大部即由煙土來。綏遠種煙捐稅及煙土稽徵所得每年約數百萬，設厲行禁煙，則政軍教費無着。政府機關之經濟基礎乃建基於大衆吸毒身上，可笑亦復可憐。望綏方當局能開源節流有所改易也。談話既竟，乃請趙君爲介紹參觀民衆教育館及各學校，趙君均慨然應允，盛意可感。朱李二君以天已晚，趕返舊城欲爲敵特務機關照像，予獨自赴民教館接洽，適館長請客外出，未能晤

面。乃徒步沿馬路散步而歸，適一羊羣由牧場初回，入沿馬路一民宅，一牧童守門數羊數目，畢共一百三十五，予入門內探視，童報以微笑。綏遠都會之地，大街之旁有如此大羊羣場圈，可見綏地遊牧業之勝也。

歸，姚君來寓回訪，繼談甚洽。姚君謂此地大衆生活殊苦，封建勢力極濃厚，大地主土地以千百頃計，縣官不與彼等結托，即不易存在，如此處某廳長即爲包頭一大地主，傅主席有時亦莫如之何也。學生於政治無甚認識，偶有風潮，亦爲日常生活瑣碎問題之爭執，毫無政治意義。時已至晚飯之時，乃共赴外晚餐，至某一清真館吃燒羊肉，席間七人除予外均爲燕大同學，彼等話及往事，予未能參加一言。楊續君笑謂，若予話及往事，彼輩六人亦均無言可參，不覺均大笑。

飯後由姚君領遊舊城馬路，參觀煙館數家，館內主人及顧客均飢黃面瘦無人色，視予等至，殊驚訝。姚君言，此處煙館多爲下層苦力人吸食之所。長衫西服之輩忽然駕臨，自當受寵若驚。

綏遠市上賣西瓜者甚多，乃買二枚歸，頗欲一嘗此塞外圍爐吃西瓜之特殊風味也。至旅舍，剖視已將腐，

乃與茶房夥計食用。

十月四日

今日本擬拜訪傅主席及參觀各學校，後思及係星期日，恐學校負責人及學生不在校內，乃中止。傅主席仍未返綏，自無從拜見。姚君約予等遊昭君墓，予雖不愛名勝，然以家居無事乃決赴其地一視。早六時起床，七時同人等同赴新城訪姚君。綏遠至殺虎口新修一公路，昭君墓在其側。省府今日派汽車驗視公路，予等由姚君介紹坐車同行。復有省府林品君及郭文元君同車。二君均燕大畢業，招待殊周，燕大此種風氣實爲他校所不及。墓在舊城南過河凡數道，始至其地。墓周圍爲一平原，忽中間突起高十數丈，其徑百餘步，據同行某君估計，其底面積約二十餘畝。墓前有碑四五，多近代所立，無特別可記述者。綏遠方志，謂包頭仍有一昭君墓，且漢時此地非匈奴屬，昭君嫁單于，死後焉能葬此。按照君墓載於遼史地理志，此地雖非匈奴所有，然實係漢及匈奴邊境，昭君思漢，死後囑其子孫葬此，非不可能。獨念漢代君主以子女事敵人求對方歡心，則此墓應視作國恥墓。登臨憑弔，瞻念前途，不覺黯然久

之。

歸時至一農家視察，適其家中無他人，一農婦出應，謂其家種地百畝，弟兄三人均已成家，共十四人。此在內地已屬富農，視其陳設及食用，不如內地貧農遠甚，西北生活程度實遠低於內地也。李宗瀛君問其爲那一國人，答係莊稼人。雖所答非所問，然在其意識上其受壓迫之職業地位觀念實遠勝於民族觀念，於此可見。歸途與郭文元君偶談及莊稼割後仍擱置地中之故。郭君爲予言，此地一般貧苦農家，房屋既少，車輛又缺，故一時不能將禾苗拉入場中。以故此地乞丐勢力甚大，蓋偶一不如意，彼可放火將禾苗燒盡也。知昨日所推測實大錯誤，對事不甚了解，而妄下判斷鮮有不錯誤者，後當力戒此病。

午十二時車始返寓，午飯同人等與姚君及郭君同用。飯後省府秘書處科長王斌君來訪，謂主席仍未歸，若予等明日至包頭，彼可先電包頭縣長有所照拂。王君頗精幹老練，於綏地現在情勢，不欲有所申叙。

王君走後，小睡約半小時，郭姚二君又來約遊設利圖召及五塔寺，喇嘛生活始得略窺一二。晚飯，姚郭林

三君約予等在綏遠飯店晚餐，肴饌豐盛，盛意殊可感也。

十月五日

晨七時起床，將行李略事摒擋後，即與歸綏省立師範劉校長打電話，說明擬往該校參觀。八時同人均已起床，乃議決分三組出發，鄭侃嫻及楊續二女士赴省立女師，李君朱祥麟君赴省立中學，予與朱熹譜君赴省立男師，由男師出後，予個人赴省立民教館。八時半，予與朱君由店動身，男師在平綏路北，離舊城甚遠，故到時已九時餘，第二小時已上課矣。劉校長爲予舊同學，相見甚歡，予告以此次赴西北意義，彼頗表示歡欣，乃領予等參觀全校。校址爲康熙時某公主舊府，地址寬大，房屋雖舊但均甚完整，即以康熙末年計，至此時已幾三百餘年，殊可異也。學生宿舍盥漱室寢室均甚整潔，衣着亦頗樸素，足見學風甚善。十時，劉校長召集全體學生至禮堂，以時間短促，予與朱君約各有十數分鐘演說，將昨日所印之調查表發與學生添寫，並將本社所出刊物散發。畢，已十一時，坐車返旅舍，已十一時半，朱李楊鄭四君相候已久，頗形焦急。即雇車至車站，至

已十二時，離開車僅餘二十分鐘矣。

午前本擬至省師範後，再赴省立民教館，今一校尙未工作完畢，省立民教館只有俟再來時拜訪矣。

予等此次赴省師所坐之洋車，有一洋車夫自云曾在羽山公館（包頭日本特務機關）拉包車八閱月，問羽山等終日所作何事，則云拉籠蒙古人。彼又謂日人清晨早起叩頭念佛，問係何意義，則云恐係怕死。洋車夫所云雖未見正確，然足證高鄰浪人多無知識之流也。

十二時二十分上車，開行後，問及李朱楊鄭諸君赴一中女師情形若何，則均因時間短促，適值學生上課，未能獲得公開講演機會。

在路上翻閱省師學生所作之調查表，知彼等大多數平日多愛讀舊小說，愛讀張恨水著作者更多，雖間有二讀新書者，但由其所添表中他項表現，似未有深刻認識。惟由表中可知彼等關於時事問題似甚注意，足證國家危急，人人均不能不放在心上也。

綏遠至包頭鐵路兩旁，土地平整，一望無際，但多使其荒蕪。綏包爲綏省重地，其附近荒地尙若是之多，他處可知。

四時至包頭，住綏西賓館，即與段繩武先生打電話，告以已來包消息。段君謂已在站上令人接我等三次，且在綏遠飯店已爲我等找妥房間，囑即搬入。段君事務煩忙，乃竟如此招待，盛情厚意却之不恭，因即由綏西遷入綏遠飯店。

略事安置後，有天津益世報記者西北旅行團團長閻樹吾君來訪。閻君八月一日出發，由綏東轉陰山背後至包頭，擬由包赴寧青甘新轉赴西藏，現正候入新疆護照，閻君係黃埔五期畢業生，云共產黨侵晉時，彼隨軍作記者，爲共軍所獲，因係與劉子丹相識得釋放。閻君人頗精幹，願其偉大計劃能實現也。

六時段先生由河北新村來，相見之下，歡忻異常。段先生謂，自兩廣問題解決後，中央與晉綏當局決以全力守綏，故兩月來，綏方軍民均頗興奮，不似前之恐敵心理也。晚飯後談及通俗讀物及年畫事，意見亦均一致，畫家孫之儂已來包河北新村工作，孫君爲予在大名師範舊同事，明日赴新村時當可一訴闊別之情。

晚八時閻君由外歸，爲予等道包頭飛機事件甚詳。初日人在包頭車站中航飛機塲旁，佔地築屋二間，綏當

局未加注意。後忽僱工人於其地建築飛機塲，我方乃派便衣隊驅散之。後又派兵於其地作野外演習以妨其進行工作，彼亦未敢力爭。日方特務長羽山語綏當局，謂建築飛機塲係防俄防共於中國利益甚大，中國不應干涉。我方以王英李守信等僞軍侵綏請其解釋。羽山語塞，現此事仍在擱置中，須俟中日整個交涉解決矣。

李君及朱君因事與新聞記者閻君外出至某妓館，李君歸謂，在妓館時幾盡見包頭政軍要人，若秘書，主任，局長，團長之類，娼寮本爲封建式政客會議之所，至跳舞塲及交際花者出，娼妓地位乃漸降低，包頭爲西北重要都市，頗甚繁華，不見落後，但此道則「進步」似甚慢，彼等乃得見古香古色舊政客之會議場所，頗自恨未能同朱君等同去，一擴眼界也。

予等所住之院落，北屋即爲羽山所住，隔壁亦係浪人，高鄰豐采瞻仰殊便。據包頭飯店侍役語予等，浪人等在包多住彼處，多時至一二十人，彼等來後，娼寮大爲繁盛，抽鴉片打麻醬牌，無所不爲，常令飯店爲其浮開收據，高鄰日常生活亦殊鄙污。

十月六日

今日段先生約予等參觀河北新村，村距城十五里，段先生爲僱轎車二，復由村內牽二馬及一車來。益世報西北考察團團長閻樹吾君騎其馬同行。予等連段君及閻君共八人，三人騎馬，五人坐車，出南門先至中航飛機場。場佔地數十頃，均係荒地，場旁置一日本飛機，有二警察爲其看守。云日本飛機落此後，駕駛員棄之他去，官廳恐其飛機有受損傷，乃不得不派人看護。中航場之西北，有鐵架如房屋狀，旁置汽油二千餘箱，即日強築飛機場處，以半途中止，故房屋未完成而僅建一空鐵架，汽油以無房屋儲藏故置曠場中，有警士三人晝夜爲其看守。恐須至此問題解決後，此種自己承認之強迫性看守職務始能免除。

由飛機場南赴黃河北岸碼頭，時一牛皮筏方解卸，約工人數十餘頗形忙碌。牛皮筏係數十牛皮囊所結合而成，以繩棍連繫之，上平正若甲板，船夫工作食宿於其上。牛皮囊係將牛頭害後，由頸往下剝退其皮而成，故除四腿及頸尾處有空白外，餘均完整若全牛。裝毛類其中，將頭尾四肢之口，縫紮甚固，用桐油油之，置牛皮河內不浸水，囊中儲毛如船腹，上復可供船夫工作。至

包頭將毛取出，牛皮囊或按牛皮價賣出，或摺疊携至寧夏青海仍作船隻之用。故牛皮筏在河套內實一重要交通工具。

由碼頭車行而東，至河北新村之新式機器抽水場。場內起水機與南方之水車相同，惟由電力發動，數十架水車可同時拉水，水旺時該機一日可灌地四十頃。河北新村之土地地面既高且險，非用機器大量拉水，不能改變其土壤性質。故段君不惜重資設此一電力拉水機，將來除供河北新村全村使用之外，復可灌溉鄰近地畝。此種設置，不僅綏遠一處可用，凡有河流之處均可安設，常見內地河道不修，上流患旱，下流患潦，設多安置此種拉水機，則將上流之水拉出河外，變旱地爲水田，上流流下之水既少，則下流無患潦之虞，一舉而兩得，農村生產力增加數倍。惜以政治不上軌道，侈談建設而民益困，殊可慨也。

河北新村之拉水機以時近冬季本擬於三日前拆卸，段先生爲予等參觀，特令晚拆數日。予等至時，電機一動，數十架拉水機同時轉動，河水湧而上，轉眼之間，溝渠爲滿，一日灌地數十頃實非難事。據段君語，

一日電力及人力所費約四十元，若灌地四十頃，則每畝上水一次約合一分，一年上水十次始合十分，西北雨量較小，然一年上大水十次，莊禾當可足用。此一畝一角之水利費，禾稼多收所償之數，當可數十倍於此也。

由拉水機場北行，踰鐵道至河北新村，村圍以土墻，高可丈餘。四角築有碉堡，僅南方正中留一大門，門外一小溪灌園數十畝，菜蔬青葱，畦行整齊，頗使人有世外桃園之思。進門後，甬路兩旁有小童二十餘人方掘坑植樹，着藍色土布短服，精神飽滿，體格壯健，視予等至，立正爲禮。從容自然，非新村中兒童不克若此也。繼進一門，院內房皆南向約二十餘間，爲村公所及村內公共機關所在，段先生即居於該處。時已下午三時，乃急用午餐。飯爲稻米飯及糜子餅兩種，稻係段先生試驗成功自種植者，西北之有稻米，實不能不推先生之功。此時本已飢餓，又以其含有此種新意義，故倍覺香甜。段先生曾謂種稻試驗成功，在綏全省農品展覽會得首獎時，其心中喜悅勝於在軍隊中時得上將銜時之樂。予食用時亦不禁爲段先生慶祝也。糜子餅，爲此地特產糜子麵粉所成，與內地黍稷之類相近，頗覺香甜可

口。肴饌雖甚簡，但大部係特爲予等購自城內者。以鄉中除蔬菜雞蛋外無他物也。住房均係土屋，段先生過去生活甚優，今乃能安之若素，爲理想而犧牲若段君者，實不多見也。

飯時，孫之儂君來，多年別離，相見之下精神殊覺愉快。飯後，參觀村內各處，村有合作社一，買賣村民所用及所有貨物，其所自織截絨毯子布匹及所打毛衣，均價廉物美特甚。有洋式織布機廿餘架，村中婦女方正織布，機聲軋軋，視彼等臉色均不勝喜悅之態。有武訓小學一處，內可容百餘人，爲村民聚會之所。段君最服膺武訓，謂此種人物最可激發後進，期聖期賢，則每爲天資及環境所限，不可以例後人。武訓身爲乞丐，目不識丁，天資亦屬中庸，其所爲事業，純由努力及犧牲精神而成，此則任人可爲，段君以武訓名其小學，蓋激勵後進之意也。

河北村建築，房皆南向，一排九間，每三間爲一屋，間隔以土牆，門通中間內，每一裏間住一戶，中間供二家共公之用。房屋之前尙甚寬廣，可作打禾場。時方秋收後，村民正忙於打禾，視予等至，均立正爲禮。農

民性最遲頓，不易接收新習慣與禮節，段君三年之內，能有若此成績，頗非易易。村民住屋，雖均相同，但清潔程度則相差甚巨，段君謂此種日常生活習慣改正甚難，初來時，曾以全力干涉之，近則略行放任，擬從其思想上求根本改革。四角碉堡內，各住有居民一戶，有事則易爲警戒。村正中，設警鐘一，爲村民聚會之號令，一旦有事亂擊警鐘，村民可於三五分鐘內集合整齊。時天已入暮，乃歸就晚餐，飯後與孫君話闊別之情，少間段先生來，乃共談通俗年畫作畫時應注意之點。

燕大同學朱李諸君，擬明日返綏遠，暮時別予等歸包頭。予與鄭楊二君住村內，擬明日參加村民朝會，畢與段先生共赴五原。

十月七日

四時聞鐘鳴甚急，視繩武先生方正起床乃急着衣起，外出如廁，已聞禮堂內點名聲，距鐘鳴時當不過五分鐘，新村地基約一頃大，村民散居其間，五分鐘之內竟能於黑夜跣隊集合，敏捷迅速，正式軍隊當不過如此耳。記予在中等學校任訓育時，於敏捷方面一再注意，然絕無此種成績；農民習性遲緩，繩武先生能於二三年

之內改移其習慣如此，實不能不令人心服。倘中國大眾均能有此種習慣，則一旦有事，其裨益於國家者，豈可以數字計量哉。

盥漱後，赴禮堂，村民已坐整齊，小學生坐村民之後，時天尙未明，室內點煤油燈數盞，村民着粗布短衣，樸素整齊，予等至後，鼓掌歡迎。在黑夜中，聚農民於一堂，整齊無嘩，於予尙屬第一次經驗，故心中頗有無限感觸。社會人士多謂農民無組織力，不易教導，似若中國之擾亂不寧，均應由此種阿斗負責，睹此景象，不知彼等作何種感想也。段先生爲予等介紹後，予略作簡短演說，以六時須坐車赴城內也。

段先生爲備轎車一大車二，鄭楊二先生坐一轎車，予與段先生坐一大車。出大門時，村民復排隊相送，予等有何德能於國家社會於彼等忠誠農民，受此敬禮，頗自覺汗下也。

七時至汽車站，段君以臨時發生事故不克同行，予與鄭楊二君乃登車出發。段君復囑包頭飯店侍役爲送饅頭及香腸共數斤，蓋以路上不便買食物也。

包頭西至五原共四百里，汽車約一日程，包頭東多

屬已墾地，西則牧草遍野多未墾殖。汽車道蜿蜒於荒草中，牛羊駱駝放牧於內，風吹草動，牛羊始見。諺語謂「風吹草底見牛羊」，此時始知其况味也。

車至公廟站，打肩少息，荒野中土房數間，四無居隣，即來往旅客棲息之所。屋內有長坑二，中餘隙地不及方丈，坑南北及屋之前後墻，東西長約數丈，西北土坑之偉大，今始拜領矣。車過公廟，見腦包二，蒙古女子持鞭立路側觀汽車飛駛，予笑謂鄭楊二君曰，上海選標準美人，設真以健康爲第一條件，當自彼等中挑選也。

予等來時，段先生爲介紹前五原商務會長李景芳君及義盛昌車理經，車至五原南門，問司機生李先生住處，則始知坐予等前面，中路上車之一乘客即李君也，殊不勝欣樂。

五原爲河套中心區域，爲綏遠至寧夏必經之道，包頭至五原每日開行汽車甚多，但該地尙無洋車，下汽車後雇人搬行李至李君處。李君及車君均河北人，因略談此地河北同鄉情形，据李君云，此地商人，河北者佔十分之六，山西者佔十分之四，農民來去無定，晉魯豫冀

各省均有，但以晉冀爲最多，約佔十分之七八。河北省尤以冀南一帶爲最多，以開闢河套之王同春即係冀南人故也。冀南同鄉於舊曆二月二日由家動身，由山西過雁門，西北行直奔河套，約須時二十日，晚冬農事畢，復返原籍。定居此處者，仍不甚多。

予等此來五原，目的在往明軒村一行，適遇該村副村長張君嗣賢購買木料至此，因縱談及此處墾殖情形，頗覺津津有味也。

河套原無樹木，近年始有栽種者，木材多採自陰山山內，蒙古人迷信謂採集樹木於彼等不利，故不樂漢人採伐，以故此地木材殊貴。按河套氣候及土質，均適宜於樹木生長，惟無人培養，任此大好土地爲荒草所佔，殊可痛惜。記日間坐汽車至五原時，漫野中數十里始見一樹，問之同車中人云係購進財（即王同春）所栽，備其騎馬遊巡休息取涼之用，且云河套之有樹木實自彼始。

入夜侍役來，謂就寢時宜將予等所住之小院及住屋門戶緊閉，蓋彼有惡狗，夜間放出守夜，殊凶猛也。

十月八日

晨約六時半起床，聽外院狗吠汪汪，懼不敢開門。腹內雷鳴急欲如廁，所居院內又無棍棒之類可以防狗，焦急萬狀，非身受者恐難想像其萬一。不得已，乃坐床上強自振攝，七時，聞院內人語，知狗已鎖閉，始得外出將此一段火急公事了結。

五原較包頭近約百餘里，晨起反覺不如包頭寒冷，由平地泉西行，愈西氣候愈覺溫和。由北平過南口初出塞外氣候較寒，至平地泉卓資山天氣最冷。蓋以此等處地勢較高之故。愈西愈低，復有黃河橫流境內，於調節氣候上不無影響，故愈西反愈較溫和也。

約十時予三人共雇轎車赴明軒村，村在五原西約三十里，須四五小時行程。出五原城西行，荒草益高大，足証此地土壤之肥美。路上與車夫閒談，知愈西草愈高，有及丈餘者。車夫爲河北完縣人，云係孫殿英之四十一軍所拉來者。在此已數年，或種地，或領工挖渠，或趕車，人頗精神，於此地情形甚熟習。彼云：內地來此者多不名一文，舊歷年後，借親鄰高糧二斗，自推磨成粉，借大戶鍋代蒸爲窩窩頭，約四五十斤，用口袋盛之，負之而行，一路食用全仗此寶囊矣。內地來此者，

遠者二千里，少者千餘里，多徒步行無乘火車者，故一路所需盤費不過二斗高糧，及住店喝水零用，共不過二三元也。此二三元者，尤係高利借自親鄰，俟初冬，回後償還。到河套時，雖或有同鄉引介，但此種窮措大絕無能直接租地墾種者，以無人敢信賴出賃農具牛馬於彼也。故初來此地之人，多爲人作雇農或開挖溝渠，一年勤勞所得或可剩二三十元，初冬返里償還前所借盤費及回時路上費用，所餘當不過二十元。故能在內地覓得工作絕無肯來此「吃苦」者。

在此地居留二三年有五六百元積蓄後，始有人令其租地耕種。此地一人可種一頃，地租約四十元至六十元不等，水利十餘元，賃牛賃農具約共須四十元，鄉村及縣政府攤派約須五十元，自己食用約須二十元，中年每頃收穫所值約可二百元，故一年所獲亦殊無多也。

此地耕作最爲簡單，秋後用河水灌地，地凍甚深，春期融化，鬆軟如酥，耕耙一次即可播種，成苗後鋤理一次即可俟其收穫，故一人能耕種一頃，若在內地，則非三人莫辦也。

河套雨量甚少，全俟黃河灌溉，河水分春水伏水秋

水三種。伏水攜帶淤土最多，約可半尺厚，性最肥美，故澆水一次即無異上大量肥料，然以其攜帶淤土甚多，禾苗必爲其淤死。故上伏水之地，必係白地未種莊稼，俟次年始能下種，行隔年輪耕制。上過伏水之地，收穫量倍於普通土地，雖隔年輪耕，然平均計算所獲亦不少也。

車夫自云已趕車三年，西至寧夏，東至包頭，南北至河套邊界，故於河套地理甚熟；五原至寧夏轎車一輛約四五十元，須十日行。沿路居民甚少，故須自帶食用物品，途中宿店均有一定，頗類驛站，故起息須有定時，否則夜晚即無住宿處。途中雖有土匪，然多劫船不劫車，以車上所帶物品有限，不足動其心也。

河套地利最厚，牧養牛羊，年可倍息，凡百業務與此相同。惜苛政猛於虎，致使人裹足不前，佳土沃壤，聽其荒廢，良可慨嘆。

由五原至明軒村，十九均係荒地。時方灌秋水，溝渠中水混濁如泥糊，可証其攜帶土量之多。荒草中以芨芨草爲最多，約居十分之九。芨芨草多年生宿根，高者可五六尺，地肥美處可至丈餘。草嫩時可供牛馬飼料，衰老後或供燃料或作編席之用，或纏結成細網用以覆房

頂可代陶磚。其根茸細，榨結之用作溝渠中開旁護堤之用，最耐水沖，不異磚石。此地居民呼之爲開箱，非其根莫能爲也。

約午後二時，始至明軒村，小學生男女兩隊約一百餘排隊迎接，手持鐮刀，頭戴草笠，似工作初完之狀。彼等皆茁壯肥胖，喜形於色，真樂國天園子弟。進村圍牆內，婦女約百人老幼相問，復自動排隊相迎，鞠躬爲禮，雖行伍不整，然其天真誠懇之態，殊足動人。

明軒村，大與河北村等，係今年所草創，方正修房屋。稍息後，副村長張君爲予等述此村經營經過甚詳，茲記述如次。

此村係河北移民協會主事人段繩武君所創，以移民經費出自河北省府，且宋主席贊助甚力，故名明軒村（明軒係宋哲元之號）以作紀念。初陳村長世五及張桐茂君在此籌備，段繩武君及張嗣賢君赴河北長垣，濮陽兩縣移民。此地土民，性最「欺生」（即慣欺侮初來孤立之人），如問路多不以實告。與一般農民性質殊異。初來工作爲作溝渠中之開箱，以俟移民至後即可灌田播種。作開箱時，雇車夫人工雖大價均不肯出應，開箱工人謊謂一開箱須

千元之費，故且一月工作無法進行。不得已，始由包頭河北村趕來三車及工人多名。工作開始後，一般人視此團體不無力量，乃肯出而幫忙，始有應工者。此種困難，殊出意料之外，故於原定計劃頗多妨礙。作完一開箱又二分之一時，由濮陽長垣所移之民（約一百戶三四百口）即至。婦女及十三歲以下之幼童留住五原，壯丁及十三歲以上之兒童則由包頭坐汽車趕至此處。「人多勢衆」，此時幫忙者亦多，壯丁開渠，幼童創芟芟草，此種工作約一月，乃得完成欲灌溉地之溝渠數段。此時尚無房屋，移民均住草庵及帳棚中，住五原之婦女兒童亦已遷至此處，男子種地挖渠，婦人孺子則拾材創芟芟草做飯。至六月中，播種工作已確定，乃決分一部分人修築房屋，於七月一號動工，先挖四井，築牆修屋，土房土頂，工作甚快，故於八月一號已將大部遷移此處。

現村民仍營共同生活，共用一鍋，主要食品爲糜子飯，青菜則係自己所種。婦女兒童異姓相處尙無大爭執，壯丁均頗努力工作，安於其業，終日勞苦，絕無怨言。蓋彼等在內地時均係窮無所歸者，此地有工作有飯吃，子女得受教育，三五年後，房屋土地農具均歸已

有，每戶一頃，由乞丐忽變爲富農，宜乎彼等頗露感激之色。

於僻遠荒地，凡百日用所需均缺乏之處，乃能於數月內將內地百戶遷移至此，立村築房，開溝渠闢草萊，變荒原爲沃壤，使男婦老幼三四百人食有住有衣有教育可受，段君及河北移民協會諸同人之魄力幹材實令人欽慕。

飯後，張君携予等參觀各地，一土窖內盛新收之秋糧。據張君云，挖掘土窖，儲糧其內，上覆以土，可數年不壞。套內多匪亂少房屋，故居民之糧食多藏其內，取其既便收藏又可避匪亂搶奪。明軒村有地七百餘頃，係以兩萬元購自王樂愚君者（王同春之子），出村四望，不見邊際。大好土地，以明軒村諸執事之幹力與精力，三五年內必可使此地別具一番景象。張君復領予等至新中公參觀王靖國之軍墾區，新中公係蒙古語，乃多人聚集之意，今改爲負喧鄉，負責者爲一王營長，營部即村公所。以天已晚未得詳看即歸。

晚始得晤陳村長，以陳君赴田野工作，直至晚始歸也。陳君和祥溫文，衣着若農民，他且無論，此種態度

與精神即足獲農民愛戴。夜與陳君詳談此地墾殖前途，殊覺興奮，頗使人有不欲歸之念。

此地生產力極高，每戶（以婦夫二人及小孩二人計）每年收獲所得可有二百餘元收入，除其生產費及消費必須開支外，尚可餘一百二十元，一戶一百二十元，千戶則一年所餘即十二萬元，以此十二萬元供作教育此千戶之用，則其子弟均可受得中等教育。主其事者，若能政教衛合一努力工作，則以有具中等教育程度之人聚而為村，必能別具景象，成一自足自給近似社會主義制度之新村，其習慣風尚當亦可為他村模範。惟苛政猛於虎，不知能允許有此一片乾淨土否？

今將套內普通一戶收支情形簡單統計如下，以供有心者之參考。茲以一犏牛一農夫有妻一子二，耕地一頃為例。

收入項下：

一頃地年可平均收五十石糧，石以四元計，年共收入二百元。土地所產之柴草可供牲口飼料，折合銀洋不便統計，支出時可不將牲口列入在內。

支出項下：

一，牲畜捐，一犏牛每頭六毛共一元二毛。

二，食鹽捐一戶約二元。（此地係蒙古鹽，自由販賣，政府直接向食戶抽收）

三，水利經費捐每頃四元

四，水利費每頃十二元

（水利經費及水利費係水利管理局所收，然溝渠開挖均係自辦，此實無異抽收雨水捐。）

五，縣政府攤派約二十元

六，村公所攤派約二十元

七，種子三石十五元

八，牲口飼糧六石約三十元

九，四口人食用十石五十元

共支出一百五十四元二角，收支相抵餘四十五元八角。

然套內之地，均為大地主所有，農民多係租種，每頃租價約三十元至六十元，繳租後已一無剩餘矣。上列支出，縣攤派及村攤派之數目，殊足驚人。非親至其地者，幾難相信。緣套中各地無確定銀糧，每年播種成苗後，縣府派人戡查播種面積為之「丈青」。縣府每年支

出，即以此丈青之數目平均攤派，荒地及未播種者，則免除繳納。河套地僻人稀，天高皇帝遠，地方官吏權勢最大，縣府派出之丈青小吏，到鄉後便作威作福，有賄賂者地多丈少，十頃可丈告五頃，無賄賂者地少丈多，一頃可丈告兩頃，故丈青委員一下鄉，村民宰雞鴨設宴相迎，彼等眼中視委員下鄉不啻皇帝出巡。土地丈青時，既有此種弊病，繳納攤派之村民目不識丁，視官府有無上權勢，當惟縣吏所求以應。河套之村莊，非若內地聚戶而聚，一村範圍極大，方圓可數十里，村民散居其內，三五戶一團，村公所有村長副各一，書記一名，工友一名，跑村者（類似縣府之衙吏）若干名，故口外一村儼若內地一小縣，村民視村長宛如內地之縣長。故村公所之攤派，其數甚鉅。

故河套墾殖，非自然條件問題乃政治問題，政治不改良，則農民必裹足不前，大好良田聽其荒蕪。政治良善，則農民自趨之若鶩，東北四省之墾殖，並未加提倡，清室復有意禁止，屢加干涉，然關內農民移去者年以數十萬計，當必係該時政治尚清明或政府放任不管，大利所在，人必趨之，故有此種成績。飼牛食奶，不與

以飼料而儘量榨取牛乳，牛亡將一滴乳而不能得。養雞求蛋，殺雞求蛋，蛋不可求而雞亡，將雞，蛋均無矣。望為政者，於此三熟思焉。

然俟河之清，恐無確日，團體移民，着重訓教，使其有組織及自立能力，則十人團結可勝千人，千人團結可勝萬人。從根本大眾組織訓教着手，以河套之大，人口之寡，散佈之廣，主其事者，五年移民，五年教訓，必能使套地易色，另造一新社會。西歐小國不若河套大者甚多，然能於世界露頭角者頗不少，望有志於此者，認清此點，努力作去，利國利民，移風易俗，實為社會別造出一道路也。

晚鄭楊二女士睡張陳王諸君所睡之土坑，予睡一帆布床，陳張王諸君則睡在地下。喧賓奪主，心頗不安。

十月九日

晨未明，張陳王諸君均已起床，予等亦起床就道，主人強留早飯，食畢乃行。至門外學生又排隊相送，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受此優遇，頗覺汗下。十二時，車至五原，午飯後，訪王樂愚君。王君為予等言，其先父王同春，初在寧夏工作，乃於水利發生興趣。至河套

時，時套地尙未開闢，結合友朋，開渠墾地。今之幹渠縱橫數千里，皆其一人所經營。彼一生無暇時，終日騎馬戡察地形，套地數萬方里，彼之足跡幾無不至者，夜間迷路，取土塊及所生草細看便知所在，按地循路百無一失。彼嗣後復親至寧夏考查五次。世人皆知其有特殊

聰明，不知彼之成功實由血汗得來。中國地勢西高東低，河套黃河西流，當亦同此。由黃河開渠西北向至五加河（黃河即地圖上之南河爲正河身，五加河即地圖上之北河，今上流淤塞，不能通行。），則水流至順，以其大方向爲由西向東，故套內各幹渠支渠或東北向東南向，從無向西南西北或正西流者，今之各渠由黃河東北流入五加河，滙而東南流入原河。水有入口有出口，入口高，出口低，故流行至順。河套水利較他處特長者即在於此有退水渠之故。寧夏水利日見衰落，其原因即以無退水口之故。前

薩拉濟縣開之民生渠係用最新科學方法挖掘然竟失敗。

王同春生前曾有測量，惜彼未能利用。科學方法非不可貴，惜主其事者未必真正了解，即了解矣，未必能真正應用，即能應用矣，以養尊處優之故，未必肯親與其事，交之工友動手，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以最新科學方

法得此等結果者，恐即基因於是。王同春君，雖目不識丁，然參酌考驗，虛心用事，櫛風沐雨，曾無少怠，故能有此成績，望新科學家能注意及此。

王同春君一人無絲毫憑藉，能有此偉大成績，望從事開發西北志士以此自勉焉。

由王樂愚君處出後，復至王同春祠堂處一遊。祠堂在五原城東，孤處曠野，適守祠者外去，故未能進去一觀。念此君之當年偉蹟，及今日之滿目荒涼，悵鬱不能自勝。王君有知，不知其發生何種感想也。

由王同春祠堂，復至五原城中拜訪王縣長，適值其外出，乃投刺而歸。

五原尙無書鋪，有一小書攤買鼓詞唱本數十種，視其出版處乃北平泰山堂所出。偉大作家之作品，商務中華出版之書籍，炫赫社會幾盡人皆知。然窮鄉僻壤深入下層之讀物，則仍爲未知名之作品，未知名之書店。實足令我等深省也。

吃晚飯後買雞蛋及梨若干，擬明日在途中食用。

十月十日

今日爲雙十節，坐汽車返包頭，昏黑始至城內，沿

途除荒草牛羊土房小店外無長物，無一足表示今日之爲國慶日者。車中與一商人閒談，言及汽車路管理及屯墾區所出紙票，頗足示西北政治之一方面，茲記述如次。

汽車管理局本係政府一機關，司公路之修理及車輛之支配，其意至美至善。局中收支應實報實銷，奈包頭至五原之管理局，竟以每年五百元向政府呈包，宛如包商。包頭至五原棚子車票局中定價洋四元，敵車價洋三元六角，管理局按此抽捐，棚子車七毛，敵車六毛，貨物百斤二毛。實則車多客少，賤價競爭，難按定價出賣，故汽車上所出捐款爲數頗不小。五原包頭汽車來往甚多，管理局一年收入約數萬元。政府建立機關，抽取稅款，政府雖所得無幾，大衆則受害匪淺，均飽入貪官污吏之囊中，概皆類此。

王靖國所主辦之屯墾區，成立一合作社，經營者爲其女婿張聖興。按合作社乃係圖社員間生產及消費之經濟，免除中間商人之剝削，意本至善。惟張氏所主辦之合作社，則實係一官營商號，社中商品「上至綢緞下至葱蒜」無所不有。非獨非社員可以買用（實際上他們並沒社員）且大量批發與小商販出售。社中出合作社支付卷一

種，強迫商民使用，名義上出三十萬，實際約一百二十萬之數，省府塞北關不使用，現市面不見他種貨幣，盡爲合作社支付卷所代替。合作社所賣買物品，不納捐稅，故物價較廉，商民營業大受影響。去年一年結果，政府貨捐收入竟減少二十萬元，合作社紅利尙不足十四萬元，較其輕重，政府所得反較減於前。

與民爭利，仍用之於民，本無不可。與民爭利，民疲而政府收入反減，乃盡飽貪官污吏囊中，實足令吾人深省。該商人所述雖不無誇大處，然當有百分之七十真實情；望負此責者深省也。

十月十一日

昨住包頭飯店知段繩武君已赴綏遠，囑我等至綏遠相晤。晨起赴轉龍城，城在包頭東門外，流水涓涓，清冽可飲，包頭城中多用之者。包頭街上買牛羊肉者多挑架子沿街叫賣，不似內地以車推或以筐子担也。九時赴車站買票返綏遠，站上遇同學谷君，相見頗歡，惜開車在即，未能多談。

十二時至綏遠，下車赴綏新旅舍，車過跑馬場，賽馬已畢，恨未能參觀。至旅社讀朱靈譜諸君所留之信，

知彼等已見傅主席，且允其赴陶林考查。其又一信係自平地泉所發，言因天雨，陶林之行，未能如願，已買票南返。想彼等此時已在燕京矣。

段繩武君及安錫嘏君由交通銀行來乃同赴省府掛號，約定見主席日期。由省府歸後，復至省立民教館，適負責人均未至，乃將本社所出小冊子及刊物留贈一份而歸。至舊城訪社會日報及西北日報編輯楊令德未遇，留刺而歸。

晚與孫之儁君談年畫作法，段君由交通銀行遷至旅舍，晚共榻而眠，繼談舉殖前途，頗恨相見之晚。

十月十二日

十時予等見傅主席，傅君精神奕奕，謂抱抗日決心，想傅君必能言行如一，不失國家一寸土也。十二時，傅主席擬請吾等午餐，以欲急歸，堅辭。由省府出後至跑馬場，以今日為賽馬決賽日期。至看台上見教育廳廳長及昨日未晤之楊令德君，惜時間短促人聲嘈雜，未能多談。十二時餘上車西返，段繩武君車開後始離站，此行蒙繩武君如此招待，愧無以報，惟期力自振發，稍盡在社會上應盡之責，報社會亦即所以報段君也。

史學年報

第二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目錄

慧遠大師年譜	顧頡剛	陳統遺稿
夏史三論	侯仁之	童書業
靳輔治河始末	蒙思明	貝琪
元魏的階級制度	趙宗復	姚家積
三國郡守考	王伊同	陳晉
汪梅村先生年譜	齊思和	洪業
補鄒澹明季遺聞		
五季兵禍輯錄		
新唐書劉宴傳箋注		
英國史書目舉要		
禮記引得序		

出版者 燕京大學

發行所 燕京大學歷史學會